



（俄）切尼科夫著

世界名人传记文学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普希金传



欣悦的灵魂

普希金传

● [俄] 切尼科夫 著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岁月	(1)
第二章 彼得堡生涯	(39)
第三章 流放	(68)
第四章 长夜	(81)
第五章 米哈伊洛夫斯克的记忆	(126)
第六章 莫斯科的掌声	(163)
第七章 秋天是收获季节	(202)
第八章 《别尔金小说集》问世	(237)
第九章 《黑桃皇后》	(254)
第十章 三十年代的辉煌	(283)
第十一章 决斗和逝世	(308)
第十二章 永垂青史	(331)

附录：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作者的话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在世界文学中，他跻身于诸如莎士比亚、歌德、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天才语言艺术大师之列。普希金的诗歌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爱好自由的思想、爱国主义、聪颖睿智和人道主义感情及其巨大的创造力。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的解放运动的歌手和鼓舞者。普希金的良好影响波及俄罗斯文化、艺术和文学的一切方面。

普希金的创作完成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同时，普希金的天才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源泉。普希金是俄国新文学的创始人，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者，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

今天，先进的古典文学遗产，首先是普希金的诗歌，作为对许多代新人进行德育和美育的强大手段，获得了特殊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普希金这一美的典范，普希金对生活和艺术中的美的理解对于同对人类健康的、进步的艺术的种种反动歪曲进行的斗

争，对于发展与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的、技巧精湛的艺术和文学，对于培养我国青年具备名副其实的艺术鉴赏力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岁月

童年·俄国文学流派的斗争·皇村学校时期的创作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 1799 年 5 月 26 日（新历 6 月 6 日）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普希金的祖先们的名字不止一次在俄国史册中出现。“叛逆的普希金家族”曾参与俄国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诗人为此感到自豪。普希金曾把自己的家谱上溯到生活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时代传奇式的“正直的男子汉”拉德沙。普希金的母亲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是“彼得大帝的黑奴”，后来成

①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约 1220—1263）；诺夫戈罗德公爵（1236—1252）及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1263）。

为俄国将军汉尼拔^①的孙女。

普希金的父母都是莫斯科贵族社会最上层圈子里的人。谢·利·普希金略受伏尔泰^②派思想的影响，是个教养有素的，但却是无忧无虑、轻浮的人，极不喜欢为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事情操心。他的妻子也终日耽于寻欢作乐。普希金的父母忙于社交界的活动，很少关心孩子，因此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大女儿奥莉加、亚历山大和次子列夫，其余的都在幼年夭折了。孩子们的教育交给经常调换的外国家庭教师（主要是法国人）负责，这些家庭教师给普希金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普希金童年时代的朋友是农奴出身的奶娘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和外祖母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汉尼拔，前者激起了他对民间诗歌的爱好。农村生活的情景，奶娘的童话，外祖母叙述的亲人们的故事和她那富有表现力而淳朴的俄罗斯语言，和男仆尼基塔在喧闹的、色彩鲜艳的街头的游玩，在普希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

① 汉尼拔（1697？—1781）：出身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幼时被虏，为人质，带至君士坦丁堡，被俄国驻土耳其公使偷得，献给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收他为教子。后来汉尼拔成为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国务活动家。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可磨灭的印象。

经常有著名的作家，如尼·米·卡拉姆津^①伊·伊·德米特里耶夫^②，年轻的瓦·安·茹科夫斯基^③到普希金家里来。谢尔盖·利沃维奇对文学很感兴趣，自己也写诗。他的哥哥瓦西里·利沃维奇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家里谈论、朗读诗歌，不能不吸引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唤起他的求知欲，启迪他的诗歌天才。

据诗人的弟弟说，普希金“刚开始懂事时“就表现了”对诗歌的酷爱”。八岁时，他就写了小喜剧和讽刺老师的短诗。普希金在阅读中“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并且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如饥似渴地阅一本又一本书。”^④

谢尔盖·利沃维奇的藏书室里有大量俄国作家的作品。还在童年时代，普希金就熟悉了十八世纪俄

①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

② 伊·伊·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俄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俄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④ 列·谢·普希金：《关于亚·谢·普希金 1826 年以前的传记材料》。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 年，第 145 页。——原注

国诗人的作品，莫里哀^①和博马舍^②的喜剧、伏尔泰和其他十八世纪启蒙派作家的著作。诗人的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回忆道，普希金“九岁的时候就喜欢读普卢塔克^③的作品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④。”^⑤

1811年夏，瓦·利沃维奇·普希金送侄儿去彼得堡投考在皇村开办的皇村学校——一所享有特权的贵族寄宿学校。

在关于建立皇村学校的决议中规定，“创办皇村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专门供国家机关的重要部门使用的青年”。预先规定，皇村学校学生应是名门望族出身的青年。但在首批皇村学校的学生中，也有并非世袭名门出身的青年。

普希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在谢尔盖·利沃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时斯的著名剧作家。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

③ 普卢塔克（约46—120或127）：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哲学家。

④ 古代希腊著名史诗，相传为古希腊诗人荷马（公元前8—9世纪）所作。

⑤ 奥·谢·帕弗利谢娃：《关于亚·谢·普希金童年的回忆》。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第25页。——原注

维奇的有势力的熟人亚·伊·屠格涅夫^①的帮助下被皇村学校录取。

1811年10月19日，皇村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皇村学校的全部课程预定六年修完。在这期间，皇村学校的学生必须接受完整的普通教育和“完满的”相当于大学的教育。皇村学校的教学大纲内容是广泛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但学生的知识并没有达到顺利掌握大学教学大纲的水平。因此皇村学校的教学一半像中学，一半像大学，教学材料并不深。

然而，皇村学校在当时是一所先进的学校。这里有许多出类拔萃的教师，如俄罗斯语言文学教授 Н·ср·科尚斯基；一度为他代课的年轻的拉丁语教师 А·И·加里奇，他在哲学上也很有造诣，经常和学生座谈美学问题；还有法语教师布德里，他是马拉^②侨居俄国的胞弟。天才的政治学教授 А·И·库尼增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具有自由思想，向学生介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的思想。普希金在献

① 亚·伊·屠格涅夫（1784—1845）：俄国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作家，十二月党人尼·伊·屠格涅夫的哥哥。

② 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领袖之一，学者、政治家。

给皇村学校周年纪念日的一节诗里写道：

把心灵和美酒都献给库尼钦！
他塑造了我们，培育了我们炽烈的情操，
他为我们点燃了晶莹透亮的神灯，
那奠基石啊，也是他为我们营造……

（《十月十九日》，1825年）

普希金学习不大勤勉，《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著名诗句“东鳞西爪、一知半解的教育，我们大家全都受过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根据皇村学校的印象写成的。然而，几乎全体教师都指出：普希金有“非凡的禀赋”。普希金通过课外阅读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超过同窗。诗人皇村学校的朋友普欣^①叙述道，“我们都有目共睹，普希金胜于我们，他读了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书籍，而且，他过目成诵。”^②

文学引起皇村学校学生的极大兴趣。他们出版

① 伊·伊·普欣（1789—1859）：十二月党人，曾参加1825年12月14日起义，被判处终身苦役。

② 伊·伊·普欣《关于著希金的札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46页。——原注

手抄的文学杂志（《皇村圣哲》等）。许多学生都写诗。学校里经常演出家庭戏剧，由学生充当演员。普希金曾参加编写供皇村学校演出之用的剧本。譬如，他曾和M·A·雅科弗列夫合写了喜剧《世上就是如此》，可惜没有传至今日。还在皇村学校时，普希金就对戏剧发生了兴趣。1815年夏，他和其他几个皇村学校学生经常到托尔斯泰伯爵在皇村的家庭剧院参加演出。

普希金以其才思的敏捷，特别是诗歌的才能令同窗叹服。普欣回忆道：“开学伊始，他就是我们的诗人。普希金经常积极参加皇村学校一切手抄杂志的工作。他即兴赋写所谓的民歌，给所有的人题赠短诗……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活动的领头人。起初在校内，尔后在校外……”^①他最亲近的朋友是普欣、杰尔维格^②和丘赫尔别凯^③。

杰尔维格在致普希金的诗函中曾富有预见地评价了他的天才：

① 伊·伊·普欣：《关于普希金的札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46页。——原注

② 安·安·杰尔维格（1798—1831）：后来的俄国诗人。

③ 威·卡·丘赫尔别凯（1797—1846）：后来的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参加了1825年12月14日起义，被判死刑，后改判苦役刑。

普希金在森林里也无法隐藏：
嘹亮的竖琴会把他的名声播扬。
阿波罗^① 会把他从人间
送到欢腾的奥林匹斯山^② 上。

（《致普希金》）

后来普希金给杰尔维格写道：

我们胸中自幼燃烧着歌的火种，
我们尝受过妙不可言的兴奋；
少年时代有两个缪斯向我们飞来，
她们的抚爱美化了我们的命运。

（《十月十九日》，1825年）

普希金欣喜地感到自己是一个诗人，他相信自己的艺术才能。他的同学 C·科莫夫斯基叙述道：“不仅在课余的休息时间，在大休息室里，在皇村迷人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而且经常在教室里，甚至是在作祈祷的时候，普希金的脑海里都会产生各种各样富有诗意的构思。这时，随着在他的灵感勃发时思

①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和宗教中宙斯之子，医神，艺术庇护神。

② 奥林匹斯山：希腊最高的山，传说为诸神栖身之所。

绪的变化，他的脸色时而阴郁，时而开朗。总的说来，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通常在数学课上，他把自己想到的诗句匆匆写在纸上，不耐烦地咬着笔杆，紧锁眉头，噘起嘴唇，以炯炯的目光默默的读着自己写下的诗句。”^①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年代。普欣叙述道：“我们皇村学校的生活，与俄国人民生活中的政治风云是交织在一起的；一八一二年的大风暴酝酿成熟了。这一事件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引起了强烈的反响……”^②皇村学校学生常常放下功课，跑出去欢送路过皇村的军队，“大家都很羡慕从我们身边经过，去为祖国捐躯的人们。”后来普希金曾这样回忆道。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时代感和爱国主义感情的产生，也无疑与一八一二年事件有密切关系。普欣叙述道：“战争开始后，每个星期日都有亲人送来战报；科尚斯基在礼堂里向我们大声朗读。课余时间，阅览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同学们一面争先恐后地

① 科莫夫斯基：《回忆普希金的童年时代》。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53页。——原注

② 普欣：《关于普希金的札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53页。——原注

阅读着国内外杂志，一面不停地议论着、争论着。一切都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只要战局稍有好转，我们的担忧便代之以喜悦。教授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教我们观察事态和事件的进程，给我们解释我们所不理解的其他问题。”^①看来，共同的爱国情绪和兴趣使一些皇村学校的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关系密切了：许多学生和库尼增、科尚斯基、加利奇建立了友好关系。

普希金就是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热忱和爱国主义热潮的年代里开始创作生涯的。俄国社会生活中决定普希金的精神和道德发展的另一事件，是他在皇村学校读书时期在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十二月党人活动。尚在皇村学校时，普希金就充满爱好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当时在皇村学校的青年中间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拉季舍夫^②的作品、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派的著作和库尼增的讲课，对普希金的自由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皇村学校学生经常和自 1814 年秋驻扎在皇村

① 普欣：《关于普希金的札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53—54页。——原注

② 亚·尼·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

的骠骑兵团的许多军官会面，这使他们了解到许多政治新闻，读到许多禁书。已经成为普希金的朋友的彼·亚·恰阿达耶夫^①的谈话丰富了诗人的精神世界，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皇村学校获得了“自由思想发祥地”的声誉。布尔加林^②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不久呈交尼古拉一世的对皇村学校的告密信中提到，皇村学校学生“已开始接受在社会上传播的自由思想……当时去看望皇村学校的年轻人已成为一种时髦……皇村学校里已开始阅读所有的禁书，所有秘密流传的手稿都集中到那里”。在说到“皇村学校的情绪”时，告密者说，“皇村学校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和谈话都具有‘政治倾向’，教师们‘甚至很难对付这些不断向他们提出的从政治小册子和禁书里找到的问题’。1812年成立的秘密团体……很可能有意地对皇村学校施加强烈影响。”^③可以肯定，布尔加林在写对皇村学校的告密信时，呈现

① 彼·亚·恰阿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曾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1821年加入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

② 法·维·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反动作家、批评家，反动报纸《北方蜜蜂》的发行人和编辑，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的密探。

③ 6·A·奥德扎列夫斯基：《秘密监视下的普希金》。第3版，列宁格勒，1925年，第36页。——原注

在他眼前的首先是普希金，因为亚历山大一世^①和阿拉克切耶夫^②，尼古拉一世^③和布尔加林^④所痛恨的“皇村中学的情绪”乃是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普欣和丘赫尔别凯，十二月党人运动未来的参加者的情绪。

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五年的事件引起的民族热忱、爱国主义热潮和社会生活的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活中也得到了反映。普希金是在各种文艺思潮发生冲突、斗争的关头登上俄国文坛的：习见的历史准则和传统业已被打破，动荡的和新的文学探索时期代替了十八世纪文学中古典主义的相对稳定。

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公民的激情，与神学的决裂，崇尚人的理智的力量，发展彼得大帝前的罗斯^⑤文学

①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1801—1825年的沙皇。

②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宠臣。1808年起任陆军大臣，1810年任国务会议陆军部大臣。

③ 尼古拉一世（1796—1855）：1825—1855年的沙皇。

④ 费·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反动报《北方蜜蜂》及其他报刊的编辑，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的密探。

⑤ 罗斯：俄罗斯的古称。

的未曾有过的文艺形式（悲剧、喜剧、史诗等），把艺术理解为“对大自然的模仿”，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经典作品当作模仿的榜样，要求有明确的艺术创作思想和文体、体裁的多样化——这一切使古典主义能够在俄国文学的发展中起良好的作用。但是抽象的、非历史主义的艺术意向，忽视艺术中的个性，束缚创作自由，因而逐渐沦为教条的死板的艺术观点，对现实的社会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的缺乏重视，对人民生活的贵族式的忽视，在表现人及其内心世界中的纯理性主义和抽象性，辞藻华丽的文体的迅速发展——这一切逐渐导致古典主义的声望的破灭。然而在十九世纪初叶，还有许多作家小心谨慎地维护古典主义的一些传统。1804年，加·罗·杰尔查文^①出版诗集《阿那克里翁^②之歌》，180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诗歌《兹万的生活》，1808年，他的文集——《十八世纪俄国诗歌的总结》问世。老诗人深入观察了俄国文学的新现象。他赞扬茹科夫斯基和年轻的普希金的诗才。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老作家米

①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②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70—前478）：古希腊抒情诗人。

·马·赫拉斯科夫^①接受了新的影响，于1803年完成了讴歌勇士的神话长诗《巴哈里安娜》，这首长诗明显受到当时刚刚形成的浪漫主义的情节的影响。与此同时，继续出现了用赫拉斯科夫的《俄罗斯颂》的笔法写成的史诗《彼得大帝颂》、《亚历山大一世颂》、《光复的莫斯科》等，这些史诗虽然辞藻华丽，却出奇的枯燥无味，死气沉沉。古典主义悲剧趋于没落。对崇高的感情怀有兴趣和表现公民的激情的古典主义颂诗保持一定的影响。在这些年代里，写颂诗的不单是杰尔查文，还有卡拉姆津（两首亚历山大一世登基颂），拉季舍夫派诗人伊·彼·普宁。随后，年轻的茹科夫斯基也对古典主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俄国军营中的歌手》）。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期间，写作颂诗的风气盛极一时。

还在十八世纪末，古典主义就排斥新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在尼·米·卡拉姆津——《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小说《苦命的丽莎》的作者的创作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的诗歌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感伤主义所注重的是个人的权利，是人物的内心感受，这就扩大和丰富了文学这一反映现实的手段的有利条件。感伤主义作家否定

^①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作家。

古典主义死板的艺术观点，并且宣告艺术家有权利去体现自己在艺术中的创作个性。

古典主义的崇高体裁不符合感伤主义的强烈意向。感伤主义的发展使在俄国和西欧文学中创立了新的体裁：多愁善感的中篇小说、感伤主义的游记、注重描写家庭生活和心理的小说。在卡拉姆津时期的俄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小说尤为风行。依照《苦命的丽莎》的样板，开始出现大量描写上当受骗的少女的不幸命运的小说。在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创立处于“低级”体裁地位的艺术散文，是感伤主义不容置疑的功绩。

在抒情诗歌方面，感伤主义作家非常注重“小型的”诗歌体裁：哀歌、浪漫曲、短诗。卡拉姆津本人、德米特里耶夫和年轻的茹科夫斯基就提供了感伤主义抒情诗歌的优秀典范。感伤主义也深入到古典主义的堡垒之一——悲剧（弗·亚·奥泽罗夫^①的悲剧《德米特里·顿斯科依》，《俄狄浦斯在雅典》）。

普希金的伯父瓦西里·利沃维奇在文学界中是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派相当著名的诗人。他是十年代文学论战的积极参加者。在富于独创见解，并在卡拉姆津派作家中享有声誉的友人“赠和诗”——

^① 弗·亚·奥泽罗夫（1769—1816）：俄国古典主义派剧作家。

《致茹科夫斯基》(1810),《致达什科夫》(1811)——体裁中,瓦·利·普希金嘲讽了顽固保守的作家,从而确立了体现开明的艺术风格的卡拉姆津学派的原则。作为诗人,瓦·利·普希金喜爱短小的抒情体裁——即兴诗、打油诗、纪念册题诗。他独创一格的讽刺滑稽长诗《危险的邻人》(1811)颇负盛名。长诗中描写(有时丝毫不加掩饰)了酒徒——小贵族布扬诺夫的轻佻的奇遇。同时代人可从《危险的邻人》中一窥以“佛拉芒风格”听描绘的“庸俗”习气的生动,紧张的画面。

俄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发展丰富了文学语言。感伤主义作家使表现新的概念和隐秘的感情所需要的大量词汇通用起来。卡拉姆津本人的文学活动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他认为,必须使有教养的人们的书面语和口语相接近。

卡拉姆津力求把俄罗斯文学语言摆脱教会斯拉夫语和公文用语的重负,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新词(譬如,像“未来”、“工业”、“需要”、“钟情”、“改进”等新词),并且在总体上创造了广大读者较易接受的语言。现在,形成统一的、比较明快的、虽然也有些矫揉造作、极其文雅的文体,代替了十八世纪文学中

原有的罗蒙诺索夫^①创立的三种语体——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卡拉姆津派作家首先从“文体的优美和纯正”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卡拉姆津为俄罗斯文学语言指出了新的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普希金的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然而，卡拉姆津的改革毕竟不够大众化。他的文体没有广泛使用俗语词，而且基本上是由贵族沙龙的口语和爱好决定的。卡拉姆津不懂得，文学语言的革新和发展的源泉首先是生气勃勃的、“永远处于创造之中的人民语言”。别林斯基^②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卡拉姆津“不注意平民的语言，也根本不研究祖国的语言资料”。这里表现了卡拉姆津立场的贵族局限性和老爷式的“多愁善感”的唯美主义。

古典主义的卫道士、顽固保守的作家们反对卡拉姆津及其学派的语言改革，竭力维护建立在教会斯拉夫语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旧的语言素养。这

①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个世界知名的自然科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历史学家。

②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评论家,政治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

批顽固保守的作家以海军上将亚·谢·希什科夫^①为首。1803年，他的《关于俄罗斯语言新旧文体之我见》一文出版。在此文中，他以语言中的“俄罗斯方向”的捍卫者自居。在这个幌子下，他维护语言的古代特色，反对文学语言中的新词和用语，认为这些新词和用语只不过是对外国语言的模仿。卡拉姆津派作家回敬了希什科夫，嘲笑他是“古词语”的维护者。于是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普希金的青年时代。

在十九世纪初的文学中，诸如寓言、喜剧、训谕性的小说这样的体裁也得到顺利的发展。这一讽刺流派的影响最大的代表是伊·安·克雷洛夫^②。十九世纪初，他是冯维辛^③天才的继承者。1806—1807年，舞台上演出克雷洛夫的两个嘲笑俄国贵族盲目、愚蠢的崇法狂的喜剧：《摩登铺子》和《训女》。随后，发表了克雷洛夫的大量寓言，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揭露农奴制的习俗、贵族的世界主义、当代的诉讼制

① 亚·谢·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国务活动家，1824—1828年任民众教育大臣。领导“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座谈会”倾向复古和保守。

②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寓言作家。

③ 杰·伊·冯维辛（1745—1792）：俄国作家。所作讽刺喜剧《纨绔少年》被认为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喜剧。

度、书刊检查制度的胡作非为等社会现象。克雷洛夫的寓言以其讽刺倾向和日常生活俗语的广泛使用引起普遍的注意。这些寓言的训诫意义体现了人民的智慧。克雷洛夫的寓言说明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方法的发展。

别林斯基曾公正地把十九世纪头十年代的进步文学运动主要与卡拉姆津的影响联系起来，将俄国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定名为卡拉姆津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十八世纪末，因而受到当时的影响。但是，无论感伤主义在与过时的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在提出新的美学原则方面，在创造新的体裁和发展文学语言方面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它只不过是向浪漫主义的过渡。俄国文学的新的繁荣始于1812—1815年之后，与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俄国社会中热爱自由的情绪的发展紧密相关。

赫尔岑^①指出，1812年卫国战争后，“整个俄国进入了新的时期”^②。俄国文学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出现了浪漫主义。

①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赫尔岑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7卷第194页。——原注

俄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瓦·安·茹科夫斯基。他被认为是卡拉姆津和西方感伤主义作家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他最早创作的一些哀诗是用浪漫主义的多愁善感的笔法写成的。茹科夫斯基作为诗人的独创性正是表现在浪漫主义因素在他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茹科夫斯基的诗歌想象力的丰富和新颖令他的那些已根据夏多勃里昂^①和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了解浪漫主义流派的同代人大大为惊异。

茹科夫斯基的哀诗和抒情叙事诗使读者深为激动。他的诗歌的巨大的功绩，是它对人的心灵世界具有较感伤主义作家深刻得多的洞察力，对人的感受，诸如爱情和友谊之类的感情、忧郁情绪和对崇高事物的向往的抒情描绘。与此同时，对古典主义如此格格不入的神秘的、奥妙的，不可言传的事物的世界也成了俄国文学的内容。在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往往与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有密切关系的中世纪时代笼罩着浪漫主义的朦胧感情的形象。这一切以新的诗歌手段丰富了文学。诗歌想象力的天地扩大了。诗人抒情性的“我”及其创作个性居首要地位。

^①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君主贵族反动思想的代言人。

十年代的所有诗人都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十年代俄国文学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新古典主义。

在与过时的古典主义斗争过程中，在西欧美学思想、文学中和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文学运动中都产生了重新理解古代世界文学遗产的意义的强烈愿望。

在古典主义时代，古代诗歌的精神实质和形式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在德国，温克尔曼^①及其后来的歌德^②曾直接研究古代艺术，高度评价其“优雅朴素和安详庄严”（温克尔曼），努力真实地、艺术地描绘人及其生活，而摒弃古典主义所固有的“美化大自然”的虚假手法。在法国，在革命时期，古典主义艺术地运用共和制的罗马的英雄传统和形象，仿佛一度复兴。除革命的、充满公民——民主热情的古典主义（安·谢尼耶^③，爱·勒布伦^④）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家，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作家，现代德国文学的奠基人，思想家。

③ 安·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政论家。

④ 爱·勒布伦（1729—1807）：法国诗人。

以外，在法国文学中，尚在革命前时期，在所谓“消遣诗歌”（帕尔尼^①、格列库尔^②等）中，享乐主题得到很大的发展。

新古典主义的出现也是十九世纪初俄国进步文学发展的写照。在拉季舍夫派诗人伊·彼·普宁和伊·马·博尔恩的创作中，在尼·伊·格涅季奇^③的诗歌中，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新的、特殊的发展。战争年代的爱国热情和解放运动接踵而来的发展促进了崇高的公民诗歌的发展，在这一诗歌中，古典主义高级语体的传统与新的浪漫主义潮流和对人民性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了。

新古典主义在十二月党人时期以前的俄国文学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康·尼·巴丘什科夫^④的“消遣诗歌”。巴丘什科夫反对顽固保守的作家，也反对极端的感伤主义。巴丘什科夫与“希什科夫派”和多愁善感的“沙利科夫^⑤派”斗争的丰碑是使诗人声誉鹊起的俏皮的讽刺作品《勒忒河畔的幻影》（1809）。巴丘

①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

② 格列库尔（1683—1743）：法国诗人。

③ 尼·伊·格涅季奇（1784—1833）：俄国诗人，翻译家。

④ 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

⑤ 彼·伊·沙利科夫（1767—1852）：俄国作家，属《俄国语文爱好者座谈会》派诗人。

什科夫在作品中力求达到古代诗歌在艺术上的鲜明生动，在形式上的和谐而严格和朴素。他对古代世界的“消遣诗歌”、阿那克里翁和萨弗^① 贺拉斯^② 和提布卢斯^③ 的爱情诗深感兴趣。与此同时，巴丘什科夫酷爱法国诗人帕尔尼、格列库尔的“消遣诗歌”。

巴丘什科夫的诗歌的主要主题是赞美生活享乐的睿智。诗人怀着少年的狂喜歌颂生活的欢乐。巴丘什科夫的这些情绪最清楚地表现在《我的老家》（1814）和《巴克坎忒斯》（1815）这两首诗中。

但享乐主题仅仅是巴丘什科夫诗歌的一个方面。在诗人的作品中，早就出现了心绪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在自己的哀诗（《朋友的影子》），《垂死的塔索^④》等）中，巴丘什科夫对浪漫主义也十分重视。但在这些作品中也表现出自然地描绘感情的追求和形象的鲜明生动——普希金的前驱者之一的巴丘什科夫诗歌的特色。

杰·瓦·达维多夫^⑤以骠骑兵祝酒歌而驰名，这

① 萨弗（公元前 600 年生）：古希腊女诗人。

② 贺拉斯（公元前 65—前 8）：古罗马诗人。

③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 50—前 19）：古罗马诗人。

④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⑤ 杰·瓦·达维多夫（1784—1839）：1812 年战争的英雄，曾领导游击队和拿破仑作战。他先是诗人和军事作家。

位游击队长、诗人创作的特点是“消遣诗歌”的题材和形象与公民抒情诗的主题的特殊结合。

普希金时期以前俄国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倾向就是这样的。普希金在其皇村时期的诗歌中是以诗歌的优秀传统的天才继承者和革新诗人的姿态出现的。

皇村时期的普希金流传下来的最早诗作是以当时情书的笔调写就的短诗《致娜塔丽雅》。普希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短诗《致诗友》，这首诗刊登在1814年的《欧洲通报》^①上。在这首诗里，当时流行的关于艺术家的命运的题材引起了普希金的兴趣。普希金在描绘诗人的形象时，阐述了这一思想：诗人不是“善于拼凑韵脚的人”，而是其诗歌能“给我们以理智和谆谆教诲”的人。全诗贯穿着在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中也曾发挥过的关于诗人的悲惨命运的主题思想，同时嘲笑了古典主义的追随者中的平庸诗人。

在皇村学校学习的最初几年，普希金的创作强度就已令人惊异。他在1815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写了《法塔木，又称人类的理智》第三章。自然法。C·C朗读了它，并在夜里和伙伴们吹

^① 《欧洲通报》：半月刊，1802—1830年在莫斯科出版社，报导文学问题、国内外政策、外国社会生活。

灭了礼堂里的蜡烛和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是多少有趣的事啊！——晨起，读《伏尔泰生平》。

“开始写喜剧——不知道能否写完。

“三天前，我想着手写讽刺长诗《伊戈尔和奥丽加》，却写成了讽刺沙霍夫科依^① 希赫马托夫^② 和希什科夫的短诗……”^③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已完成的和开始创作的许多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在 1815 年的考场上，普希金朗诵了《皇村回忆》，使出席考试的杰尔查文十分欣喜。普希金自己曾这样叙述这个在他的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听说杰尔查文要来，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杰尔查文老态龙钟，身着礼服和棉绒靴子。我们的考试使他感到很疲倦。他一只手支着头坐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两眼无神，嘴唇下垂……他在打瞌睡，直到开始考俄国文学时，他才神采奕奕；眼睛发亮；他完全变了个样子。自然，大家都朗诵、分析了他的诗，不断地赞扬了他的诗。他非常兴奋地听着。终于叫到我了。我

① 亚·亚·沙霍夫斯科依（1777—1846）：俄国剧作家，戏剧活动家，文学观点很保守。

② 希赫马托夫：希什科夫派作家，生卒年月不详。

③ 《普希金全集》（十卷本）。С·В·托马舍夫斯基校订，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1951年，第8卷第11—12页。以下引用此书时仅注明卷数和页数——原注

站在离杰尔查文两步远的地方，朗诵了我的《皇村回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当我朗诵到提及杰尔查文的诗句时，我的童音变得清脆起来，心儿欣喜若狂地跳动起来……我不记得我是怎样结束这次朗诵的，也不记得逃到哪里去了。杰尔查文非常赞赏；他叫人找我，想拥抱我……他们找来找去，可是没有找到……”^①

在《皇村回忆》一诗中，历史题材与现代题材融为一体。普希金讴歌了挺身捍卫祖国的俄国儿女们、她们的英勇、他们那“不是取得胜利，就是战死沙场”的目标。皇村学校时期的普希金在诗歌中对历史题材的最早的思考，他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是按照进步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来发挥的。在《皇村回忆》中，尽管普希金赞扬了上一个世纪及其光荣的战绩，但对自己的时代予以更高的评价。在用对比的方法评述两个世纪时，普希金对亚历山大一世给予好评，这一评价是符合那个时期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对沙皇的态度的。普希金赞扬亚历山大一世的主要动机，是关于人民摆脱拿破仑——诗人视为暴君和篡位者的压迫，取得自由的思想。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期创作的所有与一八一二——一八一五年的题材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65—66页。——原注

有关的短诗，都贯穿着这一思想。普希金的观点与官方对事件的评价截然不同。在普希金所有与一八一二——一八一五年事件有关的短诗中，自始至终充满对俄罗斯民族的功绩和对拿破仑的胜利的赞扬。

自由和反对奴役的思想在普希金以后的创作中成为主导思想。库尼增的听课人普希金坚信人的意志必将取得自由，并且以这一具有仅农奴制意义的哲学思想为出发点。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对历史——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无论是弗拉季米尔大公^①时代还是传奇式的瓦季姆^②的形象——的任何描写，对英雄人物和爱好自由的人物无不表示同情。

普希金的诗充满追求自由的激情和人民在没有奴役制度的地方必将安居乐业的思想。这一思想鲜明地表现在效法古代写成的《致利金尼》（1815）一诗中。普希金这首诗中描绘了没落时期的罗马的情景。诗人抨击听命于专制的谄媚的元老和“驱赶可怜的人群”的护从。他表示坚信，国家因公民们得到自

① 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德·莫诺马赫（1053—1125）：俄国公爵，地方军事长官，作家，基辅大公（1113—1125）。

② 瓦季姆（？—864）：诺夫戈罗德人近似传奇式的领袖，曾举行反留里克的起义，被留里克杀害。

由而生存，因奴役制度和专制制度而灭亡。“罗马兴于自由，而毁于奴役”。揭露者尤维纳利斯^①的形象使诗人自己受到鼓舞。这首诗歌的一些讽刺主题在描写叶卡捷琳娜二世^②时期的历史札记中得到反应。《致利金尼》一诗为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公民诗歌的思想主题和体裁特点开了先河。

普希金皇村学校时期的诗歌令人赞叹的首先是它蓬勃的朝气和对生活欢乐的颂扬。享乐情绪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饮酒作乐的大学生》、《致普欣》、《我的遗嘱》、《阿那克里翁之墓》）。与此同时，在许多诗歌中还出现了哀诗的情节。在皇村学校的最后几年里，当普希金对生活的看法变得较为严肃、成熟时创作的诗歌中，忧郁、疑惑、失望的情绪流露得尤为明显。但欢愉、爱情、友谊仍然是皇村学校时期的抒情诗中最为经常出现的主题。艺术题材也引起诗人的注意（《致巴丘什科夫》、《小城》、《致茹科夫斯基》）。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许多进步现象，可以在普希金年轻时的文学爱好和探索中找到反应。在《皇村回忆》一诗中，可以明显

① 尤维纳利斯（约 60—127）：古罗马讽刺诗人。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1796 年的女皇。

地感觉到效法杰尔查文的昂扬的颂诗式诗歌的传统，不过这些传统在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的革新文体的影响下在艺术上发生了变化。巴丘什科夫的“消遣诗歌”，游击队员、诗人杰尼斯·达维多夫的祝酒歌，茹科夫斯基富于幻想的抒情诗，对普希金皇村学校时期的创作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普希金把他们称为自己诗歌创作的老师。1816年末，普希金给“阿尔扎马斯”诗歌领袖茹科夫斯基写了一首诗函，其开头是：

诗人，祝福我吧！……对着宁静的诗坛，
我激动地俯伏在缪斯们面前；
我满怀希望地在危险小径上飞驰，
福玻斯为我立命，陪伴我的是诗。

（《致茹科夫斯基》）

不过，别林斯基对普希金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曾公正地指出：“无论他多么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歌，无论他多么强烈地陶醉于它那浪漫主义内容对年轻的心灵的巨大魅力，但他在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之间选择典范时却没有丝毫犹豫过……巴丘什科夫对普希金“皇村学校时期”诗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诗句的笔法上，而且表现在表现形式的格调上，特别

是对生活和生活享受的看法上。在他的所有诗歌中可以看到巴丘什科夫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的欢愉：在他的诗中处处流露出巴丘什科夫的忧郁和愉快的戏谑”。^①《给一位年轻的孀妇》、《给亚·米·戈尔恰科夫公爵》、《回忆》、《致加利奇函》这些诗就是这样的。《小城》一诗是模仿巴丘什科夫的《我的老家》一诗写成的。在这首诗中，普希金列举了自己喜爱的作家。在外国人中，讽刺作家、哲学家、自由思想诗人，“弗芮刻薄的爱叫嚷的人”^②伏尔泰居于首位。普希金还提到自己喜爱的其他作家——荷马·维吉尔^③贺拉斯的名字。他高度评价拉辛^④莫里哀、卢梭^⑤帕尔尼。在当代作家中，普希金特别推崇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坚决否定过时的古典主义的原则和卫道士。在大篇幅的讽刺概述《冯维辛的幽灵》中，普希金抨击顽固保守的作家，嘲笑希什科夫营垒中平庸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普希金向后来被他称为“自由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218页。——原注。

② 弗芮系伏尔泰晚年居住之地，故有此称呼。

③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④ 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⑤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

之友、勇敢的讽刺大师”的冯维辛索求灵感，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是，普希金在自己的诗歌中吸收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成就的同时，还在皇村学校的时候就努力“走自己的路”了。他不想“跟着杰尔查文翱翔”，茹科夫斯基对神秘主义的迷恋，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他都感到格格不入。普希金要求诗歌表现真实的感情。

在他的许多短诗（《哥萨克》、《寄语尤金》）中，可以见到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未来的普希金——现实的诗人。

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庄园，
看到了我的扎哈洛沃。
我看到了它的栅栏，
它的小桥和多荫的树丛，
倒映在明镜般的水中。
山冈上有我的小房；
冈下是快乐的花园……

（《寄语尤金》）

普希金不局限于写抒情诗，他还追求大型的诗歌形式。在皇村学校时期的第一部长诗《修士》

(1813) 中，在伏尔泰的长诗《奥尔良少女》的影响下，普希金笔下出现了轻佻的主题和形象，诗人把讽刺的天弩指向修士们和名门贵胄。由皇村学校时期的长诗《修士》通向普希金的无神论长诗《加伯列颂》。普希金模仿拉季舍夫，开始创作充满对当代政治事件的暗示的童话长诗《鲍瓦》。诗人在戏剧方面也初试身手（没有流传下来的大型诗体喜剧《哲学家》）。在皇村学校，他还开始创作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因此，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期诗歌的体裁已显得丰富多彩。他的抒情诗尤其丰富多彩，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当时俄国诗歌的全部短小体裁——颂诗、赠友人书、浪漫主义以前的哀诗、哲学劝谕诗、情诗、讽刺诗、题诗、寓言。

普希金皇村学校时期的诗歌风格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的诗歌可与杰尔查文扣人心弦的、崇高而雄辩的抒情诗，茹科夫斯基多愁善感的、音韵铿锵的诗歌，巴丘什科夫鲜明生动的形象，达维多夫的骠骑兵的风格，克雷洛夫口语化的寓言诗相媲美。

普希金的名声逐渐超越了皇村学校。他渐渐和

诗人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①接近。1815年9月，茹科夫斯基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激动地谈论年轻的普希金道：“他是我国文学的希望。不过我担心他会因为感到自己业已成熟而妨碍自己成熟！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帮助这位未来的巨人成长，他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②1816年，普希金经常去拜访在皇村消夏的卡拉姆津，和他谈论俄国历史。他大概还在皇村学校时就参加文学团体“阿尔扎玛斯”社了。

亚·谢·希什科夫不局限于文学语言方面的论战，同时力求传播自己的观点，于1811年建立了“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座谈会”，参加这一团体的有诗人杰尔查文及古典主义的其他拥护者。

“座谈会”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卡拉姆津派作家。但大约自1815年起，希什科夫派作家也开始攻击茹科夫斯基，公正地将其浪漫主义诗歌视为卡拉姆津革新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815年，发表了沙霍夫斯科依的喜剧《训卖俏的女人》，（又称《里佩茨克的

① 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文学批评家，19世纪20年代曾与普希金接近。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转入保守派阵营，晚年为沙皇显宦。

② 《文学遗产》。1952年，第58卷第33页。——原注

泉水》），他通过以自己的歌谣令众人生厌的诗人菲阿尔金的形象嘲讽茹科夫斯基和他的诗歌。这一喜剧引起了激烈的论战。

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的拥护者决定组织自己的文学团体，与“座谈会”分庭抗礼。因此，1815年，建立了“阿尔扎玛斯”社。这一团体因下诺夫戈罗德省阿尔扎玛斯城而得名。这个城市附近有茹科夫斯基的一位叫勃鲁多夫^①的朋友的庄园，他曾写了诙谐作品《阿尔扎玛斯的幻影》。

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瓦·安·茹科夫斯基，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康·尼·巴丘什科夫，捷·瓦·达维多夫，德·瓦·达什科夫^②，谢·谢·乌瓦罗夫^③等人。团体的中心人物是茹科夫斯基，他还兼该社的记录。

① A·H·勃鲁多夫（1785—1864）：“阿尔扎玛斯”社的发起人之一，青年时代以自由主义观点闻名，认识许多十二月党人。但1826年曾参加处理十二月党人案，成为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反动官僚。

② 达·瓦·达什科夫（1788—1839）：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831）。

③ 乌瓦罗夫（1786—1855）：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反动分子。1818年起任彼得堡科学院院长。1833—1849任国民教育大臣。

尚在“阿尔扎玛斯”成立之前，该社的个别成员就反对过希什科夫。在以手抄本形成广泛传播的瓦·列·普希金致茹科夫斯基和达什科夫的“寄语”及其长诗《危险的邻人》、巴丘什科夫（《勒忒河畔的幻影》）和沃耶伊科夫^①（《疯人院》）的讽刺作品中，就有对希什科夫派作家的俏皮、辛辣的抨击。阿尔扎玛斯社成员讥讽地把自己的对手称为“俄罗斯语文危害者座谈会”。他们创作了大量对布什科夫的讽刺性模拟作品。阿尔扎玛斯社成员对希什科夫热衷于使用教会斯拉夫词语和力求用俄语词代替所有的外来语尤其作了滑稽的讽刺……^②

阿尔扎玛斯社成员的文学鉴赏力不尽一致。但反对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和自由发展文学的斗争把该社的全体成员联合起来了。年轻的普希金也参加了这一斗争。普希金第一篇试作性的评论文章《我对沙霍夫斯科耶的见解》发表于1815年。在这篇短评中，已显示出评论家普希金的特点：评价的准确，论断形式的简洁。在抨击卡拉姆津派作家和茹

① 亚·费·沃耶伊科夫（1779—1839）：俄国诗人。

② 下面阿尔扎玛斯社成员将“一个穿着考究的人脚登胶皮套鞋，走出杂技院，沿着林荫道，走进剧院”一语中的外来语均换成俄语词，显得很滑稽，汉语无法表达，故省略。

科夫斯基的狂热反动者希什科夫时，普希金指出其喜剧的肤浅性。普希金认为，沙霍夫斯科耶是个“瞥脚的作家”和“平庸的诗人”，其原因是这位剧作家“从来不想学习自己从事的那一门艺术”，同时“没有高度的鉴赏力。”^①普希金一心想去彼得堡，参加文学界的斗争。1816年3月，诗人写信给自己新结识的朋友彼·安·维亚泽姆斯基说：“皇村学校从来……也没有使我像现在这样感到无法忍受……毫无道理地把青年人禁锢起来，还不许他们参与埋葬成为僵尸的科学院和俄罗斯语文危害者座谈会的无害的娱乐。”^②在皇村学校时期创作的许多短诗和讽刺短诗中，诗人嘲笑“座谈会”的追随者。在阿尔扎玛斯社里，他被友好地戏称为“蟋蟀”。据文学家菲·维格尔^③说：“阿尔扎玛斯社的成员将年轻的普希金的毕业视为一件如同隆重的庆典一样的幸事……”，接纳他加入阿尔扎玛斯社的茹科夫斯基感到特别幸福，仿佛上帝本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心爱的孩子”。

1817年6月初，举行皇村学校学生毕业典礼。普希金告别了同学们和皇村学校，对于诗人来说，对皇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16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8页。——原注

③ 菲·菲·维格尔（1786—1856）：俄国回忆录作家。

村学校的记忆永远是珍贵的。在离别之际，普希金写道：

无论我到哪里：处在战火纷飞中，
或重访故乡小溪的和平宁静的堤岸，
这神圣的友谊我将永怀心间。

（《别离》）

别林斯基认为，在《致同学》一诗中，诗句、见解和表现方法——一切都是新颖的，因为这一切渊源于“对现实质朴而正确的看法”。^①普希金已完全走上了独立从事诗歌创作的道路。这一点也体现在诗歌的主题中：

别离就在眼前，
人世遥远的喧声向我们召唤，
每个人怀着自豪、青春梦想，
激动地望着前方的道路。

（《给同学》）

普希金自己认为，诗人的使命是高尚而光荣的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289页。——原注

生活目标；他宁愿“自己的作品永生”，而舍弃教会宣扬的“灵魂的不朽”（《题伊里切夫斯基纪念册》）。

第二章 彼得堡生涯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俄国的政治状况·彼得堡时期的创作

起初，普希金希望进军界服役，像彼·雅·恰阿达耶夫那样成为一名骠骑兵军官。谢尔盖·里沃维奇反对他这样做。皇村学校毕业后，普希金被派到外交部工作。“离开皇村学校后，”他在1824年写的自传片断中叙述道，“我几乎立即到我母亲的普斯科夫乡下去。我记得，我多么喜欢农村生活、乡村澡堂、草莓等等，但是这一切我喜欢的时间并不长。我过去喜欢，至今还喜欢喧嚣和人群……”^①秋初，普希金回到彼得堡，他以其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京城诱人的热闹生活，取代了皇村学校那份隐居式的生活。据他的弟弟说：“离开皇村学校后，普希金正值青春焕发、风流倜傥之年，他尽情地享受着。轮番吸引他的时而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19页。——原注

是博大的上流社会，时而是喧腾的饮宴，时而是剧院后台的奥秘，他贪婪地、发狂地沉缅于各种享受。”^①他认识和交往的人各方面的都有，范围非常之广。

普希金迷恋戏院和芭蕾舞剧院，成为那里的自己人，“剧院后台的荣誉公民”。他和当时最著名的演员谢苗诺娃、科洛索娃、雅科夫列夫等人相交甚笃。在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剧作家亚·沙震夫科伊家里，普希金遇见了格里鲍耶陀夫^②和巴·亚·卡捷宁^③。普希金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就是与戏剧有关的。普希金于1820年初写的未完成的评论文章《俄国戏剧之我见》中，高度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俄国舞台，特别是谢苗诺娃悲剧表演的深厚功力，要求演员深刻理解角色，感情真实而准确，表演自然。

后来，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回忆了自己在皇村学校毕业后的那些岁月里迷恋戏剧的情

① 列·谢·普希金：《关于1826年以前的普希金的传记材料》。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34页。——原注

② 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和外交家，1826年因十二月党人案受审。著有诗体喜剧《聪明误》。该剧对确立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出杰出的贡献。

③ 巴·亚·卡捷宁（1792—1853）：俄国浪漫派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戏剧活动家，十二月党人。

形和对彼得堡戏院的赞美：

让人着魔的地方！当年冯维辛，
自由之友，勇敢的讽刺大师，
以及善于模仿的克尼日宁^①，
都曾经在那里显赫一时；
奥泽罗夫也曾经在那里，
跟年轻的谢苗诺娃一起，
接受情不自禁的眼泪和掌声；
也是在那里，我们的卡捷宁
使高乃依^② 雄伟的天才复活：
在那里，尖刻的沙霍夫斯科伊
上演过他一连串热闹的喜剧，
在那里扬过名的还有迪德洛^③；
在那里，那里，舞台的侧幕边，
我的青春的日子啊，一去不返。

在当时的彼得堡沙龙里，美术研究院院长，公共

-
- ① 雅·鲍·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剧作家，诗人。
- ② 高乃依（1606—1684）：法国杰出的古典主义剧作家。
- ③ 夏尔勒·路易·迪德洛（1767—1837）：法国芭蕾舞演员，芭蕾舞编导，教育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舞蹈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801—1831年（中间有间断）在彼得堡工作，促使俄罗斯芭蕾舞剧院成为欧洲优秀芭蕾舞剧院之一。

图书馆馆长阿·尼·奥列宁^①的沙龙享有盛名。奥列宁是古代艺术的大行家，一个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的人。在他的沙龙里，经常聚集一些各种各样艺术流派和艺术爱好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在不同的年代里，前来这个沙龙聚会的有格涅季奇、奥泽罗夫、克雷洛夫、巴丘什科夫、格里鲍耶陀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也时常到奥列宁家里去。

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彼得堡度过的头几年（1817—1820）。不仅是无忧无虑、充满生活的欢乐的时期，而且是普希金在精神上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是上世纪头十年末期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促成的。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标志是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受到革命手段的摧毁。十八世纪末，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人民生活中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也迅猛发展。自十九世纪初起，封建农奴制进入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农奴制阻碍国家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依靠封建生产关系体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成为俄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症结，时代的整个阶级斗争都是围绕这一症结展开

^① 阿·尼·奥列宁（1763—1843）：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国务活动家。

的。遭受残酷剥削之苦的人民群众对农奴制深恶痛绝。人民受到一大批官吏的掠夺和压迫，因而给他们起了个生动的绰号，叫做“尊麻籽儿”。在半疯的保罗一世^①的黑暗时期，专横暴虐、无法无天和警察的暴力尤为猖獗。

亚力山大一世统治伊始，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使保罗一世制度显得温和些的，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然而，所实行的改革丝毫没有触动专制农奴制的基础。现存的法律几乎原封不动。地方政权仍旧完全归农奴主、官僚所有。刚刚爆发的与拿破仑的战争立即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结果进一步的改革被推迟，旋即销声匿迹了。

一八一二年战争唤起了被巨大的历史事件所吸引的许多俄国人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展示了蕴蓄在俄国人民之中的伟大力量。十二月党人雅库什金指出：“一八一二年战争唤醒了俄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时期。”^②俄国人民群众在英勇捍卫祖国的独立，使它免遭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和使欧洲诸国摆脱拿破仑的压迫和统治的同时，也开

① 保罗一世（1754—1801）：1776—1801年的沙皇。

② 《十二月党人伊·德·雅库什金的笔记、论文、书信》。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15年，第7页。——原注

始认识了自己挣脱农奴制奴役的权利。“战争尚在进行时，军人们回到家园后，最先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怨言。”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①写道，“他们说：我们过去流了血，现在又强迫我们去为徭役制流汗。我们使祖国摆脱暴君的压迫，如今我们又受地主老爷的压迫。”^②农民群众在暗中骚动。因此，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中，国内爆发了 280 多次农民暴动和起义，是不足为奇的。特别令人震惊的是 1817 年在诺夫戈罗德省军屯和 1819 年在丘古耶夫的暴动。这两次起义都是借助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被西欧的革命运动和俄国从未停息过的农民暴动吓破了胆的沙皇专制制度时而用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作掩饰，时而作进行改革的虚伪许诺，时而采取惯用的压迫人民的血腥手段。列宁写道：“君主们时而玩弄自由主义，时而成为拉季舍夫们的刽子手和‘降到’忠君的阿拉克切耶夫的角色……”^③同拿破仑的战争结束后，当时在欧洲面前扮演自由派沙皇角色

① 亚·亚·别斯图热夫（别名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② 《十二月党人书集、供词摘录》。圣彼得堡，1906 年，第 35—36 页。——原注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 28 页——原注。

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日益成为公开反动和维护农奴制的政策。俄国沙皇领导了在欧洲建立的“神圣同盟”——封建反动势力堡垒。尚在一八一二年战争前夕，自由主义改革的拥护者斯佩兰斯基^①被宣布为叛徒并流放。继他之后，旧事物的卫道士阿·谢·希什科夫任国务秘书。1817年，神秘主义者和反动分子亚·尼·戈利增^②任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大臣。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四处出游，参加国际会议。用普希金的话来说，他变成了“东游西逛的暴君”，这个暴君把国家置于宠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一切自由思想的凶残敌人，军屯的组织者，蒙昧主义者和农奴制拥护者的控制之下。开始了酷似保罗一世时代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的黑暗时期。

与此同时，先进贵族青年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反农奴制情绪日益加强。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十二月党人。先进的俄国人认清了俄国在欧洲的光荣和强大

① 米·米·斯佩兰斯基(1772—1893)：俄国伯爵，国务活动家。1808年为亚历山大一世亲信，制定自由主义改革计划。1812—1816年被流放。1819—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1826年实际上掌管第二厅，主持编纂俄罗斯帝国国家基本法。

② 亚·尼·戈利增(1773—1844)：俄国公爵，国务活动家，1803年起为东正教院院长。1817—1824年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

与俄罗斯民族，一贫如洗、受尽奴役的人民生活于其中的落后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之间的矛盾，因而深感痛苦。十二月党人米·冯维辛指出，他的全体同道者“都为深受专制制度屈辱的俄国感到羞愧。”^①

同时，十二月党人认识到，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十二月党人彼斯捷尔在描述当时的政治状况时写道：“一八一二、一八一三、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事件与前后诸时期的事件一样说明，有多少王位被推翻，又有多少其他王位被建立起来；有多少王国被消灭，又有多少新的王国被建立起来；有多少皇帝被驱逐，又有多少皇帝卷土重来或被请回来；有多少皇帝又被驱逐，多少次革命成功了，又发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些事件使有头脑的人熟悉了革命，了解发动革命的机会和方便条件。而且每个时期均有其特点。当前的时代是以革命思想为标志的。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从葡萄牙到俄国，任何国家概莫能外，甚至在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国家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整个美

① 米·冯维辛：《俄国政治生活表现述评》。见《十二月党人》汇编。列宁格勒，1951年，第494页。——原注

洲也呈现同一情景。可以说，变革的精神迫使四面八方有头脑的人沸腾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和原则并使之在有头脑的人们的心中扎根的原因。”^①雷列耶夫^②也认为，自改革时期起，欧洲的人民就向往自由，依诗人看来，赢得自由是十九世纪的任务，它的“使命”（《公民》）。为自由和人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鼓舞了十二月党人。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推动了在西欧许多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兴起，西欧的形势也促进了这些思想的传播。

先进的俄国人认为把俄国从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是改革俄国的主要任务。“现在，把人民从压迫它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业已到来，”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柳明声称，“当事关拯救祖国，而祖国的幸福和变革又取决于我们对自由的热爱的时候

① 摘自彼斯捷尔在侦察委员会中的供词。见《十二月党人》汇编。列宁格勒，1951年，第504—505页。——原注

② 康·费·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参加1825年12月14日起义，1826年2月13日被处死刑。

候，难道在真正的卫国战争中立下如此辉煌的战绩的俄国人民，把欧洲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俄国人不能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满怀崇高的激情吗？”^①

一八一二——一八一五年战争结束后，俄国出现了许多秘密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传播自由思想和同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斗争的思想。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里，逐渐形成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阵营：反动的农奴制的拥护者和以十二月党人为首的先进青年，正是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十九世纪头几十年的俄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十二月党人雅库什金在其笔记中这样议论这个时代：“1814年，彼得堡青年的生活是痛苦的。两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决定人民命运的伟大事件，并且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些事件。如今，看到无聊的彼得堡生活，听到老年人赞扬一切旧事物，指责一切新事物的空谈，真是令人无法忍受。我们比他们早走了一百

^① M·别斯图热夫—柳明：《在斯拉夫人联合会会议上的发言》。见《十二月党人》汇编。列宁格勒。1951年，第502页。——原注

年。”^①

年青的普希金成了先进的、具有爱国情绪的贵族青年那些热爱自由的、自由主义的（用当时的话来说）意向在诗歌上的表达者。他与彼·雅·恰阿达耶夫的友谊日益增强。他和“自由主义者”尼·伊·屠格涅夫^②无神论者和“雅各宾党人”尼·克里弗佐夫、共和主义者雅库什金、聪明而热情的尼基塔·穆拉维约夫^③和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其他参与交往。

普希金曾经怀疑秘密政治团体的存在，并怀疑尼·伊·屠格涅夫和他皇村学校的朋友普欣是这一团体的成员，诗人曾不止一次责备普欣保密。普欣本人就讲过这件事：“普希金就协会的事对我进行了一次最猛烈的攻击，是当他在尼·伊·屠格涅夫那儿碰见我的时候，当时，全体有意于参加出版一份拟议

① 《十二月党人伊·德·雅库什金笔记、论文、书信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第10页。——原注。

② 尼·伊·屠格涅夫（1789—1871）：十二月党人。1816起为国务大臣助理。经济学家，俄国金融学的奠基人。“幸福协会”和北方协会创建人之一。1824年起侨居国外，被缺席判处终身苦役。1826年起为政治流亡者。

③ 尼·米·穆拉维约夫（1796—1843）：近卫军上尉，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的领导者之一，俄罗斯国家法的草拟者。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服苦役。

中的政治杂志的人员都在那里聚会。顺便说一下，库尼增和我们皇村学校的同学马斯洛夫也在场。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前。马斯洛夫正在宣读一篇关于统计学的论文。这时，我听见有人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普希金！‘你在这儿干什么？到底叫我当场拿获了。’他对我耳语道，便走过去了。论文宣读完毕，我走到普希金跟前，同他打招呼；有人递上了茶，我们抽起烟来，在一个角落里坐下。

“‘你怎么从来没对我说过你认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呢？想必这是你们的协会在开会吧？我在夏宫散步来着，是顺路到这儿来的，纯属偶然。请别隐瞒啦，说实在的，亲爱的朋友，这太不像话啦！’”^①但普欣没有向朋友公开存在秘密政治团体一事。十多年后，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十章时，普希金普记起和描写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的“自由之友”那些彼得堡集会：

玛斯^②、巴克科斯^③、维纳斯的朋友，

① 伊·伊普欣：《关于普希金的札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71页。——原注

② 玛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③ 巴克科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卢宁^①，他在会上大胆地建议
要大家采纳他坚决的步骤，
他并且兴奋地喃喃自语。
普希金朗诵了自己的圣诞歌，
雅库什金，他一向郁郁不乐，
这时好像在悄悄往外抽
他那柄行刺沙皇的匕首。
跛子屠格涅夫^② 倾听他们的发言，
他眼中只有俄罗斯，在世界上，
他只珍爱自己的俄罗斯理想，
他憎恨奴隶制度的皮鞭，
他预见到这群贵族当中
将会出现解放农民的英雄。

普希金迅速成为彼得堡文学生活的中心。1817年底，“阿尔托玛斯”社解散了，但是文学斗争并没有停息。尚在“阿尔扎马斯”社里，这一斗争就开始充满政治需求。尼·伊·屠格涅夫在1817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不由自主地离开文学问题，开始谈论对内政策。大家都赞同必须消灭奴隶制

① 米·谢·卢宁（1787—1845）：俄国十二月党人。

② 即十二月党人尼·伊·屠格涅夫。

度。”^①屠格涅夫曾试图出版政治杂志，并吸收普希金也参加这一工作，但没有成功。诗人参加与十二月党人有联系的“俄国语文爱好者自由协会”的聚会。十二月党人的“幸福同盟”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努力“以艺术作品寻求手段，建立一个适当的学派，其内容不是使感情娇柔，而是使我们的精神实质坚强、优美和高尚”，并说服人们，“诗歌的力量和魅力既不在于词句和谐，也不在于思想高雅和叙述令人不可理解，而在于描写生动，用语得当，尤其在于真挚地叙述崇高的、引导人们从善的感情。”^②“自由协会”的活动就是本着这一宗旨开展活动的。协会的成员有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兄弟，诗人的朋友杰尔维格、丘赫尔别凯和诗人叶·巴拉登斯基也参加了这个协会。1819年，彼得堡成立了和“幸福同盟”有密切联系的秘密文学小组“绿灯社”。参加这个小组的有费·尼·格林卡^③、谢·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④、彼·巴·

① 《屠格涅夫兄弟档案资料》，第5次印刷，1921年，第二卷第93页。——原注

② 摘自《“幸福同盟”章程》，见鲍·维·托马舍夫斯基所编《普希金选集》。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195页。——原注

③ 费·尼·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

④ 谢·彼·特鲁别茨科伊（1796—1860）：十二月党人。

卡维林，^①雅·尼·托尔斯泰和“幸福同盟”的其他会员、普希金的朋友杰尔维格。据该社主席雅·托尔斯泰叙述，“它之所以叫做‘绿灯社’，是因为成员们聚会的大厅里挂着一盏绿色吊灯。然而这个名称包含两层意思，这个团体的座右铭也是由‘光明和希望’两个词组成的。”^②普希金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在“绿灯社”会议上不仅讨论文学和戏剧问题，而且讨论政治问题，朗诵反政府的诗歌，自由而尖刻地挖苦“天上的沙皇，有时也挖苦尘世的沙皇”。

后来，普希金从南方流放地寄给雅·托尔斯泰的诗函里忆及“绿灯社”时，写道：

瞧，就是它，那好客的地方，
爱情和自由的缪斯栖留之乡，
在那里，我们曾以彼此的誓盟
同这一切结下了永久的联系，
在那里，头戴椭圆帽，平坐平起，
我们围着圆桌，亲切和睦；
在那里，我们可为所欲为

① 彼·巴·卡维林（1794—1855）：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② 鲍·维·托马舍夫斯基所编《普希金选集》。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1卷第196页。——原注

喝不同的酒、说想说的话，
交换趣闻，唱顽童的歌；
美酒、戏谑、一个火花
就燃着了我们的辩论之火。

（《致雅·尼·托尔斯泰函摘抄》）

普希金的诗歌天才迅速发展着。老朋友们莫不赞赏地注视着诗人天才的神速发展。“啊！这家伙现在写得多么好啊！”巴丘什科夫读了普希金的《致尤里耶夫》一诗后惊呼道。“真是奇才！多好的诗！”茹科夫斯基读了写给他的诗《给茹科夫斯基》（1818）后赞赏道。

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与皇村学校时期讴歌欢乐、生活享受有密切联系的题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酒神的胜利》、《给尤里耶夫》、《欢宴》等）。普希金彼得堡时期的享乐诗歌与皇村学校时期的诗歌的不同之处，是其主题经常伴有诗人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恢复健康》）。忧郁的主题加强了，这些主题带有浪漫主义以前时期的性质，并在普希金这些年代的诗歌中在茹科夫斯基创作的影响下大大发展了。

无论普希金如何迷恋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日益看清了上流社会的空虚和丑恶面目，并在这一时期已为它而感到苦恼。在致皇村时期的同学戈尔恰

科夫公爵的诗函中，普希金尖锐地批判了上流社会的风气，认为那里“头脑不由自主地保持沉默，冰冷使心灵受到戕害，唯有愚蠢同大家平起平坐”。普希金把空虚的上流社会与珍视自由和美的朋友们相对照：

我承认，那群幸福年轻的
浪荡公子使我百倍地觉得亲热，——
我们头脑活跃，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思想奔放，高声争辩，朝气蓬勃，
在那儿我们都是一群美的朋友。

（《寄语亚·米·戈尔恰科夫公爵》）

普希金在《给弗谢沃尔什斯基》一诗中也讽刺地揭露了上流社会，他在这首诗里用格里鲍耶陀夫的笔法描述了贵族日常生活的画面。他真切地感觉到崇高的意向和个人尊严感与身穿礼服、佩满勋章的农奴主和奴才们的世界之间的矛盾。

普希金诗歌的揭露性主题使他和十二月党人派的诗人的抒情诗相接近。

在彼得堡时期，普希金的抒情诗尤以受好自由的政治诗而富于特色。皇村学校毕业最重要的作品是普希金大概于 1817 年末在十二月党人尼·伊·

屠格涅夫家里创作的《自由颂》，它是十二月党人时代俄国政治抒情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在颂诗的开头，普希金摒弃皇村学校时期的享乐诗歌，他把歌颂自由、揭露罪恶的诗歌与这一时期的抒情诗对立起来，向自由索取灵感。《自由颂》与拉季舍夫的同名颂诗直接相呼应。难怪普希金于生命末期在《纪念碑》的一个异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他“追随拉季舍夫”歌颂过自由。《自由颂》使普希金成为最早的十二月党人派诗人中的一员，因为那时雷列耶夫和弗·拉耶夫斯基^①的诗歌均未问世。

普希金的《自由颂》的政治思想比拉季舍夫的思想较温和。普希金没有号召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制度。谴责法国革命期间人民对路易十六世^②的镇压。但普希金坚决反对暴政，专制和奴役制度。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家一样，普希金认为，这些制度之所以占统治地位，是由于人民抱有偏见，没有受过教育。历史教训也使普希金看到，专制制度的根源是个别历史活动家的虚荣和物欲。致命的物欲和对权利的渴求能够产生暴君（《拿破仑题材》）。

暴政表现在违反沙皇和人民均应同样遵守的法

① 弗·费·拉耶夫斯基(1795—1872)：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

② 路易十六世(1754—1793)：1774—1792年的法国国王。

律。法律则必须符合自由的人们的自然需求。这是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增长时期流行的自然法则理论的反应。普希金坚决批驳沙皇的政权是上帝赐予的谬论。普希金否定了专制制度来源于上帝的谬论，宣告沙皇对法律负有责任。遵守法律是人民享有自由的前提。

必须指出，普希金不仅在《自由颂》中，而且在以后的论述中认为，不仅沙皇的专制，而且民权，都可能是暴政产生的根源。譬如，诗人认为，暴政不同于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在这一时期，普希金还没有认识到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生命的末期才认识到这一点。

《自由颂》是雄辩的公民抒情诗的典范。普希金采用了颂诗的崇高诗体，他认为，不仅拉季舍夫，而且杰尔查文（《致君主和法官》、《权贵》）也是颂歌这一崇高诗体的典范。在这一诗体中，普希金运用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沿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方向发展了这些传统。

除了共同的热爱自由的思想之外，《自由颂》还在政治上直接暗示了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拿破仑的专政和崩溃，特别是保罗一世被刺，这一谋杀是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组织的。

1818年末，普希金针对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发

表的立宪演说，写了著名的《圣诞节颂歌》（《童话》），诗中奚落了沙皇的许诺和对他会由于热爱人民的权利赐给他们以自由的自由主义的希望。

普希金的许多政治讽刺诗和《致恰阿达耶夫》一诗写于 1818—1820 年，在这首几乎是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中最富于诗意的作品中，诗人对“默默的荣誉”，即用和平的手段取得自由表示失望，同时在他的抒情诗中已经流露出直言不讳地号召革命的主题。普希金表示坚信，专制制度必然灭亡，“俄罗斯会从睡梦中惊醒”，和恰阿达耶夫自己必将作为为自由而斗争的参加者而流芳百世。

普希金爱戴恰阿达耶夫，是因为他具有爱好自由的思想方法，见解大胆，才思敏捷，在上流社会中行为独立不羁。恰阿达耶夫既满怀自由必胜的浪漫主义的希冀，又清醒地了解那些年代的政治状况。对普希金来说，恰阿达耶夫既是自由的不可妥协的捍卫者布鲁图^①，又是英明的国家活动家，文化和教育的热烈捍卫者伯利克里^②。与恰阿达耶夫的友谊是普

① 布鲁图（公元前 85—前 42）：公元前 44 年古罗马反对恺撒的主谋者。据传说，他是第一个用匕首刺杀恺撒的。曾率领主张恢复共和政体的人同后三头政治作斗争，失败后自杀。

② 伯利克里（约公元前 490—前 429）：雅典战略家，统帅。

希金青春时代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普希金在 1821 年 4 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友谊取代了我的幸福，我冷酷的心只能爱你一个人。”^①诗人爱好自由的希冀和宿愿，他对荣誉和爱国主义的认识，是和恰阿达耶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普希金的心目中，热爱祖国和热爱自由是两个同义语。这些崇高、神圣的感情应该给青春以鼓舞。所以普希金号召：

趁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
趁心灵向往着荣誉之歌，
我的朋友，让我们用满腔
壮丽的激情报效祖国！

（《致恰阿达耶夫》）

这一热情洋溢的号召符合那个时代的先进青年爱好自由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我敢说，在一千个年轻人中间，找不出一百个不充满自由激情的人。”十二月党人卡霍夫斯基证实说，“年轻人由于充满对祖国的幸福、真正的文明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 8 卷第 18 页。——原注

纯洁而强烈的爱，成了堂堂男儿。”^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致恰阿达耶夫》一诗中，崇高的题材已不产生《自由颂》所固有的、与古典主义颂诗的传统有密切联系的文体。在这首诗里，“崇高性”是通过质朴、明确的普希金文体达到的。

1819年夏，普希金在对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它周围村庄的农奴制习俗印象犹新的情况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创作了《乡村》一诗。在《乡村》中，反映了先进贵族青年的反农奴情绪，十二月党人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更广义地说，反映了全体俄国人民的情绪。在十二月党人中，有不少人写了各种各样致沙皇的呈文，陈述在俄国存在农奴制度的弊端，例如，尼·伊·屠格涅夫于1820年1月递交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呈文《关于俄国农奴制状况的一个情况》。普希金的诗歌《乡村》也是一种论述农奴制的呈文。

这首诗是以用感伤主义的笔触，田园诗体式描绘农村的大自然开头的。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诉诸“历史的先知”——伟大的思想家，幻想“在真实中寻求幸福”。但他的心灵是不安的。诗人——视法律为神祇的“人类的朋友”（这里《乡村》与《自由

① 彼·卡霍夫斯基：《要塞来鸿》。见《十二月党人》汇编。列宁格勒，1951年，第506页。——原注

颂》有密切联系)在见了乡间生活的情景时,骤然间看到,在美丽的大自然的背景上,“野蛮的贵族老爷”在逞凶肆虐,攫取“农民的劳动、财产和时间”。《乡村》仿佛批驳了杰尔查文的《兹万的生活》的理想和感伤主义者的农村田园生活。普希金在结尾处表示希望废除奴役制度,召唤“充满文明的自由的”“灿烂的霞光”。诗歌的结尾与《致恰阿达耶夫》直接呼应。和在《自由颂》中一样,在《乡村》一诗中可以感觉到崇高颂诗语体和古典主义巧于辞令的抒情诗的影响。与此同时,农奴制农村的情景使普希金的诗歌与俄国的现实情况相接近。弗·拉耶夫斯基(《我又笑又哭》)和格里鲍耶陀夫(在恰茨基^①的话语中)效法了《乡村》的暴露性主题。

普希金著名的讽刺诗——讽刺阿拉克切耶夫、修士大司祭福季^②和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的其他反动分子的诗篇也是在彼得堡时期创作的。由于诗人直接抨击专制制度,说了许多政治笑话等缘故,他的声誉与日俱增。普希金不仅成为当代先进贵族青年的代言人,而且成为民族的进步期望,人民反农奴

① 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中的主人公。

② 福季:(1792—1838)修道院院长,反动教会代表人物之一,阿拉克切耶夫的拥护者。

制情绪的总代言人。

据同时代人证实，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在全俄国广泛传播。正是在这些年代里，首屈一指的自由诗人的声望在普希金身上确立起来了。普希金在他认识到自己是“刚直不阿的歌喉”，“俄国斯人民的回声”（《致娜·雅·波柳斯科娃》）。青年们背诵他的诗歌，反复说着他的俏皮话。诗人的政治诗和讽刺诗享有特殊的声誉。十二月党人普欣回忆道：“当时，到处都在竞相传抄和背诵他的《乡村》、《自由颂》、《乌拉，骑马奔向俄国……》和其他这一类的短诗。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不知道他的诗歌。至于他到处多次重复的各种乖张行为，就更不用说了。举例说吧，有一次，在皇村，扎哈尔热夫斯基^①的小熊挣脱了系在熊舍柱子上的铁链，向花园跑去。这一回，若不是皇上那头小狮子狗猝然一抖，对这一危险预先提出警告，这头小熊很可能在幽暗的林荫道上跟皇上面对面的碰在一起。当然，小熊立即被击毙了，可普希金在谈到这件事时却说：“出现了个好心人，那人也是一头狗熊！”在剧场里，他也这样喊给大家听：“现在是最安全的季节——涅瓦河上的冰走动了。”言下之

^① Я·В·扎哈尔热夫斯基（1780—1860）：将军。皇村宫延治安头目。

意是：用不着害怕要塞了^①。普希金在戏院里公开出示刺杀法国王位继承人的法国人鲁弗的肖像，肖像上写着一句意味深长的题词：“给沙皇的教训。”普希金的所作所为使政府惊惶不安。警察局对他进行监视。深为不满的亚历山大一世遇见皇村学校校长恩格尔哈特时对他说：“普希金使俄国充斥煽动性的诗歌：所有的青年都把这些诗背得烂熟。应当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由于恰阿达耶夫的斡旋，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的庇护，才把流放西伯利亚改为放逐俄国南部边疆。于是，《自由颂》的作者便于1820年5月启程到那里去。

普希金彼得堡时期的创作以1820年问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结束。普希金用三年时间创作了这部长诗。长诗总结了他早期创作的探索。与此同时，《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是十九世纪初俄国诗歌中明确的分界线，使俄国文学进入了以浪漫主义的胜利为标志的新时期。

普希金通过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与以神秘主义的笔触写成的神奇的浪漫主义长诗《十二睡女》（普希金在自己的长诗的第四章中讽刺性地模拟了

① 指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堡（今列宁格勒）涅瓦河畔，是沙皇最严酷的政治监狱。

这部长诗)的作者茹科夫斯基在创作上展开竞赛。

茹科夫斯基曾打算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中锤炼民族历史题材。这一意图也使普希金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受到鼓舞。

由于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的头八卷于1818年问世,普希金对俄国古代史的兴趣增强了。普希金如饥似渴他读了卡拉姆津的著作。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特别是在描写基辅与包围该城的佩彻涅格人的战斗中,可以感觉到阅读这部著作的反响。基尔沙·丹尼洛夫^①的《俄国古代诗歌集》和民间故事集也是普希金的长诗的素材。

同时代人认为,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再现了古代的风貌和精神。

别林斯基公正地认为,在长诗开头的两行诗中:

这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从远古以来就世代相传。

在描写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酒宴中:

^① 基尔沙·丹尼洛夫(18世纪):据推测,为第一部俄国壮士歌、历史歌谣和杂剧的编纂者(《俄国古代诗歌集》1804,1818)。

太阳^① 弗拉基米尔与一群
健壮的儿子，在这高大的
客厅中宴请他们的友人；
他把心爱的最小的女儿
许配给勇敢公爵鲁斯兰，
饮尽沉重酒杯中的蜜酒，
祝福新郎新娘生活美满。
我们祖先吃得不慌不忙，
从容不迫把酒勺往下传，
啤酒、葡萄酒摆得满满的，
斟满酒的杯盏银光闪闪。

确实体现了“俄国精神”——“这里散发着罗斯的气息。”稍后，当普希金深入掌握了俄国古代的精神时，加上了于1828年为长诗补写的著名序诗“海湾上有棵青青的橡树”。这篇序诗对俄国神话题材的诗歌作了极其扼要而完整的总结。

普希金力求通过鲁斯兰的形象再现俄国勇士的特征：勇敢、强劲、爱国。在描写他的奇遇时，采用了壮士歌的题材和俄国神话的题材（使基辅摆脱草原窃贼的袭击）。然而，贴近现实生活的性格引起了普希金的兴趣。因此，鲁斯兰有些像俄国古代的勇

^①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叙事诗中的绰号为“可爱的红太阳”。

士，柳德米拉则有些像普希金那个时代风骚的、有几分轻佻的、无忧无虑的少女。普希金还把爱吹牛和撒谎的法尔拉夫的滑稽形象写进长诗。长诗中还出现了代表善（魔法师芬兰老人）和恶（他的对头纳意娜）的神话人物。然而，与茹科夫斯基长诗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在这些人物身上和他们在长诗中所起的作用上，没有丝毫神秘主义的成分。长诗的思想内容是以诗中热爱自由和朝气蓬勃的激情表现的。妨碍幸福和爱情的专横的恶势力遭到失败。生活的光明因素战胜了罗格代·纳意娜、黑海王所代表的黑暗因素。光明、幸福、欢乐在青春和爱情一边。长诗中对“世俗”爱情的欢乐的描写好像是同宫廷显贵的虚伪道德相对立的。

大自然神奇的图景，没有冗赘的华丽词藻，明快、优雅的风格，响亮动听而舒缓平稳的、对长诗体裁非同寻常的抑扬格四者步韵诗，丰富而自由的押韵法，以作者的抒情思考替换主人公的奇遇——这一切也都是这部长诗的革新成果。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意味着旧古典主义诗体的崩溃。

别林斯基写道：“在这部长诗里，一切——诗句、

诗意、戏谑、神话的性质和严肃的图景都是新颖的。”^①唯其如此，长诗的出版引起了文坛的激烈争论。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激起的欣喜和愤懑是不可比拟的。”^②《涅瓦观众》杂志认为长诗违反道德，“歌颂淫欲”，《欧洲通报》在一篇署名“布特尔居民”的评论文章中攻击长诗，认为它模仿了《叶鲁斯兰·拉托烈维奇》^③，说长诗中好像有粗野的平民语言和庸俗的情节。这个评论家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问世比作一个身穿粗呢上衣、脚登树皮鞋的农民，来到贵族俱乐部，粗声粗气地喊道：“好哇，伙计！”但大多数读者怀着欣喜万分的心情欢迎这部长诗。赞赏备至的茹科夫斯基赠给普希金一幅自己的画像，并写了题词：“战败的老师赠予获胜的学生。”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普希金创作的发展中准备了向浪漫主义的过渡。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61页。——原注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58页。——原注

③ 《叶鲁斯兰·拉扎烈维奇》一首流行的俄罗斯壮士歌。

第三章 流 放（一）

在基什尼奥夫·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基什尼奥夫时期的短诗

普希金离开了阿拉克切耶夫暴政日益猖獗的彼得堡，并不感到特别惋惜。“彼得堡是使一个诗人感到窒息的。”他在1820年4月底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渴望到异乡去；也许南方的空气会使我的心灵振奋起来。”^①5月6日，普希金在忠诚不渝的仆人尼基塔·科兹洛夫伴随下，离开了首都，取道契尔尼戈夫和基辅，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②。诗人是被派到南俄移民地监督官英佐夫将军手下服务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6页。——原注

②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位于第聂伯河下游，今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

恰好偕家人从彼得堡赴高加索的拉耶夫斯基^①将军（诗人在彼得堡和他的儿子尼古拉过从甚密）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碰见了普希金，便邀请他与他们结伴旅行。诗人经英佐夫批准后，于6月初与拉耶夫斯基一家登程去高加索，再由那里赴克里米亚。途经顿河哥萨克聚居区时，普希金听到了顿河农民起义的消息，这次起义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6月6日，这些旅行者抵达高加索温泉。高加索的大自然和山民的风俗使普希金大为惊异。后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眺望这些山岳巍峨的群峦、结冰的诸峰，从远方看去，迎着朝霞，它们宛如朵朵奇异的云彩，五彩缤纷，岿然不动。可惜你没有和我一起登上别什图，玛舒克，铁山……这五峰之颠。天堂般的高加索，亚洲炎热的边疆，各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普希金了解了哥萨克村镇的日常生活，“欣赏我们的哥萨克：永远骑在马上，永远准备格斗，永远处于戒备状态！”^②

三个月的旅行给普希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① 尼·尼·拉耶夫斯基（1771—1829）：俄国骑兵上将。参加过对法国和对瑞典的战争。1812年战争中指挥一个军，在斯摩棱斯克连战皆捷；同十二月党人接近。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7页。——原注

象。他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你想想吧，我是不是
很幸福，在一个可爱的家庭里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的生活；我如此热爱而从未享受过的生活；令人愉快
的南方的天空，迷人的地方，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
；群山，花园，大海。”^①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也激起了
普希金充满诗意的想象力。

在从高加索赴克里米亚途中，普希金创作了哀
诗《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这首哀诗在他的创作中
揭开了浪漫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普希金正在熟悉
拜伦的诗歌，他自己认为，拜伦的诗歌使他神魂颠
倒。对拜伦的作品的迷恋促进了诗人创作中浪漫主
义的发展。在自己的第一首浪漫主义哀诗里，普希金
埋怨失去的青春年华。诗人对上流社会的繁华已感到
厌倦，他心中充满失望和对生活的不满情绪，感到
自己身上正经历着一场心灵上的骤变，新的浪漫主
义的探索使他焦躁不安。

浪漫主义的景色，普希金视为奔放不羁，磅礴的
元素的浩瀚无垠的海洋那阴郁的美，与诗人叛逆的、
热爱自由的情绪是相符合的。与十八世纪的唯理论
哀诗及其思想不同，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哀诗中，大
多是表达诗人的内心世界的感情、昂扬的心境和情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9页。——原注

绪的。

如果说，政府将普希金调离彼得堡的目的是力图使他脱离彼得堡热爱自由的人士和情绪，那就事与愿违了。

普希金和拉耶夫斯基旅行归来后，在基什尼奥夫来到了他在彼得堡所熟悉的那种环境。在基什尼奥夫，他经常与阿尔扎玛斯社成员米·费·奥尔洛夫^①将军会晤，结识了K·A·奥霍特尼科夫^②和许多“幸福同盟”会员。1820年11月，普希金应拉耶夫斯基的亲戚达维多夫^③一家的邀请，到他们在基辅省的庄园卡敏卡去作客。这里，他遇见了到达维多夫家来聚首的十二月党人伊·德·雅库什金和秘密团体的其他成员，达维多夫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

① 米·费·奥尔洛夫（1788—1842）：俄国十二月党人，少将。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和国外远征，接受了巴黎投降。“幸福同盟”会员。

② K·A·奥霍特尼科夫（1792—1824）：俄国十二月党人，米·费·奥尔洛夫在基什尼奥夫的副官。

③ 瓦·利·达维多夫（1792—1855）：俄国十二月党人，退役上校。曾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及国外远征。南方协会会员，卡敏卡分会负责人之一。被判处终身苦役。

在谈话中，他们讨论了谢苗诺夫团^①的骚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事件。1820年12月4日，普希金由卡敏卡寄给尼·伊·格涅季奇的信中写道：“我的时间在贵族的宴会和蛊惑性的争论中飞速消逝。我们的团体如今分散了，但不久前却是我们俄国见解独特的才智卓越之士和著名人物的各种不同的愉快的混合体……^②诗人感觉到他正在参加秘密政治团体成员的会议，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他在彼得堡时就曾怀疑过这个团体的存在了。他很想证实这个秘密团体的存在，成为它的成员。他曾在彼得堡对朋友普欣讲过这一点。雅库什金在回忆录中叙述秘密团体成员在卡敏卡的会晤时曾讲到这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普希金“热情洋溢地论证俄国的秘密团体会带来的所有好处。”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说来道去归结为玩笑时，普希金热泪盈眶地大声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我已看到我变得高尚起来的生活和我面前的崇高目标，但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场不

① 谢苗诺夫团：俄国近卫军中最早的一个团。由彼得大帝于1687年抽调谢苗诺夫村的“少年兵团”组建。在同瑞典、法国、土耳其的战争中战功卓著。1820年10月因反对团指挥官虐待士兵而起义，被解散。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20页。——原注

幸的玩笑……”“此时此刻，他显得容光焕发。”^①雅库什金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十二月党人没有吸收普希金参加协会，是因为不完全信赖他那无忧无虑的和火暴的性格，同时为天才诗人的命运担心，但他们广泛利用普希金的热爱自由的诗歌为自己的宣传活动服务。

普希金在摩尔达维亚度过了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诗人的生活中不仅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事件，而且充满了诗人强烈的激动和深刻的思考，这些激动和思考是那几年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的。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是俄国和许多西欧国家中解放运动新高涨的时期。1820年，西班牙爆发了起义，以军官里埃哥^②为首的起义者夺取了政权，迫使国王接受了宪法。在意大利，波澜壮阔地开展了烧炭党人^③的运动；在那波利，发生了革命。1821年，希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227页。——原注

② 里埃哥—伊—努涅斯（1785—1823）：西班牙革命家。领导1820年1月1日起义，揭开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序幕。激进派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被处死。

③ 烧炭党人：十九世纪意大利秘密组织烧炭党的成员。为民族解放与建立宪政制度而斗争。烧炭党人领导了1820—1821年两西西里王国和皮埃蒙特的资产阶级革命。1831年参加了意大利中部各国的革命。

腊掀起了反对土耳其压迫、解放祖国的起义。俄国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1820年末，在彼得堡，谢苗诺夫近卫军团因不堪德国指挥官的残酷迫害而发生了骚乱。吓破了胆的亚历山大一世急忙下令改编该团，严惩士兵。反动分子阿拉克切耶夫拥有无限的权力，因而引起普遍的憎恨。

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制和对教育部门的迫害日益加剧。大学和印刷厂开始被砸。普希金皇村学校老师A·П·库尼增因《自然法》一书被彼得堡大学解雇。1823年，科学的推残者，阿拉克切耶夫的助手，残暴的马格尼茨基建议授予书刊检查官以“基督信仰的捍卫者的崇高称号”。宗教事务大臣、神秘论者、淫荡好色之徒亚·尼·戈利增不断迫害刊物。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头子亚历山大一世千方百计支持对西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而在俄国国内则推行巩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一些秘密政治团体的最有胆识、最具远见的活动家一致得出结论：必须加强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1821年，在南方，以驻扎在当地的第二军军官为主的一些人士组织了以彼斯捷尔上校为首的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1823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

在基什尼奥夫的流放中，普希金和南方的十二

月党人建立了友好联系。1821年4月初，他结识了十二月党人巴·伊·彼斯捷尔——十九世纪初俄国先进社会思想最伟大的代表。“我和他进行了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谈话。”诗人在日记中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有独创见解的有识之士中的一个。”^①普希金与彼斯捷尔的结识无疑对诗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普希金经常到米·费·奥尔洛夫家里去，彼斯捷尔也经常去那里，基什尼奥夫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都在那里聚会。1821年11月，奥尔洛夫的妻子（叶·尼·拉耶夫斯卡娅）在信中告诉弟弟说：“我们经常见到普希金，他常来和丈夫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②

在其他题目中，各民族之间可能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也使普希金很感兴趣。据叶·尼·拉耶夫斯卡娅说，诗人“深信，如果政府日臻完善，则能够逐步建立永久、普遍的和平。”同时，人们“把战争罪犯仅仅看作社会安定的破坏者”^③的时候一定会到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17—18页——原注

② Г·В·托玛舍夫斯基所编《普希金选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一卷第534—535页。——原注

③ В·В·托玛舍夫斯基所编《普希金选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一卷第535页。

来。当时普希金就在日记中写道：“将来人们不可能不会认清战争可笑的残酷性，就像他们自己认清了奴隶制、皇权等等一样。她们一定会相信，我们的使命就是吃、喝和成为自由人。”^①

1821年秋，普希金和“首屈一指的十二月党人”弗·费·拉耶夫斯基——专制制度不可调和的敌人交谊甚笃。普希金在和他的谈话中受到影响，构思了一部以十二月党人诗歌中最喜爱的以俄罗斯古代的自由生活为题材的政治悲剧《瓦季姆》。

在流放南方的年代里，普希金的诗歌反映了十二月党人中革命情绪的高涨。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时期的诗歌和书信充满了同二十年代初西欧的解放运动和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反应和暗示。1821年，诗人创作了短诗《短剑》，号召通过直接的、革命暴力的手段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通过与《自由颂》相似的，但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颂诗的崇高文体，歌颂了

志在惩罚的短剑啊，秘密守护自由，
你是最终的裁判，受理屈辱与冤仇。

十二月党人素有的以暗示手段惩治暴君和专制君主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749页。——原注。

的思想，是浪漫主义地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表现。

1821年，拿破仑在流放地死了。他的死亡激起普希金思考欧洲自由的前途，以及这个“扼杀自由”的皇帝对自由的镇压（《拿破仑》）。在普希金的心目中，拿破仑是自由的产物，同时又因自己的暴政受到放逐的惩罚。这一思想产生了这首短诗的结尾：“给世界以永恒的自由，是他放逐生涯的遗赠。”普希金认为，战胜拿破仑，把欧洲从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俄国人民的“伟大使命”。但人民——解放者自己却继续在奴役制度的条件下生活。这一矛盾正如深深激动了他的十二月党人朋友一样，也使普希金深为激动。1821年4月，普希金在《致瓦·利·达维多夫》的诗函中表达了对革命逼近的希望，他写道：

……我们终将尽情欢乐，
让我们共饮神圣的血酒，

据诗人基什尼奥夫的同事 П·И·多尔戈鲁科夫说，在1822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普希金说：“文官是下流胚和盗贼，将军大多数是畜牲，只有农民阶级才是可敬的。”多尔戈鲁科夫接着说：“普希金特别猛烈抨击俄国贵族，他说，应该把他们全都绞死，假

如这件事能办到，他很乐意去拉绞索。”^①警察局的暗探告密，普希金在咖啡馆也不仅公开谩骂军事长官，甚至公开谩骂政府。普希金感到自己是奴隶，囚徒。他充满向往自由的强烈激情。他把自己的命运比作遭到奥古斯都^②流放的罗马诗人奥维德^③的命运（《致奥维德》）。正是在这一时期，普希金创作了短诗《囚徒》，诗中充满对自由的不可遏制的渴望：

我们飞走吧！……

我们是自由的鸟儿，是时候了弟兄！

飞往乌云后泛白的山峰，

飞往泛着蓝色的宽阔的海洋，

飞往只有风……和我漫游的地方！……

（《囚徒》）

1812年春的希腊起义使普希金非常激动。诗人基什尼奥夫会见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821年3月，普希金在报道俄国

① 摘自 П·И·多尔戈鲁科夫的日记。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第230页。——原注

②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前14）：公元前27年起为罗马皇帝。

③ 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8）：古罗马诗人。

南方的希腊人的情绪时写道：“有识之士极其兴奋，他们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到一个目标——古老的祖国的独立。”^①诗人受到“希望和自由的美好时刻”的鼓舞，这一感受反映在他关于英勇牺牲的英雄的优秀诗篇（《忠贞的希腊女子！不要哭，——他已经英勇牺牲》）中。他希望亲自参加反对土耳其、争取希腊民族自由的战争（《战争》）。普希金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希腊必胜。”希腊“热爱自由的爱国者”的形象激动着诗人的创作想象力。他构思了一部关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长诗。后来，他用关于希腊起义的口头材料创作了小说《基尔查里》。

在南方的流放中，伏尔泰的崇拜者普希金的无神论和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加强了。

诗人继续发挥自己在皇村学校时期的长诗《修士》的主题，辛辣地嘲讽了教徒。

在给瓦·利·达维多夫的信中，普希金好像顺便地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那些天，那馋嘴的大主教^②
在教堂里，对着信徒群众，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23页。——原注

② 指摩尔达维亚的大主教加甫利·巴努列西科。

在午餐前，情不自禁地祝祷
全俄罗斯的长远的昌盛，
并和马利亚与鸟的合生子^①
互相祝吻着向乐园行进……

1822年，普希金创作了“渎神的”长诗（《加甫利颂》），在诗中嘲笑了福音书中纯洁受孕的神话。长诗中有不少轻佻的情节。长诗中有普希金对宗教的伪善和统治集团醉心于神秘主义的抗议性反应。几年后，政府知道了《加甫利颂》后，它给普希金招致很大的麻烦，使他遭到要向教堂忏悔的危险。

普希金热爱自由的情绪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南方浪漫主义长诗中。

^① 指基督。这里暗讽马利亚的纯洁受孕说。

第四章 长 夜

西欧的浪漫主义流派·俄国的浪漫主义·南方长诗·普希金的散文观·十九世纪初俄国两种对立的历史观和普希金的历史观·流放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产生于两个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思想和文学现象。这一现象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果，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十八世纪先进的启蒙哲学家所期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的不满。对十八世纪末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反应，乃是产生西欧的浪漫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整个浪漫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失望和不满，对在欧洲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对带有反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但是这些特点体现了极其不同、互相矛盾的社会、阶级情绪。同封建主和贵族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

想的反映相联系的反动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等）不仅反对“庸俗的金钱暴发户”（正如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所下的恰当定义）的统治，而且号召回复到被他们进力量的情绪的进步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①）则不仅对革命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步形式和小市民的平庸生活，而且同样强烈地否定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复辟这一制度的企图。具有革命思想的浪漫主义作家虽然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尚遥远而不清楚的未来，幻想这一未来，而且本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描绘这一未来的面貌（雪莱）。民族解放运动（意大利、波兰）也是欧洲一些民族文学中的进步浪漫主义的源泉。

几乎在欧洲的一切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两大流派都以特殊的民族、历史形式表现出来。高尔基曾这样说明浪漫主义的这两个流派的特点：“……消极浪漫主义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们与现实妥协；或者企图引诱人们脱离，去徒劳无益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思考‘人生的命运之谜’、爱情和死亡问题，去猜度不能用‘思辨’、直观的办法，而只能用科学解决的谜。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求加强人

^① 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对生活的愿望，激起他心中对现实和对现实的任何压迫的反对。”^①进步的浪漫主义尤其鲜明地体现在拜伦的创作中。伟大的英国诗人以自己的雄伟形象，自己诗歌的力量令欧洲大为惊诧。拜伦高度评价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公开歌颂这一革命。与此同时，他也痛苦地经受了法国革命的结果的失望。然而，拜伦那有时转化为世界悲伤^②的忧郁，并非产生于不相信热爱自由的人道主义理想，而是产生于人类与这一理想的实现还相距甚远。

诗人对庸俗的资本主义现实的反对具体表现在他对骄傲的个人主义的崇拜，表现在他号召为个性自由和各族人民的自由而斗争。拜伦的诗歌对整个欧洲文学中进步的浪漫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构成进步的浪漫主义的力量，乃是它对自由的热爱，叛逆精神，它的无神论的和仅专制主义的主题，对未来的强烈追求，反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制度，提倡个性解放，重视人民、民族文化，重视每一个民

① 《高尔基全集》(三十卷本)。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49—1955年，第24卷第471页。——原注

② “世界悲伤”：18—19世纪欧洲一种悲观绝望的文学流派。

族前途的历史特殊性、人民的民族性格。

进步的浪漫主义的功绩是揭示——虽然是通过空洞的形式——人的意志因素、崇高的精神激情、渴求行动的巨大作用。别林斯基认为，浪漫主义是人所特有的对崇高的理想，对美好的憧憬，对使人的个性变得崇高、指引人的个性前进的事物的永恒追求。

和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的文学相比，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美学概念、欧洲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中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浪漫主义者强调感情、幻想、想象在人的生活中，因而也在艺术认识中的作用。别林斯基写道，浪漫主义的范围是“人的整个内心生活，心灵的神秘的土壤，从这一土壤上兴起所有对美好、崇高事物的模糊追求，竭力在幻想所创造的理想中得到满足。”^①由此产生了体现艺术家本人的个人内心世界的浪漫主义作品所特有的深刻的感染力、抒情性。正因为如此，抒情的诗意是浪漫主义的要素。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在最大程度上使艺术和文学具有旺盛的创作力并丰富起来，赋予艺术和文学以十八世纪充满理性的文学所仍然缺乏的真挚和感染力。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9卷第145—146页。——原注

然而，尽管浪漫主义在认识内心世界方面迈进了一步，但由于不顾人与社会的具体的社会联系来观察人，较之十八世纪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极其巨大的成就则后退了一步。

由于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时故意过分地描绘令人激动的强烈的激情，过分颂扬人的意志的自由，经常把“英雄”与“群众”对立起来，通常描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性格，浪漫主义使人脱离产生他的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一些浪漫主义者甚至在描写人的时候超越了人可能做到的、自然的事物的界线，赋予自己作品中的主人以超自然的激情或者洞察超自然的、不可理解的事物的神奇的能力，因而陷入了神秘论。在浪漫主义作品中，环境通常是假定的，由作者的幻想创造的，而不是该社会环境的生活的具体历史特点造成的，不是由这些特点决定的。

主观态度往往使浪漫主义作家去美化生活，这也反映在那些假定的描写形式上，浪漫主义作品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形式。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俄国的浪漫主义也和西欧的浪漫主义一样，取代了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美学和诗学上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正当古典主义宣布了对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都是共同的唯

一的美的法则，为作家规定了固定的创作法规，在结构和风格上严格限制文学体裁的时候，浪漫主义则恰恰相反，根据个人对美的理解，宣布作家创作完全自由，大胆建立了混合的体裁，追求感染力和生动的风格。因此，浪漫主义是对古典主义偏重理性和死板的诗学的反应。

俄国的浪漫主义受到了西欧浪漫主义不同流派的影响。十九世纪初，已经出现了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的译本：夏多勃里昂的《阿塔拉》（1802）和《勒内》（1806），斯塔尔夫人^①的《黛尔菲娜》（1804）和《高丽娜》（1809）等等。稍后，开始出现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和瓦尔特·司各特的译本。二十年代，俄国读者已熟悉德国、法国和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全部最大的作品。然而，俄国浪漫主义的出现和前途乃是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国社会中民族、社会发展和思想斗争的成果。

正如上述，俄国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瓦·安·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新颖，非同凡响，令人感到惊异。它充满人道主义和对人的高度理解。茹科夫斯基曾感叹道：“在产生我是人这一伟大的思想时，我的心灵就总是变得高尚起来。”但诗人的保守情绪却把

^① 斯塔尔夫人（1788—1817）：法国作家。

读者带到渺茫的远方或者远古的领域中去，极少合乎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社会先进人士的解放运动的要求。茹科夫斯基不容置疑的功绩是他描写了人的心灵世界。然而，茹科夫斯基的“忧郁的浪漫主义”使社会安于现实，因而在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没有发展的土壤。浪漫主义作家阵营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急剧的分化。

俄国社会先进人士的大胆的反抗情绪，俄国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热爱自由的思想，反映了二十年代俄国浪漫主义的基本路线——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的浪漫主义。在许多十二月党人诗人——弗·拉耶夫斯基、康·雷列耶夫的创作中，表示反对保守浪漫主义的原则，号召表现先进的社会理想，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和奴役制度。

可见，俄国进步的浪漫主义产生的土壤乃是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末期的俄国现实。但由于俄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十分了解西欧解放斗争的进程，自然倾听了西欧先进作家的呼声，在那些作家的呼声中可以听到与他们的精绪一致的同旧制度斗争的主题。拜伦的诗歌在十二月党人那里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拜伦诗歌中揭露社会的激情，充满个性自由和独立思想的叛逆精神，鼓舞了俄国的先进作家。

因此，保守的浪漫主义作家对拜伦的创作或持

否定态度，或无动于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譬如，据亚·伊·屠格涅夫叙述，尽管茹科夫斯基醉心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却“在阅读拜伦的作品时打瞌睡”，他仅翻译了拜伦的《锡隆的囚徒》和《歌》。与此相反，这位大胆向社会挑战的骄傲、热爱自由而又失望、神秘的英雄形象，却吸引了雷列耶夫诗歌的想象力。

浪漫主义作家本人及其进步派首先通过刊登在《北极星》^①中的亚·别斯图热夫的文学评述、丘赫尔别凯的论文《论近十年来我国诗歌，特别是抒情诗的发展方向》和围绕俄国文学的一些作品展开的论战，同保守的浪漫主义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一些仍然不服输的顽固守旧的作家反对任何浪漫主义。

在二十年代初的抒情诗和南方长诗中，普希金是十二月党人政治浪漫主义的最鲜明的表现者。

普希金旅行归来后，完成了在高加索就开始创作的第一部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

在这部长诗中，普希金力求表现对生活感到厌倦、失望，鄙视上流社会及其空虚，力图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找回失去的青春的他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性

^① 《北极星》：由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康·费·雷列耶夫出版的文选（1823—1825）。是十二月党人的机关刊物。

格。普希金指出，“我想在他身上表现对生活、对生活享乐的冷漠态度，这种心灵过早的衰老，这是十九世纪青年们的特征。”^①

他深深懂得人寰与尘世，
熟知无常的人生的价值。
发觉了朋友的弃义背信，
追求爱情原是愚蠢的梦，
利禄和浮华已不屑一顾，
奸黠的诽谤他无法容忍，
狡猾的流言也使他厌恶，
他已做够了惯常的牺牲，
自然的朋友，人世的叛徒，
他抛开自己可爱的故乡，
怀着自由的快乐的幻想
飞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自由！在这荒漠的人世上，
他还寻求的只有一个你。

长诗的主人公把充满罪恶的上流社会的人情风俗和长诗讴歌“自由”的激情对立起来。俘虏是“大自然的朋友”，即主张人的自然状况乃是自由、独立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49页——原注

的状况这一思想的拥护者。

《高加索的俘虏》热爱自由的思想也体现在切尔凯斯^①女郎的形象中。她为了心爱的人的幸福和自由牺牲自己；宁可死去，也不在奴役中寻求爱情。切尔凯斯女郎放走了心爱的人，而自己却投入了山涧的深渊。

《高加索的俘虏》与拜伦的浪漫主义长诗、茹科夫斯基的作品不同，它没有故意添加的奇风异俗，更没有神秘莫测的内容。长诗的主人公撷取自生活，长诗的情节展开得质朴而自然。

普希金本人十分珍视长诗中山民人情风俗的描写，尽管这些人情风俗其实同长诗的题材关系不大。几年后，当普希金在埃尔祖鲁姆旅行期间在一个地方找到了《高加索的俘虏》的一个抄本时，他说：“整个这部作品显得蹩脚、幼稚、不完美；但许多东西能让人理解，表现得很真实。”^②

普希金觉得，俘虏的性格写得不成功。俘虏身上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仅仅勾画出了轮廓，描写了寥寥几笔。长诗中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没有作深刻、透彻的心理描写。俘虏的抒情形象和作者的个性融为

① 高加索西北部深山中一民族。

② 《普希金全集》。第6卷第651页。——原注

一体，后来普希金认为这是同拜伦的长诗同样的缺点。

普希金感到，他所选择的浪漫主义长诗、自由的抒情叙述的形式与他的现实主义艺术构思是相矛盾的。他在一篇草稿中写道：“俘虏的性格，与其说适合于首长诗，不如说更适合于一部长篇小说。“然而，《高加索的俘虏》给读者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

“当时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主人公，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身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和影子。”别林斯基写道，“青年人对于已逝的青春的悒郁感；这种原没有任何憧憬的幻灭；这种在从事最有力的活动时的心灵的冷漠；这种在心灵冷酷时的热血的沸腾；这种不是因为享受过了生命的华筵而有的履足感，却是要以它来顶替冷漠和贪欲；这种表现为极度的无所作为和冷漠的怠惰中的对行动的渴求，一句话，这种未老先衰，未刚先朽，这一切都是自普希金以来我们时代的英雄的特征。”^①别林斯基指的是“多余人”这一类的人。普希金在自己的第一部浪漫主义长诗中就已描写自己那个时代的俄国现实生活的现象，显示了他的敏感和洞察力。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75页。——原注

普希金的第一部浪漫主义长诗给衰朽的古典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在俘虏的命运叙述中，添加了表现为高加索的风俗人情、大自然的民族学成分和民间口头创作成分（切尔凯斯之歌），这些成分使长诗具有可缺少的地方色彩。普希金通过饶有诗意的形象激起读者对高加索的大自然和高加索群山的兴致和赞赏：

多么动人的壮丽的景象！
冰封雪盖的永恒的宝座，
在人们看来，它们的山峰
像白云的长链岿然不动，
庄严伟大的厄尔布鲁士，
双头巨人，闪着冰雪冠冕，
白皑皑地在群山环绕中
高高耸立在蔚蓝的天空。

抒情性、忧郁的情绪和戏剧性的情节，构成长诗那浪漫主义所特有的总的激昂的情调。

普希金的第二部长诗《强盗兄弟》（1821—1822）的题材与真人真事——两个强盗越狱逃跑有密切关系。普希金曾在信中告诉维亚泽姆斯基说：“1820年，当我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时候，有两个

铐在一条锁链上的强盗泅过了第聂伯河，得救了。他们在一个小岛休息，淹死了一个看守，这不是我虚构出来的。”^①为了创造必要的色彩，普希金在长诗中运用了强盗之歌的情节，使用了民间日常生活的俗语词。长诗没有完成。

上面已经讲过，浪漫主义一向追求人民性，对民族的古代感到兴趣。普希金也赞同这种兴趣，但在他那些年代的创作中，这种兴趣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与弗·费·拉耶夫斯基谈话的影响下于1822年开始创作的长诗中，诗人塑造了近似传奇式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留里克^②的对头瓦季姆的形象。这部长诗的开头部分是依据典型的浪漫主义传统写成的。但在同年，普希金创作了《英明的奥列格之歌》，在这首短诗中，他再现了真正的俄国人民性的特点。在再现远古的风貌时，普希金指出了奥列格大公对自己的马——与游牧民族作战中的忠实伙伴的动人的爱这一古代的典型细节。英明的魔法师的形象和他的预言，祭奠大公的丧宴都是基督教以前古异教的宗教信仰的特征。但在明哲老人自豪的预言中：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0页。——原注。

② 留里克：曾任诺夫戈罗德大公，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

占卜术士不会害怕强大的统领，
他们无需公爵的赠礼；
他们那预见的话流畅而率真，
表达的是上天的旨意。

流露出自由的浪漫主义题材。

在克里米亚的印象引发下创作的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1823）是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作品。长诗所写的故事情节，是关于克里米亚可汗对信仰基督教的女俘虏玛丽雅·波托茨卡娅的爱情和她的死亡的当地传说。浪漫主义的冲突渊源于在两种不同的文明——基督教文明（玛丽雅·波托茨卡娅的形象）和东方穆斯林教文明（表现为克里米亚暴君基列伊可汗和沙莱玛的形象）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玛丽雅容貌，她对可汗的顽强抗拒，她对财产和可汗的宠妃地位的冷漠——这些对内宫的人情风俗和对基列伊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玛丽雅拒绝了他的爱情，对他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一行为使他大为惊愕。在他的心中，产生了他从未感觉过的对女俘虏的新的、具有无限力量的、令他欢愉的爱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可汗仿佛开始换了一个人，失去了暴君的性格。玛丽雅死亡和沙莱玛被处死后，即使在战斗中也常常勾起基列伊可汗的回忆和

怀念。

普希金想在这部长诗中反映人道主义的基督教文明对近似野蛮的人，不文明的人的影响。别林斯基就曾指出，普希金的构思就其内容而言确实宏大，而对浪漫主义长诗来说又太复杂了。基列伊可汗和两个情敌的悲剧是借助浪漫主义描写特殊的激情、传奇剧的效果和普希金自己称之为“神秘的趣闻”的传统手法表现的。在稍后创作的关于自己的这部长诗的短评中，普希金指出，“青年作家们根本不善于描写情欲的身体动作。他们的主人公总是颤栗，粗野地大笑，咬牙切齿，等等。这一切都像传奇剧一样可笑。”^①普希金指的是基列伊可汗形象的一些细节。但他同时认为，“沙莱玛和玛丽雅一场具有戏剧前优点。”^②通过玛丽雅和沙莱玛的形象勾勒了在心理和道德方面较之《高加索的俘虏》中的切尔凯斯少女更为接近生活的典型。而且；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玛丽雅和沙莱玛是不同素养，在截然不同的风尚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女人。这里，可以又一次看到普希金以现实主义方法揭示人的性格的倾向。《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抒情性、喷泉的伤感形象、克里米亚大自然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70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七卷第170页。——原注

那诗意盎然的画卷尤其令读者倾倒。

普希金的浪漫主义长诗的成就是巨大的。别林斯基说，“俄国所有识字的人都阅读这些长诗；这些长诗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传抄的有少女、诗歌爱好者、大学和中小学生（背着老师偷偷地抄写）、商店和小铺子柜台前的伙计。不仅在首都这样做，就连在偏僻的县城也是这样。”^①《高加索的俘虏》引起许多人的模仿。普希金以新颖的内容，流畅的叙述，富于表现力和音乐性的诗句改变了所有习惯的文学概念，在文学中以真正的革新者的姿态出现。

诗人自己认为，南方长诗是“缅怀拜伦”的。拜伦表示抗议和热爱自由的诗歌，他的浪漫主义的反封建的政治倾向，符合这位被流放的诗人的情绪和观点。然而，别林斯基就曾指出，“很难找到像普希金和拜伦那样在气质上，因而在诗歌的激情上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位诗人。”^②拜伦风格的悲观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普希金乐观主义世界观是相抵触的。拜伦所特有的神秘主义、个人主义和逃避现实，对始终

①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20页。——原注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38页。——原注

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保持血肉联系的普希金是格格不入的。对普希金来说，拜伦所特有的对世界和人类大自然的神秘主义的、片面的——正如诗人稍后不久所说的那样——观点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岑正确地说明了拜伦和普希金的主要区别：“普希金了解文明人的一切苦难，可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那是西方人早已丢失了的。拜伦，一个伟大的自由的个性，隐避在独立性，愈益包藏在高傲、傲慢的怀疑哲学中的人，变得越来越忧郁而难于和解。他看不到任何临近的未来……”^①

普希金相信人类的未来，俄国人民的“崇高使命”。

在普希金的创作探索中，浪漫主义正是走向现实主义的准备。在南方长诗中高加索俘虏——当代英雄的形象、山民的人情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可以鲜明的觉察到从本质上的把普希金的长诗与拜伦的长诗区别开来的现实主义倾向。

普希金的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出版时附有彼·安·维亚泽姆斯基题为《出版人和维堡区或瓦西里岛的古典主义者的谈话录》的序言。维亚泽姆

^① 《赫尔岑全集》(30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第7卷第203页。——原注

斯基的序言起了俄国浪漫主义者的独特宣言的作用。维亚泽姆斯基在自己的文章里综合了1823年以前批评界中出现的反对浪漫主义的意见。其中，古典主义者在与出版人的谈话中指出了《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古怪题材，他认为，这一题材把普希金的作品变成《关于喷泉的长诗》。古典主义者认为，无论长诗所选择的与“崇高的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常见的概念格格不入的题材，还是长诗充满“朦胧的谜”的结构，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要求严格的读者。浪漫主义派的出版人在反驳古典主义者时证明，在这部浪漫主义长诗中，甚至比著名的《彼得大帝颂》和《俄罗斯颂》具有更多的人民性。维亚泽姆斯基在对浪漫主义下结论时还是很慎重的。他避免对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下准确的定义，说，对此还为时尚早。然而他指出浪漫主义的下列特点：摆脱一切规则，诗人独立不羁和作品的“地方色彩”。维亚泽姆斯基坚定地宣称：“人民性和独创性是真正的诗歌的主要特征。”

维亚泽姆斯基对人民性和独特性这一“真正的诗歌的主要特点”的观点，表达了所有浪漫主义对文学的人民性原则的意义的观点。热衷人民性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两大流派的特点。其区别在于，保守营垒的浪漫主义者对人民性的热衷主要表现为美化

远古，乃至这一时期的迷信，而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对人民性的热衷则表现为关心人民爱好自由的理想。

维亚泽姆斯基的序言揭开了浪漫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之间激烈论战的序幕。1824年，米·德米特里耶夫作为古典主义的维护者在《欧洲通报》发表文章，维亚泽姆斯基则在《妇女杂志》捍卫自己的观点。

普希金密切注视俄国文学的发展和彼得堡的文学消息。他为诗人巴拉登斯基的创作成就感到欣喜。他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巴拉登斯基是个怎样的诗人呢？说实在的，如果他日后能像目前这样前进，他肯定会超过帕尔尼和巴丘什科夫的，要知道，这个幸运儿才二十三岁呢！”^①普希金通过书信与别斯图热夫结下了亲密的关系，向雷列耶夫致函祝贺，高度赞扬十二月党人编辑的文选《北极星》。他急不可耐地等待茹科夫斯基翻译的拜伦的《锡隆的囚徒》问世，并在读完了译本之后赞叹不已地给尼·伊·格涅季奇写信道：“茹科夫斯基的译文是一种戏法，噱头^②。这家伙！在与困难的斗争中是个非同凡响的大力士！”^③然而，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把茹科夫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32页。——原注

② “是一种戏法，噱头”：原文为法文。

③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46页。——原注

斯基看作在俄国文学的发展中完成了历史作用的诗人。普希金在1829年7月收到茹科夫斯基作品的新版本之后给弟弟写信道：“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收到了。死者是个可爱的人，愿上帝保佑他升入天国！”^①但是，当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开始断言，茹科夫斯基的影响对俄国文学有很大害处时，普希金为自己的老师辩护：“我不完全同意对茹科夫斯基的严厉判决。”1825年1月，他在给雷列耶夫的信中写道，“干吗咬咱们的奶娘的奶头呢？是因为长出小牙来了吗？不管怎么说，茹科夫斯基对我国文学的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再者，他的翻译文体将永远是典范。”^②

俄国文学的散文发展问题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1822年，普希金在一篇评论提纲里提出自己对散文的要求：“准确和简炼，是散文的主要优点，它要求有丰富的思想，没有丰富的思想，华丽的词藻也无济无事。”^③从这些业已著名的要求来看，普希金对俄国散文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普希金认为，卡拉姆津的散文是俄国散文中的佼佼者，他写道：“这还不是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91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18页。——原注

③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5—16页——原注

最高的称赞。”^①普希金不喜欢他那个时代的散文中极为常见的平铺直叙的文体和矫揉造作的风格，正如他讥讽地所写的，用“精雅细腻的辞藻”取代深刻、独特的思想，以华而不实的文笔取代纯朴和清晰的现象。普希金在另一篇评论中写道：“我们对不加修饰的朴素的妙处还很不理解，故而竟至在散文中追求陈腐的修饰语，”并且竭力“使它浮夸华丽。”^②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散文的状况完全证实了普希金的不满是正确的。卡拉姆津的小说使读者习惯于心理和叙事散文，因而在发展俄国文学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这些小说缺乏人民性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感伤主义作家的散文与俄国现实根本就很少联系。”

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散文的状况完全证实了普希金的不满是正确的。卡拉姆津的小说使读者习惯于心理和叙事散文，因而在发展俄国文学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这些小说缺乏人民性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感伤主义作家的散文与俄国现实根本就很少联系，而且带有模仿的性质。纳列日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6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81页。——原注

内^①的劝谕性和历史、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引起注意。悲剧和喜剧仍然像在十八世纪那样，主要是用诗体写成的。二十年代初期，俄国散文最重要的现象是亚·别斯图热夫的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别斯图热夫自己曾指出，他是在俄国散文中最早“用活生生的俄罗斯语言写作”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是通向完整的长篇小说的殿堂的门扉”，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别林斯基在将别斯图热夫二十年代的中篇小说与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相比较时，曾公正地说，他在这些小说中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批评家写道，别斯图热夫的“浪漫主义的炽烈感情并不比《苦命的丽莎》和《玛丽雅小树林》的空洞乏味的多愁善感更真实：这些小说都同样牵强附会和不自然，而人民性仅仅保留在书名上。”^②别斯图热夫的小说的诗体和风格与浪漫主义长诗是相近的，普希金曾指出这一点。俄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时期乃是诗歌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然而，普希金不仅从文学发展的观点出发：而且从俄国社会、俄国民族文化的观点出发，公正地认为

① 瓦·特·纳列日内（1780—1825）：俄国作家。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第5卷第298页。——原注

无论文艺散文和科学散文、政论散文的发展都具有巨大意义。他表示遗憾，“科学、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还不是用俄语写的”，“我国的散文还很粗糙”。^①他丝毫没有贬低诗歌的意义，同时为反对对“可鄙的散文”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斗争，逐渐地愈益坚持不懈地吸引文学界对散文的注意。别斯图热夫的中篇小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尚在1823年就在写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看在耶稣的面上，请你不要忘记散文，只有你和卡拉姆津擅长散文创作。”

首都文艺界的争论引起普希金的强烈反应。他欢迎维亚泽姆斯基捍卫浪漫主义诗歌之举：“……你第一个为它大声疾呼，你做得很好——崇拜法国的通病会毁灭掉我国年轻的文学的。”^②在致《祖国之子报》^③ 出版人的正式书信中，普希金批驳了维护古典主义的《欧洲通报》对维亚泽姆斯基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所写的序言的攻击，对批评家的“出色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8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5页。——原注

③ 《祖国之子报》：俄国历史、政治和文艺刊物，1812—1844，1847—1852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尼·伊·格列奇创办。1816—1825该刊受到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后来转为半官方的保守期刊。

礼物”^①表示感谢。普希金在给序言的作者本人的信中写道：“谈话录^②写得妙极了，无论思想，还是表达思想的出色方式。见解是无可争辩的。”^③

虽然普希金站在反对古典主义的一边，但在许多地方对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不赞成的。他不喜欢青年诗人热衷于浪漫主义的伤感，因为这种情绪会使俄国文学的思想内容贫乏。普希金在其于 1822 年就准备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诗人尽可以有比通常多得多的思想。我国的这种回忆已逝去的青春时代的文学是不会有远大前途的。”^④普希金继承了十八世纪先进俄国作家的传统，为使俄国文学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而斗争。他写道：“时代的启蒙要求为思想界提供重要的思考对象作为思想界的养料，它们已无法满足于想象与和谐的闪光的游戏了……”^⑤普希金指责一些文学家模仿外国作家。他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谈到茹科夫斯基时写道：“他该有自己

① 《普希金全集》。第 7 卷第 17 页。——原注

② 指维亚泽姆斯基为长诗《巴赫奇萨伊的喷泉》所作的序言《出版人和维堡或瓦西里岛的古典主义者的谈话录》。

③ 《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第 85 页。——原注

④ 《普希金全集》。第 7 卷第 16 页。——原注

⑤ 《普希金全集》。第 7 卷第 18 页。——原注

的想象和农奴的臆想了。”普希金也批评了别斯图热夫的浪漫主义散文。普希金为俄国文学的民族独创性而斗争，谴责当时盛行的模仿“羞羞答答和装腔作势的”法国诗歌的风气，他满怀豪情地写道：“我们有自己的语言，鼓起勇气吧！——我们有自己的风俗、历史、歌谣、童话……”^①作为文学语言的极其重要的成分的俗语词，愈来愈受到诗人普希金的重视。他在1823年12月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不喜欢在我们古朴的语言中看到欧罗巴的矫揉造作和法兰西的精雅细腻的痕迹。粗犷和纯朴对它更相宜。”但普希金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民间的俗语词仍然不够坚决。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从发自内心的信念进行宣传，但由于习惯，写起来却并不是这样。”^②浪漫主义风格是普希金流放南俄的整个时期的诗歌语言的特点。

诗人认为还必须加强俄国文学的社会作用，对沙皇政府和书刊检查机关蔑视俄国文学表示愤懑。1823年初，他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是重视自己的意见和迫使政府尊重我们的发言权的时候了——对俄国作家的蔑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533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6页。——原注

……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对我们进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吧，我同意，但不要进行不明智的书刊检查……”^①

普希金博览了哲学、政治、历史方面的书籍。诗人在自基什尼奥夫寄给恰阿达耶夫的诗简中写道：

孤独中我不羁的才华自由翱翔，
体验冷静的创作，沉思的渴望。
时间任我支配，心与秩序订交，
我学会了专心致志长久的思考；
在自由的怀抱中我要找出办法，
以弥补年轻时荒唐虚度的年华，
追随文明开化，跟上时代步伐。

（《给恰阿达耶夫》）

普希金的十八世纪俄国史概要创作于 1822 年末，诗人研究民族过昔的历史并不是偶然的。

1812 年的卫国战争后，重新出现了俄国社会进步人士关心民族历史的高潮。十二月党人亚·别斯图热夫在谈起这一时期时写道：“如此努力、如此无

^① 《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第 55 页。——原注

私地为历史效力的俄国人民，能不思考历史吗？”^①据普希金叙述，《俄罗斯国家史》的问世“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强烈的印象”。^②卡拉姆津奠定了系统研究俄国历史的开端，提出了俄国历史进程的明确观点。

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欧，就内容而言，对历史的兴趣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和涵义。反动的贵族集团研究往昔历史的目的是企图证实和论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继续在国内居统治地位。卡拉姆津就曾十分尖锐地对俄国社会思想界提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从而表示了这些思想。卡拉姆津在其著作的第一卷中写道：“我们的祖国之所以伟大，……归功于它幸运地实行了君主政权。”^③以前，他在《古俄国和新俄国札记》中就毫不掩饰地以专制农奴制的卫道士的角色出现，把君主制的俄国和革命的法国对立起来。卡拉姆津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和他在文坛上的对手，“斯拉夫主义”的卫道士海军

① 《马尔林斯基（亚·亚·别斯图热夫）全集》。圣彼得堡，卡斯帕里出版社，第2卷第411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61页。——原注

③ 尼·米·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圣彼得堡。1842年，第1卷第67页。——原注

上将希什科夫一样，属保守派。卡拉姆津在其历史著作中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野蛮民族爱好自由和独立，文明民族爱好秩序和安宁。”这一来，当时欧洲最先进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民——刚刚完成了大革命的法国人民被列为野蛮民族，而处于农奴制的停滞状态和警察专制条件下的俄国则摇身一变而成为先进国家。这一来，曾一度是先进的西欧主义者的卡拉姆津原来是官方人民性的反动理论的早期先驱者之一。农奴制统治集团竭力把一八一二年及以后几年的光荣事件所唤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自党纳入官方的、忠君保皇的爱国主义的轨道。历史和对历史的关心成为思想反动的工具，而思想反动的主要原因归根结蒂是惧怕资产阶级革命。

同样的对历史的关心也反映了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情绪的贵族知识分子对封建农奴制现实的不满，他们幻想正是根据全人类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改造农奴制的俄国，《苦命的丽莎》的作者则试图把这些原则与保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结合起来。

十二月党人对历史、历史教训和研究历史的政治意义的了解不亚于卡拉姆津。十二月党人卢宁写道：“需要历史不仅是为了兴趣和思辨，而且为了给

我们在崇高的政治领域中指出方向。”^①在十二月党人尼·穆拉维约夫、彼斯捷尔、雷列耶夫、卢宁、科尔尼洛维奇的政论作品中，历史问题占有显著的地位。

贵族革命家们从俄国的民族历史的英雄篇章中寻找自己同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斗争的根据。他们不像卡拉姆津那样把民族的东西与全人类的东西、俄国的东西与西欧的东西对立起来，卡拉姆津则抱怨彼得大帝的改革，据他看来，由于改革，俄国人“成了世界公民”。十二月党人感到自己正是“世界公民”，即人民与沙皇、自由与专制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过程的参加者和俄国公民，“斯拉夫人”，其任务是使俄国与西欧的先进国家接近，他们的爱国主义是革命的。这种爱国主义无论与贵族阶级反人民的世界主义，还是与希什科夫分子和外省地主反动的民族主义都是对立的。丘赫尔别凯 1821 年在巴黎曾轰动一时的公开讲演中就援引已发生的“人类精神生活和公民生活中伟大的急剧变革”，宣告必须“了解人民”。

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启蒙的

① 卢宁：《作品、书信集》。彼得堡，1923 年，第 32 页。——原注

性质。他们是历史领域中的理想主义者。贵族革命家和他们们的精神先驱，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派一样，坚信思想万能，思想主宰世界。他们不完全正确了解现实，但热切地想改变现实。十二月党人坚决反对卡拉姆津对俄国历史所作的君主主义的解释。他们同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的争论乃是那些关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的争论的开端，这些争论具有巨大意义，并贯穿于农奴制时代俄国社会思想、政论和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

普希金高度评价卡拉姆津的著作的意义，但《俄罗斯国家史》的历史、政治观点引起他写了尖锐的讽刺短诗：

他的历史优美而朴素，
不带任何偏见地向我们证明，
必须实行专制制度，
皮鞭也可爱得迷人。

普希金在进行以俄国历史问题为题材的创作时，与时代齐头并进，他和他的朋友十二月党人一样，想把自己爱好自由的强烈愿望和希望建立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

普希金形成了极其严整的历史观点。他像雷列

耶夫和彼斯捷尔一样，把历史看作两种因素，——人民与沙皇、自由与专制的斗争。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不断朝着人民逐步认识需要自由，自由能够取得胜利的方向进步的。

譬如，雷列耶夫认为，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起，人民就开始渴望自由。赢得自由乃是十九世纪的任务，用十二月党人诗人在其《公民》一诗中的话来说，乃是他的“使命”。雷列耶夫的这一思想通过浪漫主义的形式反映了农民战争和十六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以来与封建制度的斗争逐渐激烈和发展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雷列耶夫认为，自十九世纪初，斯拉夫世界，首先是俄国，也投入了全欧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根据历史共同的、——正如他对历史的理解——主要的发展趋势，雷列耶夫认为自己英勇的一生的“使命”是参加反对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如果说，十二月党人对古代的诺夫戈罗德这一自由的堡垒的认识确实有浪漫主义的抽象性这一缺点，那么他们关于俄国渴望摆脱暴君的统治和农奴制的奴役而获得自由的见解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民现实的、他们完全认识了生活的需求。

普希金比许多人更早地认识到必须为解放运动提供民族历史上的根据，他在1822年8月写于基什尼奥夫的一些优秀的历史札记中，就反映了这一认

识。永远留在普希金的历史观中的这些札记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思想：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俄国走上了全欧的发展道路，教育的成就必然导致人民获得自由，农奴制被消灭。

与此同时，普希金在这些札记中已试图确定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譬如，他认为，俄国没有过封建制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在俄国，“人民的存在与贵族的存在是永远分不开的”，^①就像法国历史上的情况一样。因此，普希金在二十年代初就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消灭农奴制是可能的。

普希金在札记中评价了专制制度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一方面，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起过进步作用，促进了俄国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自由。但彼得大帝死后，一切都改变了，他的政策受到了修正，结果导致俄国奴隶制的加剧。狡猾、伪善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无能的前任建立了新的贵族政体，这一政体与过去没有任何历史上的联系，为普希金终生所痛恨。普希金的札记开创了亚·伊·赫尔岑揭露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文章之先河。

“亚历山大王朝的岁月的美好开端”似乎预示着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122页。——原注

重新实行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发展教育政策。然而实际上事态转变为阿拉克切耶夫军警专制。因此，任务是继承彼得大帝的事业，重新指引俄国走上发展教育的，也就是人民获得自由的道路。普希金认为，彼得大帝并不惧怕人民获得自由。十二月党人正是给自己提出了这一任务。普希金和他们一起把消灭农奴制视为民族纲领，各阶层获得自由的基础。诗人写道：“我们的政治自由与农民解放是分不开的。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把各所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灾难。”^①

1822年的札记充满历史的乐观主义，诗人对自由最近将取得胜利的信心。普希金认为，为了改造俄国的生活，只要有普遍的愿望，“坚定地共同致力于和平”就够了。然而，时隔不久，现实就粉碎了普希金的希望，于是他在1822年就产生了忧郁的思想。

对普希金来说，没有一个生活阅历是不留下痕迹的。在皇村学校毕业后的五年中，他经历和思考了许多事情。诗人的生活阅历也反映在这些年代的诗歌中。在这方面，致弗·费·拉耶夫斯基的诗函（1822年）尤其引人注目。在这首诗里，他仿佛对自己的青春作了总结，对朋友讲述了青年时期的希望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123页。——原注

和失望，讲述他如何懂得了友谊和爱情。

离别了年轻人聚谈的闪光和喧响，
我知道了什么是工作和灵感，
我是多么地喜欢热烈的思想，
那远离人世的激动的波澜。

都过去了！——心头的血已经变冷。
世界、生活、友谊和爱情，
如今我看到了它们的真面目，
对伤感的阅历也万般憎恨。

普希金对诗人——自由和真理的喉舌作用的意义也感到失望：

在冷漠的人群面前，我说着
一种自由的真理的语言。
但是对平庸愚昧的人群来说，
可贵的心声却可笑到极点。

普希金在这首诗中所写的话并不是对生活感到失望、蔑视“人群”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装腔作势。由于他处境的痛苦，主要由于日益支配他的对能够迅速实现自由、善和美的理想的怀疑，在这首诗中表达

的思想情绪确实开始使流放中的诗人越来越感到苦恼。普希金在《恶魔》一诗中写道，在“崇高的情愫”、“自由，荣誉和爱情”使他激动的岁月里，“有一个凶恶的幽灵开始悄悄地拜访”他：

我们的相逢令人感伤：
他的笑容，他怪异的眼神，
他的刻薄尖酸的话语，
把冷酷的毒汁注入人心。
他用滔滔不绝的流言蜚语
使未来的岁月变得黯淡；
他把美德称为虚无，
他轻蔑地对待灵感，
他不相信自由和爱情，
他对生活冷嘲热讽——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都休想得到他的祝福。

弗·费·拉耶夫斯基的被捕，接踵而来的对基什尼奥夫“自由主义者”的迫害，使诗人留在基什尼奥夫感到格外痛苦。普希金痛恨庸俗、偏狭的基什尼奥夫的上流社会，并且在讽刺短诗中鞭挞这一社会。

脱离社会和文学生活的中心彼得堡，使普希金愈来愈感到痛苦。他抱怨寂寞和孤独，抱怨没有人给

他写信。1823年4月，诗人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里写道：“莫斯科、彼得堡和阿尔扑玛斯社完全把我忘记了。”^①彼得堡的朋友们开始为普希金调离基什尼奥夫而奔走。调回彼得堡是根本不可能的。奔走的结果只是取得亚历山大一世同意把普希金调往敖德萨，在新罗西斯克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办公厅里当一名官员。

1823年7月初，普希金来到了敖德萨。在这里，他几乎没有碰到像基什尼奥夫的朋友那样的人。诗人在沃龙佐夫和Λ·纳雷什金^②等人的家里接触了敖德萨贵族社会的人，但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并不密切。他较常去豪富的意大利美人阿玛莉娅·里兹尼奇的沙龙，他爱上了这位女子；在她家里，他遇到了更多和更有趣的人物。沃龙佐夫是个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之徒和傲慢的崇拜英国的官僚，他从为普希金不过是一个小官吏和“不大受人尊敬的榜样——拜伦的糟糕的模仿者”。诗人和他的关系很不好，这种关系不久就发展为针锋相对的敌对态度。普希金断然拒绝了沃龙佐夫充当庇护人的企图，他对：“……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9页。——原注

② Λ·纳雷什金：16—20世纪初显赫的俄国贵族世家的成员之一。

庇护制度早已不时兴了。我们谁也不愿意找一位文明的达官贵人来宽宏大度地庇护我们，这种行为已经过时了……我国的当代文学不但是，而且应当是高尚而独立的。”^①“我们不愿意受别人的庇护。”关于这一点，他在给别斯图热夫的信中写道，“但是沃龙佐夫这个无耻之徒就是不懂得这一点。他以为，俄国诗人会把献词或者颂诗送上门去，可是诗人却要求他尊重别人……”^②普希金开始把作家的职业视为自己独立和整个文学界的独立的精神上、甚至物质上的支柱（《书商和诗人的谈话》）。在流放地，普希金没有得到家庭的任何物质帮助，仅靠一个小官吏的微薄薪金糊口，他把薪金看作“被流放的囚徒的一份口粮”。因此，出售作品的版权得到的钱是诗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普希金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才华和声望来取得收入（“不能出售灵感，却能出售手稿”）。

后来，普希金又为捍卫俄国文学的独立，反对庇护制度和御用诗歌的奴颜婢膝的传统而同专制制度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敖德萨，普希金写完了他尚在基什尼奥夫就开始创作的《奥涅金》的前三章。诗人的弟弟回忆道：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90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46页。——原注

“他忘情地开始写作这部诗体小说，一天也不曾搁笔。他通常连床也不下，一写就是几个钟头。朋友们去看望他时，常常发现他不是沉吟推敲，便是伏在诗稿上开怀大笑。敖德萨的秋天对他的创作起了良好的作用。”^①普希金常常在沃龙佐夫书库里的档案室里学习，他在那里阅读了亚·尼·拉季舍夫的书信，当时这些书信是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下达“通告”禁止阅读的。诗人说：“阅读是最好的学习。”

自1823年初起，西欧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开始低落。意大利、西班牙的革命起义遭到镇压。以俄国专制制度为首的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欧洲各国反动政府联合起来，组成“神圣同盟”，以镇压欧洲的一切解放运动为目标。

西欧革命的挫折使许多先进人士产生失望，怀疑在俄国也能够取得自由。西欧革命运动的悲惨遭遇也使普希金非常痛心。1821—1822年，在普希金的世界观和创作中，开始出现青年时期爱好自由的浪漫主义理想与日益黑暗的、令人痛心的现实发生矛盾的悲剧性题材，必须理解和解决的历史矛盾的题材。他对不久前的历史中的这些矛盾的深刻感觉已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38页。——原注

具体反映在《拿破仑》一诗（1821年）中。1789年，在法国自由取得了胜利。人民似乎得到了所期望的成果。但是来了个拿破仑，平息了“幼稚的激狂”，于是“新生的自由变得哑然，突然丧失了它的力量”。怎样用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来解释人民赢得的自由，突然又为暴政和专制制度所取代这一现实呢？拿破仑的历史给年轻的普希金和他的朋友十二月党人所固有的历史观以沉重的打击。普希金几乎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

1823年临近时，出现了相似的历史形势，按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的理解，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十九世纪的“使命”，人民与沙皇的斗争应当导致对专制制度的胜利。据И·多尔戈鲁科夫叙述，1822年5月普希金说过：“以前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现在是那不勒斯王国的皇帝和人民作战，西班牙皇帝也是如此。不难预料，哪方面将取胜。”^①然而，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初虽曾唤起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许多希望，却不断遭到失败，封建反动势力显然在节节胜利。这一悲剧性的矛盾使普希金产生一个思想：他那渴望自由的诗歌的激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229—230页。——原注

情也是徒劳无益的。

1823年尚在基什尼奥夫就完成的充满悲观主义的短诗《我是荒野上自由的播种人》中，普希金感叹道：

我是荒野上自由的播种人，
出发在晨星未露的时候；
撒下生机旺盛的良种，
用我纯洁无辜的双手，
撒在饱受蹂躏的田垌。——
而我失去的却是岁月悠悠，
却是可贵的思考和劳动……

普希金在《播种人》一诗中把自由的悲惨命运和它的敌人的胜利归咎于人民群众的消极和缺乏教育，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说出充满责难和愤慨的话：

吃草为生吧，和睦的人们！
你们不会听见正义的召唤。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这首诗中就已提出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但还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以往乐观的历史观被悲观的情绪取代了。普希金重新思考了不久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1824年，他

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诗篇，诗中描绘了欧洲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鲜明图景和随之出现的专制制度得意洋洋的样子：

衰老的欧罗巴会不会长久盛气凌人？

新的希望已在德意志的胸中沸腾。

奥地利风雨飘摇，那不勒斯义旗高擎，

自由很早就紧依比利牛斯山群峰

掌握人民的命运？

难道只有北方总在那里实行专政？

很久了吧？——你们在哪儿？自由的创始人？

好了，去展开辩论，去寻求天赋人权吧！

聪明的哲人啊，去鼓动蠢笨的人们，

请看凯撒！布鲁图在哪儿？威严的雄辩家！

请你们亲吻俄罗斯的权杖，

亲吻这蹂躏过你们的钢铁脚掌！

（《皇宫前肃立的卫兵睡意朦胧》）

可见，十八世纪曾风靡一时的自然法理论和历史不断进步的理论也必须作认真的修改。普希金充满令人忧伤的疑惑……他仍旧呼唤“暴风雨，自由的象征”，但是他在 1823 年和 1824 年上半年的诗歌却充满失望和忧伤的情调。另一方面，普希金义愤填膺地求助于“烈火熊熊的讽刺的诗神”，愤怒地鞭笞宣

布“没有自由”的狂人和“相信他们的人民”，因为“荣誉的召唤”也没有唤醒他们。当诗人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写到空虚、冷漠的“上流社会”时，他“呛进了一口毒汁”。1823年8月底，诗人在信中告诉弟弟：“我患了忧郁症”。^①同年11月，普希金给杰尔维格写信道：“苦闷……总是伴随着我。”^②

普希金和沃龙佐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普希金把他称为“御用的下流胚”和“野蛮人”。他在讽刺沃龙佐夫的短诗中写道：

一半像豪绅，一半像商贩，
一半像学者，一半像文盲，
一半像恶棍，但大有希望，
最后具有各色人等的特点。

此外，诗人正在热恋沃龙佐夫夫人，对她的爱情长期使他激动，并且反映在抒情诗里（《别了，情书》、《护身符》等）。

普希金的讽刺诗使沃龙佐夫暴跳如雷，同时，他因为诗人追求他的妻子而醋劲大作，坚决要求把他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65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1页。——原注

恨之入骨的普希金调走。他往彼得堡写信道：“把我从普希金手底下解放出来吧。”沃龙佐夫吓唬彼得堡的官员们说，诗人会促使“妄诞和危险的思想”在敖德萨广泛传播开来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助于普希金的敌人。警察局截获的一封普希金写给丘赫尔别凯的信落到了政府手里，在这封信里，他否定“灵魂的不朽”，并且赞同无神论这一“最合乎情理的……体系”。^①在当时，无神论被认为是国事罪。亚历山大一世下令解除诗人的职务，再把他流放到普斯科夫省一个偏僻的乡村去，交给警察局和教会监督。

启程之前，普希金写了《致大海》一诗，同大海这个自然元素告别，在他的心目中，大海是自由桓偏僻的乡村去，交给警察局和教会监督。

启程之前，普希金写了《致大海》一诗，同大海这个自然元素告别，在他的心目中，大海是自由的象征。《致大海》是一首充满由于自由取得胜利的希望破灭而产生的忧伤的浪漫主义哀诗。诗人感到自己在一系列事件不可改变的进程面前的象征。《致大海》是一首充满由于自由取得胜利的希望破灭而产生的忧伤的浪漫主义哀诗。诗人感到自己在一系列事件不可改变的进程面前孤单和无能为力，这一进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集87页。——原注

程的悲剧性引起人们严肃的思考。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的诗章里回忆了他那个时代的两个偶像——拿破仑与大海和自由的歌手拜伦之死。尽管他们的活动迥然不同，但诗人把他们视为荣誉的宠儿，遭受悲惨命运的伟大人物，从而使他们相近似。诗人满怀痛楚地感叹道：“世界一片虚空”。然而，大海这一永远激起爱好自由的感情和对自由的希冀的雄伟壮阔、桀骜不驯的自然元素给他以鼓舞。因此，普希金在和大海告别时，随身带走了自由的大海的形象。

爱好自由的主题给浪漫主义哀诗带来一股崇高的颂诗式诗歌的文体的气息。同时，在普希金所塑造的大海的形象中，没有茹科夫斯基的《大海》所素有的空幻和抽象性。诗人通过具体的细节表达了海的“高傲的美”、“闪光、喧响、声浪”。这首诗以精湛的技巧，特别是以文学——语音的选音令人叹为观止。“在头几节诗中你就不仅可以看见南方海洋的‘碧蓝的波浪’，而且在富有表现力的、像叠句似的反复出现的、与凄凉而悠长的元音‘у’和‘о’结合在一起的辅音‘ш’、‘щ’和‘ц’“прощай [再见吧]”，“блещешь [闪闪耀眼]”，“прощальный час [分手的时刻]”，“шум [喧响]”，“услышал [听见]”等等)中听见海浪的拍击声：

再见了，奔放不羁的元素！
你碧蓝的波浪在我面前
最后一次地翻腾起伏，
你的高傲的美闪闪耀眼。

象是友人的伤心的怨诉，
象是他分手时的声声召唤，
你忧郁的喧响，你的急呼，
最后一次在我耳边回旋。

轰隆作响的辅音“p”和唏辅音“m”的彼此呼应酷似大海那单调的、被伴随的元音“y”和“a”压低了的喧响，元音“y”和“a”则富有表现力地表达了大海的这一凄凉的“怨诉”。这一声调仿佛像大海的波浪拍岸的回声贯穿全诗，不断地令人想起拍岸的涛声。”^①普希金继茹科夫斯基之后力求使自己的诗歌悦耳动听，达到内容和形式完美地、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南方流放的岁月中，普希金的诗歌创作技巧日臻完美。

① H·Λ·斯捷潘诺夫：《普希金的抒情诗》。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325页。——原注

第五章 米哈伊洛夫斯克的记忆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生活·
《茨冈人》·《鲍里斯·戈东
诺夫》·《努林伯爵》·悲
观情绪的克服·十二月党人起
义·赴莫斯科

1824年7月31日，普希金离开敖德萨。他被禁止途经莫斯科，又不得在途中停留，因而诗人于8月9日就抵达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了。其时，普希金全家在那里消夏。普斯科夫省警察局要求谢尔盖·利沃维奇保证“警觉而关切地监视儿子”。此外，附近的圣山修道院院长也必须监视诗人。谢尔盖·利沃维奇由于儿子又一次被流放而惊恐万状，于是和儿子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可是不久后，父亲和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普希金开始了孤独的放逐生活。

起初，他在农村感到非常寂寞。他写信给维亚泽

姆斯基夫人说：“极度的寂寞吞噬着我无聊的生活。”^①朋友们都为诗人焦虑不安。维亚泽姆斯基就新沙皇又一次迫害普希金一事说道：“是谁制造了这一惨无人道的谋害行为？”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过着闭塞的生活，整天读书和创作。“我附近的邻居很少。”他写道，“我只认识一户人家，而且很少见到他们。我整天骑马，晚上听我的奶娘讲故事，她就是达吉雅娜^②的奶娘的原型……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不觉得寂寞……”^③她有时去三山村拜访女地主普·亚·奥西波娃家，那里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她受到爱戴和尊重。在三山村，她遇见了奥西波娃的亲戚安·彼·克恩。他曾把许多诗歌献给她。克恩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普希金那个时期的风采：“他的举止谈吐很不稳定：时而高声叫喊，快乐非常、时而忧心忡忡，胆怯犹豫、时而倜傥风流，殷勤备至、时而闷闷不乐，叫人难受——你简直猜不到，过一会儿他的情绪又将如何……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内心的一切总是溢于言表，而当有什么开心的事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02页。——原注

②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③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15—116页。——

儿使他兴奋时，他又显得那样可爱，简直笔墨难以形容。”^①

1825年1月，普欣突然来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这使普希金非常高兴。许多年后，普欣在《札记》中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与朋友的重逢：“几匹马穿过雪堆，奋力奔驰……突然，一个大拐弯，马儿仿佛出人意外地一下子闯入了虚掩的大门，晃得铃儿叮当直响，车夫没有力气把马儿勒在台阶前，它们闪身擦过台阶，在没有清扫的院落里的积雪中停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只见普希金站在台阶上，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高高地举着双手。我当时的心情甭提有多高兴了。我跳下雪橇，奔过去抱住他，把他拉进了房间……我们开始没完没了地说笑，回忆往事。”^②普欣终于证实了普希金关于秘密政治团体仍然存在的推测（这时诗人提起了被捕的弗·费·拉耶夫斯基），并告诉朋友，他的作品受到热烈欢迎，“他的诗歌获得全体俄国人民的喜爱”。普欣给诗人带来了许多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消息，同时还带来了格里鲍耶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335页。——原注

②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76页。——原注

陀夫的喜剧《聪明误》，当时这个喜剧刚刚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

1825年春天，另一位皇村学校的朋友杰尔维格来看望了这位被流放的诗人。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诗人亲身接触了农奴制农村的生活。据那些记得诗人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居住时的情况的农民说，普希金“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村里和家里的产业；他的农奴和家奴在哪儿，是在为他干活（服徭役）还是在自己村里干活，他都不在乎。好像这不是他的产业。”^①诗人喜欢和农民交谈，经常去逛集市，观察人民的日常生活。他穿着红衬衫和靴子去看农村青年跳环舞。普希金尚在童年就产生的对人民日常生活和民间创作的兴趣，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更加浓厚了。诗人经常记录民间的仪式歌谣和历史歌谣，晚上听奶娘阿琳娜·罗季昂诺芙娜讲故事，并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他给弟弟写信道：“这些故事多么美啊！每个故事就是一首叙事诗。”^②诗人说过：“为了通晓俄语的特点，研究古代歌

① 阿凡纳西：盖伊卡村的农民。弗拉基米罗夫记录。见《俄国档案》，1892，第1卷第97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08页。——原注

谣、民间故事等等是很有必要的。”^①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生活自然不可能接触到外界发生的事件。但恰恰在这一时期，诗人的才华达到了完全的成熟，并得到巨大的发挥。

普希金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长诗《茨冈人》。这部长诗于1824年1月尚在敖德萨逗留期间就动笔了，于同年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

《茨冈人》发挥了《高加索俘虏》的题材。这两部长诗的主人公极为相似。像高加索的俘虏一样，阿列哥逃离“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那里，

恋爱又害臊，压制新思想，
把自己的自由拿去拍卖，
对着偶像，顶礼膜拜，
求的无非是金钱和锁链。

阿列哥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不满，失望。他是“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他认为，他能够在纯朴的宗法制的环境中，在不服从任何法律的自由人民中间找到幸福。阿列哥的情绪是对由于革命所引起的风暴和动荡所形成的现实不满的浪漫主义情绪的反应，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72页。——原注

是对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教育”^①和文明的否定的反应。但浪漫主义的失望还夹杂着对新的金钱文明的揭露；在这一文明中，偶像的权力和锁链的力量与黄金的权力互为补充。诗人同情自己的主义公——流放的犯人。与此同时，阿列哥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也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他爱情的不幸，他心中迸发的醋意，杀害茨冈女人的行为，说明阿列哥是个寻找摆脱锁链的自由，而自己却企图给另一个戴上奴役的锁链的个人主义者。“你寻求自由只为了自己。”体现了人民的智慧的茨冈老人对他说。普希金已不再把自由的思想与内心原来并不自由，并受到个人主义心理的毒害的浪漫主义的主人公联系起来。

为了与卢梭和夏多勃里昂辩论，普希金在长诗中还贯彻一个思想：一个“在窒息的城市的奴役生活中”教育出来的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不可能平民化到适应宗法律生活的程度，也不可能摒弃文明对他所培养出来的结果。普希金把人置于对客观现实的一定的依赖地位。

他指出，茨冈人的意愿是不可实现：茨冈老人的一生和泽姆菲拉的命运也都是悲惨的。长诗是以下

① 此处所说的“教育”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

面的诗句结尾的：

但是，大自然的贫穷子孙！
在你们中间也没有幸福。
在那破破烂烂的帐篷底下
你们做的是痛苦的梦，
你们到处流浪的帐篷
在荒原里也未能免于不幸，
到处是无法摆脱的激情，
谁也无法与命运抗争。

在长诗《茨冈人》中，刚刚勾勒出普希金向现实主义过渡的轮廓。对人物性格的描述更为有血有肉，多姿多彩，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所体现的文化的不同与不同文化互相抵触的思想，也贯穿于《茨冈人》之中，但体现得更为深刻。普希金对其中的地方习俗的描写可能比《高加索的俘虏》中的更加满意。与《高加索的俘虏》不同，在《茨冈人》中，茨冈人风俗的描写和民族风俗的细节是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表现的，并且仿佛是对人物的行为和观点的说明。这里，普希金由描写激情中的浪漫主义抽象性转变为对激情作现实主义的说明。在《茨冈人》中，除了抒情长

诗的抒情用语和风格之外，也可以见到那些后来发展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成分（主要是在描写茨冈人的日常生活时）：

他们的大车半围着壁毯，
就在车轮之间拢起篝火；
一家人围着火做晚饭；
马儿在野地里放牧；
驯熊躺在帐篷外面，
自由自在，不用锁住。

在泽姆菲拉热情洋溢的歌声中，有着比切尔凯斯女神之歌更为浓郁的民族色彩。长诗中的情节加工较为细腻，抒情要素起的作用较小。在《茨冈人》中，我们还可发现坚实的叙事文体，普希金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中发展这一文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可发现，戏剧性的对话这一客观地、艺术地表现生活的手段加强了。茹科夫斯基给诗人写信道：“我没有见过在文体上比你的《茨冈人》更加完美的作品了。”

《茨冈人》受到了诗人在文学界的朋友和读者们的赞许。雷列耶夫给长诗的作者写信道：“雷列耶夫拥抱普希金，并对他的《茨冈人》的成功表示祝贺。

这部长诗证明，我们认为你有才华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你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并使真正的俄罗斯心灵欣喜。”十二月党人对长诗热爱自由的蓬勃激情，捍卫自由的思想深表欣喜。可是他们不喜欢诗人稍许贬低了浪漫主义的主人公。雷列耶夫 1825 年 3 月 25 日在给普希金的信中写道：“……阿列哥的性格有些被贬低了。他何必牵着熊，收取乡下人随意的施舍呢？”^①长诗《茨冈人》是普希金以浪漫主义笔法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说明诗人完全克服了对生活的浪漫主义的理解。然而进步的浪漫主义的优点——对现实的不良现象所持的抗议态度，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创作自由的原则，心理描写，抒情的蓬勃激情——有机地溶进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迫使先进的、善于独立思考的俄国人越来越多地思考他们所亲眼见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二十年代中期，普希金也从自己所处的矛盾和如火如荼的历史事情中得出了当时最深刻的结论。

诗人开始懂得，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不透彻了解人民生活的现状、其民族历史特

^① 康·费·雷列耶夫：《诗歌、论文、书信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6 年，第 302 页。——原注

点和规律，是不可能解决人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变动这个问题的。普希金得出结论：“只有人民的历史才能说明人民的真正要求”，^①因此，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办法，必须直接到客观现实，到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去寻找。实行重大变革的时代、发生历史转折的时期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普希金思考那些说明生活发展的特点的“本质的永久性矛盾”，思考人在社会环境制约下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可是，普希金在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之后，要理解历史进程的时候并没有成为宿命论者。不久前的俄国历史（彼得大帝）和拿破仑起了非常重大作用的诗人那个时代的欧洲生活的命运，使普希金相信了杰出人物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

在理解历史过程的内容本身及其推动力量时，普希金停留在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诗人认为，在历史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教化、政治理想、法律、社会道德和教育。

普希金认识到，通过人民的具体历史发展艺术地反映其民族历史，是俄国文学的重要任务。1825年2月，普希金在给尼·伊·格涅季奇的信中写道：“人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335页。——原注

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① 1924—1925年冬，普希金加紧从事俄国历史题材的创作。他研究了尼·米·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俄国编年史》，要弟弟给他寄《普加乔夫^② 生平》，对俄国农民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斯捷潘·拉辛^③ 的生平发生了兴趣。

就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创作了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普希金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结束了悲剧的创作。1825年11月初，他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道：“亲爱的，祝贺你，我完成了浪漫主义悲剧。那里就有我的第一号人物鲍里斯·戈东诺夫！我的悲剧写完了，我朗读了它，击掌叫道：‘普希金，真是好样儿的！狗东西，真不赖呀！’”^④

《鲍里斯·戈东诺夫》描写的是十六世纪末的历史事件；正如普希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现代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时期之一，悲剧以卡拉姆津的《俄罗斯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26页。——原注

② 叶·伊·普加乔夫(1742—1775)：1773—1775年农民战争的领袖。1774年9月被阴谋分子出卖给沙皇当局，后在莫斯科被处死。

③ 斯·季·拉辛(约1630—1671)：1670—1671年农民战争的领袖。后来被哥萨克上层出卖给沙皇政府，在莫斯科被杀害。

④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88页。——原注

国家史》、《俄国编年史》为素材。1924年11月，赴俄国古城普斯科夫的旅行为普希金的这部未来的悲剧提供了丰富的印象。

在这部悲剧里，诗人给自己提出了表现“人民的命运”的任务。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的特点是深刻的现实主义，对俄国历史性质的富有诗意的洞察力，对历史的忠实和对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俄国生活情景的广泛描写。

别林斯基指出：“对于俄国历史生活的描写，非常深刻地忠于历史真实。这只有普希金——真正的俄国民族诗人的天才才能做到。”^①

用普希金的话来说，他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一剧中力求“完全真实地再现过去的时代”。^②悲剧中表现了各个阶层的人物：人民、大贵族、僧侣，揭示了大贵族内部的政治斗争。普希金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文化的特点，还通过许多情节表现了封建贵族波兰的文化。

悲剧中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人民与沙皇政权的关系问题。沙皇政权与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脱离人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28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218页。——原注

民，与人民对立，其历史悲剧正在于此。鲍里斯完全根据前辈的经验，藐视人民群众，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无知的贱民，同时害怕他们，对他们采取恐吓手段。他说：

我们必须严加管束，毫不放松，
才能驯服百姓。伊凡雷帝，
平定风暴的能手，英明的专制圣君，
就有过这种理论。
他严峻的孙子也是这样想。
不！施博爱、行仁政、百姓不会感恩，
你做了好事——他们连“谢谢”也不说一声。
杀他们！抢他们！——对你也不见得更坏。

另一方面，普希金在自己的悲剧中表现了人民对大贵族所怀的敌意，人民对沙皇的冷漠，沙皇靠犯罪夺取政权，又为此而被人民推翻。选举沙皇的场面具有讽刺意味。一个莫斯科居民建议另一个居民拿大葱来擦擦眼睛，弄成像个哭的样子。普希金在草稿里还写了另一个小场面，在这个场面里一个居民怀着同一目的对另一个居民说：“让我掐你一下，或者揪下一绺胡须。”普希金用这些可笑的建议着重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选举沙皇漠不关心的态度。悲剧充

满否定专制暴政的思想。难怪普希金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谈到悲剧的政治性时写道：“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的两只耳朵^①藏在疯僧的铁帽子下面，它还是露出来了！”^②要知道，在悲剧中揭露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恰恰是疯僧。

有趣的是，悲剧中也写了普希金本人参加了政治斗争的祖先。诗人借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口说明普希金家族是“叛逆的家族”。

诗人也把人民表现为一股“叛乱的自发势力”。悲剧中的一个人物说：“百姓一贯暗地里向往叛乱。”另一个人物说：“人民的公意”是一种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普希金通过阿凡纳西·普希金的话表达了人民反对农奴制的情绪：“让冒名顶替的皇帝去试一试答应恢复古时的犹利节^③吧，那可就有好戏看了。”

在普希金的笔下，人民兼有造反的强烈愿望，憎恨大贵族的压迫、温厚、豁达大度的特点。普希金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就已粗略地勾勒了他后来准备在《上尉的女儿》中详尽描述的人民的形象。然而，

① 这里所说的“耳朵”指作者的思想。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89页。——原注

③ 犹利节：俄历11月26日。这一天的前后一周，农奴可以自由逃亡，寻找新主人。

在悲剧中还没有按社会地位来区分人民群众。

普希金表明了人民的公意在巨大历史事件中的意义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但问题并不仅此而已。在悲剧中，普希金体现了这样一个思想：无论在政治斗争中出现什么风暴和变故，尽管人民可能并没有亲自参加政治斗争，人民的历史生活是永不中断，永无止头的。不管“上层”发生什么斗争，帝王将相如何更迭，在“下层”，人民的生活照旧进行，因为它乃是民族和国家生活和发展的基础。

普希金表明，启蒙的历史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笔下的鲍里斯·戈东诺夫虽有满腹善良、开明的意图，但却遭到破灭，他也和自己的前辈一样，成了暴君。伪德米特里的命运也的前辈一样，成了暴君。伪德米特里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威严地沉默不语的人民早已给他注定了暴君的下场。伪皇德米特里在悲剧中被正确地描绘成波兰贵族的傀儡，政治冒险家。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人民胜利了，但又成为战败者，因为出现了新的暴君和篡位者。不能不把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这种解释视为普希金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人民在法国推翻了旧制度，赢得了自由，但是出现了新的篡位者，新的暴君，于是“新生的自由变得哑然，突然丧失了它的力量”。普希

金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后完成的短诗《安德烈·谢尼耶》中解决了自由和必然、“上帝的神秘意志”之间的这一冲突。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反映了崭新的历史思想，它比十二月党人的历史思想要高得多，这种历史思想已成为他们那些以卡拉姆津的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的基礎了。

在普希金笔下，历史活动家的意志及其活动的性质取决于历史环境，依赖于历史本身的进程。伪皇德米特里之所以战胜鲍里斯，并不是由于要政治阴谋的结果，尽管这些阴谋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并不是由于伪皇比鲍里斯聪明或者狡猾，事实上完全相反，而是由于出现了客观社会政治环境，历史本身导致了这种环境的出现。《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物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人物，而不是仅仅穿上剧作家的同时代人的古代服装，挪到往昔中去的人物。普希金绝不容许把历史现代化，不强迫历史活动家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和要求说话，不把现代挪到往昔中去。诗人甚至担心沙皇书刊检查机关和读者会使《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内容去适应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因为这种现象在二十年代戏剧创作的实践中是司空见惯的。普希金的悲剧之所以合乎现代的要求，仅仅因为它提出了十二月党人时代善于

独立思想的人们所思考的问题（沙皇与人民，政治权力和罪行，历史活动家对自己的行为应负的道德上的责任等等）。

悲剧中所刻画在古代俄国编年史家皮缅的形象引起了浓厚的兴趣。“皮缅的性格并不是我的发明。”普希金写道：“在他身上，我集中了我国古代编年史中令我折服的特点：朴实，令人感动的温和，一种稚气的而又睿智的东西……我觉得，对俄国人来说，这种性格是崭新的，但也是他们所熟悉的。”^①别林斯基极其赞赏皮缅的形象。伟大的评论家写道：“这里有俄国的精神，这里有俄国的韵味。”

正如茹科夫斯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普希金在悲剧中表现出，“他是如此深刻了解俄国人民”。

普希金自己认为，他在创作这部悲剧过程中曾得益于对莎士比亚^②的历史题材作品的研究。可是，在英国剧作家的笔下，起主要作用的是皇帝、王子和英雄。普希金则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了解只有人民的历史才能解释其真实的要求，这种了解，正是普希金的悲剧中深刻的现实主义、这部悲剧比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74页。——原注

^② 莎士比亚（1566—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文艺复兴后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高出一筹的思想基础和根源。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普希金利用了民间口头创作为素材。在立陶宛边境的小酒店里那极其精彩的一场中，他引用了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听到的俏皮话和俗话、民歌《喀山城里曾经有……》

在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戏剧创作中，古典主义的传统还相当严重，大部分戏剧作品与俄国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然而，在十八世纪末冯维辛和卡普尼斯特^①的喜剧和十九世纪初克雷洛夫的戏剧创作中，现实主义倾向开始占优势。格里鲍耶陀夫的不朽喜剧《聪明误》对现实主义在俄国戏剧创作中取得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只有普希金才完成了俄国戏剧创作中的巨大变革，坚决把戏剧创作扭转到与现实密切联系的方向上来。

普希金给自己指则了创建与“宫廷”悲剧截然相反的人民悲剧的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普希金写道：“在悲剧中要发挥什么思想？悲剧的目的是什么？是人和人民。人的命运，人民的命运。”^②因此，他认为，一个戏剧作家不仅需要“透彻的领悟，

① 瓦·瓦·卡普尼斯特（1758—1823）：俄国剧作家，诗人。著名反对农奴制的作品《奴隶颂》、讽刺喜剧《告密者》。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362页。——原注

活跃的想象力”，而且需要“哲学概括……历史学家对国家命运的思考”。^①在把自己的创作方法同古典主义旧的艺术体系作对比时，普希金宣告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写道，他“力求……用对人物、时代的忠实描写，用历史性格和事件的发展来弥补”旧体系的不足。^②

普希金坚决摒弃古典悲剧中不得缺少的“三一律”。《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情节展开的时间不是古典主义中规定的二十四个小时，而是延续达数年之久，它发生在不同的地点，以其名字命名的悲剧的主人公在悲剧结束之前很久就离开了舞台，这在以前是认为不允许的，违反情节的统一这一常规的。难怪许多同时代人觉得，似乎《鲍里斯·戈东诺夫》不是悲剧，而不过是彼此之间没有用统一的情节和中心人物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历史场景。

普希金也找到了再现古代的形象、民族文化差别的诗歌手段。在表现十六世纪末的俄国人、他们的感情和感受，譬如皇后克谢尼娅的爱情时，他运用了民间抒情诗歌的形象和风格。“悲剧中的俄罗斯语言，剧中的俄国人的语言虽然失去了直接模仿古代

① 《普希金文集》。第7卷第633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73页。——原注

语言的风格（传达文件——抓奥特列比耶夫的命令、祷文除外），但一些特点表明，俄罗斯语言是古老、朴素的语言，同时又是即令在大贵族、公爵和沙皇本人口头上也接近于民间语言的语言。这些特点把整个俄罗斯语言表现得更加鲜明。在俄罗斯语言中有不少古代的名称、物品、民间口头创作的惯用说法等等……”^①在描绘显贵的波兰女人玛琳娜·姆尼舍克的形象和喷泉旁一场时，普希金采用了封建贵族的宫廷骑士文化的语言和概念。《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地方色彩”不是地点和时间的简单说明，而是渗透到人的思想和感情，决定其性格的日常生活和风尚的特征，从广义上来说，它是产生悲剧中的人物的环境，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一切黑格尔^②下定义为“这里”和“现在”的东西，包括语言上和表现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物的方法上的差别，取代了浪漫主义手法。

因此，在俄国文学中产生了艺术地再现历史的现实主义。同时，普希金也解决了以现实主义的方法表现现代的任务。

① Г·А·古科夫斯基：《普希金和现实主义风格问题》。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74页。——原注

②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诗人继续创作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起初，它被构思成讽刺社会风俗的长篇小说，后来发展为自由地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诗人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生活，以及当时年青一代的命运的故事。

1825年，普希金用两天的时间写出了诙谐小说《努林伯爵》，小说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笑料、出色的肖像和日常生活速写，真实地描写了地主庄园的生活。通过努林这一形象，诗人讽刺地刻画了一个“崇拜法国的俄国人”，信奉世界主义的贵族。别林斯基指出：“诗人以精湛绝伦的技巧在努林伯爵身上表现了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上层贵族圈子里的无聊人物之一。”^①

小说中描写了浪漫主义作家所鄙视的诸如“山羊和看家狗”打架的平淡无奇的情节。普希金同时加上了日常生活的情景：

周围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而在窗子底下，一群母火鸡
凄声尖叫着拼命朝外面逃，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26页。——原注

跟随着一只湿漉漉的公鸡。
三只鸭子在水洼里扑腾，
肌脏的院落里有一个婆娘
走过去在篱笆上晾衣裳；
天气眼看变得越来越阴沉，
真好像有点要下雪一样……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铃铛声。

长诗中这类平淡无奇的图景的描写使浪漫主义评论家们感到气愤。恰恰相反，别林斯基对此备加赞赏，他指出，“在这篇小说中，一切都呈现出俄国大自然的景色，俄国农村日常生活的灰暗色彩。只有普希金才能如此轻松、如此鲜明地描写出异常忠实于现实的图画……”^①

普希金力求真实和准确地再现民族心理和语言的特点，克服了浪漫主义作家对富丽堂皇的异国情调的喜好。在1824年创作的组诗《仿古兰经》中，诗人在描写浪漫主义作家最喜爱的伊斯兰东方时，准确地再现了可兰经的崇拜者的风貌、风俗和观念，通过组诗的风格本身表达了“词藻华丽的东方文体”。

这几年，普希金的抒情诗也本着现实主义和人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26—427页。——原注

民性的新原则取得了发展。

在抒情叙事诗《新郎》(1825)中,普希金解决了创建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的抒情叙事诗的任务。普希金在叙述为落到强盗手中的商人的女儿说亲的戏剧性故事时,摒弃了茹科夫斯基的《斯薇特兰娜》中存在的神秘性的虚构,同时避免使用卡捷宁在其《奥莉加》中采用的粗鲁的俗词语。普希金的抒情叙事诗的内容撷取自俄国古代的日常生活,形式则是将描写俄国日常生活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个题材艺术加工而成,因此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民性和深刻现实主义的作品。写进抒情叙事诗的不是浪漫主义民间口头创作、浪漫主义人民性的程式化的诗歌形象和文体公式,而是在文体上没有任何模仿的民间口语(“她丧魂落魄地跑进来”,“她坐在桌前吃馅饼,可是嘴里的话儿绕着圈子讲”)和商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在初次发表时,抒情叙事诗《新郎》带有副标题:《老百姓的故事》。

在短诗《冬天的晚上》中,有故乡大自然的抒情图画,还有富于诗意的民间创作的形象:

我们喝吧,我的好友,
我可怜的少女时代的良伴,
含着辛酸喝吧,酒杯哪里去了?

喝下去，心儿会感到甘甜。
请你给我唱支歌儿：
唱那山雀怎样生活在海外，
或是唱支少女的歌儿，
讲她如何朝朝汲水来。

二十年代中期，普希金已成为俄国文学公认的领袖和巨大的希望。浪漫主义诗人雷列耶夫在给普希金的信中写道：“全体俄国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你，爱戴你，相信你，模仿你。愿你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和公民。”浪漫主义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胜利，但普希金自己却已经向前迈进了：现实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取得节节胜利。1830年，普希金本人在《奥涅金的旅行》一章中描写了他的创作中流派的更迭，把这种更迭与他身上激起的对祖国人民、祖国社会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的兴趣联系起来。

如今岁月已故，魂梦更迭，
你们呵，也已经一一平歇，
我的青春的高翔的梦幻，
我已经把许许多多的水，
麝进了我的诗的酒杯。

*

*

*

如今我需要加一些画面；

我爱一片铺沙的山坡地，
两株山梨树立在茅屋窗前，
一扇柴扉，一排坍塌的樊篱；
天空中几分淡灰色的浮云，
几堆干草垛堵住谷仓门——
浓密的树荫下一洼池塘，
鸭儿在池中自在地徜徉；
如今我爱看醉汉跳特列巴卡舞，
看他们在酒店门首跳个不停，
爱听那伴奏的三弦琴声。
如今我的理想是一位主妇，
我的希望是：日子过得安逸，
加一盆菜汤，再加自己管自己。

在创作《鲍里斯·戈东诺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头几章时，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也已成熟。忠于现实、“生活真实”成为诗人最重要的美学标准。普希金力求全面、真实、具体、历史地表现往昔的和当代的俄国生活。现在激动和吸引普希金的创作思想的，已不是具体表现诗人的主观世界的浪漫主义人物的感受，而是现实的客观画面，现实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性格、风尚和习俗，真实的历史事件，人民的命运，他们的民族性格。

所有这一切就要求在这以前俄国文学所不熟悉

的新的艺术形式。创造这些形式，锤炼出真实、忠实地表现生活的方法，就意味着俄国文学在历史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就意味着真正的文学革命。普希金大胆地着手完成这一宏伟任务。1825年夏，他关于自己写道：“我感到，我的精神力量业已达到充分发展，我能够创作了。”^①

诗人虽然在农村过着孤独的生活，可是密切注视俄国文学的发展，以自己新的美学观点评价其影响。普希金在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给文学界的朋友的书信里，在评论文章中，坚持不懈地捍卫民族独特性和俄国文学的人民性的思想。

人民性指的是在“诗歌的镜子里反映出民族的特殊面貌”，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只属于某一民族的风俗，迷信和习惯”。^②普希金反对一些作家的沙龙贵族倾向，力求实现俄国文学的民主化。他捍卫作家表现社会日常生活的权利，因而扩大了现代文学的题材范围。普希金始终不渝地提倡研究民间诗歌和民间语言。人民性和历史主义的思想，同鄙视一切祖国的、俄国的东西的贵族统治集团反民族的世界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构成了十二月党人革命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76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39—40页。——原注

爱国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普希金完全赞同这些思想，正如诗人所写的那样，他强烈反对“硬性地把一切俄国的东西和一切西欧的东西等量齐观”。普希金认为，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是同真实地表现生活的要求融合在一起的。诗人提出把现实主义原则作为俄国文学继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在二十年代中期的评论文章中，普希金强调俄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价值，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些特点和价值具体表现在无比丰富的俄语中，在自己的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克雷洛夫的诗歌中，在罗蒙诺索夫包罗万象的天才中。

普希金对他那个时代的西欧文学的评价也日趋深刻。他曾对拜伦崇拜得五体投地，但现在对他对这位英国诗人却愈来愈持批判态度。普希金获悉拜伦猝然逝世的消息之后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拜伦的天才随着青年时代的消逝而显得平淡无奇了。”^①不久前，普希金还称自己是“浪漫主义强盗”，如今则开始批判地重新评价浪漫主义，并把莎士比亚的影响置于拜伦的影响之上。在普希金的心目中，浪漫主义根本不像它宣称的那样自由：浪漫主义作家把一切寻常的、普遍的东西视为艺术不值得表现的东西而从诗歌中排除出去。普希金愈来愈倾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92页——原注

向于这一思想：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值得引起诗人的注意。他在给雷列耶夫的信中写道：“上流社会生活的画面也是诗歌的组成部分。”^①真正的创作自由首先恰恰在于可以自由选择诗歌的描写对象，主要在于忠实于生活。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逐渐克服了上述的 1823 年使他陷于痛苦的情绪。

普希金的早期创作充满希冀，充满自由最近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但后来他的诗歌越来越强烈地流露出热爱自由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悲观主题。1823 年，普希金在西欧解放运动崩溃的影响下感受到悲观情绪，这种情绪极其鲜明地表现在《我是荒野的播种人》一诗中。他在 1823—1824 年创作的抒情诗充满与青春永诀，与青春那美好的、但是不能实现的希望永诀的主题。这里，拜伦的绝望的悲观情绪在窥伺着普希金。但他避免染上这种情绪，赫尔岑曾公正地指出这一点。然而，他把普希金的乐观情绪同他“对俄国的未来的本能信念”联系起来，那就不对了。现在，我们已了解普希金对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的发展进程的深刻的思考。1825 年，普希金就已认为，人民曾一度赢得的

^① 《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第 118 页。——原注

自由决不会从此永远失去。尽管历史历经沧桑变故，它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在《安德烈·谢尼耶》一诗中，表现了这一伟大思想。这首诗的英勇、刚毅的主人公在死于暴君的魔掌下的前夕对自由——“纯洁的女神”呼吁时，热情洋溢地高呼：

人民一旦品尝过你那神圣的甘露，
总要寻找再次啜饮的时机；
仿佛酒神使人民受到刺激，
他们四处流窜，口渴心急；
人民毕竟会找到你……

这一思想也鼓舞了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卡霍夫斯基在12月14日之后就曾写道：“……尝到了文明和自由的甜蜜的人民，竭力追求文明和自由；用千万把刺刀把自己防护起来的政府居然千方百计把人民推进愚昧的深渊。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是枉费心机的；曾一度得到的印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①普希金在《安德烈·谢尼耶》一诗中也曾表示过自由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但是现在他依靠的不是浪

① 《十二月党人文集》。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1951年，第506页。——原注

漫主义理想，而是对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已基本形成理解现实的新原则，这些原则通常称之为历史主义。

这些原则最早表现在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普希金一旦了解了俄国历史发展的民族特殊性及其形式，没有直接的历史意义或者哲学意义的古代形象和假定的浪漫主义形式便从他的创作中消失了。民族历史原则成为普希金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一。

普希金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也取决于俄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点。如果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临近时西欧与“旧制度”的革命斗争已经过了最重要的阶段，那么俄国与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则仅仅开始发展。这些不同的情况恰恰是普希金的乐观主义和他伟大的同时代人拜伦的悲观主义的客观社会、历史根源。

就在 1825 那一年，普希金创作了《酒神之歌》——人类理智的庄严颂歌。

对许多浪漫主义作家的世界观来说，其特点是怀疑主义，甚至干脆不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发展到热衷于神秘主义的程度。普希金批驳了这种不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的错误态度，宣告理智是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强大力量。人类智慧的不朽太阳照耀着通向真理的道路，驱散黑暗。同时，普希金所颂扬的

理智不是启蒙时代抽象的理智，而是与感情、灵感和缪斯相联系的理智。

在《酒神之歌》和《假如生活将你欺骗》、《我记得那美妙的一刹那》这些诗歌中，普希金以惊人的诗歌力量表现了自己的感受的更迭，由阴郁的思想情绪向生气勃勃和充满信念的感情的转化。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刹那》一诗是献给亚·彼·克恩的，普希金在彼得堡和她相识，又在三山村遇见她。普希金在克恩离开三山村后给她的信中写道：“您的三山村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而令人痛苦的印象，超过了我们在奥列宁家的那次相逢。在我偏僻、凄凉的乡村里，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竭力不再将您思念。”这首诗的第一诗段回忆普希金和克恩的初次邂逅。可是普希金的这首不朽的抒情诗的涵义和意义当然不仅仅限于自传性的主题，无论这些主题是多么重大。《我记得那美妙的一刹那》一诗是爱情、其巨大力量的一曲抒情颂歌，这种力量能使人新生和纯洁，使他继续创作生活。

在献给皇村学校周年纪念的短诗《十月十九日》（1825）中，普希金通过抒情速写再现了自己那些皇村学校的朋友的丰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特征，回忆了皇村学校生活的具体细节和事实。在《十月十九日》中，没有任何空洞的东

西，它反映了现实。诗中出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和美学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讴歌自由、断言友谊是人类崇高的一种感情来表现的。普希金满怀深情地对同学们高呼：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缘分瑰丽无比！
它是永恒的，不可分割，像一颗心——
它坚不可摧，自由而又无所顾忌，
友好的缪斯的爱护，使它变成璞玉浑金。
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
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
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
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

（《十月十九日》，1825）

不久，生活又使普希金的爱情、友谊和热爱自由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1825年12月14日，彼得堡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起义爆发前几天，亚历山大一世驾崩、新皇尚未登基的消息传到了米海洛夫斯克村。普希金十分激动，决定乔装成家奴到彼得堡去。后来维亚泽姆斯基回忆道：“他很可能13日夜在雷列耶夫家里投

入起义的热浪中去。”^①普希金的意图没有实现，不久诗人便听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消息。

当普希金听到当代最优秀的人物遭到悲惨命运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重。在这些优秀人物中就有他的朋友普欣、丘赫尔别凯、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他在书信里必须小心谨慎，但在诗人深感痛苦的岁月里完成的一些作品中，反映了使他激动的思想感情。当普希金听到起义时在国外的尼·伊·屠格涅夫正在经海路被押回彼得堡，准备对他进行惩治的消息时，他凄楚地写道：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
白发的海神已结盟于大地。
在一切的大自然领域中，人——
只是暴君，囚徒和叛徒。

（《致维亚泽姆斯基》）

普希金也思考过骁勇的首领，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好汉斯捷潘·拉辛的形象。诗人创作了《斯坚卡·拉辛之歌》，这首诗充满热爱自由的精神和真正

^① 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回忆片断》。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91页。——原注

的人民性。

普希金怀着极其焦灼不安的心情听取来自首都的消息。他也曾考虑过他这个政治流放犯的命运，考虑过他能否离开“可恨的米海洛夫斯克村”。

1826年1月，普希金在给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政府大概业已查明，我和密谋没有牵连，并且和12月14日的起义者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但政府在杂志上也宣布贬谪那些对警察局知情不举的人。可是，除了警察局和政府，又有谁不知道这件事呢？这一密谋已叫嚷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正是我无罪的原因之一。我毕竟没有摆脱宪兵的魔爪，要告发我与罪犯作过政治性的谈话可能并不困难。在他们中间不乏我的朋友……假定现在政府并不愿意停止对我的贬谪，我准备与它商定条件（假如需要条件的话），但坚决告诉您，不要为我承担责任和作保。我将视情况和政府对我的态度相机行事……”^①即使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普希金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公开声明自己与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友谊。

7月24日，普希金惊悉五名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彼斯捷尔、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卡霍夫斯基、别斯图热夫—柳明被判处绞刑的噩耗。他在

^① 《普希金全案》。第10卷第198页。——原注

哀诗《在自己祖国的蓝天下》的草稿下方写道：“获悉雷、彼、穆、卡、别的噩耗。²⁴”，这首诗充满了对死者的怀念。十二月党人被判处绞刑和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消息使普希金大为震惊。同时，他试图“用莎士比亚的眼光”来看待悲剧，了解其原因及其巨大的历史意义。

不久，他自己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即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犹豫不决，无法决定流放中的诗人的命运。于是派了经验丰富的特务博什尼亚科夫去普斯科夫收集普希金的言行材料，博什尼亚科夫的报告是令人宽慰的，虽然报告指出诗人接近老百姓，并且说过“任何动物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话，告密者以为这些话是可疑的。于是尼古拉一世决定亲自了解普希金的思想方式。9月3日晚，诗人在信使陪同下启程前往莫斯科。

离开村庄时，普希金随身携带了《先知》一诗，这首诗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之后才写成的。《先知》是普希金从流放地归来，开始他尚不知晓的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时的诗歌宣言。普希金遵循十二月党人的传统，认为诗人是负有“用语言把人心点燃”的使命的先知，同时又是洞悉人类心灵的奥秘的无所不知的预言者。由于尼古拉一世判处五个十二月党人死刑，《先知》具有特殊强烈的政治意义。口头

传说流传给我们这样的诗歌结尾的异文：

起来吧，俄国的先知，
穿上耻辱的袈裟，
把绳索缠在脖颈上，
来到可憎的刽子手身旁。

这首诗的磅礴激情说明，普希金来莫斯科觐见沙皇时不仅心情没有平静下来，而且对罪行感到神圣的愤慨（“一块熊熊燃烧的赤炭”），专制制度又一次用罪行玷污了自己。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揭露者——先知的整个形象同俄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

普希金必须在旅程刚结束就径直去觐见沙皇。诗人举止大胆，谈吐直率。尼古拉一世问他，假如12月14日他在彼得堡，他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答道：“我会在暴动者的行列里。”尼古拉一世从十二月党人的供词中获悉，普希金的诗歌对俄国自由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尼古拉一世把诗人从流放地释放出来，是希望把普希金诱骗到自己一边来。

普希金抱怨书刊检查机关对他的压制，沙皇对此表示，他将亲自检查诗人的作品。普希金受命草拟一份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报告。沙皇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要以这种“宽宏大量”麻痹诗人，另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他的思想情绪。

第六章 莫斯科的掌声

在莫斯科受到的热烈欢迎·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历史意义的评价和对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忠诚·《彼得大帝的黑奴》·《波尔塔瓦》·成熟时期的抒情诗和爱情诗·高加索之行和《埃尔祖鲁姆旅行记》·积极参加《文学报》的工作。

1928年，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中回忆起自己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时写道：

当我因别离而忧伤悲哀，
当我迫于命运，颠沛流离，
莫斯科啊，我总是想念着你！
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来说，
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
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中！

普希金在流放中如此经常的思念的莫斯科热烈地迎接了诗人；普希金回到莫斯科以后，过几天出现在大剧院时，整个剧院顿时人声鼎沸，纷纷说着他的名字，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一位同时代人叙述道：“在剧院门口，人群围着他……”^①据另一位目击者说，在诺文斯科耶村附近的群众游艺会上，“人群一直跟随着”普希金。在莫斯科，诗人会见了许多朋友：维亚泽姆斯基、恰阿达耶夫、诗人巴拉登斯基和韦涅维季诺夫。这些会晤经常在济·伏尔康斯卡娅^②的沙龙里进行。

“公爵夫人济娜伊达·伏尔康斯卡娅的宅邸是当代社会一切杰出、优秀人物雅致的聚会之所。”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回忆道，“还记得和听说，她在和普希金认识的第二天当着他的面演唱了他那首由盖尼什塔谱曲的哀诗：

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
暮蔼降临到了蓝色的海上。

① H·B·普佳塔：《札记簿摘抄》。见《俄国档案》月刊，1899年版，第2卷第350页。——原注

② 济·亚·伏尔康斯卡娅（1792—1862）：俄国女作家，公爵夫人。

“普希金被这一迷人的委婉而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娇媚深深感动了。如同往常一样，他脸上泛起了红晕。在他身上，这一孩子和女人般的高度敏感的特征无疑是内心的困窘、欢乐、烦恼、一切极其令人激动的感受的表现。”^①在伏尔康斯卡娅的沙龙里，普希金听了亚当·密茨凯维奇^②朗读的即兴诗作。据一些同时代人证实，普希金对波兰伟大诗人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密茨凯维奇也对普希金报以真挚的友谊。后来，普希金在《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一诗的片断中回忆道，他和密茨凯维奇在谈话中“曾憧憬过人民忘却仇恨，团结成一个大家庭的光辉未来”。普希金的名声如日中天。他的一位同时代人在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写道：“全城的人都认识他，大家都对他感到兴趣，最优秀的青年都向他靠拢。”

诗人的新作备受莫斯科先进人士的赞赏。历史学家米·彼·波戈廷生动地叙述了普希金亲自朗诵他带回莫斯科的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给优秀的莫斯科贵族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这一叙述保留下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版，第92页。——原注

② 亚·密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诗人，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来了。

“……我们听到了质朴、清晰、明白易懂而又引人入胜的诗人的语言。我们安静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带着一种困惑的心情听完了开头的几场。但是愈往下听，感情就愈炽烈。编年史家同格利戈里的一场戏简直使所有在场的人大为震惊。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仿佛觉得，我亲爱的、殷勤的涅斯托尔^①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用皮敏的嘴说话：我听见了俄国古代编年史编纂者的活生生的声音。当普希金朗诵到皮敏叙述伊凡雷帝来到基里洛夫修道院，僧侣们为他祈祷：‘求上帝赐予这饱经忧患和动荡不安的灵魂以安宁’时，我们所有的人简直就像是失去了知觉。有的人感到燥热，有的人感到发冷。头发都竖了起来。谁也无法克制自己。有的突然从座位上霍地跳起来，有的突然大叫起来。有的的热泪盈眶，有的露出笑容。忽而一阵沉默，忽而一阵感叹，譬如在朗诵冒充的皇帝的诗句时：

伊凡雷帝的英灵收养我做他的儿子，
他从棺材里敕封我为季米特里，

① 涅斯托尔：古俄罗斯作家，11—12 世纪初编年史编纂者，基辅山洞修道院僧侣。

我周遭，聚集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
声讨鲍里斯，他是我的牺牲品，业已
注定……

“朗诵结束了。我们还长久地彼此相视；接着，大家向普希金奔去。开始拥抱起来，掀起一场喧闹，响起了笑声，流出了眼泪，大家纷纷表示祝贺。‘啊，来喝一杯！’送上了香槟酒。普希金看见他的作品对优秀青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于是受到了鼓舞。他对我们的厚意感到非常愉快。他精神焕发地开始给我们朗诵斯坚卡·拉辛之歌，讲他在夜里乘坐尖头小舟沿伏尔加河划去，朗诵《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诗（“海湾上有棵青春的橡树”），开始讲述冒充的皇帝德米特里的结构，讲述站在红场上的断头台旁等待隋斯基时和老百姓开玩笑的刽子手，讲述玛丽娜·姆尼舍克和冒充的皇帝——他在骑马散步时在脑海里构思的那场戏，后来忘记了一半，对此深感惋惜。啊，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给终生留下了痕迹！”

普希金的魅力和全面的才华使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亚·密茨凯维奇在回忆普希金的时候说：“普希金以他的才思的敏捷、细腻和深刻使听众惊异。他具

有惊人的记忆力，明确的见解，敏锐的审美力。”^①

亚·奥·斯米尔诺娃^②叙述道：“就我所知，谁也不如普希金聪明。无论是茹科夫斯基，还是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跟普希金争论起来，都不是对手，后者往往把他们批驳得一败涂地。维亚泽姆斯基极不情愿普希金在智力上超过他，他绷着脸儿，一声不吭，而茹科夫斯基则笑着说：

“‘普希金老弟，只在鬼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我明知你在胡说八道，可又驳不倒你，你简直把我俩愚弄得不亦乐乎。’”^③

诗人的一位挚友的妻子维·亚·纳肖金娜在回忆录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的外貌。“他个子不高，头发是栗色的，卷曲得很厉害，一双蓝色的眼睛分外诱人……任何一幅画像对他那美好的精神面貌也挂一漏百——特别是他那双无比美丽的眼睛……他说话很快，非常好动，愉快，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露出的那两排整齐的牙齿，白得只有珍珠才堪与之

① 《密茨凯维奇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7卷第96页。——原注

② 亚·奥·斯米尔诺娃（1809—1882）：尼古拉一世的宫廷女官。俄国回忆录作者。

③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399页。——原注

媲美。”^①

在莫斯科，普希金和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青年组成的小组接近。参加这个小组的有诗人韦涅维季诺夫、评论家和政论家基列耶夫斯基等人。1823—1825年他们是文学、哲学组织“爱智社”的成员，这一组织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停止存在。1827年：新创办的杂志《莫斯科通报》^②由与这个小组接近的米·彼·波戈廷编辑出版。普希金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然而，爱智社成员的哲学和美学观点不能满足诗人的要求：因为他们热衷于谢林^③的唯心主义哲学，用一种客观主义的消极态度对待现实和艺术的任务。唯心主义哲学是普希金所无法接受的。他逐渐和这一杂志疏远了。1827年3月初，诗人在给杰尔维格的信中就已写道：“你为《莫斯科通报》和德国的形而上学责怪我。上帝可以作证，我多么憎恨和蔑视它……《莫斯科通报》已埋在土里了，却问绳子为何物……而时间是这么宝贵，我再也不能为任何《通报》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440—441页。——原注

② 《莫斯科通报》：俄国双月刊，1827—1830年出版。宣传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反对古典主义。

③ 弗·威·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最大的代表之一。

把它白白浪费了……”^①当然，普希金不否认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伏尔泰的功绩之一，是他第一个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馆”。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科学，特别是对美学思想发展的进步意义。然而，为了解决俄国生活刻不容缓的任务，普希金认为，“有用的知识”，教育的成就，先进的社会舆论都是很重要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文明的人民当中，纯洁的风尚是建筑在这一舆论的基础之上的”。普希金确信，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报刊和文学的任务。普希金有一次指出，“学者和作家大军永远站在教育的一切进攻和文明的一切冲击的前列。”^②

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他比所有的同时代人更早、更深刻地懂得文学在他的时代里获得的巨大意义，认为它是俄国社会思想的表现，是民族精神发展的因素。

普希金从流放中回来后，陷于艰难的处境。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被强行从生活中清除掉了，甚至没有人敢提起他们的名字。据赫尔岑证实说，“1825年之后的头几年是非常恐怖的”。贵族反动势力得意洋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226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98页。——原注

洋。“亚历山大家族中的一帮废物们”贪婪的围着皇位转。俄国的前途黯淡、渺茫。在这些恶劣条件下，普希金不得不确定自己的社会立场。诗人懂得，十二月党人遭到失败是由于这些贵族革命家采取了“毫无价值的……手段。”然而，普希金虽然承认十二月党人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他仍然认为十二月党人为之奋斗的俄国生活中的——正如诗人所说的——“伟大变革”，首先是消灭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无法避免的。后来，普希金在考虑政治问题时，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哪些社会力量能够实现这些“伟大的变革”。

普希金认为，普及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手段，在诗人看来，普及教育的“必然结果”则是人民的自由。普希金在1826年末呈交沙皇的报告《论国民教育》中说，国家政权必须表现出对教育的关心。这一报告的内容证明，普希金仍然忠于那些在流放中的朋友。诗人在1827—1828年所写的诗歌中强调了自己和他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诗歌有：《十月十几日》、《阿里翁》，以及寄给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著名书信。普希金对他们说道：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在这里，普希金仍旧表达了他年轻时写的诗札《致恰阿达耶夫》和他在1825年写的短诗《安德烈·谢尼耶》中所素有的对自由必然取得胜利的信心。普希金最先高度评价了十二月党人事业的历史意义。多年后，弗·伊·列宁证实了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这一预见的正确性；他说，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1827年初，十二月党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动身去西伯利亚找丈夫，普希金托他向普欣（“我头一个知交，我珍贵的友人”）问候，并带去给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短诗《寄西伯利亚》。后来，普欣回忆了朋友的这封书信和这封信所激起的感情，他写道：“普希金的声音使我无比欣慰！我虽然对他充满深切而兴奋的感激之情，可是不能像他在放逐中我第一个拜访他时他拥抱我那样，紧紧地将他拥抱。”^①十二月党人诗人亚·奥多耶夫斯基代表全体十二月党人对普希金写了答赠诗，诗中表达了“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烈焰”和人民必将推翻专制制度的信念。十二月党人这样坚定地答复了普希金对他们提出的保持“高傲的耐心”，相信未来的呼吁。与此同时，诗人向“亲爱的苦役犯”保证，他的竖琴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82页。——原注

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自由的。普希金在《阿里翁》一诗中把自己称为十二月党人的歌手，他写道：

被风暴和海浪推到了海岸，
我仍然唱着昔日的颂歌。

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告诉普希金，必须进行“和平革命”，即诸如彼得大帝实行的改革。普希金呼吁政府本着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改造俄国。

普希金在写于 1826 年 12 月的《斯坦司》^①一诗中描绘了用“独断专行的手”“勇敢地传播着教育”，“不惧怕人民获得自由”的彼得大帝的形象，把他作为实施进步政策的历史范例。换言之，诗人建议政府“自上而下”实现十二月党人为之奋斗的反对农奴制度的纲领。许多十二月党人本来就希望出现新的彼得大帝，并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彼得大帝作为一位改革家，和平改造者，爱国主义者，他的个性和活动特别是在从流放中回来后头几年就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

① 斯坦司体诗：18—19 世纪一种篇幅不长的哀诗，内容以沉思为主，情诗少见，诗节的结构不复杂，一般为四音步抑扬格的四行诗。

1827年，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开始创作取材于彼得大帝时期的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

当普希金写这部小说时遇见的三山的朋友阿·武利夫在同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把刚刚写完的小说的头两章给我看。小说的主人公是他的外曾祖父汉尼拔，阿比西尼亚的酋长的儿子，被土耳其人拐卖，被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公使带回来献给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亲自教育他，而且非常喜欢他。据普希金说，这篇小说的主要开端是这个黑奴的妻子的不贞，给他生了个白种孩子，为此被关进修道院。这就是这篇作品的历史基础。”^①

普希金家族关于阿·彼·汉尼拔——彼得大帝的一位亲信的家庭回忆录证实了武利夫的记录。诗人在叙述普希金和汉尼拔家族的家谱时说：“在家庭生活中，我的外曾祖父汉尼拔同我的曾祖父普希金一样不幸。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个美丽的希腊姑娘，给他生了一个白种女儿。他和她离了婚，并强迫她进季赫温修道院削发为尼……”^②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324—325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80页。——原注

在开始创作的小说老早以前，普希金就产生了利用汉尼拔的传记写文学作品的念头。1825年初，由于雷列耶夫创作取材于彼得大帝时期的长诗（《沃伊纳罗夫斯基》）。普希金给彼得堡的弟弟写信道：“请你建议雷列耶夫在他创作的新的长诗中在彼得大帝的侍从中描述一下咱们的外曾祖父吧。他那黑人的面孔肯定会对波尔塔瓦战役的图景产生奇异的作用。”^①

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传记的德文手稿是普希金创作小说的文献资料之一。可是在许多事实和情况上，小说的内容偏离了传记材料。汉尼拔是在安娜·伊凡诺芙娜^②女皇时期与海员的女儿、希腊姑娘叶英多基娅·季奥佩尔结婚，而不是像普希金的作品中那样，跟一位俄国大贵族的小姐结婚。他对D公爵夫人的爱情这个情节是虚构的。

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普希金还利用了十八世纪末出版的伊·伊·戈利科夫^③的著作《彼得大帝的功绩》和刊登在《1825年俄国古代风俗》文选中的十二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24页。——原注

② 安娜·伊凡诺芙娜（1693—1740）：1730年起为俄国女皇。

③ 伊·伊·戈利科夫（1735—1801）：俄国历史学家，古文献学者。

月党人阿·奥·科尔尼洛维奇^①的随笔《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风尚》，特别是随笔《俄国最早的舞会》。

1828年春，普希金在彼得堡给朋友们朗读了小说的片断。三月底，彼·安·维亚泽姆斯基给诗人伊·伊·德米特里耶夫写信道：“普希金给我们朗读了他的散文体小说的几个章节，主人公是他的外曾祖父汉尼拔；在出场人物中，他描绘了彼得大帝的勇士，起码从头几个特写看，好像写得真实生动，引人入胜。彼得在位时彼得堡的舞会和宴会的描写鲜明而自然。”^②显然，普希金给朋友们朗诵的是发表在1829年的《北方之花》文选^③和1830年3月在《文学报》^④上的两个片断。

小说的情节展开的时间是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末期（易卜拉欣于1723年回到俄国），在彼得大帝

① 阿·奥·科尔尼洛夫维奇（1800—1834）：俄国历史学家。

②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117页。——原注

③ 《北方之花》文选：俄国带插图的年度文学作品选集。1825—1831年在彼得堡出版，主编安·安·杰尔维格。

④ 《文学报》：俄国报纸，1830年1月1日—1831年6月30日在彼得堡出版，5天出一期，编辑出版者：1830年11月以前为安·安·杰尔维格，以后是O·M·索莫夫。普希金直接参加过编辑出版工作。

周围的人物中，提到了那时已经去世的舍列梅捷夫^①，雅科夫·多尔戈鲁基^②和科皮耶维奇^③，普希金允许这种时代错乱现象。

普希金在小说的开头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十七世纪头二十五年法国上流贵族社会的生活图景。普希金强调指出逍遥自在、轻浮的贵族在经济和道德的没落：“当时法国人的胡作非为和奢侈浪费是无人可比的……对钱财贪得无厌，在寻欢作乐方面也是饥不择食，结果弄得倾家荡产，道德沦丧。法国人笑着，盘算着，而国家则在讽刺喜剧的戏谑歌声中土崩瓦解了。”摄政时代^④凡尔赛宫的风气仿佛是普希金地撰写《论国民教育的报告》期间产生的对发生政治变革原因的思考的说明。在这部小说中，以及稍后的三十年代那些关于法国革命的札记中，在就其历史内容而言乃是在《彼得大帝的黑奴》中描绘的情景的直接继续的短诗《致权贵》中，普希金发挥了法国革

① 鲍·亚·舍列梅捷夫（1652—1717）：俄国元帅，外交官，彼得大帝的亲信。

② 雅·费·多尔戈鲁基（1639—1720）：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大帝的亲信。

③ 科皮耶维奇（？—1707）：神父，教科书编纂者。

④ 指1715—1723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时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时代。

命的历史规律和十八世纪末法国旧制度必将灭亡的思想。

普希金在历史小说的第一个试作中就已与感伤主义作家的小说所特有的看待历史的劝谕方法格格不入。由于深刻了解历史进程的矛盾，普希金指出，法国贵族社会的衰落带来了法国摄政时期的生活 and 精神文明中的光辉和自由思想。普希金在小说中还是把崩溃中的国家的形象，古老的贵族道德的沦丧，贵族的首脑——奥尔良公爵的荒淫无度、漫不经心与彼得大帝那年轻的、充满创造力的俄国，彼得堡宫廷严峻的纯朴，彼得大帝对国家的关怀对立起来。

普希金主要从仅仅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道德、“风俗、迷信和习惯”（《论文学中的人民性》）方面展示彼得大帝时代。普希金力图通过新与旧（大贵族勒热夫一家）的冲突，通过千百年来所尊崇的习惯与彼得大帝实行的制度的互相抵触的，有时可笑结合起来表现彼得大帝时代。

普希金通过易卜拉欣和举止轻浮、衣冠楚楚的科尔萨科夫忠于历史地揭示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在贵族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后来赫尔岑描写的俄国贵族的两个典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阐明的形象。科尔萨科夫成了“不大文明”的俄国贵族群像的先声，这些贵族后来在普希金的

创作中被写成努林伯爵^①什瓦勃林^②维列伊斯基^③的形象。相反，就其志向和活动的意义而言，易卜拉欣是为数不多的文明、进步的贵族的最早代表之一。在以后的时代，这些贵族中间产生了俄国文化的一些杰出的活动家。

普希金在描写彼得大帝时发挥了《斯坦司》的主题（“他永远充当皇位上的劳工”和“他用独断专行的手勇敢地传播着文明”）。普希金把彼得大帝的形象大致阐释为制定明智的法律、热爱科学和艺术、了解人民的文明的君主的典范，这种君主曾在霍尔巴赫^④和狄德罗^⑤的想象中，而在普希金以前的俄国文学中则在罗蒙诺索夫和拉季舍夫的作品中出现过。普希金认为，彼得大帝的民主作风、他对质朴的乐趣的喜爱、广阔的胸怀、敏锐而讲求实际的智慧，和善的戏谑、好客体现了俄国民族性格的特点。别林斯基公正的指出，普希金是通过其作风和举止的人民大

① 努林伯爵：《努林伯爵》中的主人公。

② 什瓦勃林：《上尉的女儿》中的主人公。

③ 维列伊斯基：《杜勃罗夫斯基》中的主人公。

④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⑤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众的质朴来表现俄国伟大的改革家的。”^①

后来，普希金在《彼得大帝史》中对彼得大帝的个性和活动采取了较为批判的态度。在小说中，普希金在强调指出彼得大帝的纯朴和仁慈的同时，对官方郑重地把他描写成凌驾于臣民之上的皇帝提出异议，这种描写曾令尼古拉一世歆羡不已。

《彼得大帝的黑奴》的磅礴激情乃是对彼得大帝及其战友们革新的、创造性的活动的讴歌。

其实，小说肯定的是普希金向尼古拉一世提出的其精神实质乃是十二月党人的教育纲领。《彼得大帝的黑奴》好像在继续诗人与沙皇和本肯多夫^②所进行的关于教育对俄国生活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的争论。正像以其《关于教育的报告》一样，普希金以其小说肯定了尼古拉一世恨之入骨的事物的重要性。与贵族反动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普希金用整整一组描写彼得大帝的作品捍卫了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宣告了继续执行进步的、反农奴制政策的必要性和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6页。——原注

② 亚·赫·本肯多夫（1783—1844）：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骑兵上将·参与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1826年起为宪兵头子和第三厅厅长。

必然性。

小说好像指出了政府可以、也应该依靠的俄国社会的力量，假如它愿意实行这一进步的政策的话。在沙皇身旁，不应该是自私自利的“仆从”和“花言巧语的人”，而是不可利诱的、诚实的贵族（易卜拉欣、多尔戈鲁基的形象），学者，诗人（布留斯^①、费奥凡^②和彼得大帝的其他战友）。小说贯彻了这一主题思想，与《给朋友们》一诗颇有共同之处，这言诗的结尾是：

对于一个国家这是一种灾难——
如果只有奴才和奸佞围绕宝座转，
而上天挑选的诗人却站在一旁
沉默不语，两眼瞧着地面。

H·A·布罗茨基公正地指出，易卜拉欣的形象“在诗人看来是他自己的阅历——作家，政治文官的

① 雅·维·布留斯（1670—1735）：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彼得一世的战友。

② 费奥凡（1681—1763）：俄国国务活动家，作家，诺夫戈罗德大主教。

典范。”^①

别林斯基以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为背景分析《彼得大帝的黑奴》时写道：“假如小说能写完，而且写得和开头一样好，那么我们就就会有一部描写俄国历史上最伟大时代的风习的最好的历史小说……这部未完成的小说的其中一章，超过扎戈斯金^②和拉热奇尼科夫^③君所有的历史小说；小说的这七章，比任何单独一部俄国历史小说和所有的俄国历史小说加在一起都要高得多，好得多。”^④《彼得大帝的黑奴》虽然没有完成，但小说已发表的两章表明，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从一开始就是沿着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道路发展的。普希金在创作《鲍里斯·戈东诺夫》中所制订的在描写民族历史中的那些历史主义原则，在《彼得大帝的黑奴》——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历史小说

① H·A·布可茨基：《普希金传》。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37年，第572页。——原注

②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著有历史长篇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的俄罗斯人》，《罗斯拉弗列夫，或1812年的俄罗斯人》等。

③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俄国作家。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新贵》、《冰屋》是俄国历史小说的佳作。

④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6页。——原注

的最初试作中也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翌年，即1828年，普希金在又用彼得一世时期的历史题材进行创作时，写了《波尔塔瓦》。长诗《波尔塔瓦》是一首英雄事迹的叙事诗。其中心是描写波尔塔瓦之战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一战役使俄国跻身于欧洲的最前列。彼得大帝的俄国的全部发展为波尔塔瓦战役作好了准备，这是一场争取整个民族的生存、争取俄罗斯国家的光明未来的战役这一主题思想，成为叙事诗英雄事迹内容的基础。关于波尔塔瓦战役的著名描写，别林斯基写道：“波尔塔瓦战役以广阔、豪迈的笔锋描写出来；这是一幅异常活跃生动的图画：画家甚至可以把它像照真景一样来描摹。”^①

普希金用优美的诗句揭示了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经受的考验的历史意义：

那是个动荡混乱的时代，
那年轻的俄罗斯的力量
正在艰苦的战斗中锻炼，
英明的彼得刚使它成长。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16—417页。——原注

在光荣这门学科上给他
请到了一位严厉先生：
瑞典的武士^①给他讲授过
多次意外的流血的课程。
经历过许多命运的打击，
忍受了长期惩罚的磨练，
俄罗斯才逐渐强大起来。
铁锤击碎玻璃，铸成利剑。

在古典主义时代的英雄史诗中，有许多程式化的和神话的东西，其结构基础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但史诗的作者随心所欲地处理历史事实，英雄主义理想在这些事实中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在《波尔塔瓦》中，英雄事迹体现在具体的历史面貌中，表现为人民的真实历史和保留在人民的记忆和人民的歌谣中的东西。彼得大帝本人的形象富于英雄气概，但普希金在描写他时既不追求古典主义所司空见惯的人为的英雄化，也不追求浪漫主义的效果。围绕彼得大帝的是现实的环境。波尔塔瓦战役的全部诗意盎然的描写令人产生英雄主义的印象，但在描写中也没有任何空洞浮夸的、冠冕堂皇的华丽词藻。普希金在赞扬彼得大帝军队的功勋和英勇的同时，也给予俄国的

^① 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

强大敌人——瑞典人应有的评价。可是诗人让人感到查理十二世和他骁勇善战的军队没有受到任何崇高目标的鼓舞，而彼得大帝和他的军队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胜利的信心，他们后面出现了整个俄国的形象。诗人自己也充满自豪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光荣的胜利的钦佩。

波尔塔瓦战役是中心情节，叙事诗的高潮，但历史事件并不是叙事诗结构的基础。在《波尔塔瓦》中，普希金还把巨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与个人的悲剧、玛丽雅对马赛帕的爱情的浪漫主义节情结合起来。

玛丽雅（玛特廖娜）·柯楚白的形象，她悲惨的命运，她父亲的惨死——这一切使普希金能够创造出典型的浪漫主义长诗。但《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时期已经过去。诗人精心为玛丽雅的爱情提供了心理上的根据，就像莎士比亚对待苔丝狄蒙娜^①一样。普希金把自己的女主人公看作人类性格和生活的复杂表现。

马赛帕也绝不是浪漫主义的恶棍。普希金将其《波尔塔瓦》同拜伦的长诗《马赛帕》对立起来。在《马赛帕》中，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塑造了马赛帕的形象。普希金则力求真实地展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

开马赛帕这一狡猾和诡诈的冒险家、叛徒的性格，左右他的不是老人对玛丽雅的热烈的爱情，而是对权力的欲望和虚荣心。诗人指出：“马赛帕在我的长诗中的行为与在历史上的行为一模一样，他的言论说明了他的历史性格。”^①在拜伦的长诗中，盖特曼对彼得大帝的敌视几乎占主要地位，而在普希金的长诗中则表现为其中一个细节，而马赛帕的叛变则根据俄国、波兰、瑞典、乌克兰的政治关系来解释。

在塑造马赛帕的形象时，诗人也想起了雷列耶夫的长诗《沃依纳罗夫斯基》。普希金在关于《波尔塔瓦》的札记（1830）中写道：

“初次读了《沃依纳罗夫斯基》的这两句诗：

受难的柯楚白的妻子
和被他勾引的女儿，

我不胜惊诧，诗人怎么会忽略如此可怕的情节呢？”普希金在其长诗中利用了这一情节，但他摒弃了雷列耶夫把马赛帕的形象浪漫主义化的做法，取得了历史的真实。“用虚构的恐怖去给历史性格增添累赘，是既不困难，又不豁达的。”诗人指出，“即使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91页。——原注

在诗歌里，我也总觉得诽谤是不值得称赞的。不过在描写马赛帕的形象时，忽略如此明显的历史特点就更不能宽恕。然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题材啊！没有丝毫温柔敦厚之情！没有丝毫令人宽慰的特点！诱惑，敌视，背叛，狡诈，胆怯，残暴……几个强烈的性格和一个投射在这一切恐怖现象上面的深沉的悲剧阴影，这就是吸引我的东西。”^①

在《波尔塔瓦》中，普希金试图将旧史诗和新的抒情浪漫主义长诗结合起来，这样做符合《波尔塔瓦》的两个基本题材——英雄主义题材和抒情浪漫主义题材。在普希金的创作发展中，在他的创作探索中，《波尔塔瓦》不仅是克服了浪漫主义的长诗，而且是创作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长诗的尝试。普希金利用了浪漫主义诗学和风格学的艺术成就，与此同时，力求在描绘乌克兰的图景和乌克兰的大自然时现实主义地再现民族色彩。

乌克兰之夜是这样静谧。
天空透明。星星发着闪光。
大气不想抑制它的睡意。
白杨树的银白色的浓叶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93页。——原注

轻轻地颤动，飒飒地作响。
在那白拉雅教堂^①的上空，
月亮静静地洒下了清光，
照耀着一座古老的城堡，
照耀着将军富丽的花园。

别林斯基在谈到普希金长诗的风格时指出：“在叙述语调、用语的精神和说法方面，有一种新颖的、独创的、纯俄国的韵味。”^②

普希金对彼得大帝的时代和他的个性一贯感到兴趣，不仅是因为他希望政府也能够像彼得那样实行进步的改革——诗人高度评价这种改革，誉之为“和平革命”，认为这是俄国生活中的一次变革。彼得大帝的题材是由普希金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观点所决定的。普希金认为文明缓慢的，然而不停顿的发展乃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普希金坚信，“人民的自由”是推行“文明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俄国人民在走着独特的历史道路时，由于彼得大帝的改革走上了文明的道路，从而保证自己将来能够获得政治自由。

① 基辅西南不远的小寨堡。马赛帕的临时营地。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26页。——原注

尼古拉一世很快就明白了，普希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信念。如前所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中，诗人陈述了发展教育、反对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实行奴化教育制度的计划。报告使沙皇清楚地想起了许多十二月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因而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宪兵总监本肯多夫受命向普希金宣布，他听信奉的“似乎教育和天才是使人臻于完善的唯一基础”的原则，“是一个对社会安定有害的原则……”诗人像当年从流放地回来的拉季舍夫那样受到警告，正是自由思想使他像本肯多夫所写的那样，“走上深渊的边缘”。

不久，普希金洞悉了沙皇亲自检查他的作品的真正意思。未经沙皇的事先检查，诗人不仅不得出版新作，而且不得在任何地方朗读这些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被禁止了好几年。由于当众朗读这部悲剧，普希金受到了申斥。还在1826年夏落到政府手里的《安德烈·谢尼耶》一诗被视为对十二月党人的镇压的暗示，导致了警察当局对诗人的秘密监视。“普希金正受到严密的监视。”本肯多夫安慰沙皇说。本肯多夫本来指望“让他的笔和他的言论”转到对政府有利的方面来，结果枉费心机。1828年夏，普希金受到再度被流放的威胁：尼古拉一世得知他写了无神论的长诗《加甫利颂》。诗人不得不写信向沙皇作

解释。

在这些岁月里，痛苦的感情和思绪常常困扰着普希金（《回忆》、《枉然的馈赠，偶然的馈赠》）。1828年他写道：“在我的头顶上空，乌云又在悄悄地聚集。”然而，就在这些诗中，他仿佛在鼓励自己，召唤自己“骄傲的青春固有的那种耐性和坚贞不屈的气节”。

二十年代后半期，普希金的抒情诗正处于鼎盛时期。他创作了这样一些充满深邃思想和真挚感情的诗歌，如《寄西伯利亚》，《诗人》，《三股泉水》，《回忆》，《夜幕笼罩着格鲁吉亚山冈》，《我曾爱过您》等。

诗人的抒情诗使我们能了解他关于生命的意义、人的幸福、生活中的悲剧、特别鲜明地体现在爱情诗中的道德理想的哲学思考。

在普希金的诗歌中，爱情是深沉的、道德纯洁的、无比温柔的和忘我的感情，它能使人变得高尚，能净化人的心灵。即使爱情得不到酬答，它仍然是生活的恩赐。诗人总是觉得，理想的意中人是“纯真之美的化身”，是“最纯真之美的最纯真典范。”

爱情固然也有悲剧性的东西——嫉妒，分离，钟爱的女人的死亡等等。但他的抒情诗中的主人公总是祝愿使他无望地爱着的女人幸福：

我曾爱过您；也许，我心中，
爱情还没有完全消退；
就让它不再扰乱您吧，
我丝毫不想使您伤悲。
我曾爱过您，默默而无望，
我的心受尽羞怯、忌妒的折磨；
我爱您那样真诚，那样温柔，
愿别人爱您也能像我。

在这首感情强烈、艺术表现形式简洁的无比优美的短诗中，体现了“人道和优雅”的特点，别林斯基认为，这就是普希金抒情诗的特点。

普希金诗歌中的爱情主题经常通过与支配诗人的感情和谐一致的充满抒情色彩的风景来展开，譬如，《有谁知道那个地方——天空闪耀着》（1827）、《夜幕笼罩着格鲁吉亚的山冈》（1829）等诗就是这样的。

在普希金成熟时期的抒情诗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忧郁和悲伤与对生活、生活的崇高原则，生活的未来的深沉信念的主题的斗争。乐观主义的调子总是取得胜利。在哀诗《不论我漫步在喧闹的大街》（1829）中，诗人心头笼罩着关于死亡这一生活的铁

面无情的规律和不可避免的结局的愁绪。这些愁绪以生活取得胜利的主题结束，这一胜利给诗人的心灵带来了慰藉：

但愿在我的寒墓入口，
将会有年轻生命的欢乐，
但愿淡漠无情的大自然，
将展示它不衰的美色。

稍后写的短诗《愿望》与这首哀诗颇为相似。诗人深深懂得，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充满苦难、悲哀和烦恼。但是他没有丧失对未来的乐观信念。在名著的哀诗《那荒唐岁月已逝去的欢乐》（1830）中，普希金感叹道：

然而朋友啊，我不想离开人世；
我愿意活着，思考和经受苦难；
我相信，生活不仅是操劳、灾难和烦扰，
总会有赏心悦目的事和我相伴。

普希金就是这样始终不渝地克服忧郁、苦闷的情绪，所以诗人本人把自己的忧伤称为“愉快的”忧伤。

别林斯基认为，“忧郁比快活的、轻佻的戏谑于普希金的缪斯更为相宜，更为亲切”，但这种忧郁不是“甜蜜的感觉，而永远是强大、坚定的心灵的忧郁。”普希金从不“在忧郁的感情中消沉，而总是用朝气蓬勃的强烈感情驱散心头的忧郁。”

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格外鲜明地反映了道德力量，诗人丰富、迷人的个性，生活的波折。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普希金写道：“朝气蓬勃，热情，善感，迷恋人和使人迷恋的能力，渴望爱情、渴望友谊、能以心灵的全部力量眷恋人的火热的心，向往生活、向往社会、向往欢乐和不安的炽烈的气质，使所有眷恋和爱好具有新颖的美和完满、使极端不带任何过分、使他的青年时代富于的任性要求不显得生硬，而且能克制任何片面的迷恋——普希金身上的这些特点，对于任何一个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他的生活的人都是很清楚的。”^①

1827年冬和几乎整个1828年，普希金是在彼得堡度过的。那里，他和杰尔维格、作曲家米·伊·格林卡以及他誉为“杰出的、不同凡响的人”的亚·谢·格里饱耶陀夫交往。在杰尔维格家里经常朗读文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49年，第2卷第437页。——原注

学作品：普希金、巴拉登斯基、茹科夫斯基的新作，投寄给杰尔维格主编的《北方之花》文选的诗歌和小说。但普希金自己认为在彼得堡的生活是“糟糕的单调乏味的生活”。连诗人有时沉缅于其中的上流社会的娱乐也不能使他感到快乐。

据一位同时代人证实，普希金在这一时期过着“极其散漫的生活……”。但“在上流社会所有的娱乐活动中，他有时显得闷闷不乐；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忧郁和不安的感觉，经常喜怒无常。他好像被什么事情折磨着，总想冲到什么地方去……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的庇护和照顾使他感到痛苦和窒息。”^①在《毒树》一诗中，普希金又一次揭露了践踏被变成奴隶、死在“不可战胜的君王”脚下的人的权利的暴政。

1828年春，普希金要求让他到高加索当时正在同土耳其作战的俄国军队里去，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他请求到外国去旅行，也遭到拒绝。

1828年12月，普希金来到莫斯科，在这里他第一次在舞会上遇见公认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尼·冈察罗娃。她的美貌使诗人大为惊讶。他开始拜访

^① H·B·普佳塔：《札记簿摘记》。见《俄国档案》月刊，1899年，第2卷第305页。——原注

冈察罗夫一家，并于1829年3月提出求婚。起初，普希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于是他不顾禁令，擅自到高加索去了。

“不由自主的苦闷把我赶出了莫斯科。”他在一封信里承认道。诗人希望在高加索遇到一些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会见在军队里服役的尼·尼·拉耶夫斯基^①和弟弟列夫。途中他绕道二百俄里拜访了辞职后居住在奥廖尔城近郊的失宠的1812年英雄叶尔莫洛夫将军。在以后的旅行中，普希金对惨遭沙皇当局的掠夺政策破坏的高加索各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发生强烈兴趣，他思考在这些民族同俄国之间建立友谊的方法。他在梯弗里斯逗留了两个星期，在那里了解格鲁吉亚的建筑、民间口头创作和习俗。为了对诗人表示尊敬，俄国和格鲁吉亚青年在库拉河畔的郊区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使普希金深为激动。人们在诗人身上撒满了鲜花，“到他跟前来，举杯祝福他健康，大家按其所能采用的方式向他表达了在自己中间见到他的喜悦心情，并代表文明的同时代人和后代感谢他创作了使俄国文学增色的作品”。普希金在致词中说：“我看见大家这样爱戴、理

^① 尼·尼·拉耶夫斯基(1801—1843)：卫国战争英雄老拉耶夫斯基的儿子，普希金的好友。

解、器重我，这使我感到多么幸福啊！”

普希金骑马从梯弗里斯动身到总司令巴斯凯维奇将军的兵营去。途中，他遇见了运载在波斯遇害的格里鲍耶夫遗体的大车。1829年6月27日，在赴不久就被攻占的埃尔祖鲁姆途中，普希金在卡尔斯赶上了俄国军队。在赶上军队之前几天，诗人还参加了一次和土耳其人的小战斗。在H·И·乌沙科夫的《1828年与1829年在亚细亚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史》中叙述了这件事：“他（普希金）一时诗兴勃发，立刻急忙跑出大本营，骑上战马，一刹那间就来到前哨部队。拉耶夫斯基将军派去紧紧跟随诗人的经验丰富的谢米切夫少校好不容易才追上他，强行把他从哥萨克组成的先遣散兵线中拉出去。此刻，普希金正受到新兵所特有的英勇精神的鼓舞，就近从一个被打死的哥萨克手里夺过一支长矛，向敌骑冲去。”^①

在军中，普希金看见了他渴望找到的那些人，并从那些12月14日起义的参加者本人那里了解到起义的详情。普希金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使巴斯凯维奇深感不安，于是他急忙把诗人送回俄国。

旅行期间，普希金作了旅行记录，后来这些记录

^① H·И·乌沙科夫：《1828年与1829年在亚细亚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史》。华沙，1843年，第2卷第303页。——原注

成了特写集《埃尔祖鲁姆旅行记》的基础。1830年,《文学报》以《格鲁吉亚的战争道路》为书名发表了这些记录的片断。《埃尔祖鲁姆旅行记》大概于1835年竣稿,1836年1月在《现代人》杂志发表。

诗人对高加索的印象和兴趣也反映在《高加索》、《雪崩》、《夜幕笼罩着格鲁吉亚山冈》这些短诗中。

普希金回到彼得堡后,由于他未经批准,擅自到高加索去,受到尼古拉一世的申斥,这次申斥是通过本肯多夫传达的。

自1930年初起,由安·杰尔维格编辑的《文学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这时,普希金已离开了《莫斯科通报》,积极参加了《文学报》的工作。这家报纸是普希金文学界的朋友的刊物,该报的工作人员有维亚泽姆斯基、巴拉登斯基、评论家奥·索莫夫。普希金为《文学报》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短评,诗人在文章中力图把俄国的先进力量团结在报纸周围,把文学和现实紧紧联系起来。揭露卖身投靠的撰稿人、宪兵队奸细、半官方报纸《北方蜜蜂》^①的编

① 《北方蜜蜂报》:俄国政治、文艺性的报纸,1825—1864年在彼得堡也版。该报为君主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喉舌(直到1860)。

辑布尔加林在文学界的反动特务活动是普希金的一大功绩。布尔加林觉得这家报纸是他的危险的竞者。布尔加林觉得这家报纸是他的危险的竞争者，对这家报纸的出现怒不可遏，并且憎恨普希金，于是他在《北方蜜蜂报》上发表齜齜的诽谤言论，并蓄意否定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对诗人进行卑鄙的中伤。布尔加林企图在沙皇政府面前败坏《文学报》的名誉，暗示该报的同仁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保持友好关系。《莫斯科电讯》杂志^①的发行人尼·波列伏依^②由于不满普希金对他的杂志持否定态度，也不满诗人对他的《俄罗斯民族史》一书的公正批评，便与布尔加林同流合污，一起攻击普希金。激烈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831年。普希金是个强有力的对手。他的打击又准又狠。他无情地嘲笑了布尔加林这个平庸无能的作家。

诗人与三十年代反动刊物的斗争，特别是与布尔加林的斗争，后来由别林斯基继续进行。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可以看出，诗人的

① 《莫斯科电讯》：俄国文艺评论、社会政治刊物，1828—1834年在莫斯科出版。

② 尼·阿·波利伏依（1796—1856）：俄国作家，新闻记者，历史学家。

大多数同时代的评论家不能理解普希金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性质和意义。许多同时代人继续把普希金看作浪漫主义诗人，并要求他写出《高加索的俘虏》那样的作品来。他们觉得，普希金朴实的风格，对日常的、“低级的”现实生活的描写是诗人江郎才尽的表现。象尼·波列伏依（《莫斯科电讯》）和尼·纳杰日金^①（《欧洲通报》）这样的评论家并不理解，正是普希金建立了新的、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俄国文学、使它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果戈理正确地解释了普希金与评论界的分歧：“俄国没有一个诗人具有像普希金这样可羡慕的命运，任何人的名声都没有传播得这样快……他在最后几部长诗中潜心研究俄国的心灵、它平凡的生活，致力于更深刻地研究自己同胞的生活和风俗，想成为真正的民族诗人，但是这些长诗却受到他昔日的崇拜者的冷遇。”^②

普希金的天才超越了他的时代。大多数评论家不了解俄国文学发展的任务和道路，他们的不公正的、浅薄的和吹毛求疵的批评大大激怒了诗人。他不能跟随在他们那些落后的美学观点后面亦步亦趋。

① 尼·伊·纳杰日金（1804—1856）：俄国评论家，美学家。

② 《果戈理文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6卷第34—35页。——原注

普希金也不想迎合认为文学是劝谕世人忠君保皇的一种手段的“上流社会”的要求。据新闻记者舍维廖夫^①说：“普希金不能容忍有人和他谈论他的诗，并请求他在大庭广众中朗读作品。公爵夫人济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娅的宅邸每逢星期一举行文学集会。在一次集会上，有人对普希金纠缠不休，要求他朗读作品。他一时恼火，朗读了《无知的人们》，朗读结束后，他生气地说：“下一次不会有人再央求我朗诵了。”

在这首短诗和《致诗人》一诗中，普希金郑重宣告了不以“群众”、《无知的人们》为转移的自由和独立的思想。这里诗人指的是对真正的诗歌深为冷漠的“上流社会无知的人们”。号召诗人走“自由的道路”决不意味着普希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脱离生活和社会的主张的鼓吹者。正好在这一时期与诗人接近的密茨凯维奇证实，普希金“蔑视没有任何目标，没有任何志向的作者。他不喜欢在歌德作品中所见到的哲学上的神秘主义和艺术上的冷

^① 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俄国评论家，文学史学家，诗人。

淡”。^①格·瓦·普列汉诺夫^②公正地指出，普希金宣告诗人和他的艺术脱离社会而独立自主，不是由于诗人确实使艺术、诗歌失去社会作用，而是由于普希金想保持自己天才的独立自主而不受统治集团和上流社会的侵害。

① 《亚·密茨凯维奇文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4卷第96页。——原注

② 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第七章 秋天是收获季节

1830年4月，普希金再度向娜·尼·冈察罗娃求婚，这次求婚被接受了。诗人的生活一向主要依靠稿费收入，经常生活拮据，现在由于即将结婚，便得张罗物质生活，由于未婚妻的母亲经常随心所欲地耍性子，并且提出许多荒谬的要求，普希金的张罗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了料理一些事情，普希金于9月1日到父亲的庄园下诺夫戈罗德省的波尔金诺村，谢尔盖·利沃维奇把这个庄园的一部分分给了儿子。

“秋天……是我喜爱的季节……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好时光。”普希金说道：

忧郁的季节中！真是美不胜收！
你那临别时的姿容令我心旷神怡——
我爱大自然凋萎时的五彩缤纷，
树林披上深红和金色的外衣，
树荫里，气息清新，风声沙沙，
轻绡似的浮动的雾气把天空遮蔽，
还有那少见的阳光，初降的寒冽
和远方来的白发隆冬的威胁。

(《秋》)

他喜欢波尔金诺。“啊！我亲爱的！这里的乡村多么美啊！”诗人自波尔金诺给自己的朋友和出版者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写信道：“你想象一下吧：草原连着草原，邻近一个人也没有，你可以骑上马，纵情驰骋，你可以在家里写作，想写多少就写多少——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会为你准备好许多各种各样的作品，有小说，也有诗歌。”^①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这段生活的标志是创作上的异常高涨。据一位波尔金诺的老住户说，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时夜间也进行创作。

“村里和家里的人都睡觉了，可他还在写作。他生性活泼，易于激动；常常霍地站起来，背着一只手，沉思地走来走去，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突然在桌前坐下，不停地写……”^②传记作者们开列了一个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秋天所写的作品的日程表，这一日程表有力地说明了普希金巨大的才华：

9月7日：《恶魔》。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307页。——原注

② A·И·兹韦兹金：《谈谈亚·谢·普希金的波尔金诺领地》，下诺夫戈罗德，1912年，68页。——原注

9月8日：《哀歌》（《那荒唐岁月已逝去的欢乐》）。

9月9日：完成《棺材店老板》。

9月13日：《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

9月14日：《驿站长》。

9月18日：完成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八章（即后来的《奥涅金的旅行片断》一章）。

9月20日：晚九时完成《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

9月25日：完成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九章。

10月1日：《我的红光满面的批评家》。

10月5日：《离别》

10月5—10日：《科隆纳一人家》。

10月12—14日：《射击》。

10月16日：《我的家世》。

10月17日：《咒语》。

10月19日：焚毁《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

10月20日：完成《暴风雪》。

10月23日：完成《吝啬的骑士》。

10月26日：完成《莫扎特和沙莱里》。

11月1日：写作《戈留兴诺村史》。

11月4日：完成《石雕客人》。

11月6日：完成《鼠疫流行时的宴会》。

此外，普希金在波尔金诺还写了许多短诗、评论和论战文章、札记。

在波尔金诺的秋天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最伟大的作品。

《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初的一些诗节写于1823年5月普希金尚在基什尼奥夫之时。创作这部诗体长篇小说的工作是在敖德萨和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开展的。

1823年11月4日，普希金自敖德萨给维亚泽姆斯基写道：“至于我的工作嘛，眼下我写作的不是一般的长篇小说，而是诗体长篇小说——其间有天壤之别。”^①

起初，普希金打算使自己的长篇小说具有讽刺性。1823年12月1日他写信告诉阿·伊·屠格涅夫：“我正在写作一部新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在那儿我呛进了一口毒汁。”^②普希金在第一章的序言中称自己是“讽刺作家”，而且认为长篇小说是“对习俗的诙谐描写”。但后来诗人的意图改变了。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0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75页。——原注

普希金尖锐批驳了一些朋友的意见，这些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与拜伦的讽刺长诗《唐璜》雷同。他在1825年3月给别斯图热夫的信中写道：“你谈到英国诗人拜伦的讽刺作品，并且将他的长诗和我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要求我也写这样的作品！不，亲爱的，你的要求未免太多了。我的作品里怎么会有讽刺呢？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连讽刺的影儿也没有。假如我触及讽刺，我的堤岸街就溃决了。”^①普希金在信末写道，看来，他显然是暗示沙皇的宫殿和彼得堡上层贵族所在的彼得堡的冬宫堤岸街。

在“野蛮的贵族老爷”和上层贵族社会的描写中的讽刺成分，在长篇小说中保存下来了。但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俄国生活、俄国人的形象、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的广阔图景成为普希金的主要目的。如果说，在长篇小说的头两章中的隐喻，大量插进去的作者的批评、议论，由一个情景转入另一个情景的迅速转化中还可以感到浪漫主义长诗的影响的话，那么后面的叙述则在艺术手段上带有愈来愈客观的和纯朴的性质。

1830年9月，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结束自己的长篇小说时编写了长篇小说全文的下列提纲，并附有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131页。——原注

各章完成的地点和时间的说明。

奥涅金

第一部。序言

第一章。忧郁。基什尼奥夫，敖德萨。

第二章。诗人。敖德萨，1824年。

第三章。小姐。敖德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4年。

第二部

第四章。乡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5年。

第五章。命名日。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5年，1826年。

第六章。决斗。米哈伊洛夫斯克村。1826年。

第三部

第七章。莫斯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彼得堡，马林尼基，1827年，1828年。

第八章。流浪。莫斯科，巴甫洛夫斯克，1829年，波尔金诺。

第九章。上流社会。波尔金诺。

然而，写完第九章之后，普希金认为长篇小说并没有结束。他在波尔金诺动手写第十章，打算在这一章中记述1805—1825年时期的一些事件，并且看来

准备表现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但由于书刊检查条件的限制，这一章未能付梓，而保留它又很危险，因为这会招致诗人再度遭到迫害。在皇村学校周年纪念日——1830年10月19日，普希金焚毁了写好的书稿，只保留了其中用密码写成的部分，这部分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译解。这样，普希金写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时间长达约八年之久。

别林斯基公正地认为，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心爱的作品，这部作品体现了诗人珍藏在心中的思想和感情，他对当代生活的思考，他的观点，他的道德面貌。这部作品既写于偏僻的农村，也写于繁华的京城，还写于不同的季节，而且这一切在长篇小说中都有所反映。还应该记得，长篇小说是尚在十二月党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里就开始创作的，而在十二月党人已经被镇压之后，在尼古拉制度、贵族社会的精神道德普遍衰落的形势下完成的。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年代里，普希金经受了流放，失去了许多朋友，尝受到那个时代俄国的优秀人物牺牲的痛楚。如果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头几章充满乐观情绪，那么在以后几章中悲痛的调子就逐渐加强了。总的来说，长篇小说是普希金“智慧的冷静观察和心灵的痛苦感受”的结果。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时代“俄国生活

的百科全书”。在俄国文学中，破天荒第一次这样广阔、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历史时代，展示了当代现实。在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使俄国文学去描写民族生活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长篇小说中，艺术地体现了农奴时代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阐明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头五年的社会、文化流派和潮流。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既表现了首都，也表现了外省；既表现了农村，也表现了城市。不妨回想一下彼得堡早晨的描写，这一描写勾勒了描写日常生活的，所谓四十年代的风俗随笔^①的内容：

商人起身了，小贩走上街头，
车夫们慢腾腾向停车场走，
送牛奶的奥荷塔^②女孩正在奔忙，
早晨的雪在她脚下喳喳地响……

普希金以准确的细节使人想起农奴制农村、农民的生活。奥涅金“用轻的地租制代替古老的徭役制

① 风俗随笔：19世纪30—40年代流行的描写日常生活细节的作品。

② 奥荷塔：彼得堡附近一个产牛奶的地区。

度的重负”，“顶呱呱的地主格沃兹金，他掌管着穷得精光的农民”。奶娘所讲的自己嫁人的情景生动地说明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在俄国诗歌中，第一次刻画了俄国大自然真正现实主义的图景。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以这一广阔的背景再现了十二月党人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在体现了二十年代俄国先进青年的精神和道德面貌的小说主人公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命运中，表现了这一时代。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有许多地方与高加索的俘虏与阿列哥的形象颇为相似。和他们一样，他对生活不满，对它厌倦，他的感情冷漠了。但是如今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虚构的浪漫主义人物。奥涅金是社会历史的、现实主义典型，这一典型在我们面前再现了其生活决定于一定的个人和社会情况、十二月党人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的这一代人的面貌。

奥涅金博学多识，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与贵族社会的大多数青年不同。生活的空虚使奥涅金痛苦，他事事感到失望，陷于忧郁。普希金通过他指出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旧生活理想的危机和终结。同时，奥涅金是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产儿。他是在京城贵族青年典型的教育条件下长大的，他具有上流社会所特有的偏见，连斯基就是这些偏见的牺牲品。奥涅金

在生活中“没有目标，没有操劳”。他冷漠的智慧怀疑一切，无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但是与格里鲍耶陀夫的恰茨基不同，没有上升到在政治上反对农奴制的高度。在农村里，奥涅金对农民表现得象个仁慈的地主，但是他没有考虑过他们的命运；更使他痛楚的是他自己的情绪。奥涅金有“正直高尚的心灵”，他能够真诚地爱上连斯基，但他鄙视所有的人，不相信他们的善良，并且亲手杀害了朋友。外省小姐达吉雅娜天真的纯朴和魅力怎么也无法把他迷住。在奥涅金身上汇集了形成普希金时代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各种极其不同的特点。

奥涅金也具有怀疑主义、悲观失望的特点，他身上有明显的“多余人”的，以至奥勃洛莫夫的特征。普希金在其主人公的形象中体现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冈察罗夫后来通过长篇小说的人物着力描写的许多特点。普希金还通过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爱情着重指出，他的主人公具有在道德上复苏的能力，他是个感情还没有完全冷漠的人，他身上还沸腾着生命力。按照普希金的意图，奥涅金身上还应该产生对社会活动的渴望。

与奥涅金相反，普希金通过连斯基的形象描绘了二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浪漫主义典

型。如果说，奥涅金的精神素养主要是在法国启蒙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那么连斯基则是：

从烟雾弥漫的德国^①
把学问的果实带回家乡：
爱好自由的种种幻想，
热烈而又相当古怪的性格……

他是个“康德^②的崇拜者和诗人。”他的文化素养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密切联系。如果说，支配奥涅金的首先是理智，而且是生活经验使之冷漠了理智，那么，恰恰相反，在连斯基身上则是感情对理智占了上风。连斯基是靠感情生活的。如果说，奥涅金对一切都怀疑，连斯基则充满对人、爱情、友谊和对那位不期而遇的朋友感到悲观失望的一切的信念。

但是热爱自由、对人的尊严的崇高理解使奥涅金和连斯基亲近起来，尽管奥涅金的个人主义常常具有利己主义的特点，然而连斯基却情愿为人类的幸福牺牲自己。普希金在一部手稿中用“爱大声呐喊

① 指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② 康德（1724—180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对当时在哥廷根留学的俄国留学生有很大影响。

的人，叛乱者和诗人”这一诗行确定连斯基的特征时指出，连斯基“可能会象雷列耶夫那样被绞死。”

普希金也曾想使奥涅金与十二月党人接近。在俄国旅行期间，奥涅金熟悉了祖国，心中产生了爱国主义感情。普希金表明，在俄国旅行的奥涅金怎样产生与二十年代俄国自由思想家一致思想和感情，在他的思绪中怎样出现与十二月党人类似的古代自由城市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历史形象。长篇小说中的事件一直描写到 1825 年春。假若普希金继续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话，他就会描写奥涅金在 12 月 14 日起义前几个月间与十二月党人的接近。诗人曾对自己的一位熟人说，“……奥涅金应该或是在高加索牺牲，或是加入十二月党人的行列。”^①当然，奥涅金跟恰茨基一样，不是十二月党人，但这两种写法都使普希金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与他那个时代的贵族青年的许多优秀人物的悲惨命运相近似。看来，在第十章中叙述 1812—1820 政治事件和十二月党人运动，以此描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内容的广阔历史背景时，普希金倾向于第二种写法。

虽然奥涅金和连斯基是性格和情绪不同的人

^① M·B·尤泽福维奇：《纪念普希金》。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 年，第 396 页。——原注

物，但同他们那个时代先进的社会运动都有密切的联系。连斯基的浪漫主义热情，他爱好自由的思想，他对人、善良的信念，他那浪漫主义的好幻想的天性，崇高的感情，对荣誉的向往，对美好事物的热爱，都是年青一代的许多十二月党人——亚·奥多耶夫斯基、叶·奥波连斯基、别斯图热夫（弟弟）等所特有的。

对幸福的纯洁由衷的爱慕，
心头的义愤，满腔的同情，
为荣誉而受的甜蜜的痛苦，
早已使他的热血不能平静。
他怀抱竖琴在世上游荡；
来到席勒和歌德的故乡，
他们诗篇中的熊熊火焰，
将他的一颗心立即点燃；
崇高的女神们掌管的艺术^①，
从不曾被这位幸运儿辱没：
他骄傲地唱着他自己的歌，
那无比美妙的庄严的纯朴，
那处子的梦幻心灵的激荡，
那永远崇高的情感，他永怀不忘。

① 指诗歌。

与此同时，普希金通过连斯基的形象表现了许多十二月党人——浪漫主义作家这样的特点：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但不大了解生活，脱离使他们如此悲观失望的现实。

普希金认为，连斯基也可能有另一个结局——庸俗的地主的命运，变成果戈里作品中的玛尼洛夫这种类型的人，他会心满意足地对自己的奥莉加说：“我的心肝，张开小嘴儿，我给你放一小块糖。”别林斯基所预言的连斯基将有的正是这样的结局。这里，我们可以不同意别林斯基的意见。连斯基毕竟是地地道道的浪漫主义者。

普希金深切同情自己的主人公，他青年时代的幻想。连斯基“对知识和劳动的渴慕，对罪恶和耻辱的恐怖”，对荣誉的高尚见解和崇高的浪漫主义感情，使普希金感到无比珍贵。这种感情是，比方说，普希金皇村学校时期的朋友，十二月党人诗人丘赫尔别凯所特有的，他们曾在青年时代一起谈论过“席勒，荣誉，爱情”。密茨凯维奇甚至认为连斯基就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时期的普希金本人”。

但是可以感到普希金对奥涅金和连斯基也持批评态度。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也颇为相似，这些主人公体现了具有“在无

谓的行动中沸腾的对周围一切都不满的智慧”的“现代人”的形象。同时，普希金表明，他的这两个主人公的不幸都是脱离人民的土壤。在讲述奥涅金所受的教育时，普希金还仔细研究了他脱离人民的土壤的根源。普希金指摘贵族教育的肤浅和反民族的性质。格里鲍耶陀夫，克雷洛夫，那个时代所有的先进作家都曾着重指出，上流社会的教育（“东鳞西爪，一知半解的教育，我们大家全都受过一点”）脱离民族的土壤，脱离俄国生活的需要。这种脱离不独对“心灵可爱，却是个不学无术的人”的连斯基，而且对奥涅金来说，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达吉雅娜在后者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

达吉雅娜是个出身贵族的姑娘。但

她在自己爸妈的身边，
仿佛领来的养女一样。

她具有爱好幻想、孤傲不群的特点。她在道德面貌、精神需求上与象她的妹妹奥莉加那样一般的外省贵族姑娘不同。达吉雅娜充满真挚和纯洁。她既不懂得装腔作势，也不懂得调皮的卖弄风情和多愁善感——那些或者受“英国种族的傻瓜”，或者受“法国籍的任性女教师”教育的她那大多数同龄人所素

有的一切不良习气。她“真心实意地”、认真地终生爱恋奥涅金。她那天真纯洁、真挚动人的情书流露出深刻和直率地表白的感情，充满崇高的纯朴。她首先靠自己的敏感的心灵生活，但是她也产生了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姑娘的智慧和认识，她了解奥涅金的性格，并且在小说的结尾比他高出一筹。达吉雅娜那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来说，是崇高的精神素养，有助于她在彼得堡了解和打内心里摒弃“令人厌恶的生活的浮华”，而且在这一生活中保持自己崇高的精神面貌。

达吉雅娜的思想又是由她心灵的第一次痛苦的阅历和阅读那些“取代了她心中的一切东西”的书籍，主要是小说产生的，她阅读了理查逊^①和卢梭的作品。但是达吉雅娜与奥涅金和连斯基不同，她永远与俄罗斯祖国的土壤紧密相连。她喜欢俄罗斯民歌和民间故事，相信民间的预兆，和女仆一起占卜。达吉雅娜的优秀特点是由奶娘在她身上培养出来的。

诗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叙述了达吉雅娜的保姆的悲惨命运。在特写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中有一个见解，它很好地说明，普希金认为奶娘的命运是农奴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事实。“家庭生活的不

^① 理查逊（1689—1761）：英国著名小说家。

幸是俄国人民习俗的一个特点。”普希金写道，他指的是农奴制农民。“我可以引证一些俄罗斯民歌：通常这些歌谣的内容或者是被出嫁的美丽姑娘的怨诉，或者是年轻的丈夫对使他感到厌恶的妻子的责备。我们的结婚曲象葬仪上的号哭那样凄凉。曾经有人问一个老农妇，她是由于爱情才出嫁的吗？老农妇回答道：‘由于爱情的话我就坚决不出嫁了，可是村长威胁说要鞭打我。’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婚姻的不自由是一个久已有之的灾难。”^①

达吉雅娜的命运也是一样的悲惨。

看得出来，达吉雅娜的丈夫根本不是个老头子，不是象格列布·乌斯宾斯基^②称作的“老家伙”。他是奥涅金的朋友，他和这位朋友回忆过“早年怎样在一起胡闹、游玩”。他是1812—1814年的军官，大概就是那时“在战斗中负伤”的，十几二十年后当了将军，因而他象法穆索夫^③视为索菲娅^④的好配偶的上校斯卡洛祖布^⑤那样，他当达吉雅娜的丈夫时，约莫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287—288页。——原注

② 格·伊·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

③ 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中的主人公。

④ 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中的主人公。

⑤ 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聪明误》中的主人公。

四十岁。达吉雅娜的悲剧不在于她嫁给了老头子，她的丈夫还不到这个年龄，而在于她并不爱她。

同时，达吉雅娜也拒绝了奥涅金的来迟了的爱情。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小说的这种结局。然而，普希金认为，达吉雅娜在小说的结尾对奥涅金的痛苦的、充满悲伤的、同时充满精神力量的回答是人民道德的特征：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悲伤和苦难之上。对达吉雅娜来说，认识到道德责任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正是这一认识，使她高于她周围空虚的上流社会，帮助她忍受自己的痛苦。

长篇小说的总的意义表现在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中。俄国社会中一切优秀的品质——象连斯基这样崇高的心灵，象奥涅金这样聪慧的人物，忠于自己的义务和心灵的达吉雅娜，都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而且，无论女农奴的命运还是十二月党人的悲剧，普希金都把这种命运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俄国生活的典型现象来叙述。

在小说中，与小说的生气勃勃的、受苦受难的心灵对立的是别杜什科夫、布雅诺夫等死魂灵，后来果戈理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些死魂的形象。果戈理塑造的典型首次出现在达吉雅娜的命名日酒宴上的客人中间：

脑满肠肥的普斯佳可夫，
带来了他的大块头夫人；
还有格沃兹金，顶呱呱的地主，
他掌管着穷得精光的农民；
鬓发斑白的斯科季宁老夫妻；
带来一窝各种年岁的儿女，
从三十岁起，到两岁止；
彼杜什科夫，县城的浪荡子，
以及我的堂兄弟布雅诺夫，
穿件细绒衣，戴顶鸭舌帽，
(他，当然罗，你们都知道)，
还有退职的参事弗里亚诺夫，
粗鄙的造谣家，老练的骗子手，
又是个贪吃鬼，脏官和小丑。

普希金仿佛把莫斯科贵族社会的“死魂灵”交给
达吉雅娜去评判：

达吉雅娜也想仔细听听
人们的对话，一般的谈吐；
然而所有的人，整个的客厅，
全都在胡拉乱扯，非常庸俗；
他们的一切都那么平淡、无聊，
即使诽谤别人，也那么枯燥；
在这些无益的干瘪的话语里，

在这些飞短流长的新闻里，
即使出于偶然，即使无意之中，
也整天整夜迸不出一点儿道理；
疲惫的思想显不出笑意，
他们即使诙谐，也难令人心动。
哪怕是引人一笑的愚昧
也很难得啊！空虚的上流社会！

普希金的长篇小说教导人们蔑视贵族农奴社会，憎恨空虚的、毫无意义的生活。诗人也揭露了他恨之入骨的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对他人的藐视、自命不凡、铁石心肠：

而我们中间也没有这种友谊。
我们把一切人全当作零看，
能够算作壹的只有自己，
我这话不包含一丝儿偏见；
我们全都在向拿破仑看齐；
成千上万两只脚的东西，
对于我们只是工具一件，
我们认为感情滑稽而野蛮。

长篇小说赞扬一切美好的、真正人性的事物，呼吁俄国文化必须与人民、人民的生活保持联系。因此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高度人民性的作品，是“……俄国社会觉悟的壮举，几乎是第一步，然而向前迈进了多么大的一步啊。”别林斯基写道。^①

伏列伏依和纳杰日金的浪漫主义批评不理解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它对俄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他们觉得，无论在体现构思方面，还是在艺术性方面，似乎都没有统一的内容。在《莫斯科电讯》杂志中发表的一篇评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章中写道：“这部刁钻古怪的作品的全部优点仅在于细节。试问，在读过《奥涅金》之后心里会留下什么样的总的想法吗？什么想法也没有。谁不说《奥涅金》拥有丰富多彩的美，然而美仅存在于一些片断，个别诗行和描写现在和将来均不存在的事物的情节之中。”^②其实，赋予长篇小说以统一的内容的，不仅是普希金以迅速流逝的俄国生活为背景展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优秀代表的悲惨命运的构思。生活本身的运动产生了长篇小说内容和情节展开的基础。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03页。——原注

② 《莫斯科电讯》，1833年第1卷第2期第239页。——原注

普希金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对立起来，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创造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形式。

“长篇小说”一词普希金指的是“在虚构的故事中展开的历史时代”。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无论就反映现实的方法还是就其内容而言都是高度符合历史事实的，象准确地确定的时代的“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就曾指出这一点。伟大的批评家认为《奥涅金》是“俄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时期的画卷。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长诗，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①他写道。

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历史主义首先表现于普希金在小说中准确地确定了情节展开的时间背景：小说的情节开始于1819年，结束于1825年春。在莫斯科贵族社会、彼得堡上流社会生活的描写中，普希金写进了与那个时代的俄国和西欧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文化事件有密切联系的大量历史实际事物，还提到诗人的许多同时代人。在论述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本书中，H·Λ·布罗茨基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32页。——原注

用各种各样的暗示、追忆往事和直截了当地指出1812年至1825年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事实的方法，详尽地揭示了普希金长篇小说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譬如，根据H·A·布罗茨基的正确意见，普希金在叙述奥涅金同连斯基的争论时，把“十二月党人在卡敏卡、他本人同社会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们进行的那些热烈争论的情景……”^①写进了长篇小说。

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普希金直接观察现实的进程，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写进了小说。当他构思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时，他没有设想过，也不可能设想到他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时所了解的情况。比方说，在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作为二十年代初莫斯科青年某种圈子的代表“档案处青年”^②的形象，1826—1827年普希金来到莫斯科后曾观察过这个圈子的青年。这就使个别章节具有当代活生生的编年史的作用和意义。

① H·A·布罗茨基：《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33页。——原注

② 指俄国外交部档案处的青年公务员，当时贵族青年在这里供职者甚多。

据维亚泽姆斯基的意见，在第十章中记述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产生的“出色的历史纪事”，阐明了普希金对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历史的观点，这一观点好象是他 1822 年的历史札记的继续。这篇札记在提到新的卡里古拉^①——保罗一世时就中断了，第十章的诗节是从刻画亚历山大一世的形象开始的。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基本特征是本着普希金对他的讽刺短诗的精神描述的。第三诗节描写了一八一二年战争：

一八一二年的风暴终于来到——
谁在这时帮我们战胜了强敌？
是人民不可遏止的怒潮，
巴克莱^② 冬天，或是俄国的上帝^③？

普希金本人在长篇小说《罗斯拉甫列夫》中认

-
- ① 卡里古拉（公元 12—41）：公元 37 年起为罗马皇帝，因谋求无限权力，要求尊其为神，因此激起元老院和御林军的不满，后被御林军所杀。保罗一世也是贵族阴谋分子杀害的，故有此喻。
- ② 巴克莱（1761—1818）：俄军将领。
- ③ 当时俄国诗文中惯用的一个名词，代表当时一种拥护反动政权的“官方爱国主义”思想。

为，人民正是粉碎倨傲的敌人的力量。

普希金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产生于1812—1815年之前。众所周知，许多十二月党人也是把先进贵族青年中的政治密谋与俄国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欧洲人民的解放同拿破仑展开殊死斗争的年代里心中充满的爱国主义高潮联系起来的。据十二月党人雅库什金说，“一八一二年战争激起俄国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形成其政治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时期。”^①

在第九诗节中，普希金还指出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十二月党人的意义，指出以神圣同盟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猖獗，认为这是先进的俄国人起义的原因之一，最后还指出诸如1820年谢苗诺夫团起义这一俄国政治形势尖锐的重要标志。普希金把西欧和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情况描写成1821年初形成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况，他写道：

俄罗斯重新又驯服听话，
沙皇巡游得比以往更勤，
然而，另一堆火焰^②上的火花，

① 伊·德·雅库什金：《回忆录，论文，书信》。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51年，第7页。——原注

② 这里普希金显然与亚·奥多耶夫斯基的书信体诗歌中著名的诗行（“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相呼应。——原注

也许早在很久之前已经

继而叙述了十二月党人密谋的历史。描述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在小说的第十章中，普希金表现他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第一个历史学家。

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人物的全面塑造，表现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心理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通过其相互关系，极其和谐地疏密有致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环境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普希金表现了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但对他们的心理没有作出深入的描写。他根据需要阐明了书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时代的精神生活。同时，普希金在发展中，在生活过程中表现人，而且把他作为受社会制约的具体的历史人物来表现。

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不同于浪漫主义长诗，它写进了广阔的日常生活背景；不同于二十至三十年代劝谕性的日常生活小说，它有深刻的心理分析，解决道德问题而没有对教育意义的喋喋不休的说教；不同于浪漫主义派的心理小说，它有着严格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的生动性。

《叶甫盖尼·奥涅金》具有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素描。无论在古典主义时期还是在浪漫主义居统治地

位的时期，都认为日常生活的描写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普希金大量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和风尚的图景。同时，在普希金笔下，日常生活是和人物的命运、不同领域的生活过程、文化流派、时代的政治思想（《奥涅金的旅行片断》，《第十章》）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如同果戈理的《死魂灵》一样，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日常生活并不是描写的主要部分。

普希金在刻画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典型时，特别重视象教养、教育这样的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因素。他详细地叙述奥涅金是怎样受教育的，他阅读哪些书籍，连斯基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什么样的等等。普希金的哲学观点与启蒙运动的主张很相近，并且认为人的教养、教育、思想的发展、风尚的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人物的描写丝毫没有十八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所特有的抽象性和美化。在再现时代的历史面貌和表现任何一个历史的甚至经济的细节中，普希金都十分讲求准确。马克思抓住了其中一个细节，指出：“在普希金的长诗中，主人公的父亲始终不能理解，商品就是金钱，但金钱就是商品这一点，俄国人早已理解……”^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第160页。——原注

普希金力求客观地反映现实。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的生活根据其性格、环境、典型情况，按其特有的和客观的规律性发展。与此同时，在贯穿全书的抒情风格中，表现了诗人对生活中和他的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关注。

在长篇小说著名的抒情穿插中，显示了普希金本人的性格。抒情穿插是诗人对生活的深思熟虑，他对道德问题的思考。

普希金觉得，生活是客观现实发展的无穷无尽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章别林斯基所倍加赞赏的著名诗节中，普希金写道：

唉！在一条条生命的田垌上，
禾苗似的人呵，转瞬即被刈去，
一代一代，按神灵秘密的旨意，
萌芽，成熟，然后被割倒；
而另有一些人便接踵来到……
不停地激荡、生长、骚乱，
就这样，我们这反复无常的种族，
最后全都挤向祖先的坟墓。
会来的，会来的，我们自己的时间，
到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会把我们挤出世界的门外！

你们且陶醉于它吧，朋友，
且陶醉于这虚浮的人生！
然而我，深知它空无所有，
我对它很少有留恋的心情；
面对幻景我把窗帘合上；
然而，有一些渺茫的希望
却不时前来使我心乱如麻：
我会忧愁的，假如我不留下
些微的脚印，便离开人间。
我活着，写诗，不为要人夸奖；
然而，似乎我心中也在盼望
把自己可悲的命运宣扬一番，
我盼望，哪怕有一个声音能够
让人们记起我，作为我忠实的朋友。

关于这些诗行，一位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对自己的死亡的认识与对于全国人民生活的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客观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是不会死亡的，子孙后代“有一天”会“按神灵秘密的旨意”，干脆把他挤出世界的门外，而生活将一刻不停地继续下去。诗人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消亡的时刻上，他的认识跑到前面去了，并且观察世代更迭的永恒生活；他没有对这个时刻感到绝望和恐惧，而渴望在他死后参与这一生活，在自己去世后留下一座永

远向人们讲述他及其事业的“纪念碑”。^①

在抒情插笔中，诗人时而陷入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时而考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年代里占据他的思想的当前大众关心的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在小说中，普希金提到一系列令他和他昔日的朋友折服的人物——恰阿达耶夫，杰尔维格，巴拉登斯基，维亚泽姆斯基，拿破仑，卢梭，伏尔泰，拜伦等。诗人的想象飞向光明的未来，那时

一条条公路纵横交叉，
将整个俄罗斯联成一家；
河面上将有一座座铁桥，
好似宽阔的彩虹，拦腰横跨，
我们将开山辟路，还要在水下，
凿出许多条艰险的隧道……

长篇小说中的抒情插笔与其情节不是没有关系的。倘若删掉这些抒情插笔，则叙述的进程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些抒情插笔包含对主人公的描述，对小说情节的情景的评价。这些抒情插笔也是为表现作

^① B·恩格哈特：《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见《研究普希金作品的专家》汇编，一分册，1916年，第92页。——原著

者本人——小说主人公的凄楚命运的朋友和见证人的性格所必不可少。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结构，它逐步展开的情切，自传性和历史附注，小说中发生的事件的严格论据，奠定了十九世纪俄国现实小说结构的基础。

在浪漫主义长诗中，结构中心是一个体现作者的构思和长诗的主题思想的主人公；其余一切人物均似乎处于从属主人公的地位，为他“活动”。普希金写进小说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主人公，在这两个主人公后面还有两个次要的、但充分展开的人物，而在这些人物后面，出现了配角的群像。而且，每个人物由于进一步描述了主人公，便证实了自己也是有客观生活的根据，是社会历史现实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继续与舞台相比较的话，则可以说，不光是主人公，他们也都在表演，构成一个“总体”，在这一总体中，连小人物也是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普希金之后的优秀小说中也将如此。

在普希金的这一诗体小说那无比丰富的诗节结构、格律和旋律中，总结了她的诗歌以往的一切成就。诗人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发明了特别的诗节，这种诗节由按一定的格式押韵的十四行诗组成。但是无论是普希金采用的诗节结构，还是整部小说用四音步抑扬格写成，都不影响独特的韵脚和抑扬格

韵脚变异的无穷的多样化。

悦耳的旋律常常把普希金的诗句和诗人塑造的形象的内容融为一体：

好似年轻生命形成的旋风，
华尔兹喧嚣的旋风在飞转，
单调无味，仿佛是发了疯；
男男女女一对对闪过眼前。

普希金还采用音响表现法，用词的音响本身突出艺术形象的细节：

玛祖卡的乐曲声响起了。过去
一当玛祖卡乐曲雷鸣般轰响，
宽敞的大厅中一切都会战栗，
脚下地板喀喀响，像要垮掉一样，
窗棂也会颤动，甚至裂开。

普希金这部长篇小说中的艺术手法是描写的准确，各部分的和谐，论证的明确。普希金在描写细节时总是十分讲求准确。他不采取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采用的任何故意做作的艺术效果。甚至在诸如决斗这样的场面也没有丝毫传奇剧的意味。普希金也不陷入感伤主义所素有的多愁善感，同时，长篇小说的感情色彩极其多样化——从惋惜到愤怒，从温和的

微笑到辛辣的讥讽和讽刺的语气，但小说的主要色彩是忧郁，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愉快的悲伤。

整部小说贯穿着这一愉快的悲伤。它不使读者陷入绝望，不产生无可慰藉的忧愁，不使读者厌恶生活。无论生活多么悲惨，无论主人公的命运多么悲惨，都不会令人心灰意冷。长篇小说充满对生活、人、未来的信心。

阿·马·高尔基在评价普希金这部长篇小说的历史意义时写道：

“奥涅金作为一个典型，在二十年代才逐渐形成，但诗人立刻看透了这一心理，研究了它，理解了之后就写出了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除了它不朽的美以外，对于我们还有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它比迄今为止许多卷帙浩繁的著作更加准确、更加真实地描写了时代。”^①

伟大的评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其评论普希金作品的天才论文中深刻分析了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是一部有着最高度的独创性和俄国民族性的作品。和他同时代的格里鲍耶陀夫那部天才的作品一起，普希金的诗体

① 阿·马·高尔基：《俄国文学史》。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39年，第112页。——原注

小说为俄国的新诗歌和俄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评论家写道，“和普希金的《奥涅金》一起……《聪明误》是以诗歌的形式描写广义的俄国现实的最优秀的典范。在这方面，这两部作品都为以后的文学奠定了基础，成为一所学校。从这所学校里培养出了莱蒙托夫和果戈理。没有《奥涅金》就不可能有《当代英雄》。正如没有《奥涅金》和《聪明误》，果戈理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如此深刻、真实地描写俄国现实一样。”^①

普希金把在艺术地再现历史的创作中制定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用于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现实，这对俄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世界文学中的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普希金又是在俄国文学中第一次创造了描写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形式。它虽然是一部诗体小说，但也在散文——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指明了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发展的基本道路。普希金创作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揭开了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

^① 《别林斯基选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441—442页。——原注

长篇小说历史的第一页。

在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周围，集结了普希金在题材上与诗人的当代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创作构思（《书信体小说》，稍后有《俄国的佩拉姆》）。

第八章 《别尔金小说集》问世

一组“小悲剧”·《别尔金小说集》

在波尔金诺，诗人创作了几个《小悲剧》。在这些作品中，普希金表现出他是一个描写人类热情的精湛的行家，塑造性格的卓越的巨匠，表现尖锐的戏剧冲突的大师。普希金出色地显示了他洞察其他民族的生活、描写任何历史时代的心理和风尚的杰出才能。

在《吝啬的骑士》中，历史地、真实地表现了中世纪时代的后期，趋于没落的骑士风度的危机，骑士城堡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封建骑士社会中，渗透着一股新的力量——黄金、金钱的权力，通过吝啬的骑士的形象所展示的正是这一主题。普希金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支配吝啬骑士的吝啬心理、黄金的权力的残酷。他心安理得地置不幸的寡妇和三个孩子于死地，拒绝了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高利贷者去摆布，把装满黄金的箱笼视为自己的幸福、名誉和光荣。

比起他西欧的先驱——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来，普希金塑造了一个更为富于表现力、更为完整的吝啬者的形象。“吝啬癖不是一个新的主题思想，但天才善于把旧的主题思想也写出新意。”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时指出，“吝啬人的理想只有一个，但是吝啬人的典型却迥然相异。果戈里笔下的泼留什金^①卑劣、令人讨厌，是个喜剧人物，普希金笔下的男爵非常可怕，是个悲剧人物。这两个人物都非常真实……”^②吝啬骑士的形象是作为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来揭示的。与此同时，普希金通过自己的悲剧提高到广泛概括黄金的权力的惨无人道的高度。普希金不采用这一题材的劝谕性议论，但他通过自己的悲剧的全部内容着重指出人与人之间这些关系的反人道性质，在这种关系中，体现在老男爵的理想中的黄金的权力决定一切：

还有什么不紧握我掌心？像个魔王，
我能够从这儿统治人寰。
只需我想要——便矗立起巍峨的宫殿；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61页。——原注

一群妖女，嬉戏追逐，涌进我美丽的花园。

一个个体态风骚，面目妖娆，

缪斯们将向我呈献杰作，

自由的天才将对我俯首贴耳，

慈善行为与不眠的劳作

将恭顺地等待我的犒赏。

只要我打个唿哨，

血腥的阴谋便言听计从，

胆怯地向我身边靠拢；

将有人舐我的手，

将有人窥伺我的眼神，

力图从中把我意志的暗示读懂。

谁都服从我，而我对谁也不服从……

别林斯基写道：“在坚毅的性格方面……在巧妙的布局、激情的磅礴力量、绝妙的诗句、丰富的内容和完整性方面——一句话，在各个方面，这个剧本都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①

普希金还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就产生了创作悲剧《莫扎特和沙莱里》的构思。当时广泛流行一个传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63页。——原注

闻：著名的德国作曲家莫扎特的早逝归咎于另一个嫉妒他的荣誉的作曲家沙莱里，这一传闻成为这一悲剧的题材的基础。由于这个缘故，留下了普希金的如下记录：“《唐璜》初次上演时，大厅里坐满了观众，其中有不少音乐作家。全场屏息静气，沉浸在和谐优美的乐曲中。突然，只听得一声尖叫。听众全都愤怒地回过头去，只见著名的沙莱里被嫉妒心激动得发了狂，气急败坏，存心捣乱，尖叫一声之后便冲出大厅。

“沙莱里死于八年之前。一些德国记者说，他在弥留之际好象承认了令人震惊的罪行——毒死了伟大的莫扎特。

“既然能出于嫉妒给《唐璜》喝倒采，他就可能毒死歌剧的作者。”^①

这一记录便成为悲剧情节的基础。在悲剧中，普希金力求通过莫扎特和沙莱里的形象揭示劳动和灵感在艺术作品创作中的作用。普希金通过莫扎特的形象强调指出艺术家天才的巨大力量。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把伟大的作曲家写成奔放不羁的天才的典型，这种天才表现得毫不费力气，丝毫不怀疑自己的伟大。明朗愉快的莫扎特是真正的天才，他仿佛体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263页。——原注

现了伟大的艺术带来的欢乐和光明，他与因嫉妒和诡诈而忧郁和凶狠的沙莱里形成鲜明的对照。真正伟大的艺术与残暴行为和犯罪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部悲剧中，深刻地揭示了嫉妒的心理。

普希金在描绘莫扎特这位无忧无虑和独立不羁而仅听命于自己的天才的艺术家的时候，也捍卫了自己在尼古拉制度下的创作自由。悲剧从这一角度与普希金关于诗人的诗歌相呼应。

在别林斯基备加赞赏的悲剧《石雕的客人》中，普希金以新的方式加工了关于淫佚放荡之徒唐璜的西班牙古代传说。在这部悲剧中，非常鲜明、生动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的风俗、典型和情调。唐璜悲惨的死揭示了普希金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崇高的。关于这一点，别林斯基写道：“悲剧的结局应该一定是悲惨的——以唐璜的死结束，否则它就是使人开心的小说了——只能如此，这一来就失去了成为它的基础的主题思想。唐璜是什么货色呢？——为了不仅有体力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有一种兴趣，一种类似固定不变的爱好的东西，一种向往。否则他的生活将是荒诞或者空虚的……”这一向往能够发展为一种构成人的生活激情的巨大欲望。”有的人认为自己的欲望和生活激情在科学中，有的人认为在艺术中，有

的人则认为在社会活动中，等等。唐璜把自己的一生用于享受爱情，然而不专于一位女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姑不论一个男人不可能只让爱情占满整个生活，他的单方面的追示不能不变成极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为了满足这种极端不道德的行为，他就必须根据其社会地位使女人陷于不幸——于是他把这种勾当变成自己的职业。侮辱不是空洞的、而是真正道德的思想总是要受到惩罚的，当然，是道德的惩罚”^①这部悲剧应该以唐璜的死去结尾。

悲剧《鼠疫流行时的宴会》是生战死的一曲乐观主义的颂歌。普希金赞美毫不畏惧地向一切“以死来吓唬人”的东西挑战的人的大胆和英勇：

……世上有人，沉醉于战斗正酣，
沉醉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
沉醉于狂怒的海洋，
沉醉于袭人的黑暗与滔天的恶浪。
沉醉于惊天动地的风暴，
沉醉于鼠疫的飞扬。
一切以死来吓唬人的东西，
对于必死者的心灵，却隐藏着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5页。——原注

不可名状的快感——
说不定，这正好保证永垂不朽！
谁心慌意乱之际能够发现这快感
并且品味它，谁就快活无量。

这些“小悲剧”均属于世界戏剧创作最伟大的成就之列。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还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他第一部完成了的散文作品。

普希金在文艺散文方面所作的最初几次尝试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当他成为著名诗人之时。有资料证明，他还在皇村学校就在散文方面尝试过自己的力量。普希金的第一篇散文试作写于1819年，这是一个篇幅不大的片断《娜坚卡》，它以普希金未来的散文风格的特点——文笔的准确、简洁和质朴而引人注目。普希金在流放的年代里曾写过评论文章、历史散文（《历史短评》，1822年）和回忆录散文（日记，札记）。散文家普希金毕竟与诗人普希金不同，他发展得较为缓慢，仿佛表现出稳重和谨慎。普希金开始较持久地创作文艺散文只是在二十年代后五年。在这段时间，普希金构思和开始创作了一系列散文作品。

如上所述，1827年夏普希金着手写作历史长篇

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但没有完成。

同时，普希金为一部描写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寻觅主题。《叶甫盖尼·奥涅金》即将结束时，对他来说越来越变成描写往昔生活的小说，虽然是不久前的往昔生活，1825年12月14日在二十年代前五年和后五年的俄国社会的发展中留下了太大的分界线。况且这是一部诗体小说，诗人在这种小说中不仅要和韵脚打交道；普希金感到——照他的说法——在小说的诗体与散文体形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1829年，普希金开始写作《书信体小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时间应当与写作它的时间一致。这是一个大胆的构思，其内容对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以往时期来说甚至是有几分论辩性的。

在指摘兄弟那过去时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时，小说的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那抽象而重要的论断是属于1818年的。那时候，严格的规矩和政治经济学是时髦的。那时我们去参加舞会都不解下身上的佩剑——我们觉得跳舞是不体面的，也没有工夫去向太太小姐们献殷勤。我很荣幸地向你报告，现在这一切全都变样了。人们不再读亚当

·斯密^①的著作，而去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了^②，任何人都在纵情追逐女人和寻欢作乐。我正在追随时代的精神，而你则原地踏步，你仍然原封不动^③，是个刻板的人。你喜欢一动不动地坐在对面的板凳上。”普希金流放后在莫斯科居住期间就观察过时代精神中的这些变化。其实，使普希金感兴趣的仍然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命运那个问题。

《书信体小说》对于理解普希金关于贵族的地位和他对农民的态度思想是重要的。普希金在《A和B的谈话》、《关于俄国贵族的短评》、《戈留兴村史》中发挥了在小说中涉及的关于地主置自己的农民于“无人关心的状态”、关于俄国新旧贵族、关于贵族的职责的主题及其他主题。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暴风雪》、《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中利用了《书信体小说》中的情节和形象。

为了构思关于当代生活的散文体长篇小说，普希金选择了旧的、尚源于卢梭的《新爱洛绮思》的书信体形式，可能是因为在流放的年代里娴熟地掌握了书信体艺术。他自己的书信就是他的创作实验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② 卡德里尔舞：又名方阵舞，是一种双人跳的民间交际舞。

③ “原封不动”：原文为法文。

室的众多部门之一，在这一部门中产生了他的散文。看来，普希金认为人物的通信是讨论上述问题，也是揭示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的一个方便的手段。另一方面，可能普希金后来觉得书信体形式似乎有些陈旧，不够自由，并且使所有的读者觉得有点象当时还记忆犹新的感伤主义作家的多愁善感，于是他不再继续写作书信体小说了。

普希金采用散文体小说这一体裁是符合当时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的。作为根据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广泛揭示私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学形式，小说这一体裁获得越来越大的意义。认为小说的特点是“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莫斯科通报》于1828年指出：“小说优先于其他种类的作品受到普希金的喜爱，因此对人民的风尚产生更大的作用。”^①几年后，别林斯基证实道：“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

普希金是最早指出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成就和必须在俄国文学中发展小说的人之一。还在1822—1825年这一时期，他就坚持不懈地劝告维亚泽姆斯基和别斯图热夫采用小说这一体裁。1827年，

^① 《莫斯科通报》。1828年，第7卷第169—170、171页。——

普希金直截了当地对波戈廷——当时他所中意的《莫斯科通报》的一位编辑指出，中篇小说“必须一定成为杂志的重要部分，象在《电讯》那样时髦。”^①

1830年，诗人在着重指出布尔加林的劝谕长篇小说《伊凡·维日金》的非凡成就之后，认为评论家们必须“阐明”长篇小说取得成就的原因，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成就与它的优点显然不符的时候。正如日后对于把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同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影响联系起来的别林斯基一样，对于普希金来说，长篇小说是最通俗易懂、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普希金甚至在这一意义上把长篇小说和寓言同等看待。他在1830年写道：“文学家，商人，上流社会人士，太太，侍女和孩子都阅读寓言（和长篇小说一样）。”^②

1836年，普希金在《致出版人的信》中也重复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大家到处都在读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③

普希金给他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的实质下定义时，在1830那一年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长篇小说一词我们指的是虚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235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84页。——原注

③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442页。——原注

构的故事中展开的历史时代。”^①

普希金不仅用这一提法给历史长篇小说，也给全部当代长篇小说下定义。因此，普希金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的重要特点是历史主义原则。在这一点上，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确实极不同于古代的长篇小说，后者用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反映生活恰恰很不够。普希金认为长篇小说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根据社会生活全面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的性格。在这方面，诗人感到满意的那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他特别看重贡斯当^②的长篇小说《阿道尔夫》，还有二三部“相当真实地反映时代和刻画当代人物”的长篇小说。

在俄国文学中，中篇小说的发展先于长篇小说的繁荣。

自三十年代初起，中篇小说逐渐在杂志和文选的散文中占据主导地位。涌现出来的年轻的中篇小说作家有：尼·阿·波列伏依，米·彼·波戈廷，尼·菲·巴甫洛夫，弗·费·奥多耶夫斯基。亚·别斯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02页。——原注

② 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政论家。其长篇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1815）在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图热夫—马尔林斯基的散文达到鼎盛时期，照别林斯基说法，他是“俄国中篇小说的创始人”。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浪漫主义占据优势。

其实，普希金从事散文创作也是从中篇小说开始的。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写了五个中篇小说：《棺材店老板》、《驿站长》、《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射击》、《暴风雪》，这些中篇小结成《别尔金小说集》。

12月9日，普希金“非常秘密”地告诉彼·亚·普列特尼奥夫，他写了“五部中篇小说，巴拉登斯基读了后笑得前仰后合。”1831年4月，诗人在莫斯科对米·彼·波戈廷朗读了这些中篇小说。普希金匿名发表了这些小说，没有指望会获得成功，因为这些小说与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和醒世散文迥然不同。

1831年10月底，这几个中篇小说问世了，据别林斯基证实，小说“受到读者的冷遇，更受到记者的冷遇”。^①譬如，尼·波列伏依认为《别尔金小说》是“束着无情的质朴的紧身胸衣的滑稽剧”^②。这一切并没有使普希金感到窘迫。保留下来一个关于诗人和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7页。——原注

② 《莫斯科电讯》，1831年，第21期第256页。——原注

他的一位熟人——П·И·米勒的谈话的有趣故事。米勒问道：“别尔金是谁？”普希金答道：“不管这个人是谁，写小说就应该这个样子：朴素，简洁、明了。”^①

在出版物中，《别尔金小说集》是俄国散文最早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在贵族庄园生活的传统题材（《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的同时，普希金在小说中提出了小人物的大众化题材（小说《驿站长》），它为果戈理的《外套》开启了先河。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对他那个时代的俄国散文的主要流派的论战的反应。普希金的《驿站长》描写真实，深刻洞悉人的性格，没有任何的说教，以此结束了卡拉姆津的《苦命的丽莎》这一类型的描写小人物的感伤——醒世小说的影响。感伤主义小说的被美化了的形象，出于教导目的而故意创造出来的题材情景被现实的典型、日常生活图景、生活的真正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取代了。普希金小说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是与感伤主义小说抽象的多愁善感相对立的。感伤主义小说的矫揉造作、陷入劝谕性的浮夸词藻的语言让位于诸如老驿站长关于他的杜尼娅的讲述那样质朴无华的叙事。

^① 《俄国档案》月刊。1902年，第3卷第234页。——原注

在《别尔金小说》中，普希金也反对二十年代末的叙事散文中浪漫主义的死板公式。在《射击》^①和《暴风雪》中，不平凡的奇遇、给人深刻印象的浪漫主义情景和冲突在现实环境中简单而完满地结束了，没有留下任何神秘的回味，没有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极为风行的传奇剧的结尾。在《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中，连戴着一枚雕有死人头像的戒指的仿佛是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原来是一个和可爱的、但非同寻常的姑娘寻找幸福的纯朴、善良的小伙子，他们俩的父亲绝交没有产生任何悲惨的后果，以友好的和解结束了。与此同时，坚毅的个性也引起普希金的兴趣。1834年，他写了描写1821年希腊起义的一位著名参加者的中篇小说《基尔查里》。但是即使在表现英雄业绩时，无论普希金如何美化它，也避免赋予它以浪漫主义的庄严色彩。

中篇小说《棺材店老板》更是一部引起争论的作品。普希金没有利用浪漫主义抒情叙事诗和中篇小说的美妙和神秘和情景，而是利用喝得微醉的棺材

① 在《射击》中利用了普希金于1822年在基什尼奥夫和军官祖博文决斗的情节。普希金带着樱桃去和祖博文决斗，并在那人射击时把樱桃当早餐吃。祖博文先射击，没有打中。普希金没有射击，但没有与对手和解就走了。——原注

店老板简单的梦景。这里，棺材简单地叫做“木头匣子”，而这些匣子的主人原来是个不具有任何神奇特性的平平凡凡的人。神秘的事情成为滑稽可笑的事情，失去其全部浪漫主义光环。在对居住在莫斯科尼基塔城门附近的手工业者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中，在阿德里安^①的形象和他的职业词汇中已包含着未来的“自然主义学派”的艺术手法的萌芽。

在《别尔金小说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普希金的艺术散文的诗体和风格的所有特点。在这些小说中，普希金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既能写动人的中篇小说，也能写题材尖锐、情节跌宕的短篇小说，还能写风习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特写。如今，普希金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实现了他在二十年代初确切而简炼地表达的对散文的艺术要求：叙述中唯一不可缺少的是用词上的准确，文体上的简洁和紧凑。

生活内容的所有方面：风习，日常生活，人物的心理，日常生活的细节——一切都表现得极有分寸。列·尼·托尔斯泰在评价普希金的散文时，于1873

① 中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居住在莫斯科冈察罗夫家住宅（现赫尔岑街50号）不远处的棺材店老板阿德里安。中篇小说中提到的耶稣升天教堂也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原注

年4月给··哥洛赫沃斯托夫的信中写道：“您是否早已反复阅读了普希金的散文？劳驾再从头读一遍《别尔金小说集》中所有的小说吧。每个作家都应该反复研究这些小说。最近我这样做了，并且无法向您表达这一阅读使我受到的有益影响。”^①

普希金用自己在外高加索旅行的机会创作了现实主义特写集《埃尔祖鲁姆旅行记》，对所见所闻作了简炼而准确的描写。

普希金描写风景和日常生活的特写表现了他所描写的现象中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其中没有多余的细节，普希金不喜欢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在描写中的“目光短浅的小题大做”。他摒弃浪漫主义散文词藻华丽的文体和绘声绘影的艺术效果。普希金始终不渝地严格实行“赤裸裸的质朴”的原则。他一向很讲分寸，避免散文中可能象是诗意的东西。

^① 《托尔斯泰论文学》，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144页。——原注

第九章 《黑桃皇后》

《罗斯拉甫列夫》·《黑桃皇后》·童话诗·《戈留兴诺村史》·《杜勃罗夫斯基》·
《普加乔夫史》

三十年代初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引起普希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密切关注。1830年7月法国发生革命，引起普希金的同情。11月发生波兰革命，使诗人深深激动。他对俄波关系问题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整个波兰起义期间，西欧针对俄国发出的战争威胁使他愤慨。1831年6月，普希金给维亚泽姆斯基写信道：“欧洲眼看就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①他坚决地，而且决不是根据官方的理由反对欧洲对俄波关系的干涉。普希金给库图佐夫元帅的女儿叶·米·希特罗沃写信道：“1830年革命内部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原则，这就是不干涉原则，它将取代在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352页。——原注

整个欧洲业已破坏殆尽的王朝正统主义。”^①关于普希金在政治领域中的洞察力，密茨凯维支在关于诗人的回忆录中写道：“听着他议论他的国家的内外政策时，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对国事有很成熟的见解，每天都阅读议会的汇报的人。”^②普希金密切的注视事件的发展，叫嚣要对俄国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法国报纸特别使诗人感到愤慨。夏末，普希金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日》和《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等诗，这些诗都是针对武装干涉的威胁和那些“威胁要把俄国革出教门”的人们而写的。诗人怀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追忆了光荣的 1812 年：

每当我们用追念兄弟的酒宴
把伟大的波罗金诺日缅怀，
总要说：“不少外族曾来进犯，
气势汹汹，要给俄罗斯降灾；
欧罗巴不是曾经倾巢出动？
是谁的星辰引他们到这里！
但我们却坚定站稳脚根，
用胸膛奋力抵御听命于

① 《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第 828 页。——原注

② 《密茨凯维支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4 年，第 4 卷第 96 页。——原注

傲慢的意志的民族进逼，
使力量悬殊之争势均力敌。

可如今他们一味自我夸耀，
竟忘却当年灾难性的逃跑；
忘记了俄罗斯的刺刀和白雪
把他们的光荣埋入荒村野郊。
熟稔的盛宴又把他们引诱——
斯拉夫人的鲜血醉人可口；
然而醉后他们会感觉难受，
不过他们的客子梦岂会长留，
在那北国田畴的禾苗之下，
在冰凉而拥挤的新居里头！

在《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一诗中，普希金怀着爱国豪情对那些以战争威胁俄国的大喊大叫的欧洲“口若悬河的雄辩家”写道：

难道我们要同欧洲重新争论？
难道俄国人不善于取胜？
难道我们人少？……
从受到震惊的克里姆林宫
到岿然不动的万里长城脚下，
俄罗斯大地再也不能崛起，
任钢铁的鬃毛闪耀着光华？

自皇村学校时代起，与 1812 年俄国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和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有密切关系的题材和形象，在普希金的思想 and 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许多诗节中，诗人怀着爱国主义豪情追忆了“一八一二年的风暴”，不愿向侵略者拿破仑俯首称臣的莫斯科的大火。

如上所述，1831 年的政治事件促使普希金更加强烈地回忆起 1812 年。他写了纪念伟大的俄国统帅米·伊·库图佐夫的诗《在神圣的坟墓之前》。普希金发表这道诗要晚得多，而且没有最后两行，对那个朝代的军事“功绩”抱嫉妒态度的尼古拉一世的书刊检查机关未必会通过这两行诗。在这些诗行里，普希金对库图佐夫说：

如今你再听听我们的心声吧，
挺起身来，拯救沙皇和我们，
啊，威严的老人！请你面对
你所留下的团队的将士们，
到墓口片刻显一显你的雄姿，
鼓舞鼓舞我们的欢欣和热忱。

显现一下吧，并用你的手掌
为我们指出，在领袖们中央

谁是你的继承者，候选人！
但殿堂沉浸在默默无语中，
而你战墓中的永恒的梦境
依旧不动声色，一片寂静……

这些诗行的“对立涵义”对那些在 1831 年知道这些诗行的人是非常清楚的。譬如，元帅的女儿叶·米·希特罗沃就清楚地感觉到普希金的诗歌的政治上的“要义”。他们指出，在尼古拉一世的高级将领中没有军事天才。这是对尼古拉一世发表的最刻薄的意见。^①我们可以察觉到，普希金把库图佐夫的形象描绘成受到人民信赖、为人民的公认所鼓舞的统帅的形象。

在你的墓中洋溢着一片欢欣！
它向我们发出俄罗斯的声音；
它向我们反复提及那个年头：
一种充满着人民信念的声音，
曾向你圣洁的苍苍白发呼吁；
“去拯救吧！”你挺身而出保国卫民。

① 普希金在《日记》（1834 年）中指出“俄国缺乏国务活动人才”。这里讲的就是尼古拉时代。——原注

也是在 1831 年，普希金开始创作以一八一二年时期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罗斯拉甫列夫》。

在西欧，历史长篇小说在这一时期之前已非常流行。瓦尔特·司各特^①的长篇小说饮誉全球，他的良好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中，而且表现在历史科学中。继瓦尔特·司各特之后，西欧的一些文学大师，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维克多·雨果、意大利的曼佐尼、美国的费·库珀开始采用历史小说的体裁进行写作。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师承瓦尔特·司各特。现代人认为，人们普通热衷于历史长篇小说是由于拿破仑的历史的悲惨结局之后到来的时代本身。在三十年代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从前，在了解历史时，人们满足于关于战役和胜利的叙述；如今，在‘询问往昔时’，人们则要弄清‘内部生活的最微小的细节’。”十九世纪初的历史小说恰恰适应了对历史中“内心的”、“家庭的”、“日常的”东西的这一兴趣。历史小说的流行，是与那一时期的民主运动和理想、人民的民族历史自觉的发展、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兴趣的发展相关联的。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作家，创立了历史小说的体裁，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熔于一炉。

自1820年起，俄国开始翻译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读者中声誉日隆。普希金也高度评价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位英国小说家对别斯图热夫的中篇小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可以理解，描写自己的祖国、民族的历史的历史小说应该引起俄国读者多么浓厚的兴趣。1830年，《莫斯科电讯》中指出：“读者……迷恋于我们对时代的小说热……俄国读者知道了外国的事情之后，都想看到和知道自己的事情。”1829年出版的米·尼·扎果斯金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的俄国人》，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全俄国有文化的人都阅读它。普希金对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大加赞赏。他在1830年写道：不久前，历史小说引了普遍的重视。”创作俄国的历史小说的念头使诗人着迷已经好几年了。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后，他曾对朋友们说：“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写出以俄国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让别人也欣赏欣赏它。”^①《彼得大帝的黑奴》结果没有完成。在《罗斯拉甫列夫》中，普希金描写了较近的时代。

^① 巴·瓦·安年科夫：《普希金传记材料》。圣彼得堡，1837年，第191页。——原注

写作《罗斯拉甫列夫》的原因之一是1830年出版的米·尼·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罗斯拉甫列夫，或1821年的俄国人》。这部长篇小说对1821年的历史形势的阐述不真实，企图给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的脸上抹黑，因而引起普希金的不满。1831年7月3日，普希金给维亚泽姆斯基写信道：“我读了《罗斯拉甫列夫》。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责骂它的。”^①普希金赞同维亚泽姆斯基的意见，在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罗斯拉甫列夫》中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一个感情，没有一个情况是真实的，但同时指出，长篇小说是引人入胜的。

虽然普希金创作的原因是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普希金的构思是和他不久前对1812年战争的浓厚兴趣联系在一起的，普希金认为这一战争是“近代史中最伟大的事件”。1829年，他打算写一部与一八一二年时期有联系的散文作品。1831年，由于法国报刊当时呼吁对俄国发动新的战争，普希金对卫国战争事件的兴趣更加强了。

《罗斯拉甫列夫》的创作是普希金历史小说的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1829—1831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在讨论扎果斯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362页。——原注

金的小说时提出一个问题：“人民能否成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在《罗斯拉甫列夫》中，扎果斯金把人民仅仅表现为消极力量，由牧师——以专制制度为首的农奴主贵族率领的顺从的教徒。普希金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描绘的人民形象则截然不同。

普希金指出，在敌人进犯时，在可怕的危险时期“人民变得残酷无情了”。这时，“上流社会那些喜欢打诨说笑的人们都安静下来；太太们都惊慌失措……到处高呼波扎，尔斯基和米宁^①的名字，宣传人民战争，可是却准备一口气逃到萨拉托夫乡下去”。

普希金通过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冷酷与贵族懦怯的“萨拉多夫爱国主义”的鲜明对照，生动地展示了人民在一八一二年事件中的作用。

在《罗斯拉甫列夫》中，波利娜是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的表达者。善于理解和评价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本国人民的英雄功绩的英勇、果断的妇女的形象，为普希金塑造的一系列俄国妇女形象作了重要的补充。波利娜一生的激情乃是对祖国的爱，

① 波扎尔斯基（1578—1649）；下诺夫戈罗德民军司令，曾组织民军抵抗波兰军队，于1612年解放莫斯科。米宁（？—1616）；下诺夫戈罗德行政长官，同波扎尔斯基一起解放莫斯科。

她把个人感情也服从于这种爱。“你还不知道吧？”波利娜感动地对我说，“你哥哥……他很幸福，他没有被俘——你应该高兴：他为拯救俄国捐躯了。”

波利娜还决心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对先进的西欧文化的敌视于她却格格不入。波利娜憎恨拿破仑，认为他是祖国的敌人。蔑视一切民族的东西的贵族社会原来是崇拜法国的，如今转而仇恨法国，便她觉得这种仇恨法国的行为是荒唐可笑的。

波利娜的整个心理气质——她的“心灵的不平凡的品质和刚毅、崇高的智慧”，她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态度，她的思想——这一切都是其社会觉醒始于1812年的先进贵族青年所特有的品质。

普希金那些关于莫斯科官僚贵族在同拿破仑交战时期的日常生活和情绪的速写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工和发挥。普希金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主题思想是捍卫十二月党人的真正爱国主义的、进步的事业，使它免遭反动文学的攻讦。同时，普希金在《罗期拉甫列夫》中揭露了贵族社会在1812年的反爱国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对1830——1831年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普希金创作这部小说是诗人同显贵们的反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情绪，及其媚外思想作斗争的一个组成部份。普希金尚在1826年就给维亚泽姆斯基写信道：“我们

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既没有自尊心又不懂得羞耻。”^①1828年，普希金关于显贵们这样写道：“有些人既不关心祖国的荣誉，也不关心它的灾难，有关它的历史只知道波将金公爵^②以后的事，只有对那些有他们领地的省份才知道一些统计数字；然而他们却以爱国主义者自诩，因为他们喜欢喝波特文尼亚汤，他们的孩子穿着红衬衫^③到处乱跑。”^④在普希金的心目中，对祖国，对祖国历史的优秀篇章的爱乃是民族的光辉未来的保证。他在提到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时写道：“希腊人在屈辱中仍然记得自己光荣的出身，从而已无愧于自己的解放。”^⑤普希金像格里鲍耶陀夫和十二月党人那样，深深地憎恨贵族的世界主义，同时也一样憎恨把落后的农奴制的俄国同西欧的先进国家和思想对立起来的假爱国主义。

普希金愈觉得尼古拉时代的现实丑恶和沉重，就愈感到1812年—1825年的光荣时代的光辉及其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208页。——原注

② 格·亚·波将金（1739—1791）：俄国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③ 波特文尼亚汤、红衬衣：喻俄国最常见的食品和衣服。

④ 《普希金全集》。第七卷第61页。——原注

⑤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58页。——原注

活动家的崇高。普希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经常引起他描述总是含有对尼古拉制度及其庸碌无能的代表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历史图景。无疑，普希金会热烈欢迎莱蒙托夫打算给他的《同时代人》杂志投寄的短诗《波罗金诺》的。在这一时期，普希金经常思考文明贵族的命运、作用和意义。诗人认为，文明贵族是俄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以前立过很大的功劳。在《关于我国贵族的札记》和这些年的其它历史题材的详细提纲里，普希金力求建立完整的观点，拟订独特的立宪方案、有关贵族的社会和物质地位的纲要。与此同时，普希金也明确地表述了自己对“世袭贵族”在国务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贵族何许人也？”他在《关于贵族的札记》中问道，“人民的世袭阶层是最高的，即在财产和个人自由方面被赋予巨大的优越性的阶层。谁赋予的？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目的何在？是为了有强有力的保护者或接近当局的和直接的庇护人。”^①很难表达得更明确了。的确，在普希金的见解中没有各阶层一律平等的民主思想。但在尼古拉制度条件下，普希金的思想是极其对立的。在贵族的社会作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认为，贵族阶层应该是沙皇王位的支柱。尼古拉一世本人就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537页。——原注

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意思。普希金则认为，人民在国家政权面前应该有自己的保护人，从而认为人民与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是可能的。这里，普希金还说，贵族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权利，所以在自己的活动中应该办人民服务，成为他们的“强有力的保护人”，使他们免遭专制制度的“残酷法律”的迫害。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社会使命，普希金提出一整套教育纲领，指出贵族必须学习“独立自主，勇敢，高尚（总的来说是人格的尊严）”。普希金认为，只有这样教育出来的贵族才能反映民族的真正需求，并实现国家沿着文明和政治自由的道路发展的进步纲领。

自然，所有这些论断和纲要一次又一次地使普希金思考那些“可爱的苦役犯”——他对十二月党人的称呼——，思考他们的精神面貌，思考十二月党人运动遭到悲惨失败的根源和原因。如果说，二十年代可能存在像十二月党人那样深为民族的未来焦虑的文明贵族，那么，普希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贵族革命家就有可能再度出现。普希金在 1834 年与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谈话中就曾谈到这个可能性，当然，普希金的论断和希望是一种政治空想，它是当贵族革命家被打败，而民主的知识分子尚未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时俄国社会发展中的那一历史时期的反映。要知道，甚至赫尔岑在晚得多时，即 1857

年，在议论俄国社会的进步力量时写道：“可是我国的那些经常去敲沙皇政权的门，而沙皇政权却不尊重其人格，总是奢望把俄国当作自己的领地，而把我们当作农奴，因而使他们受尽了屈辱，也许能够把对立思想变成现实的人们在哪里呢？无疑，那些接受了西欧文明的人就是贵族。”^①在 1829—1830 年，普希金仍然认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文明的、热爱自由的贵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普希金对于古老的世袭贵族，即诗人一向认为是对立思想和行动的根源的那个阶层，以及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最文明的那一部分人的衰落感到惋惜（《我的家世》、《关于贵族的札记》）。

新的散文作品——《高加索矿泉的爱情》是在 1831 年构思的。在长篇小说的提纲和有关它的笔记里反映了诗人的两度高加索之行留下的印象以及普希金在莫斯科的一些熟人发生的事情。在草稿和提纲里提到的科尔萨科夫一家——M·N·里姆斯卡娅—科尔萨科娃，她的儿子格里戈利和她那普希金曾于 1827 年对她钟情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亚历山

^① 《赫尔岑文集》。M·K·列姆克主编，圣彼得堡，1919 年，第 9 卷第 27 页。——原注

德罗芙娜（阿利娜），是莫斯科贵族的代表，科尔萨科夫一家确实曾在 1827 年春启程去高加索，并且在矿泉旅行期间被山民洗劫一空。在莫斯科盛传：科尔萨科娃的女儿被山民劫至山村。这一切就成了普希金的长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普希金打算通过库博维奇的形象描写近卫军军官啊·伊·雅库库博维奇，他是“绿灯社”的成员，被从彼得堡流放到高加索，是一位非凡的勇士和喜欢奇遇的人。后来雅库博维奇成了十二月党人，参加过 1825 年 12 月 14 日起义，被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矿场。雅库博维奇的浪漫主义形象非常吸引普希金。还在 1825 年，诗人就语含讽刺地称他为“自己想像中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题材和政治题材交织在一起。

1831 年 6 月，《文学报》停刊了。普希金决定为出版自己的刊物而奔走，这不仅是出于文学目的，而且出于政治目白。普希金把同“诽谤俄罗斯的人们”，同一部分“恶毒的欧洲人”作斗争，视为未来刊物的一项任务。正如诗人所指出的，这部分欧洲人“暂时还不是用武器，而是每天用疯狂的诽谤攻击俄国……让我们俄国作家反击外国报纸那些厚颜无耻和愚昧无知的攻击吧。”普希金写道^①。诗人还力图打破

^① 《普希金全集》。第 10 卷第 653 页。——原注

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报》的垄断地位，当时这是一家唯一获准报导重大政治亲闻的报纸。然而，无论是在1831年还是次年，1832年，普希金都未能实现自己的出版计划。

在三十年代，普希金下了许多工夫创作评论文章。他把他评视为“揭示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诗人认为，批评的根据，应该是“彻底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其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入研究典范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的突出现象”。普希金关于“没有对艺术的爱，就没有批评”的思想是富于洞察力的。“你想成为艺术中的行家吗？”温克尔曼说道，“那么你就努力去热爱艺术家，发现他作品中的美吧。”^①普希金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评论文章中，仍然贯穿着使俄国文学帖近现实，帖近当前的生活的思想。普希金认为，俄国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展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一广大读者易于接受的、大众化的体裁。诗人满意地指出当时的俄国小说、果戈理的早期作品和巴甫洛夫的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倾向。

普希金在他为争取俄国文学的崭新道路和斗争中关切地指出和始终不渝地支持促进现实主义发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159—160页。——原注

展，特别是促进历史体裁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发展的一切事物。看来，这正是诗人极其赞许波戈廷在艺术上意义不大、但在倾向上是现实主义的历史悲剧。《行政长官的妻子玛尔法》的原因。这也是普希金过高评价米·尼·扎果斯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原因。《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21年的俄国人》获得极其辉煌的成就。普希金把这一成就称之为“完全理所当然”的成就。诗人为《文学报》写了评论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的文章。他给作家本人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他继续创作历史小说。

依普希金的意思，《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确实再现了“米宁和阿夫拉阿米·帕利岑^①的混乱时期^②”，“善良的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他们的感情、行动和语言。真实，正确地描绘了人的性格和1612年俄国生活的场景。在长篇小说中，虚构的情节和历史材料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但历史人物表现得苍白和平淡。普希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诗人指出了在许

① 阿·帕利岑（？—1612）：俄国作家。1680—1619年为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的修士。

② 混乱时期：指俄国16世纪—17世纪初这段时间。17世纪俄国作家们首先使用这一名称，后来也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袭用。

多方面追随瓦尔特·司各特的扎果斯金的长篇小说的优点和缺点。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最初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新贵》和《冰屋》也得到普希金的友善的评论。在指出《冰屋》在艺术上的优点时，普希金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但是，小说中没有保持历史的真实”^①他指的首先是沃伦斯基和特列季雅科夫的形象。

同时，普希金以无情、尖刻的嘲笑强烈地抨击了三十年代初俄国文学中反动的醒世流派。“有什么能比布尔加林的作品在道德上更为高尚呢？”普希金挖苦地写道，“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清楚地了解到：撒谎、偷盗、酗酒，赌牌等等多么不足取。布尔加林先生赏给人物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他把凶手叫做诺热夫^②，把受贿者叫做费贾特金^③，把傻瓜叫做格拉兹杜林^④等等。不过唯有历史的准确性不允许他把鲍里斯·戈东诺夫^⑤叫做赫洛波乌兴^⑥，把冒充的皇帝德米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54页。——原注

② 诺热夫在俄语中含有“刀子”的意思。

③ 弗贾特金在俄语中含有“贿赂”的意思。

④ 格拉兹杜林在俄语中含有“傻瓜”的意思。

⑤ 均为《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物。

⑥ 赫洛波乌兴在俄语中含有“驱鱼入网或轰野兽入圈套的带响器具”的意思。

特里^① 叫做卡托日尼科夫^②，而把玛丽雅·姆尼舍克^③ 叫做什留兴娜^④ 公爵小姐。可是这些人物也表现得有些苍白。”^⑤普希金在他闻名的讽刺性模拟作品——小说《真正的维日金》。十九世纪历史、道德、讽刺长篇小说》的提纲里揭露和嘲笑了布尔加林的长篇小说内容和风格的特点。

普希金极力鼓励俄国文学中新出现的天才。他赞赏柯尔卓夫的诗歌。年青、谦逊的诗人对普希金友好坦率的接待异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走到这位闻名的诗人面前，但普希金紧紧地握住柯尔卓夫的手，像跟一个老相识那同他攀谈起来。据别林斯基说，“柯尔卓夫曾提心吊胆地准备会晤这位像神明那样的人物，总是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普希金对他的亲切、热情的接待。柯尔卓夫几乎热泪盈眶地对我们讲述他一生中的这一庄严时刻。”^⑥

年轻的果戈里也经常得到普希金的友好支持和

① 均为《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物。

② 卡托尔日尼克在俄语中含有“苦役犯的意思。

③ 均为《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物。

④ 什留兴娜在俄语中含有“放荡的女人”的意思。

⑤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250页。——原注

⑥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9卷第510页。——原注

建议。“普希金使我认真看待事业。”果戈理叙述道，“他早就鼓励我着手创作一部大作品。终于，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个小戏里的一个小小的场面，可是这个场面却比我过去念给他听的所有的东西都更使他感到惊讶。之后，他对我说：‘有了这种洞察人，而且只有寥寥几笔即可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才能，而不去写大部头的作品，这简直是罪过！’^①普希金对果戈理提示了《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素材，并且是他的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和鉴赏者。

在1830年法国革命和俄国农民暴动的新时期之后，普希金的现实主义在他日益深刻理解人的社会典刑性，其阶级制约性的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在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中，历史主义与深刻了解对人的个性及其思想方式有着巨大意义的社会差别的作用结合起来了。在普希金的散文中，在写于1883年第二个波尔金诺的秋天里的《黑桃皇后》中，已可以特别明显地感觉到描述人的个性和社会环境的社会学原则。

普希金亲自对研究家帕·沃·纳肖金朗读了

^① 果戈理：《作者的自白》摘抄。见《果戈理论文学》，莫斯科，1952年，第229页。——原注

《黑桃皇后》。后来，后者对彼·伊·巴尔捷涅夫^①说：“小说主线的开头不是虚构的。老伯爵夫人是纳塔莉娅·彼得罗芙娜·戈里岑娜，莫斯科总督德米特里·强拉基米罗维奇的母亲，她确实在巴黎居住过，像普希金描写的那个样子。她的孙子戈里岑对普希金说过。有一次他赌输了，来向祖母要钱。她没有给他钱，而说了圣热尔曼在巴黎给她指定的三张牌。‘你试试吧。’祖母说。孙子摊了牌，‘便赌赢了。小说后面的情节则全都是虚构的。’”^②

据普希金本人证实，他的这部小说获得巨大成功。1834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黑桃皇后》大为时兴。赌徒们把赌注压在三点的牌、五点的牌和爱司上。”^③

小说中表现了俄国文学中具有社会差别的大城市的崭新题材。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缺陷，而又对无忧无虑和生活腐化的贵族青年怀有优越感的工程师盖尔曼的形象，盖尔曼的个人主义，普希金主人公

① 彼·伊·巴尔捷涅夫（1829—1912）：俄国历史学家，古文献学者，《俄罗斯文库》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② 《普希金的故事》。根据他的朋友彼·伊·巴尔捷涅夫的话记录。莫斯科，1925年，第46—47页。——原注

③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43页。——原注

支配生活的“拿破仑式”的强烈愿望，金钱对人产生有害影响的话题——这一切都是侵入俄国贵族—农奴现实的新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特点。普希金透彻地描写了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心理悲剧。同时，《黑桃皇后》中描写的首都贵族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与《彼得大帝的黑奴》中描写的法国摄政时期趋于没落的法国上层社会的浮华风习颇为相似。

《黑桃皇后》是社会心理小说，它为果戈理的彼得堡小说和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样的长篇小说开了先河（盖尔曼的形象乃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非常赞赏普希金仔细研究盖尼曼的一切内心活动、他遭受的全部折磨，他的全部希冀，以及可怕的突如其来的失败所作的细腻分析。在《黑桃皇后》中，有力地表现了普希金心理分析的深刻，紧凑和严谨，情节的严整性和逻辑性，没有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小说所特有的任何故作的艺术效果的戏剧性，风格的准确和简洁。

三十年代初，普希金接连写了几个民间故事：《沙皇萨尔坦的故事》（1831）、《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金公鸡的故事》（1834）。在这些民间故事中，反映了人民的智慧，他们的善与恶的观念，他们的诗意盎然的幻想。普希金的民间故事的源泉是民间口头创作。“这些民间故事多么美啊！每一个

故事都是一部富有诗意的作品!”普希金对民间故事赞叹道。他把从阿琳娜·罗季奥诺芙娜那里记录下来的神父和长工的故事改写成诗歌。普希金将这一故事加工成的诗歌充满对神父的贪婪的嘲弄。获是了讽刺社会的意义。在《金公鸡的故事》中,包含着对沙皇专政制度的辛辣的暗示。他的神话剧《美人鱼》富于诗意地描写了俄国的古代,属普希金没有完成的戏剧作品。

1830年普希金在前往波尔金诺途中,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暴动,敏锐地感受到人民的反农奴制情绪。

普希金从波尔金诺回来后,在一封信中谈到农奴制俄国的情况:“我刚到过那里……人民遭到镇压,被激怒了。1830年对我们是悲伤的一年!”^①普希金在《关于1831年霍乱的札记》中写道:“人民怨声载道……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暴乱。”^②1831年8月,农民赵义和政府对起义者残酷无情的镇压使普希金深为震惊,他写信给维亚泽姆斯基说:“当我亲眼看到这样的悲剧时,就再也没有工夫考虑我国文学中卑劣的喜剧了。”^③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825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73页。——原注

③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373页。——原注

普希金在世的最后几年，农民题材成为他创作中心题材之一。

还在波尔金诺时，他就开始写作《戈留兴诺村史》，一个卷帙浩繁的讽刺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打算展现逐奴制农村的逐步衰落，农民的贫困，地主及其管家的姿意暴戾，农民的造反，戈留兴诺^①这一村名本身就是与拉季舍夫所描写的拉佐廖纳雅^②村的名称相呼应的。波尔金诺农民的一些家庭就姓戈留兴诺夫。由于这部反农奴制作品显然无法通过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普希金创作《戈留兴诺村史》的工作停止了。就其讽刺的鲜明和尖锐而言，这一作品为萨蒂科夫—谢德林^③的讽刺开启了先河。

1832年，普希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这部小说以她的朋友帕·沃·纳肖金告诉他的“一位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算富有的白俄罗斯贵族生活中的一件真事为基础（起初这一长篇小说就以此人命名）。这个贵族和一位邻居发生田产纠纷，被挤出了庄园，身边只剩下农民，于是开始先抢劫小

① 戈留兴诺在俄语中的含意是“忧愁”“悲伤”“痛苦”。

② 拉佐廖纳雅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破产的”。

③ 米·叶·萨尔蒂科—谢德林（1826—1889）：原姓萨尔蒂科夫，笔名谢德林。俄国讽刺作家，民主主义启蒙家，政论家。

官吏，后来对其他的人也进行洗劫。纳肖金在监狱里见过这位奥斯特洛夫斯基。”^①

看来，长篇小说的情节发生在十九世纪头十年。《杜勃罗夫斯基》之所以值得注意，首先在于它以广阔的图景描绘了外省地主日常生活和风俗，并且可能确定为历史日常生活长篇小说。别林斯基指出：“在特罗耶库罗夫身上，极其真实地描绘了俄国贵族阶级的古老生活。”^②特罗耶库罗夫是个有钱有势、被生活娇宠坏了的胡作非为的农奴制地主，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在长篇小说中以含蓄的幽默描写的小贵族。

他家里养的一群狗生活得比农奴还好。特罗耶库罗夫在历史上是叶卡捷琳娜时代封建农奴现实的典型产物。他是在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掌握政权的1762年政变后开始升官发财的。普希金把贫穷的，但却高傲的老杜勃罗夫斯基的形象与声名显赫、家财万贯的特罗耶库罗夫相对照，通过这一对照，在长篇小说中揭示了一群家道中落的名门贵族的命运，普

① 《普希金的故事》。根据他的朋友彼·伊·巴尔捷涅夫的话记录。莫斯科，1925年，第49页。——原注。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社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7页。——原注

希金本人即出身于这个贵族。

“欧洲人”维利伊斯基，这个衰老的努林伯爵的形象，代表新一代的外省领地贵族。在维列伊斯基身上，文雅的外表和举止与亚洲封建主的风俗结为一体（他极力想同一个爱着另外一个人的姑娘结婚）。

小说以讽刺的笔角描写了“舞文弄墨”的贪官污吏，农奴制农民对他们的刻骨仇恨并不亚于对特罗耶库罗夫的仇恨。如果没有这些县警察局长和陪审员，没有懦怯的、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基斯捷涅夫的神父的形象，十九世纪初期外省地主的生活图景就不会如此完满了。

在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中，农奴制农民的情绪表现得特别深刻。普希金没有美化农民阶级。他表明，封建社会的风气使一些奴仆道德败坏，成为奴颜婢膝之徒。但普希金也表现了对地主和官吏持敌视态度的农奴制农民。铁匠阿尔希普就是这样的人物。阿尔希普违反小杜勃罗夫斯基的愿望，而按自己的意志惩治了法官。心软的叶戈罗芙娜^①央求怜悯就要被大火烧死的官吏，他却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那么便宜。”惩治了这些官吏以后，他说“这会儿一切都称心了。”

^① 叶戈罗芙娜：《杜勃罗夫斯基》中小杜勃夫斯基的保姆。

在长篇小说的贵族人物中，这个形象获得了具体的社会内容。在长篇小说中，突出表现了小杜勃罗夫斯基的形象。他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小杜勃罗夫斯基是一个暴动分子，在俄国许多进步的浪漫主义作品中，可以见到反对奴役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反叛分子的形象。在《杜勃罗夫斯基》中，这个形象获得具体的社会内容。在长篇小说中，普希金把贵族反叛分子与农奴制度下的农民反叛分子写得相似。但是普希金并没有把自己的主人公写成农民的同道，而指出小杜勃罗夫斯基的行为的个人动机。当玛莎^①嫁给维列伊斯基后，小杜勃罗夫斯基便离开了自己的同伙，对他们说：“你们都是骗子。”他对农奴制度下的群众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普希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当时风行的惊险小说的传统来塑造小杜勃罗夫斯基的形象的。这就不能不影响长篇小说中反农奴制的社会农民主题的发挥。普希金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农民起义总是激动着普希金的想象。普加乔夫的起义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普希金打算写《普加乔夫史》。1833年4月，他向陆军大臣提出要求，希望能允许他阅读普加乔夫起义史中的档案文献。

^① 玛莎：《杜勃罗夫斯基》中的主人公，特罗耶库罗夫的女儿。

同年夏末，普希金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地区，访问了喀山、奥伦堡和著名的别尔德村^①和一些还记得待普加乔夫的老人谈话，搜集有关普加乔夫的民歌，在地方档案馆搜集材料。不消说，普希金关心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当代生活。他从来不放过机会同农民谈论他们的生活。帕·沃·纳肖金的一位亲戚叙述道：“诗人在旅行中到达驿站的时候，从不等待人家给他套马，而总是沿着道路向前走，不放过一个遇到的农夫或农妇，和他们谈论农事，家庭和贫苦的生活，特别喜欢参加工人们的谈话。他非常熟悉民间语言，所以能够很快地取得没有受教育的农民群众的好感，让那些庄稼汉毫无拘束地和他畅谈一切。”这就使他易于深入了解普加乔夫起义时期的农民的情绪。

《普加乔夫史》浸透了对人民起义、普加乔夫运动的方向、家奴制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对抗性矛盾的理解，普希金用平淡的语调叙述道：“军政长官弃城而逃，贵族逃离庄园……普加乔夫宣布人民获得自由，消灭贵族家族”……“贵族阶层注定要灭亡。在所有的村庄里，在地主宅院的大门上，吊着地主或者他们的管家的尸体。”

① 别尔德村：一个哥萨克村庄，离奥伦堡很近，普加乔夫攻打奥伦堡时，他本人就在这里坐镇指挥。

他写道：“所有平民都拥护普加乔夫……只有贵族阶层公开站在政府一边。”

1834年，普希金关于普加乔夫的著作发表了，用的是被尼古拉一节歪曲了的书名：《普加乔夫暴乱史》。

这本书受到反动集团的仇恨。“读者狠狠地谩骂我的普加乔夫……”普希金在日记中写道，“乌瓦罗夫是个大下流坯。他叫嚣我的书是一部煽动叛乱的作品。”^①另一方面，别林斯基高度评价了《普加乔夫史》，认为它“是学术著作方面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历史方面和文体方面的典范作品。”^②普希金尚在创作《杜勃罗夫斯基》时，就产生了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文学作品的构思。1833年1月，普希金草拟了这一新作的写作提纲，并于1836年秋完成了这部作品。这就是《上尉的女儿》。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63页。——原注

②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8页。——原注

第十章 三十年代的辉煌

《上尉的女儿》·普希金历史 小说漫话

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不是一下子就确定下来的。以近卫军军官什凡维奇参加普加乔夫起义这一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最初构思几乎完全改变了。如写作提纲的第六种别稿表明，把历史事件——普加乔夫起义——和一个贵族的家庭纪事结合起来的《上尉的女儿》的情节，于1834年普希金到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去旅行并结束了《普加乔夫史》后方告形成。

创作进展缓慢。长篇小说于1836年秋完成。普希金将小说呈交书刊检查机关后，于1836年10月25日给书刊检查官И·科尔萨科夫写信道：“少女米罗诺娃的名字是虚构的。长篇小说以我从前听到的一个传说为基础。据传说，一个军官背叛了自己的职守，投奔普加乔夫一伙，女皇仍跪倒在她脚下的年迈父亲的请求，宽恕了他。请注意，长篇小说与真实情

况大相径庭。”^① 1836年11月，普希金在彼·阿·维亚泽姆斯基宅邸的晚会上朗读了这部小说。同月，小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意见，仅描写布拉宁^②——格里尼奥夫村子里的农民参加暴动的一章没有发表，普希金把这一章叫做“删去的一章”。这一章于1830年才发表。

《上尉的女儿》的题材对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头三十多年的俄国文学是非同寻常的。拉季舍夫曾号召农民革命，但没有塑造出农民革命的艺术形象。在十二月党人的文学中，没有描写农民起义。雷列耶夫在《咏怀》^③中既没有塑造拉辛的形象，也没有塑造普加乔夫的形象。

普希金对普加乔夫和拉辛——自发的农民运动的领袖——的兴趣尚在诗人被流放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就产生了。1824年10月，普希金在给弟弟的信中请求给他寄一本普加乔夫传。三十年代，自发的农民起义的题材在普希金的世界观和创作中特别重要和强烈。《普加乔夫史》首先证明了这一点，这部作品在许多地方有助于弄清普希金那些描写农民运动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98页。——原注

② 在这一章的草稿中，格里尼奥夫叫布拉宁。

③ 《咏怀》：19世纪初一种社会政治题材的俄罗斯诗歌。

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普希金选中了封建农奴制俄国的全部剧变、人民运动的发展和诗人自己的政治、社会思想的进化提出的题材。

三十年代，普希金得出比 1822 年的《历史札记》更新的结论。那时，他以为，《人民的生活与贵族的生活是永远分不开的”。如今，他开始看到，农民阶级和绝大多数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

虽然《上尉的女儿》篇幅并不大，它却是一部题材范围广阔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农民和哥萨克的起义，地主的日常生活，外省社会，孤零零地散布在草原里的要塞居民的风俗，普加乔夫的性格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长篇小说中描绘了俄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上尉的女儿》描写了包罗普加乔夫起义时期俄国现实的广阔的历史画卷。

普加乔夫起义是声势浩大的全体农民的，而不是当地哥萨克的运动。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地描写了这一起义，还提到诸如 1762 年的政变和彼得三世被弑这些具有全国意义的事件，彼得三世被杀事件在人民中的反映是全体农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受沙皇制度压迫的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的骚动。在《普加乔夫史》中，普希金还提到同波兰、土耳其的战争和使人民剧烈骚动的 1771 年，莫斯科鼠

疫事件，这一来，普加乔夫起义的描写便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

普希金通过马克西梅奇、白山要塞的哥萨克、残废的巴什基尔人、鞑靼人、楚瓦什人、育马场的农民、来自布拉宁——格里奥夫的庄园的辛比尔斯克农民（“删去的一章”），通过提到的普加乔夫在西伯利亚育马场招募来的“一伙强盗”，揭示了运动的社会和民族成分。

反动贵族的政论作品千方百计力图抹煞人民群众的反农奴制情绪，主要强调普加乔夫在起义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普希金则恰恰相反，在小说中表现了起义的真正的全民性，诗人不止一次强调了普加乔夫和人民的联系。“老百姓都拥到广场上，居民们都拿出面包和盐。钟声响起来了”。“普加乔夫骑马走了，人群拥上去，跟在他后面”（第七章）。“所有的居民也在那里等待着自封皇帝”。“民众都走过去欢送普加乔夫”（第九章）。“民众在街上站着……深深地鞠躬”（第11章）。“民众听得出普加乔夫的铃铛声，都成群结队跟在他后面跑”（第12章），无论普加乔夫在那里出现，兴奋，欢乐的人群都簇拥着他。

普希金置书刊检查机关于不顾，十分明确地表现了运动的社会倾向和人民对贵族阶级的憎恨。他

在小说中写道：“地主都躲到树林里去了”。在表现农民对地主的仇限时，普希金采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仁慈的伊凡·库兹米奇和“文雅、谦逊的”下湖要塞司令被绞死。^①年轻的布拉宁指望农民会饶恕他的母亲和“严厉、但公正”对待农民的父亲，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起义者的愤怒也殃及卡尔梅克人尤莱。他是“长官”的追随者。同时，普希金也揭示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另一面——起义的参加者所特有的对“平民”的仁慈。哥萨克在攻占白山要塞时仅仅“抢劫军官的家”。（普加乔夫本人对压迫平民出身的孤儿（普加乔夫以为格里尼奥夫为之向他求情的姑娘是这种出身）的什瓦勃林非常气愤。同时，诗人在“删去的一章”中叙述道：“不管有罪无罪，派去追击普加乔夫的各部队长官都受到随意惩罚”。普希金无论在描写农民起义的忠于历史的情景，还是在表现纯粹用封建的方法镇压农奴制农民时，态度都是不偏不倚的。

农民一听到普加乔夫的队伍临近的消息，就由于对地主的仇恨立刻“情绪激动起来”。在“删去的

① 维·什克洛夫斯基的见解很有意思，他认为，遭到老司令拷打的巴什基尔人绞死他是出于报复思想（《关于普希金小说的札记》）。——原注

维·什克洛夫斯基（1893—？）苏联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

一章”中和在描写攻陷白山要塞的情景时，普希金敏锐而真实地表现了自发的农民起义的优点和缺点，农民情绪的显著变化，他们不可遏止地，大胆地叛乱，可是一遭到挫折就变得顺从了。在“删去的一章”中，描写了农民迟钝、畏缩这一农奴制的特征，同时描写了在起义过程中农民身上尊严感觉醒的事实（录事安德留什卡的形象）。后来，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写鲍古恰罗夫叛乱的情景时也揭示了这一点，嗣后，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对农民心理中历史形成的矛盾作了详尽无遗的说明。

《上尉的女儿》中描写的人民并不是一群没有独立个性的人，普希金通过萨维里奇、站岗的农民、录事安德留什卡、“可怜的万卡”^①，还有普加乔夫本人的形象表现了农奴制农民阶级的诸多阶层，他们不同程度的社会觉悟。

忠于自己的主人的萨维里奇的形象，与那些具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形象一样，对当时历史现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普希金按农民的本来面貌，按其在地主所持的各种不同态度来表现农

^① 可怜的万卡”：即后来被普加乔夫下令绞死的中尉伊凡·伊格纳季奇。

奴制农民。

倘若萨维里奇被描写成反对和憎恨主人的人或者对自己的老爷懈怠的农奴制仆人，那么按照当时许多读者的看法，则老格里尼奥夫的愤怒是完全有道理的。普希金向我们表达了萨维里奇受到格里尼奥夫的父亲不公正的书信的指责所引起的苦楚。普希金表明，这个农奴制“奴隶”觉悟到自己是像他的老爷那样的人。

无疑，普希金笔下的普加乔夫对起义的目的和性质理解得譬如比事安德留什卡深刻，但他们的认识在政治上都不成熟。普加乔夫的观念和思想直接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普加乔夫的群主政体的政治纲领，他那沙皇老爷的整个形象，在人民的情绪中，在他们期望有一个“人民的沙皇”的心理中是根深蒂固的。普加乔夫像普通农奴一样，对任何“老爷”都不信任，不怀好管，尽管有的老爷站在他一边，如什瓦勃林，或者对他本人表示同情，如格里奥夫。普加乔夫的和善和忠厚也是人民性格的特点。

许多研究家认为普希金所描写普加乔夫违反现实主义，违反历史真实，普希金本人曾坚决回击了这种指责。诗人在给德米特里耶夫的信中写道：“至于

那些由于我把普加乔夫写成了叶美里卡^①·普加乔夫，而不是写成拜伦式的莱拉^②，因而对我感到气愤的思想家们，我乐意奉劝他们去找波列伏依先生，他大概会为了合适的价钱去按照最新的模式把这个人物加以理想化。”^③因而普希金强调自己没有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对普加乔夫加以理想化，而是遵循文学和历史的真实描写了这一形象。

普希金给杰尼斯·达维多夫寄了一本《普加乔夫史》，并在给他写的一首诗中以带有几分幽默的形式着重指出构思的现实主义性：

这儿就是我的布加奇^④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个

滑头和真正的哥萨克！

在你的先遣队中，他简直

① 叶美里卡：普加乔夫的名字叶美里扬的鄙称。

② 莱拉·拜伦于1814年写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

③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28页。《祖国之子》杂志的评论家（男津男爵）关于《普加乔夫叛乱史》写道：“许多人希望并且深信，我们著名的诗人会同拜伦的如椽之笔给我们描写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的这一血腥事件，赐给我们一幅不止一位太太会像听到普加乔夫的观点那样昏倒的骇人画面。——原注

④ 布加奇：普加乔夫的简称。

可以作一个骁勇的军士。

普希金通过这些诗行强调他描写的叶美里扬·普加乔夫的现实性，诗人对他不抱任何贵族的偏见。普加乔夫的形象展示了其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在他身上兼备杰出人物、群众性的人民运动领导人的品质和悍、阅历丰富的长期浪迹大千世界的哥萨克的特点。

下面援引的普希金的《普加乔夫史》的一个评论家——布罗涅夫斯基的一段评语表明，从反动的官方历史编纂学的观点来看，普加乔夫应该被描写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精神界如同肉体界一样，有一些能够恐吓所有好奇的，敢于研究他们的非凡的人。如果相信哲学家，人是由种要素：善与恶组成的话，那么叶美利卡·普加乔夫无疑属于罕见的现象，非大自然“规律诞生的恶棍，因为在他的本质里连一丁点善良、美好的因素，把理智的人和愚昧的动物区别开来的精神部分都没有。这个恶棍的历史能够令不道德的人惊异，甚至使强盗和凶手心中也产生厌恶。与此同时，这个恶棍的历史证明，一个人会堕落到何等低下的地步，

而且他的心可能充满多么可怕的仇恨。”^①

由于被迫适应书刊检查机关的规定，普希金在自己的《普加乔夫史》中把这一思想称之为“根据不足的，庸俗的”，它以“缺乏事实、确凿的材料和对事件的明确叙述”为根据。诗人在同半官方的贵族政治论作品的斗争中捍卫了自己所塑造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的真实性：应该以形象的这一尖锐性也来解释普加乔夫本人对贵族格里尼奥夫说的这些话：“我并不像你的同伙所说的那样，是个吸血鬼。”

一些评论家认为兔皮短袄这一琐事是成功地展开情节的纯形式主义的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一插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揭示了普加乔夫形象中人民的高尚气度和宽宏大量的特点。在《普加乔夫史》中，普希金引用了普加乔夫生活中的类似琐事，看来，这一琐事成为诗人描写与格里尼奥夫的情节素材。

普加乔夫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与格里尼奥夫的相互关系来揭示的。普希金相当微妙地把官方对农民起义的领袖的评价（认为他是恶棍、歹徒、强盗）灌输到格里尼奥夫对普加乔夫的认识中去。在整部小说中，诗人表现了截然相反东西——普加乔夫的人

^① 《普希金全集》。第8卷393页。——原注

道主义，他善于对善良、正直的人表现仁慈和公正的才能^①。这绝不是把普加乔夫理想化。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普加乔夫的活动使普希金感到兴趣，于是他真实地表现了普加乔夫对人民的敌人的冷酷无情。与此同时，诗人认为普加乔夫是一个天才和仁慈的人。

普希金力求表现普加乔夫的人民性格。普希金还在普加乔夫与格里奥夫第一次相遇的场面中就展示了他的性格和意志的力量。在奥连堡草原里发生可怕的暴风雪期间，普加乔夫举止沉着而勇敢。与官方关于普加乔夫在被处绞刑时丧失了勇气（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把这件事告诉伏尔泰）的论点截然相反，普希金表现了普加乔夫英雄的自制力，就义前片刻，他对格里尼奥夫点了点头。在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偶然性的内容。

普希金在小说中多次着重指出普加乔夫的求知精神、智慧、机灵、他身上没有奴颜婢膝。所有这些特征给我们揭示了真正的普加乔夫的精神面貌。与此同时，对普希金来说，这些特征表现了俄国人民的

^① 注意，与《普加乔夫史》相比，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略去了主人公最残酷的行为，而且，相反地突出了他的仁慈这一在诗人心目中最优秀的性格特征。——原注

民族性格。“瞧一瞧俄国农民吧，”诗人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中写道，“在他们的言行中有丝毫的奴颜婢膝吗？他们的勇敢和机灵就更自不待言了。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闻名的。敏捷和灵巧是惊人的……您在我国人民身上见不到法国人称之为笨伯^①的地方。您在他们身上任何时候也看不到粗野的惊奇、对别人的事物的无知的鄙视”^②。普希金通过普加乔夫——人民的真正代表的形象具体表现了这一高度评价。普希金在一、两个场面中使普加乔夫外在的庄严具有幽默的色彩。然而，委婉的幽默并不贬低形象，而使它更加富有人情味，引起的与其说是诗人对自己主人公的嘲笑，不如说是同情。这些场面增强了普加乔夫形象的历史具体性。

我们早已指出，普希金和瓦尔特·司各特一样，不把现实的历史活动家置于小说的中心，也不对他作大量的描写。别林斯基认为，这是历史小说的规律，这一规律能够保证深刻、真实地揭示当代生活。当然，正如历史小说这一体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表明，这一原则不可能提高到必定的规律，但在浪漫主义和它把历史活动家置于首位来描写的倾向占统治

① “笨伯”：原文为法语。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291页。——原注

地位的时期里，这一原则确实是现实主义的原则。

把历史活动家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趋势的表现者，作为一定的社会集团的代表来描写，仍是现实主义者普希金的强大的力量。在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中，我们也总是可以看到为杰出的历史人的出现和活动作准备的条件和这一人物所表现的社会剧变。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先揭示把民族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产生普加乔夫运动的原因和环境，这时小说才出现普加乔夫这个历史人物。普希金仔细研究了历史人物的出身，表现时代的矛盾如何产生伟大的人物，而从来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从时代的英雄，杰出的人物的性格中引伸出时代的性格。与此同时，普希金与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在表现历史人物时，并不把他提高到特地搭起的高台，而把他的性格描绘成有影响的，同时又是普普通通的，与推出这一杰出人物的历史运动的普通参加者的特点相同的性格。正如已指出的那样，普希金高度评价瓦尔特·司各特，因为他不仅从所谓正式方面，而且通过私生活表现历史活动家。他就是这样通过家庭、他和孩子们的谈话表现鲍里斯·戈东诺夫，通过家庭环境表现彼得大帝，通过同战友的酒宴表现普加乔夫的。在普希金的小说中，历史活动家的个性不是靠使人物栩栩如生的主题思想，不是通过滔滔不绝地说

教的人物，而是以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有自己的命运的人呈现出来的。

然而，这一通过其性格的优点和缺点来表现历史活动家的原则并不说明普希金力图贬低历史人物的性格，把他降低到运动普通的、目光短浅的参加者的水平。普加乔夫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在小说中却总是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出现的。

普希金怀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米罗诺夫上尉的家庭。米罗诺夫家的人没有“受过洗礼的财产”^①。普希金表明，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才能产生玛莎·米罗诺娃这样朴实、谦逊、心灵纯洁、有着对生活的崇高道德要求的俄罗斯少女。她经历了一切苦难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温柔，并获得了坚强、英勇的性格。她与那一时代的大多数贵族少女很少有相似之处，而在气质上与普希金的达吉雅娜或者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雅·鲍尔康斯卡娅相似。

历史学家瓦·奥·克留切夫斯基^②就曾正确地指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里奥夫形象的历史真实性

① 指农奴。

② 瓦·奥·克留切夫斯基(1841—1911):俄国历史学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编纂学的主要代表。

和典型性。他写道：“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形象中，普希金不能不注意到纨绔少年，并且比冯维辛^①更公正和真实地注意到他。”在历史现实中，纨绔少年不是讽刺画，也不是趣闻，而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而且没有丧失相当值得称颂的品质的人。这是最平常、最标准的俄国中产贵族。上流贵族阶级以近卫军为自己的栖身之所，近卫军在十八世纪有其政治历史，不过声名显赫多于起良好作用。我们的米特罗方^②们的境遇是平凡的。他们受到的总是东鳞西爪、一知半解的教育，在彼得大帝时期噙着眼泪学习，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学习则感到索然无味。他们没有建立过政府，但毅然创造了十八世纪的军事史。他们是步兵军官，并且以这一军衔走过了从库纳斯多夫^③到勒姆尼克^④

① 喜剧《纨绔少年》是俄国作家冯维辛的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揭露了贵族教养和教育的体制。

② 米特罗方：冯维辛的《纨绔少年》中的主人公。

③ 库纳斯多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市附近的村庄。俄国和奥地利军队于1759年8月12日在П·С·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下，在该村附近击溃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军队，普通士濒于崩溃。

④ 勒姆尼克：罗马尼亚河流，锡雷特河支流。1789年9月11日在该河附近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在亚·尼·苏沃罗夫元帅指挥下打败土耳其军队。

和诺维^①的光荣道路。他们和俄国士兵一起打过米尼希^②、鲁缅采夫^③和苏沃罗夫^④的珍贵的桂冠。普希金发现了两种纨绔少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出了他的两个历史时期：一个出现在普加乔夫无意中结交的朋友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身上，另一个出现在戈留兴诺村天真的小说家和编年史家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身上，他已是十九世纪“最新的米特罗方时代”的人了。普希金对这两种人均表同情。难怪上尉的女儿玛·伊·米罗诺娃选中了好心肠的普通士兵^⑤格里尼奥夫，而没有看上机智的、熟悉法国文学的近卫军军人什瓦勃林。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只好既赞同普希金的同情，又赞同玛丽雅·伊凡诺芙娜的爱好。

在什瓦勃林的形象中，表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卓越的”贵族青年的典型特征以及他们对生活

① 诺维：意大利北部城市。1799年4月15日苏沃罗夫元帅指挥的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向意大利进军时，在这里击败了B·茹别尔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

② 布·克·米尼希（1683—1767）：俄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陆军元帅。

③ 彼·亚·鲁缅采夫（1725—1796）：俄国统帅，陆军元帅。

④ 亚·瓦·苏沃罗夫（1729/30—1800）：俄国统帅，大元帅。

⑤ 旧俄非近卫军军人。

的纯利己主义和不文明的享乐主义态度。近什瓦勃林的性格和行为中还有发动 1762 年宫廷政变的那些冒险主义的贵族军官们的部分特征。什瓦勃林不仅是与小格里尼奥夫截然不同的人，而且是与老格里里奥夫截然不同的人。在什瓦勃林身上，贵族利己主义和姿意妄为所需要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思想同农奴主的习气结为一体。在什瓦勃林身上，表现了一个对与他的个人利益无关的一切极端冷漠的人。他不过是由于这些利益转到普加乔夫方面来的。

什瓦勃林充满对普通的、正直的职位低微的人，对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道德上比他高尚的米罗诺夫充满冷酷和鄙视。普希金完全根据现实表现了近卫军贵族与偏僻地区的外、省贵族之间的不友好的态度。诗人通过什瓦勃林的形象也表现了自己对自私自利的贵族的否定态度。

普希金在叙述小格里尼奥夫的生活道路，描写他的性格的内在发展时，继续解决他尚在《关于贵族的札记》中提出的关于文明贵族应该具备哪些道德品质，应该如何教育青年的问题。

小格里尼奥夫渴望在彼得堡生活，在近卫军中服役，但是他被派往偏僻的外省。他在客栈里与祖林的相遇，和萨维里奇的争吵，与普加乔夫的邂逅，表现了格里尼奥夫坏和好的习气。普希金在描写自己

的主人公初涉人生的情况时，通过这些情节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天生的品质”和在一些地方已受到严重损害的“风尚”之间的冲突，当格里尼奥夫来到要塞时，在他面前展现了充满纯朴和善良的古朴生活。老米罗诺夫夫妇引起他的好感，但他起初并不喜欢玛莎^①。他必须克服对彼得堡贵族青年的诱人生活的幻想。什瓦勃林具体体现了这种生活。后者坏的特点暴露得越充分，格里尼奥夫就愈加眷恋玛莎和要塞司令全家。拷打巴什基尔人时格里尼奥夫在场，他心中仁爱的感情增强了。白山要塞的悲惨结局就是生活对格里尼奥夫的最后一次教育。对彼得堡的幻想破灭了。经过考验，“天生的品质”——正直、仁爱、责任感和深厚的感情增强了，取得了胜利。

长篇小说的戏剧冲突的基础是农奴主阶级及在其土壤上形成的风习、性格与善良、仁爱的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

普希金通过老格里尼奥夫这一形象体现了以人道的态度对待农奴，对年轻一代施行文明的、热爱自由的教育的思想。诗人丝毫没有把格里尼奥夫一家理想化。他表明，老格里尼奥夫和小格里尼奥夫都表现出残酷的地主阶级的专横作风：只要提一下对小

^① 玛莎是玛丽雅的呢称。

格里尼奥夫的法国家庭教师博普雷的惩治，或者萨维里奇所不应该遭到的委屈就足已说明这一点了。因此，普希金表明，真正的人道、高尚和正直的精神和农奴制度的风习是水火不容的。贵族的政论文章七嘴八舌地大唱“必须在人民中间发扬”“善良的感情”的老调。普希金却以自己的小说激发对人民的“善良感情”。

普希金的历史小说的内容基础是真正的历史冲突，对该时代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和冲突。在《彼得大帝的黑奴》、《罗斯拉甫列夫》和《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都揭示了民族历史生活的本质方面。普希金历史小说的史诗的性质，其内容的明确和深刻，以及其巨大的认识价值，首先是由这一点决定的。普希金的历史小说的人民性不仅仅在于普希金使人民群众成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只有在《上尉的女儿》中，人民才直接以所表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出现。然而，无论在《彼得大帝的黑奴》中，还是在《罗斯拉甫列夫》中，在事件和小说人物的命运后面都可以感觉到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出现俄国的形象。

在《上尉的女儿》中，历史与虚构的富于诗意的统一，反映在其描写贵族家庭在农民起义的环境中的命运的题材本身之中。这里，普希金并不像一些研

究家所断言的那样，仿效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的题材，而是根据俄国的现实本身。许多贵族家庭的悲惨命运在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时期是相当典型的。在《上尉的女儿》中，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浪漫主义故事情节毫不勉强地进入历史事件的极其广阔的背景之中。”在普希金的小说中，人民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作用揭示得比在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中要尖锐得多。格里尼奥夫的全部不平风的奇遇是严格、真实地以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在暴风雪期间的首次邂逅为凭借的。普希金历史小说中虚构的现实性正是虚构与历史事件有机融合的基础。

尽管《上尉的女儿》的题材在表面上引人入胜，但与三十年代大多数俄国历史小说的浪漫主义题材有着原则上的不同，这些历史小说的作者追求一切非同寻常的、令人产生强烈印象的、奇特的东西。普希金则在真正的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现实中寻觅题材。在他的作品中，不平凡的事件产生于生活本身。在《上尉的女儿》中，在这方面一切都是典型的。在自己的最后一部历史小说中，普希金实现了他产生已久的讲述“俄国古代的传说”和普通的俄国家庭的生活的构思。历史仿佛自己闯入安宁的私生活，造成一些人命运中的剧变。正是许多普普通通的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普希金小说历史进程的群众基础。

普希金力求使读者对所表现的事物的全部历史真相产生错觉。看来，为此目的，他既为《罗斯拉甫列夫》，又为《上尉的女儿》选择了回忆录，事件的见证人或者直接参加者的回忆这一形式。普希金高度评价作为历史文献的回忆录的作用，并且把回忆录文学的盛行视为“时代的精神”，普遍对历史感到兴趣和要求历史作品真实可信的表现。

在历史小说这门艺术中，普希金超越了瓦尔特·司各特。后者热衷于描写、表达所谓的地方色彩。普希金的《书信体小说》中的一个女主人公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中我也找出了多余的文字。”当然，这是诗人本人的思想。普希金了解，必须表现地方情调，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地方色彩”，但他对此并不太重视，对他来说，主要的是塑造忠于时代的性格和典型。

《上尉的女儿》不仅叙述紧凑、集中，而且一切都有充分的依据，一切都产生于环境和主人公的性格的相互作用，而主人公乃是该时代俄国生活的某种典型。普希金的历史小说的伟大艺术恰恰正是在于它极其自然。“《上尉的女儿》无疑是一部俄国最优秀的叙事作品。”果戈里写道，“与《上尉的女儿》比较，我们所有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好像是甜得腻人的稀粥，这部小说的纯洁和自然竟然达到了如

此的程度，甚至现实本身在它面前也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带有漫画的色彩了。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俄罗斯性格：朴实的要塞司令，大尉的妻子，中尉；中有一门火炮的要塞，碌碌无为和朴实的人们的伟大的淳朴，这一切不仅是真实性，而且好像比真实性更为可贵。”^①普希金是伟大的艺术家、历史学家。他不仅具有极大的创作想象力，而且具有惊人的历史嗅觉，这种嗅觉有助于他“猜测出”缺乏准确的事实之处。

据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说，“普希金正确了解历史，具有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具备的特征。他的智慧的特征是：明确、洞察力和清醒。他与一切系统的、人为地拼凑起来的准确是格格不入，……而且对这些准则是敌视的……他不是把历史体现在自己身上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中、而是把自己转移到历史和过去的事物中去……普希金赋有如此高度的想象力和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的牺牲自己个性的精神，所以他能够摆脱自己身上固有的东西，并重现往昔，与往昔结为一体，与早已为新的一代、新的秩序、新的社

^① 《果戈理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第1950年，第6卷第156—157页。——原注

会和公民制度所代替的人物、事件、风尚、秩序亲近。”^①

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这部长篇小说时写道：“《上尉的女儿》是《奥涅金》一类的作品，不过是散文形式罢了。诗人在小说中描写了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俄国社会的习俗。许多画面在内容的忠实、真切和叙述的技巧方面都是完美的奇迹。”^②

《上尉的女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完成了的现实主义历史长篇小说。

普希金的历史长篇小说是这位俄国伟大诗人创作中极其重大的现象之一。小说反映了普希金对祖国的热爱，他的许多珍贵的思想和真正的爱国主义感情。

普希金的历史长篇小说揭示，俄国历史及其内容极其丰富，俄国历史中有着许多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人物。普希金清楚地感觉和了解，俄国人民在其困难的时刻，而且在不利的条件下，在农奴制的情况下，表现出多么巨大的力量。《彼得大帝的黑奴》、

① 《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108页。——原注

②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77页。——原注

《罗斯拉甫列夫》、《上尉的女儿》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优秀特征。

普希金的历史长篇小说是在反动君主观点和贵族启蒙（热爱自由的）观点就俄国的历史进程、俄国的一些事件等问题展开斗争的时期里写成的。这一斗争的政治涵义在于，一方企图证明封建农奴制度是正确的，并且维护其基础——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另一方则坚决否定这些制度。普希金贯穿于扎果斯金和布尔加林的历史小说中的反动观点进行斗争，他们千方百计地力求证明保留封建农奴制关系的历史必要性。普希金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提出了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这就决定了普希金小说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普希金的历史小说的深刻思想，描写往昔的真实，小说中塑造的画面和人物的历史典型性、艺术形式的高度完美，至今仍令人叹服。《鲍里斯·戈东诺夫》和《上尉的女儿》保证了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的历史题材的加工、历史体裁发展中的胜利。普希金的历史体裁的现实主义对果戈理，对他的史诗式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有着良好的影响。

在三十年代，普希金不止一次地渴望写一部描

写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的巨型长篇小说。他对达里^①说：“您也许不会相信，我多么想写长篇小说。”普希金曾着手写作描写贫苦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中篇小说《玛丽雅·肖宁格》。1834年或1835年，他草拟了描写诗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巨型长篇小说《俄国的佩拉姆》的写作提纲，并且写了一章。普希金给长篇小说取了个和英国作家布尔威尔的长篇小说《佩拉姆，或一位绅士的奇遇》（1828年）类似的书名。生活极其腐化，同时巧于心计的在政治上追逐个人名利的贵族佩拉姆的形象引起了普希金的兴趣。正如小说提纲表明，普希金曾打算把诗人所知道的二十年代末彼得堡青年贵族圈子里的一些真人（··奥尔洛夫、А·П·扎瓦多夫斯基、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依等）和十二月党人（《智者社》）写进这部小说的情节中去。但这些构思未能实现。

① 弗·伊·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词书编纂家，民族学家。他还是一名医生，参与过对在决斗中负伤的普希金的治疗。

第十一章 决斗和逝世

《铜骑士》·《现代人》杂志·决斗和逝世

继十八世纪农奴阶级的伟大捍卫者拉季舍夫之后，普希金以《戈留兴诺村史》、《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奠定了关注农民问题的基础。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这种关注就成了俄国社会思想和先进的俄国文学中的一个基本的、主导的倾向。普希金的这些作品充满诗人对被奴役的人民遭受的苦难的同情，和对农民不满的原因的了解。他认为，造成农民不满的原因，是地主的残酷统治，农民遭受的欺压和农奴制的压迫。然而，普希金不承认农民革命是解决俄国社会矛盾的方法，他把这种革命称之为“毫无意义的残酷无情的叛乱”，把这种革命视为只是一种可怕的、毫无建设作用的破坏力量。“对人类可怕的、政治性的暴力震荡”使普希金害怕。他觉得，在俄国，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所有这一切都是普希金世界观的弱点、他的贵

族偏见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别林斯基就曾这样论述普希金：“诗人的个性处处都是这样美好，这样富于人道精神，但同时主要是贵族的。你处处都可以看到他是个身心均属于构成他所描写的阶级本质的基本原则的人；简言之，你处处都可以看到他是个俄国地主。他抨击这个阶级中一切与人道主义精神相抵触的东西，但对他来说，阶级原则却是永恒的真理。”^① 普希金关于解决那一时期俄国社会问题的政治纲领，未能超过当时先进的开明贵族的思想。

1825年的悲剧以后，普希金坚持不懈地寻找使俄国日趋进步的途径，密切注视它的未来。诗人在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同时，看到这种制度正在为同样令人厌恶的、毫无人性的大财主的统治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当时已在西欧牢牢地建立起来了。普希金深刻地看到了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特点。在《约翰·坦纳》一文中，诗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指出当时还是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北美资产阶级民主的尖锐矛盾。

普希金写道：“人们惊讶地看到这种民主的令人厌恶的厚颜无耻、严重的偏见和不可容忍的残暴。一

^① 《别林斯基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502页。

切高尚的、大公无私的，一切能够提高人类灵魂的东西都被铁面无情的利己主义和对舒适的追求扼杀了……一面在高喊文明和自由，一面却在奴役黑奴。”^①在《埃及之夜》中，普希金通过意大利即诗人的形象表现了金钱的权力对人性的破坏，这种权力与艺术的对应。诗人了解，必须发展俄国的工业，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命运又使他感到恐惧。“读一读英国工人的控诉吧！你会吓得毛发悚然的。”普希金在特写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中写道，“多么令人嫌恶的虐待，不可理解的折磨！一方面是多么残酷的野蛮行为，一方面是多么可怕的贫困！你们会以为这是在讲建造法老的金字塔，讲在埃及人皮鞭底下劳动的犹太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在讲史密特先生的呢绒工厂或者杰克逊先生的针厂。而且请你们注意，这一切并不是在滥用权力，不是犯罪，而是发生在严格的法律范围之内的事。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英国工人更不幸的人了，然而请你们看一看吧，在发明了突然使五、六千人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并剥夺他们最后的谋生手段的新式机器之后，那里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②普希金觉得，骇人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499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卷第290页。——原注

听闻的资本主义剥削比俄国农民阶级的处境更为可怕，所以，由于诗人惧怕资本家的“民主”政权，往往把语气放得缓和些，并且思考缓和贵族与农奴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

普希金还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讽刺诗行中就一针见血地表现了和农奴制风习结合起来的集市的商人气：

印度人运来的是他们的珍珠，
欧洲人运来冒牌酒假充仙露。
牧场的主人也从草原里，
赶来了一群挑剩的马匹；
一副纸牌和一把听话的骰子，
是一位赌徒随身带来的工具；
地主带来的，是成熟的闺女，
而闺女穿戴的，是去年的样式。
人人都在忙，一人撒两人的谎，
斤斤计较的气味四处飞扬。

普希金曾惶憬过俄国会有这么一个未来：那时社会进步和国民教育、人道精神的风尚、真正自由和人性的发展会结合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而普希金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为此遭受了许多悲剧性的磨难。

普希金看不到有谁能实现俄国社会生活的那些“伟大的转变”，尽管那些转变的必要性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尼古拉一世所推行的政策是愚蠢和反动的。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他身上有许多准尉的东西。”^①

1833年，普希金创作了长诗《铜骑士》。这部长诗的主题思想之一是这样一种思想：在彼得大帝时代，专制制度在俄国的发展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后来变成了一种阻碍进步的反动的、反民族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时在俄国还没有能与专横的君主制度——巨大而可怕的、践踏一切人性的东西的“铜骑士”相抗衡的力量。

《铜骑士》是一部哲学、社会、和历史长诗，在长诗的序诗中，出现了实现伟大的民族事业的改革家彼得一世的崇高形象，许多世代人曾向往过这一事业——为了“叫傲慢的邻人难堪”，巩固波罗的海之畔的俄罗斯国家。在序诗中，彼得一世还以大自然及其自然力的征服者、文化和文明战胜在他之前世世代代充斥于“碧波无际的河岸上”的野蛮和落后的化身出现。普希金作了一首讴歌人的智慧、意志和创造性劳动的强大力量的颂诗，他们能够创造出诸如

^① 喻尼古拉一世才智平庸，仅及准尉水平。

“从幽暗的森林”和“沼泽中”建起一座伟大、美丽的城市——崭新的、焕然一新的俄国的象征这样的奇迹。

一百年过去了，彼得大帝的神才计划实现了。普希金满怀爱国主义豪情和艺术大师的赞赏描绘了彼得堡——“彼得的创造”的风貌，北国京城的空间的美姿、它那壮丽的广场和宫殿令诗人赞叹不已。

我爱你啊，彼得的创造，
我爱你端庄整齐的容颜、
涅瓦河浩浩荡荡的激流、
它那大理石砌成的两岸，
我爱你围墙上铁铸的花纹、
你那深沉静寂的夜晚、
无月的光亮、透明的薄暗，
那时候，我无须点灯便可以
读书写作在我的书房，
而空旷的大街上进入梦乡的
高大楼房是多么清晰，
海军部的塔尖又多么明亮。
在那金光闪耀的天穹，
漆黑的夜晚并不降落，
只半个时辰让给幽暗的夜色。

但彼得堡同时又是充满社会对立和矛盾的城市，这些对立和矛盾反映在叶甫盖尼和他钟爱的姑娘巴拉莎的不幸命运之中，他们任凭生活的变化无常而得不到丝毫保护，于是成了似乎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成长起来的城市的牺牲品。

普希金是在果戈理开始写作彼得堡故事的时期创作《铜骑士》的。他也把自己的长诗叫做《彼得堡故事》。在这部长诗中，宏大的哲学、历史题材与小人物命运的描写，与他的反抗融为一体，表现了社会主题，它将成为果戈理和“自然派”的彼得堡故事的主要题材。

就思想的深则、艺术表现力的丰富和画面的鲜明、诗句的强劲有力而言，《铜骑士》几乎是普希金最完美的诗歌作品。长诗中富于戏剧性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

涅瓦河整夜
迎着暴风雨向大海奔去，
它抵御不了那狂暴的淫威，
要和它抗争已没有力气……
一清早人们涌向涅瓦河边，
河岸上人群拥挤，万头攒动，
欣赏着狂怒的河水激起的水花

和泡沫，高山一般的浪峰。
但是，从海湾那边刮来
猛烈的风，堵住了奔腾的涅瓦河，
它翻腾激，汹涌咆哮，
倒灌着，把沿河的岛屿淹没。
这时，天气变得更加凶险，
涅瓦河狂吼着，河水猛涨，
像开了锅的水，翻滚回旋
突然，它像发狂的野兽
向城市扑去。在它面前，
一切都迅速逃亡，周围顿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
洪水灌进了所有的地窖，
运河的水也漫过了铁栏杆，
彼得堡漂浮着，像特里同^①一样，
齐腰浸没水大水里面……

彼得一世的形象不仅激动普希金的诗的想象力，诗人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描写了他。1832年3月，普希金着手创作他早已打算写作的《彼得大帝史》。普希金的研究因他创作《普加乔夫史》而中断了。1834年4月，普希金又回过头来写彼得大帝史，

^① 特里同：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不下身像鱼。

努力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做笔记、摘录。普希金逝世后，曾试图出版诗人有关彼得大帝史的笔记，但尼古拉一世不允许出版。只有到了我们今天，在偶然找到普希金的二十三本笔记和摘录（部分笔记本遗失）之后，普希金的这一著作才得以发表，普希金在理解彼得大帝的活动中所遵循的主要思想，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关于他的如下见解中：“彼得大帝的国家制度和他的临时命令之间的差别确实令人惊奇。前者是博大的，充满二爱 and 英明的智慧的成果，后者却常常是残酷和顽固的，而且像是用皮鞭写成的一样。前者是属于永远的，或者至少是属于未来的，而后者却是从一个急躁、专制的地主口中迸发出来的。”^①普希金在指出这一矛盾时，深刻理解彼得大帝活动的历史必要性和意义，在自己描写他的作品中强调的正是他改革的、创造性的一面。

普希金的历史兴趣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并且包括使当时的俄国思想界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其中包括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历史发展的性质，封建主义的产生等等。

历史剧变时期，俄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十七世纪初叶，彼得大帝时期和普加乔夫农民

^① 《普希金全集》。第9卷第175页——原注

起义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特别引起作为历史学家的普希金的注意。在阐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直至 1812 年卫国战争的俄国历史方面，普希金大大超越了当代历史科学。在评价彼得一世及其改革活动方面，普希金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先驱。普希金认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

普希金还把历史题材加工成抒情诗。在短诗《致权贵》、《统帅》、《彼得大帝的欢宴》和其他短诗中，他描写往日的历史，思考历史的波折，时代、事件、生活方式和概念的更迭。在《致权贵》一诗中，普希金通过震撼全世界的事件的激烈冲突再现了两个互相更替的时代的面貌，拜伦的出现和新的观点和激情的胜利对启蒙时代的思想的取代。在献给皇村学校周年纪念的未完成的短诗《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1836）中，普希金又回忆了自己那充满不平凡事件的时代。

1836 年秋，在《望远镜》杂志^①发表了彼·雅·恰阿达耶夫著名的《哲学通信》。在这封按赫尔岑

① 《望远镜》杂志：俄国文学及社会性杂志。1831—1836 年在莫斯科出版。由于刊登恰阿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中的第一封信而被查封。

的说法是震撼了全俄国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的书信里，恰阿达耶夫写道，俄国人生活在“死气沉沉的现代，既没有过去，也没游创”。普希金不赞同恰阿达耶夫对俄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悲观主义观点。但是他完全同意恰阿达耶夫对他们那具时代的现实的悲观评价。诗人在给自己的这位老朋友的信中写道：

“……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是缺乏社会舆论，对一切职责、正义和真理持冷漠态度，这就是对人的思想和尊严表现出无耻的轻蔑——这些确实是会令人陷于绝望的。您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您做得对。”^①

诗人常常感到心情沉重。“上帝啊，可别让我发疯”，他在三十年代的一首短诗中就是这样开头的。在1835—1836年的抒情诗中，可以见到疲倦的主题（《隐居的神爷和贞洁的修女》）和摆脱现实的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愿望（《译自宾德蒙蒂》）。但普希金又战胜了这些与他的朝气蓬勃天性和充满乐观精神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情绪。诗人的想象中出现了未来的年轻一代的形象，为了他们，他是那么愿意活下去，“思考和受苦受难”，把创造性的劳动奉献给他们。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867—868页。——原注

1835年末，普希金获准出版他早已打算出版的《现代人》杂志，第一卷于1836年4月问世。在书刊检查机关经常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出版杂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书刊检查官亚·瓦·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书刊检查机关残酷无情地压迫普希金。”仇恨普希金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为批准发表《朔风》一诗对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提出批评，指出“普希金是一个危险人物，处于秘密警察最严厉的监视之下”。

普希金想使自己的《现代人》杂志具有广泛而丰富多采的内容。杂志里不仅发表了诗人自己的文学作品（彼得大帝的欢宴》、《吝啬的骑士》、《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小说（《鼻子》、《马车》），杰·达维多夫、巴拉登斯基、柯尔卓夫、因《现代人》而开始出名的丘特切夫^①的诗歌，必须指出杂志发表历史的文献资料的方向和对经济，甚至技术的兴趣。杂志里发表了著名的女骑兵纳·杜罗娃^②关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札记》、杰·达维多夫的特写《德累斯顿的

①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② 纳·安·杜罗娃（1788—1866）：俄国作家，俄国第一位女军官，1806年女扮男装，加入骑兵团，参加1807年和1812—1814年的对法战争，任库图佐夫的传令官。著有回忆录《一个女骑兵的札记》及中、长篇惊险小说。

活动》。普希金本来还打算发表谢·格林卡^①关于卫国战争事件的《札记》、科兹洛夫斯基关于蒸汽机理论的论文等等，他为杂志所写的关于拉季舍夫的论文中，表现了他对农民题材的兴趣，不过这篇论文被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发表。他对在他论述约翰·坦纳的论文和杂志的其他撰稿人的著作中，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在美国的丑恶面的批判态度。

评论栏发表了首先以果戈理的论文《论 1834 年和 1835 年杂志文学运动》（《现代人》第一卷）为代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杂志办得平淡乏味，杂志里没有“活生生的现代运动”的反应，轻视古代对新文学持浅薄态度，评论常出洋相，缺乏前后一致的见解。在普希金自己的文章中，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反动分子 M·E·洛巴诺夫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文学中存在“不道德”现象，这种现象是在法国革命的“血腥事件”的影响下产生的，相反，普希金很满意地指出，俄国思想界和俄国文学界接受了伟大的西欧思想家的经验，肯定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M·E·洛巴诺夫关于文学界接受了伟大的西欧思想家的

① 谢·尼·格林卡（1775/76—1847）：俄国作家，1808—1820 年及 1824 年出版半官方爱国主义杂志《俄国导报》。著有历史剧、中篇小说、诗歌和《一八一二年札记》等。

经验，肯定了作家的创作自由（《M·E·洛巴诺夫关于文学精神的意见……》）。杂志里发表了普希金的一系列其他论文和札记。《现代人》的评论继承了《文学报》的路线。

普希金为报纸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吸收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弗·费·奥多耶夫斯基参加《现代人》的工作，但是杂志还是经常缺乏有价值的材料。普希金在逝世前不久还考虑过吸收一些平民文学的家参加《现代人》的工作。还在1834年，他就发现平民文学家对俄国文学产生的日益强烈的影响。“我国属于非贵族阶层的作家为数太少了。”诗人写道，“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动还是支配着文学的一切现存部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而且必将产生重要的结果。”^①首先，普希金想吸收别林斯基参加工作。他敏锐地看到别林斯基具备“大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天才”。^②别林斯基总是怀着深深激动的心情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评价。1842年，批评家在给果戈理的信中写道：“我不是狂妄自大，但——我承认——我也不过分看轻自己。我听到了一些聪明人对我的称赞——更荣幸的是——也有

① 《普希金全集》。第6卷第150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441页。——原注

幸树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敌人。但普希金所说的关于我的几句亲切的话，而且幸运的是，这些话从可靠的来源传到我的耳朵里，这些话至今比这一切都更使我感到高兴，并且将永远使我感到高兴，我把这些话看作最宝贵的财富。我觉得，这不是我沾沾自喜，而是我理解，普希金是一个怎样的人，像普希金这样的人的赞许意味着什么。”^①诗人知道，谢普金^②与别林斯基过从甚密，便请求谢普金把他刚刚创刊的《现代人》的头儿册转交给别林斯基。普希金的思想向往着未来的民主主义的俄国。

1833年2月，普希金在给帕·沃·纳肖金的信中写道：“我在彼得堡的生活过得不伦不类，由于为生活操心，我没有时间感到寂寞，但我没有一个作家所需要的闲暇时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我在上流社会忙个不停，我的妻子正红极一时——这一切都需要钱，要弄到钱我就得工作，而工作则需要安静的环境……”^③他没有安静的环境，他的个人的、家庭

①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12卷第109页——原注

② 米·谢·谢普金（1788—1863）：俄国农奴出身的著名演员，俄国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奠基者。

③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427页。——原注。

的生活很不顺利，他热爱妻子。但她的兴趣却很偏狭：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①最看重的是交际界的成功和娱乐，她无忧无虑地尽情地娱乐。

普希金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需要很大的开销，家庭人口也增加了。1832年5月，普希金有了第一个女儿玛丽娅，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添了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格里戈利，和小女儿娜塔丽娅。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两个姐妹也住到普希金家里来。于是诗人逐渐负了一大笔债，其中有欠私人的，特别是欠政府的。尼古拉一世为了控制诗人，使他完全听命于自己，便批准借钱给他。

1834年新年前夕，尼古拉一世任命普希金为宫廷侍从。沙皇把这种通常授予年青人的宫廷官衔“赐给”诗人，是为了让他所垂涎的诗人的妻子有机会进出宫廷。普希金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委任视为侮辱，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慨。不久，普希金获悉，他妻子的信件被沙皇暗中检查和拆阅，于是他忿然提出辞呈。尼古拉一世开始威胁他。茹科夫斯基得知后大吃一惊，便一再劝阻，普希金才收回辞呈。

关于这件事情，普希金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受封宫廷侍从一事不曾表示感恩戴德之意，皇上

^① 普希金夫人的名和父称。

颇为不悦。我可以成为臣民，甚或奴隶，但即便在上帝那里，我也决不会充当奴才和小丑。然而，在我们的政府中，不道德的积习是多么深啊！警察局竟然拆开丈夫给妻子的信件，送给沙皇读……沙皇也不耻于承认此事——并且让人去执行这种维多克^①和布尔加林才配干的阴谋。”^②

彼得堡最高的交际场所使普希金感到愈来愈加可恨，而他的妻子却喜欢常常到那里去。他在1833—1835年所写的日记中对贵族社会的最高集团和宫廷下了极其恶劣的评语。譬如，关于闹饥荒的1834年冬在彼得堡筹备的舞会，普希金在日记中写道：“节日将耗费五十万卢布。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人民会说些什么呢？”普希金常常向往挣脱宫廷的任意摆布，获得自由，冲破束缚他的罗网，摆脱这个充满“肮脏的谎言蜚语”、“诽谤和告密”的世界。“但愿上帝保佑我看到你身体健康，孩子们安然无恙。”1834年5月，他写信给妻子说，“让我唾弃彼得堡，呈请辞职，到波尔金诺去……依附于人是不愉快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已二十年左右不依附人了。这不是责备

① 维多克：众所周知的一个法国惯窃，后一成了警察局的暗探。

② 《普希金全集》。第8卷第50页。——原注

你，而是抱怨自己。”^①“独立的幸福”——这就是普希金梦寐以求的理想，但诗人几次试图哪怕请个长假，离开彼得堡，都没有得到批准。

1835年秋，普希金回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那里，他曾度过“两年默默无闻的流放生活”。他还常常去三山村。但这个秋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创作的高潮。依附于沙皇的思绪，为家庭的操心，终日困扰着普希金，使他无法安宁。“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一事无成的秋天。”他给普列特尼奥夫写信道，“我写作又缓慢又粗心，要想有灵感就必须心境平静，而我却心绪不宁。”^②

沙皇和宪兵头子本肯多夫的控制，书刊检查机关的压制，为物质生活而焦虑操心，家庭的不和——这一切都使普希金感到压抑，使他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1836年冬，普希金在彼得堡最高官僚阶层中的敌人策划了直接加害于诗人的阴谋，散布有损于他妻子的名誉的卑鄙谣言。普希金收到了一封由仇恨诗人的一小撮贵族写的下流、侮辱性的匿名信。对普希金的中伤，尼古拉一世是知道的。荷兰驻俄公使黑

①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484页。——

② 《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552页。——原注

克恩男爵积极参与了此事。他的养子，一个逃避革命、流亡到俄国来的法国侨民丹特士无耻地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和丹特士的第一次冲突由于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叶·尼·冈察罗娃结婚而被防止了。经过朋友们长时间的劝说，诗人才放弃了决斗，这时他对朋友们说：“你们；我的朋友们，这里的社会都像我一样，深信我妻子的无辜和贞洁，但仅这一点我还不满足，我还希望我的善良的名字和荣誉在整个俄国，凡是知我的名字的地方，都不受到损害。”而当丹特士继续追求他的夫人时，普希金决心一下子和自己的敌人算总帐，他给黑克恩寄去一封轻蔑的信，这之后决斗就不可避免了。决斗于1837年1月27日举行，在场的有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诗人决斗时的证人丹扎斯，普希金受了致命的创伤。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他都是在可怕的折磨中度过的。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病床前，御医阿连德虽然一生中对死亡已司空见惯，但当他离开诗人的病榻时，眼里却噙满了泪水，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在这样的痛楚中有如此的忍耐力！医生都认为病情没有希望了。普希金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当守护诗人的达里安慰他时，他回答说：“不，这里容不下我，看来，早就应该是这样了。”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书籍，说：“别了，朋友们。”他还有力气

作出一些必要的安排。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守护在处于弥留之际的诗人床边，其中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丹扎斯、亚·伊·屠格涅夫。普希金的住房附近，聚集着人群。茹科夫斯基在住宅门口挂了个简短的公告，报告诗人的健康情况。

1837年1月29日（公历2月10日）下午2时45分，普希金溘然长逝。

普希金悲惨逝世的噩耗震动了整个俄国。“在诗人的遗体停放在家里的三天中，许多不同年龄、各种身分的人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他的灵柩周围。妇女、老人、儿童、学生、穿皮袄的平民，甚至有些衣衫褴褛的人都来向他们爱戴的人民诗人的遗体告别。”曾目睹这一事件的尼·米·卡拉姆津的女儿写道。在垂暮之年冈察洛夫^①曾这样回忆他听到普希金逝世的消息时无可慰藉的悲痛之情：“在我简朴的职员宿舍里，他的作品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经过仔细研究，每一行文字都经过深刻体验、深思熟虑……”

“突然，有人来说，他被杀害了，他已不在人世了……这件事发生在司里。我从办公室来到走廊下，

^① 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现实主义小说大师。

控制不住自己，冲着墙，捂着脸，哭了起来。悲痛像刀子似的绞割着我的心，眼泪夺眶而出，然而，我还是不相信，他已不在人世，普希金已不在人世！我无法理解，一位我在心里顶礼膜拜的人会停止呼吸……我悲伤地恸哭，就像听到一位自己钟爱的女儿的死讯之后恸哭一样……不，不对，而是像失去了母亲，是的，是母亲。”^①“在这里，人们把普希金的逝世看作国家无可比拟的损失，社会的灾难。”普鲁士驻俄大使向本国政府报告道，“民族自尊心被更强烈地激发起来了，因为杀害诗人的敌人是外国人……我认为，从普希金逝世到他的遗体被送往教堂这段时间里，到他家里来的各种身分的人达五万人，许多团体还请求允许他们扶灵送葬。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求卸下套在灵车上的马匹，让人们抬他的遗体。由一个因为是极其伟大的无神论者而闻名的人的逝世所引发的示威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当局担心社会秩序会受到破坏，竟然下令改变举行隆重葬礼的地点，并且连夜把遗体送往教堂。”^②

① 伊·亚·冈察洛夫：摘自回忆录。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1950年，第439页。——原注

② П·Е·谢戈列夫：《普希金的决斗与逝世》。第二版，圣彼得堡，1917年，第384页。——原注

由于害怕发生社会抗议活动，沙皇政府采取警戒措施。

“在预定送走遗体那一夜的前一天，普希金的十几个生前友好聚集在他家里向他致哀，我们所在的那间小客厅里突然来了整整一团宪兵。”彼·安·维亚泽姆斯基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聚集在灵柩旁边的，大多不是朋友，而是宪兵。更不用说那些布置在街道上的哨兵了。当诗人的十二位亲朋好友聚集在那里向他致哀时，这些遍布在死者住宅里的武装队伍是用来对付谁的呢？这些身穿便服，可是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密探又是用来对付谁的呢？”^①

按照一位同时代人的说法，普希金的被害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愤怒，人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伟大的诗人的惨死，而主要是因为普希金几乎是人民自由的唯一支柱和唯一代表……自十二月党人起义那一天以来，彼得堡街头还未曾聚集过这么多的人。莱蒙托夫以他的《诗人之死》一诗表达了俄国的悲愤，不久，他就为此遭到了流放。

专制制度及其走狗迫害了普希金。他的决斗和逝世是天才诗人为俄国文学的命运而同反动贵族阶

① П·Е 谢戈列夫：《普希金的决斗和逝世》。第二版，对彼得堡，1917 年，第 265 页。——原注

级进行长期半争的悲惨结局。

沙皇担心发生示威。2月3日夜里，诗人的灵柩被装上普通的平板马车，由一个宪兵和诗人的老朋友屠格涅夫护送，秘密送往来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被葬于圣山修道院墓地。

第十二章 永垂青史

“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国的民族诗人。”果戈理写道，“实际上，在我们的诗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而且没有一个人能更适宜于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是绝对属于他的。他像一部辞书那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丰富、力量和灵活性……普希金是俄国精神的非凡现象，也许是唯一的现象：这是一个也许再过两百年也不过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俄国人。在他的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净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他的生活完全是俄罗斯的……”^①

普希金从民族生活的最深处汲取自己诗歌的内容，再通过充满真实的形象把这种生活体现出来。

别林斯基写道：“普希金的诗歌，不管所描写的

^① 《果戈理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6卷第33页。——原注

是俄罗斯的大自然，还是俄罗斯性格，都惊人地忠实于俄国现实。正因为这样，人们众口一词地称他为俄罗斯民族和人民诗人……”^①普希金的创作第一次广阔地展示了真正的俄罗斯世界，俄罗斯民族的特色。对于举凡表现了俄国生活的一切，普希金都作出了反应。

作为一位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他作为同时代人的那个历史时期，首先是自己所处的整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赫尔岑指出，一八一二年战争大大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和爱国感情。普希金就是这种感情的最鲜明的表现者。俄国人民捍卫了自己的独立，解放了欧洲各民族。人民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普希金的心坎上和脑海里，而且是鼓舞普希金进行创作的爱国热情的源泉。正是普希金，成了始于1812—1814年的光荣而以1825年12月14日的悲剧告终的时代的伟大表现者。现代生活是他的诗歌的灵魂，是他感兴趣的主要对象。按照萨蒂科夫——谢德林公正的评论，普希金“力求洞察现代生活的奥秘”。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普希金充分重视伟大的当代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33—334页。——原注

事件、现象和思想。

无疑，别林斯基在这里也指十二月党人。正因为如此，普希金的诗歌受到了反映人民的情绪和希望的当代最先进的革命思想的鼓舞。

普希金成了伟大的诗人，同时他的作品是发展民族精神、先进的民族文化的强大有力的因素。

诗人素有的高度民族自豪感是普希金创作灵感的强大源泉。普希金为祖国的历史、俄国人民在人类历史命运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而感到自豪。他清楚地了解，俄国两次从外国的压迫和奴役下挽救了欧洲人民。“俄国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崇高的使命。”普希金写道，“她那辽阔无垠的平原吞噬了蒙古人的力量，在欧洲的边境挡住了他们的进犯；这些野蛮人不敢把受奴役的罗斯留在自己的后方，于是回到了自己东方的草原。受尽折磨和唉声叹气的俄国拯救了正在形成的文明。”

俄国人民击溃了拿破仑，从他的统治下解放了被奴役的西欧国家，诗人认为这是俄国人民的“崇高使命”，是他所固有的热爱自由的表现。

普希金所憎恨的上层贵族社会以老爷式的轻蔑态度对待一切俄罗斯的、祖国的东西，他对此感到愤慨，不止一次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文化具有高度水平，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普希金赞

扬白海的渔民的儿子罗蒙诰索夫的“包罗万象的天才”，他一个人就是“一整所大学”^①，高度评价冯维辛、杰尔查文、拉季舍夫、克雷洛夫。诗人为下诺夫戈罗德市民库兹马·米宁的爱国主义功勋感到自豪，为俄国人民的彪炳战功感到骄傲。

普希金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了普加乔夫的形象，称斯杰潘·拉辛为“俄国历史上富于诗意的人物”^②。诗人所爱的俄国，不是奴隶性的、被沙皇制度和农奴主地主歪曲的俄国，而是爱好自由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祖国，人民的国家。在人民身上，正如他所说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婢膝”，至于“人民的勇敢和机智，就更不待言了”。诗人赞叹道：“在俄国和俄罗斯语言中，应该创造出一切！”

普希金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重现了俄国人民过去的历史。

在普希金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中，再现了人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即从古俄罗斯至1812年莫斯科大火和十二月党人运动这些时期，描绘了俄国历史上的优秀活动家，包括那些“享有奇迹式的远征的光荣和1812年的永恒纪念的我国人民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306页。——原注

②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519页，——原注

力量的领袖”的艺术群像。

在普希金的创作中，描绘了俄国许多民族的生活画卷。诗人描绘了茨冈人、高加索山民的风习，格鲁吉亚人的习俗和性格。在《上尉的女儿》中，表现了备受沙皇制度压迫的一些民族参加普加乔夫起义中的情形。普希金朝夕思慕的思想之一是各民族的友谊。他把自己视为其作品能与多民族的俄国的各民族的心灵息息相通的诗人：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会听到我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名字……

（《纪念碑》）

普希金描绘的俄罗斯大自然的画面非常朴素而富有诗意。希望在俄国诗人的诗行中找到表现春天的描写的十八世纪的人们，能够读到的是这样晦涩的、莫名其妙的诗句：

整个大自然朝气蓬勃，
十二月的严寒业已消隐。
散发着五月的凉爽，
酷寒消逝得无踪无影。

如今，读者展开普希金的作品，可找到春天到来的真实而富于表现力的画面：

春天的阳光从邻近山头
开始把积雪往下驱赶，
雪水汇成混浊的溪流
注入那被淹没的草原。

（《叶甫盖尼·奥涅金》）

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大自然，乌克兰的旖旎风光，被普希金的彩笔描绘得美丽如画。

普希金对与俄国相近的斯拉夫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康德拉·华伦洛德》的片断，短诗《布德雷斯和他的儿子们》、《统帅》。普希金的天才深入到斯拉夫文学的另一现象——他的《西斯拉夫人之歌》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塞尔维亚民歌和小说，以及普罗斯佩·梅里美^①的《居士拉，或伊利里亚诗选》，都曾成为普希金的歌的基础。

普希金对梅里美的诗备加赞赏，在这些诗歌的不受拘束的译文中，他能透过法文本的“异国情调”

^① 普·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短篇小说大师。

看清并使读者感觉到斯拉夫语原著。普希金丰富多采的诗歌兴趣反映了俄国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勤勉好学的智慧，善于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和需求，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别林斯基称普希金为“包罗世界的天才”。诗人以惊人的忠实在一系列作品中展示了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期的生活特色。

普希金的思想逐渐包容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的许多本质方向和问题，这些方面和问题是与旧封建制度的危机和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普希金终生对那些事件的历史意义问题感到兴趣：那些事件在西欧是以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为肇始的，而在俄国是以 1812——1814 年的民族——爱国热潮为肇始的，并在这些年代的形势下产生了十二月党人运动。普希金在逝世前几个月，在 1836 年皇村学校周年纪念日，他的思想又关注了其内容决定诗人的命运及其创作的思想特点的那个时代。

朋友们啊，你可记得那些时候，
命运曾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多少、多少事件的见证！

神秘莫测的游戏里的最大游戏，
激怒了的人们猛烈动荡不定，
帝王一个个登极，一个个倒毙，
时而荣誉，时而自由，时而豪情，
人们的鲜血轮番为之致祭。

（《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

普希金根据自己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表现了俄国和其他民族的生活。

普希金世界观的特点，是承认作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原则。普希金关于客观存在的过去是可认识的思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生活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和客观存在的生活是可认识的这一思想，使普希金得出结论：“人类的智慧……可以窥见事物的总进程，并能从中得出经常为时间所证实的深刻推测。”^①洞察自己时代的“事物的总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找到祖国向前发展的现实的远景，这就是普希金始终不渝地力求解决的任务。普希金认为，文化、风尚、思想的发展、法制是民族发展的主要因素。普希金在俄国社会思想界的光驱，

^①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47页——原注

诸如拉季舍夫和冯维辛，也都具有这些思想，他们认为教养、教育、风尚和社会意识的状况等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当然是历史唯心主义。但是，必须记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提纲里）把人 是环境和教养的产物，因而变化了的人是新的环境和变化了的教养的产物这一思想称之为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客观环境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普希金牢牢地掌握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在诗人的观点中，这一思想是和民族——历史原则，此外，又与社会学原则，人民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这就完全把他既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又与十九世纪初叶历史的浪漫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普希金的诗歌是与任何虚幻的空想或者神秘主义格格不入的。它浸透了现实感。普希金完全置身于大地之上，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赞美生活的欢乐、乐趣和幸福，在这一概念下，他所理解的不是粗野的肉欲的享受，而首先是思想的活动、精神生活、创造性的劳动。

普希金继拉季舍夫之后，与十二月党人一道把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进行斗争的解放思想带到俄国文学中来。

普希金是过去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不以社会地位为转移，对于人的个性和尊严均表示深切

的尊重，这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诗人的普希金所具有的特点。诗人不理解人民革命的必要性，他的政治观点没有超过文明贵族阶级的思想；在这方面，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但是，在他所处的“残酷的时代”、伟大诗人生活的那个可怕的封建农奴制现实的条件下，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先进的思想。诗人和十二月党人一样，直接号召反对专制制度。即使在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普希金的创作仍然是爱好自由的源泉，因为普希金追求自由、尊重人的尊严，号召实行人道精神，歌颂理智的思想与封建农奴制的现实是不相容的，是对这一现实的否定。普希金认为，他对人民的功绩就在于他歌颂了爱好自由和人道精神：

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

（《纪念碑》）

十二月党人的事业最亲密的继承者赫尔岑正确地确定了在十二月党人失败以后普希金在解放思想的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在说明三十年代令人难以忍

受的社会环境时，赫尔岑写道：“一种人……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而是回到过去。另一种人对将来只看到不幸……一切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的心灵充满深沉的悲伤。只有普希金嘹亮、雄浑的歌声震荡在奴役与痛苦的山谷中；这一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以它勇敢刚毅的声音充溢了现在，并把自己的声音传到遥远的未来。”^① 普希金的政治诗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也还鼓舞着俄国解放运动许多活动家——奥加辽夫^②、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派^③。

普希金是启蒙家：他不仅是其涵义为发展文化和教养的教育的热切捍卫者，而且把教育的发展视为人民取得自由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这就使他区别于其他像自由主义者维亚泽姆斯这样的文明贵族。按照普希金的看法，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人民的自由，即首先导致农奴制的崩溃，当然，这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年，第7卷第214—215页。——原注。

② 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杰出的俄国社会活动家，贵族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诗人。

③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彼得堡平民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社团（1844年末——1849年初）。

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领导人。

在一定程度上是伟大诗人的幻想，但他认为教育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农奴制的、尼古拉一世压制下的俄国具有解放意义，而不是后来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赋予人民教育事业的局限性的、狭隘的文化至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资产阶级、贵族自由主义展开斗争时，弗·伊·列宁写道：“教育在人民中传播得越广泛……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日子就越接近。”^①

在分析俄国的不同阶层和阶级在解放运动的发展中的作用时，弗·伊·列宁写道：“在农奴制时代（1827—1846年），贵族阶级占有完全的优势。这是由十二月党人至赫尔岑的时代。农奴制的俄国受尽摧残，停滞不前，极少数贵族起而反对；由于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但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有助于唤醒人民。”^②普希金就是这些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的诗歌唤醒过俄国人民，促进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斗争。

“在普希金的任何一种感情里，总是有某种高尚、柔和、温存、芳香和优雅的东西。”别林斯基写道，“从这方面来说，阅读他的作品可以把自己教育

① 《列宁文集》。第5卷第311页。——原注

② 《列宁文集》。第7卷第294—295页。——原注

成一个好人。青年男女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有益。在俄国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普希金那样教育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感情。”^①能够发扬人身上的优美感情和人道主义感情，是他的诗歌的特性之一，这里指的是对人的尊严的无限尊重。

阿·马·高尔基指出：“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可以感到，激情和睿智、令人陶醉的对生活的爱和对生活的庸俗的强烈谴责，磅礴、美妙地相结合，感人的温存和冷嘲热讽并存，而且他自身整个儿就是一种奇迹。”^②

普希金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文字巨匠之一。就他的艺术观点而言，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按照普希金的看法，艺术应该揭示生活的真理，它应该是民族的，应该成长于人民的土壤之中，与人民的诗歌创作有着有机的、深刻的联系。

普希金逝世后，贵族美学批评界企图称普希金是与社会生活的要求和需要毫无联系的“纯艺术”、唯心主义艺术的维护者。伪造普希金的遗产，把他的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39页。——原注

② 《高尔基选集》三十卷本。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24卷第257页。——原注

创作和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对立起来的企图结果都失败了。伟大诗人的全部活动，他对诗歌的任务的观点，都说明普希金捍卫了艺术、诗歌、生活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诗人应该像先知一样，“用语言把人心点燃”。普希金作为一位高度“严格的艺术家”，在一向要求作家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同时，认为思想、主题思想赋予作品以“真正的生命”。

普希金在自己的一篇短评中以两位古代的法国诗人的创作为例，强调指出作品中的利己主义、思想空虚的危害。“马伯莱^①如今和龙萨^②一样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两位为改进诗歌而耗尽心血的天才。对那些作家来说，意料中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关心词的外部形式甚于词的思想和真正生命。”^③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高度思想性起源于普希金、拉季舍夫和十二月党人。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并且从时间上来说，是十九世纪西欧作家中的第一位现

① 马伯莱（1555—1632）：法国诗人，古典主义奠基人之一。他企图建立“纯粹的法语”，被称为“语法诗人”或“韵文作者”。

② 龙萨（1524—1585）：法国诗人，“七星诗社”的发起人。他的诗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③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310页。——原注

现实主义作家。普希金把全面表现人的个性的原则带进了俄国文学，力求在艺术上再现个性的内心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同时，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独特性在于，自《叶甫盖尼·奥涅金》起，在他的作品中，通过惊人的和谐的相称和一致展示这一内心世界。在表现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人的感受时，普希金也克服了十八世纪的唯理论，它在描写人的个性时对理智范畴的热衷，以及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在描写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时所特有的放纵的为所欲为，他很少深入到心理分析中去，而这种分析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以及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①的作品中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揭示人的精神面貌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引起果戈理，随后是列·尼·托尔斯泰的更大重视。普希金充分地，但与人的内心世界的其他方面相称地描述自己主人公的精神生活——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作品中特别细心地阐明的领域。普希金的人物在人的本质的一切范畴和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

普希金还坚决摒弃抽象地把人理解为仅仅是好人或者仅仅是坏人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浪漫主义和十八世纪大多数作家所特有的。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在 1836 年的《M·E·洛巴诺夫关于外国文学和祖国文学的精神的意见》一文中，普希金一方面说的是劝谕性的伤感主义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说的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狂暴的文学”，他写道：“过去的小说家们把人类的本性说成是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扬善惩恶是他们每个人构思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的小说家们则相反，喜欢随时随地把恶行说成是值得庆贺的事。他们在人类的心灵中只找到两根心弦：利己主义和虚荣心。当然，这种对人性的表面认识说明了一种浅薄的思想，很快就会像阿尔诺^①和科登夫人^②的古板而又庄重的长篇小说一样，变得荒唐可笑和甜腻乏人。目前这种观点仍很时髦，并且公众，亦即大部分读者，不习惯地把当代的小说家看作熟谙人类本性的行家。”^③普希金把文学中人的描写的性质与作家对“人类的本性”的观点密切联系起来。在感伤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普希金对莎士比亚塑造多方面的、充满矛盾的人的性质的艺术备加赞赏。他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是莫里哀笔下的只有某种嗜癖或恶

① 阿尔诺（1766—1834）：法国剧作家和诗人。

② 科登·玛利亚（1770—1807）：法国女作家。

③ 《普希金全集》。第 7 卷第 405—406 页。——原注

行的典型^①，而是具有多种嗜癖、多种恶行的活生生的人物；环境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多方面的性格展现在观众面前。莫里哀笔下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②

却悭吝、敏捷，怀复仇之念，绝舔犊之情，而又机智灵活。”^③在普希金的描写中，人物是充满矛盾的：在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和坏的品质交织在一起，理智和偏见交织在一起。十九世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伟大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描写人的。

启蒙时期的作家即使在描写历史的时候也不理解，人的性格特点，他们的内心世界取决于他们那个时期的历史所造就的特殊性。几乎到了十八世纪末，文学还没有掌握关于生活现象的历史观点。

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个性发展过程中，在生活进程中，而且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现实条件的联系来表现人的个性，这种社会环境也是被历史地、客观地理解的。

伟大的俄国诗人高度了解，人和社会生活的发

① 指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和《量罪记》，以及莫里哀的《悭吝人》和《伪君子》。

②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主人公。

③ 《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516页。——原注

展是不间断的，有规律性的和客观性的。普希金认为，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和充满矛盾的过程。他说过，“现实是永远充满矛盾的”。在献给 1836 年皇村学校周年纪念日的短诗中，普希金揭示了发展的思想，认为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经验的生活规律。

物各有时：我们已经有二十五次
欢聚一堂，庆祝学校周年纪念。
岁月不知不觉地流逝，
使我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不！不会白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
别悲叹：命运的规律就是这般；
人的周围世界在轮回转动，
难道只有人能够一点不变？

（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

普希金表明，人们的优点和局限性，他们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形式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意识到，必须描写人民具体的、历史的民族独特性和特点。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俄国人民的民族特征，其历史的民族特点，是由他们作为描写的对象和原则，不是自发地，而是深思熟虑地再现出来的。在把情节搬到波兰去时，在描写“倨傲的波兰女人”玛琳娜·姆尼舍克、波兰化的冒充的皇

帝，“诗人”等人物时，普希金力求表现封建、天主教的波兰的风貌。果戈理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民族原则成为艺术表现方法的一部分，正是作为现实主义手法丰富了这一方法。同时，普希金不仅像瓦尔特·司各特那样将这一原则用之于描写过去的历史，而且在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的作品中运用这一原则。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发现，它已成为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中，历史主义和对社会差别的作用的深刻理解结合在一起，这些差别对人的作用的深刻结合在一起。这些差别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意义。在普希金的作品中，社会原则在运用于人民的形象方面也逐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社会和民族——历史原则也被普希金带到诗歌语言的范围中来，成为《鲍里斯·戈东诺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的语言特征描述的基础。在《上尉的女儿》中，每个人物都用符合自己的时代、文化水平、性格和社会地位的语言说话。普加乔夫的语言尤为明显，根据他用了大量谚语、用语的刚劲有力、“生动的表达方法”，他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普希金把这一点视为俄国人民典型的特征之一。

普希金的现实主义通过塑造艺术典型的途径，把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周围世界的细节描写的忠实和准确同对现实的深刻概括结合起来。

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是高度客观的。

在浪漫主义时期，艺术被看作是对艺术家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体现。浪漫主义作家不把作者的个性和他的作品区分开来，认为这一点较之古典主义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可是为了发展现实主义，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同主人公区别开来，把后者视为客观现实的产物。浪漫主义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艺术家的意志的无限自由在把它与古典主义的唯理论的规范和规则对立起来时，必须服从的不过已不再是规则，而是现实本身发展的规律了。

普希金正是深刻而正确地把反映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理解为作者的个性完全不干预他以任何形式表现的事物。众所周知，据作者自己承认，普希金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中曾试图通过俘虏的形象体现自己的性格。后来，诗人认为这种表现现实的方法是拜伦式的。关于鲍里斯·费奥多罗夫的长篇小说《库尔斯基公爵》片断，普希金在给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写道：“鲍里卡^①……采用拜伦的风格写作，描写了自

^① 鲍里卡：鲍里斯的小称和鄙称。

己!”普希金克服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但由于了解自己那个时代的读者的思想趋向，了解他们习惯于把作者的个性和作品中主人公的个性等同起来，他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写道：

但我总喜欢指出，奥涅金和我
两人之间是怎样地不同，
以免某位好嘲笑的读者，
或者是某位先生喜欢饶舌，
便去散布这些巧妙的流言，
说在这儿发现了我的特点，
后来又昧良心去反复宣称，
说我是在给自己涂抹肖像，
如同骄傲的诗人拜伦一样——
似乎我们就没有可能
写几部关于别人的长诗，
要写就得写自己的故事。

普希金好像使自己从小说中正在进行的事件的框框里走出来，而保留了以抒情插笔的形式注释这些事件的权利。

别林斯基说过，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伟大革新者”。普希金清楚了解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前景，创造性改造了它的一切体裁，他创作了概括地、极其真

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使俄国戏剧摆脱了束缚它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以现实主义地反映人民的命运为戏剧的基础。普希金奠定了俄国散文的基础，创造了简洁、准确和明确的，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和描写上的修饰的语言。十九世纪的俄国历史长篇小说起源于普希金。

普希金的诗歌与民间创作有着密切联系，充满民间诗歌的主题。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反映了“时而是奔放不羁的欢娱，时而是心灵的悲伤”，诗人自己认为，这两种感情是俄国民间诗歌的两大主题。普希金高度评价民间创作、歌谣、俄国民间故事和谚语。“多么美啊，涵义多么丰富啊，我们的每一个俗语都有多么巨大的教益啊。简直是金子！”诗人赞美道。他号召作家和诗人研究民间创作，研究民间诗歌的语言。阿·马·高尔基认为，“普希金是第一个注意民间创作、并毫不歪曲地把它介绍到文学中来的第一位俄国作家……他以他的天才的光辉润饰了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但是无损于它们思想和力量。”^①

普希金认为，“忠实的思想、感情，用语的准确，鉴赏力，明确和严整……”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作品的“描写中，不应该有任何难以理解的、含糊

^① 《高尔基文集》30卷本。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24卷第92页。——原注

不清的……多余的、不真实的东西，在感情上不应该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主要的是：真实、诚挚。”普希金在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普希金的创作正是具有这些特色。

“……普希金的诗歌的独到之处和他对以前的各个流派的诗人的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创作的丰富、完美、纯粹和严谨。”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的作品从来不曾有任何多余的，或者不足的东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适得其所；首尾协调。读了他的剧本之后，你会感到，既不能给它去掉、也不能给它添加任何东西。”^①

果戈理在评述普希金的抒情诗时，关于他的风格的艺术上的朴素和严格写道：“这里有的只是诗意：没有任何外表的光彩，一切都是朴素，一切都是适切，一切都充溢着内部的光彩，这不是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简洁，纯粹的诗歌总是这样的。言语不多，可是它们是这样准确，把一切都显示出来。在每一句话里，涵义都极其深广；每一句话都意味无穷，正像诗人一样。”^②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第7卷第330页。——原注

② 《果戈理文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6卷第38页。——原注

普希金永远是伟大的，典范的诗歌巨匠，内容极其丰富、充满美和优雅的艺术的导师。

普希金的伟大艺术创作不仅是他的天才，高度的素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成果，而且是他的顽强劳动的成果。列夫·托尔斯泰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灵感越是突出，表现灵感的工作就应该做得越勤勉和细心。”有一次他说道，“我们读普希金的作品时，感到他的诗歌是那样流畅，那样纯朴，所以我们觉得，似乎他的诗歌是自然而然地表现为这种形式的。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为了达到如此的纯朴和流畅，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普希金珍视和尊重“持之以恒的劳动”，他说，“没有持之以恒的劳动，就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根据维亚泽姆斯基的意见，普希金身上“深藏着一种能够保护他、拯救他的道德力量。还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傲慢而焦躁的青年时代，当时他热情洋溢，沉醉于狂热的活动中，他也常常猛省，在这种拯救力量的怀抱中平静下来。这种力量就是对创作的爱，对创作的渴求，创造性表达，从自己身上抽取出感受、形象、感情的无法遏制的渴求，它们从他的胸中迸发出来，变成声音、色彩，变成美妙的、富有教益的语言。创作对于地来说是最神圣的事业，是圣水盘，溃疡可以在里面治愈，颓丧病可以获得朝气和生机，衰竭的力气可以得到恢复。当他感觉到灵感来临，当他开始了工作，他的心便平静下来，

他便感到精神奋发，好像获得了再生。这种生气勃勃、富有成果的活动有时蕴藏在他身上，但并不持久。它常常带着新的生气和新的力量觉醒过来。它永远不会完全冷漠和麻木。岁月也好，生活也好，即使给他带来许多磨难，也不能压倒它。”^①

普希金完成了建立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的过程。

在整个十八世纪，即从罗蒙诺索夫到拉季舍夫和卡拉姆津期间，在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中，书面文学语言同民间语言、生活俚俗词语接近的趋势逐渐加强。然而，只有普希金才天才地完成了这一过程，并使异常富于表现力、丰富的文学语言得到发展，臻于完美，从而成为俄国文学和现代俄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这一发展道路就是“从普希金到高尔基”^②。

生动的俄罗斯语言是普希金语言的源泉。维·弗·维诺格拉多夫^③院士在说明普希金语言的具体

① 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0年，第107—108页。——原注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16页。——原注

③ 维·弗·维诺格拉多夫(1894/95—1969)：苏联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1954)，俄语研究所所长(1958—1968)。

特点时写道：“普希金力求在综合书面的、文明的文学词汇与生动的俄罗斯语言和民间诗歌创作形式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民族文学语言……在普希金的语言中，俄罗斯艺术语言以前的全部素养不仅发展到了顶点，并且得到了彻底的改造。”^①在诗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形成时期，普希金的语言达到了高度的完美。

普希金在他创立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中，综合并发展了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切成就。

俄国文学以前的整个发展过程为普希金的艺术作好了准备。普希金好像总结和继承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创造出来的一切宝贵的东西。别林斯基写道，普希金的前辈同诗人的关系，就“像大小河流同灌满了河水的海洋一样”。对整个以后的俄国文学来说，普希金的诗歌是清澈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是它那雄伟的、水量充足的河流的源泉。十九世纪大多数俄国作家都受到他的有益的影响。当普希金还在世的时候，他周围就成长了一整批二十——三十年

① 维诺格拉多夫：《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语言史概论》，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38年，第277页。——原注

代有才华的诗人：巴拉登斯基、雷列耶夫、雅济科夫^①、韦涅维季诺夫^②、杰尔维格。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深刻了解普希金的意义，把他视为俄国精神力量的天才的表现者，他独创作颂扬、赞美了祖国。巴拉登斯基向普希金呼吁道：“把俄国诗歌提高到跻身于一切民族的诗歌之林的程度，就像彼得大帝把俄国提高到置身于强国之林那样的程度。”

莱蒙托夫和果戈理、屠格涅夫和冈察罗夫、奥斯特洛夫斯基^③和涅克拉索夫^④、托尔斯泰和契诃夫^⑤、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⑥都受到普希金传统的巨大

-
- ① 尼·米·雅济科夫（1806—1846）：俄国抒情诗人。三十一——四十年代背离自由思想，接近斯拉夫派。
- ② 德·弗·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俄国诗人，文艺评论家。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充满哲理，洋溢着渴望自由的激情。
- ③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他的剧作对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 ④ 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7/78）：俄国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公民精神、民主精神，富有浓郁的民歌色彩，对俄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 ⑤ 安·巴·契诃夫（1816—1904）：俄国著名作家。他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 ⑥ 弗·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俄罗斯著名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影响。果戈理说过：“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应当归功于他。”屠格涅夫称自己“从孩提时代起”就是普希金的学生。“那时，我正陶醉于他那迷人的诗章，我吮吸着它的营养，就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他的诗使我兴奋得全身颤抖。”冈察洛夫在叙述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写道，“他的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波尔塔瓦》等）中的诗句，有如甘霖撒落在我的心田。我和当时的全体青年，都对他的诗歌着了魔，我们的美学素养，全都仰仗于他的天才的直接熏陶。”^①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指出普希金的散文对他的创作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因而取得了非凡的胜利。表现人的方法成为多方面的、确定的、合乎历史主义精神的、客观的方法。莱蒙托夫把自己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面貌与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的三十年的一代联系起来。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出色地仔细研究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发展，他的主人公富有朝气的生命力的逐渐衰竭。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灵与肉的斗争

^① 《冈察洛夫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7卷第207页。——原注

中，他们对生活、对人的经常变化的认识中。托尔斯泰在表现人时使发展原则的运用达到极其完美的程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心灵辩证法”一词对这种完美的技巧下非常准确的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他特别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影 响。在他的创作中，经典现实主义在通过人与其生活环境和过程的联系艺术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普希金对我国其他民族的创作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①、格鲁吉亚文学的杰出代表恰弗恰瓦泽^②和采列捷利^③、鞑靼诗歌的奠基人图凯^④以及其他许多作家都受到普希金的缪斯的影响。

① 塔·格·谢甫琴科(1814—1861):农奴出身的乌克兰大诗人和画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乌克兰新文学和民族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他的绘画奠定了乌克兰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

② 伊·格·恰弗恰瓦泽(1837—1907):格鲁吉亚作家,社会活动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追随者。他对格鲁吉亚的现实主义散文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③ 阿·罗·采列捷利(1840—1915):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在文学中提倡现实主义和人民性。

④ 加·图凯(1886—1913):鞑靼诗人,政论家,鞑靼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普希金还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开始被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在十九世纪，他的作品开始在全世界遐迩闻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知道和重视普希金的作品。

斯拉夫各民族欣喜地欢迎普希金的作品。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普希金成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初期开始文学生涯的保加利亚诗人伊凡·维亚佐夫曾受到普希金的影响。自从文德尔的翻译问世之后，普希金便成了捷克人民心爱的诗人。

俄国的伟大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最深刻、最正确地揭示了普希金的诗歌的实质，以及他对俄国文学和俄国精神发展的意义。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作品著名论文中深刻分析了普希金的创作道路和他的诗歌的特点。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读了别林斯基的论文后在日记中写道：“太好了！现在我才了解普希金。”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普希金时写道：“他是第一个提高了我们文学的地位，赋予它以民族事业的价值的人；而在以前，按照一种古代的杂志的恰当的标题来说，文学是一小撮肤浅之徒的‘愉快的、有益

的消遣’。他是第一位在俄国全体读者的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的诗人，这种地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国家里所应该占有的。普希金为俄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切可能性，并且现在还提供部分可能性。”^①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了普希金在俄国教育和文明史中的巨大作用，并且认为普希金的诗歌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使人民注意到他们正是应该感到兴趣的现象，注意到他们的实际生活。

普希金对俄国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伊·亚·冈察洛夫公正地说过：“普希金身上蕴藏着所有的种子和胚胎，后来由此在我国所有艺术家身上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艺术。”普希金的主题、情切和形象在俄国绘画、俄国伟大的作曲家——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和发展。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不仅使文学，而且使整个俄国艺术都卓有成效。普希金是先进的俄国民族文化的奠基人之一。阿·马·高尔基称普希金为“一切源泉的发端”。

“普希金属于永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和永远运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2卷第475页。——原注

动着的现象。它们并不停滞不前，趋于灭亡，而是在社会意识中不断继续发展。”别林斯基写道。“每一个时代都对这些现象发表过见解，但是不管它对这些现象理解得如何正确，但总是让以后的时代可以谈出一些更新鲜的和更正确的见解来。”^①只有在苏维埃时代，才深刻地揭示了普希金这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的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今天，苏联人民正领导着全体进步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人的自由而和谐的发展创造了真正的社会条件，而这正是普希金当初的理想。

苏联人民深切地纪念普希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使普希金的创作成为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财富，为普希金创造了民族诗人的真正全民性的荣誉。俄国伟大诗人所受到的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歪曲业已被清除，普希金的创作得到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弗·伊·列宁高度评价和爱戴普希金。

1937年，纪念了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1949年，纪念诗人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全体先进、进步人类和我们祖国的各族人民一起纪念了这两个值得纪念的

^①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第5卷第555页。——原注

日子。纪念这位俄国的伟大诗人，是我国文化的一件盛事，是对我国文化的伟大的世界意义的承认。外国卓越的民主活动家认为普希金是当代先进人类的精神先辈之一，美国作家德莱塞说，普希金是“当今俄国的第一位先知，第一个了解伟大的俄国人民具有的、并在今天得到了发挥的精神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的人……”外国当代民主读者认为普希金的作品是领导人类反对法西斯和世界反动势力的俄国人民的伟大心灵和性格的反映。普希金的光辉名字置于写在进步人类和先进文化的旗帜上的历史上其他伟大名字之列。

普希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珍贵，是因为他热爱祖国，诗人的天才为我们的祖国增了光，提高了我们祖国的声誉。普希金的诗歌是合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的，因为他的诗歌具有爱好自由的思想、高度的乐观主义和强大的生命力。普希金以自己的作品肯定了爱情和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对人的理智的巨大力量的信心，一切“善良的感情”。这些感情在诗人所处的那个“残酷的时代”曾经受到压制和摧残，但是如今在苏联人民的生活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却充满这样的感情。

苏联青年正受着热爱普希金，热爱他的诗歌的教育，他的诗歌是美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苏联青年从

童年时代便开始阅读、并且热爱这位俄国伟大诗人的作品。

对诗歌、艺术的爱与富于创造性的、充满幸福和欢乐的激情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苏联人民、苏联青年的生活正是这样的。普希金的创造性劳动所特有的火样的激情、他对日益提高的文化和教育的不倦的追求、他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都使苏联人民感到亲切和珍贵。苏联文学直接继承了普希金的遗产。

别林斯基曾对普希金作过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总会有那么一天，他必将成为俄国的经典诗人。他的作品将培养和发展不仅美学的、而且道德的感情。”今天，他的预言实现了。

普希金的作品渗透着对利己主义的卑劣感情和贪图便宜、个人主义习气、伪善和虚假行为的批判和否定，是我们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旧的残余作斗争的强大、有效的手段。普希金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活动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是苏联人民在保卫文化、反对野蛮行径、维护真正的人道、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西方的凶恶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的强大同盟者。西方的反动势力极力用自己腐朽的文学来灌输仇视人类的感情和野兽的天性。现在普希金光辉的天才站在反对文化和进步的敌人、

为和平和劳动，为人的平等和友爱、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世界先进力量一边。

附录之一

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为湘文版《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写的序

戈宝权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国内率先出版《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四卷本),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填补了我国全面介绍普希金诗歌的一项空白,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每当讲起俄罗斯诗歌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想起普希金的光辉的名字,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同时还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和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的创作使俄罗斯文学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揭开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诗人独自完成了创建语言文学和奠定文学基础两件大事。在其他国家中,这两项工作相距整整一个世纪。

在璀璨夺目的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他一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正如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

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赫尔岑说，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的时代”里，“只有普希金响亮而嘹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震响着；这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满了今天的日子，还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和挚友、文坛巨匠果戈理曾经这样讲过：“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的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典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与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净美，就像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革命文豪高尔基也曾多次讲起普希金，他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和光辉夺目的洪流。普希金好像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的上空，燃起了一个新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光芒立即使这个国度变得肥沃富饶起来。”高尔基还说：“普希金是一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奠基人；这种结合，至今还是俄罗斯文学的特色，它赋予俄罗斯文学以特有的色调和特有的面貌。”正因为这样，普希金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文艺创作，不仅在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整个的时代，同时也丰

富了俄罗斯文学宝库，还给予世界各国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

诗人超群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高尚的精神情操，表现出了哺育他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天赋和雄壮的力量。诗人深沉而激情的诗篇，永远激励着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千千万万民众。

当这位天才诗人还在人世时，他的声音已经在海外传播。1812年，也是普希金的创作发展的最初时期，当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作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问世时，巴黎的“百科全书评论”杂志就出现了诗人的名字。三十年代时，意大利、德国、英国都知道了普希金的大名，75种欧洲文字争相出版诗人的译本。普希金虽然知道这些译本，由于谦逊，他在谈话和书信中都从未提及这件事。

1837年，诗人谢世了，他的死亡被国外视为“全世界”的损失。各国文学批评家都认为诗人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进步精神与乐观精神，丰富的题材，无与伦比的美的风格。

在普希金时代的世界文学中，发生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过程。诗人在这一过程中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欧作家。普希金所写的《叶甫尼盖·奥涅金》和《别尔金小说集》，比西欧的现实主义奠基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早10年。因此，普希金

比巴尔扎克达到现实主义更早一些。

普希金以《叶甫尼盖·奥涅金》这部抒情诗体小说确立了世界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这部传世之作远远超过拜伦的《唐·璜》。普希金在精神上比拜伦更为丰富、辉煌，更富于人道主义。

诗人辞世百年后，普希金的作品已被世界各国百种文字出版。那时，只有列夫·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作品的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能同普希金比美。今天，普希金的名字和作品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人们传通，用 150 种文字译出的普希金作品给世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

作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人一生写了八百多首抒情诗（不包括普希金和其他诗人的集体之作）。这些抒情诗的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是普希金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人在抒情诗中抒发了对俄罗斯的深沉的爱，对奴役的民众命运的忧伤，对暴虐的统治者的仇恨。诗人号召人民向专制者讨回自由和公理。

普希金在抒情诗中，向世人坦露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和最深切的爱，倾诉爱情、正义、善良、友谊，鞭挞邪恶、伪善、贪婪。普希金在自己的抒情诗中运用各种形式和写作手法抒发自己的心灵呼唤，它们包括：赠友人诗、悲歌、故事诗、讽刺诗、情歌、歌

谣等等。普希金在抒情诗中，出现了一个歌颂自由的诗人的迷人形象，一个人道主义者，公民，爱国者的伟大形象。

1811年，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专为沙皇特权阶级子弟新创办的学校，两年之后，诗人的第一首抒情诗《给娜塔莉亚》发表在《欧罗巴通报》上，引起人们注目。1815年，皇村学校举行公开考试时，他当场朗诵了《皇村回忆》一诗，深受著名诗人杰尔查文的赞赏，认为他“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普希金早期的抒情诗，多半以歌颂爱情、大自然和哀歌为内容，喜欢引用古典，带有模仿的性质。这时他既在吸收前人和当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重视民间诗歌语言，逐步打破了陈规陋习，为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建立了基础。1817年至1820年，诗人在圣彼德堡俄国外交部任职期间，开始走上了独创性的道路，他这时写的政治性诗歌《自由颂》（1817年）、《童话·圣诞节颂歌》和《致恰达阿耶夫》（1818年）等诗，歌颂自由，反对农奴制度，抨击沙皇专制暴政。这些诗歌当时以手抄本流传，影响很大，诗人实际上已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在诗歌方面的代言人。1820年至1824年，普希金因写作歌颂自由的诗歌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去，这时也是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全盛时期。其间名篇《太阳已经沉没》（1820年）和

《致大海》(1824年)在诗坛引起强烈的反响。第一篇诗巧妙地传达了诗人的激情。海洋和帆船的不断呼啸,仿佛是这一诗篇的伴奏,这种伴奏出现在三次重复的叠句中,给这篇佳作带来了沉思和流畅的节奏:

呼啸吧,呼啸吧,温顺的风帆,
汹涌吧,阴沉的海洋,在我的下面!

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是他的第二次流放开始以前写的。诗人发誓决不忘记大海,决不忘记大海的美色和大海的喧嚣。失去自由的普希金描写大海时强调了“自由的元素”的特征。与大海别离使诗人格外悲恸难舍,一种特殊的情感把诗人和大海联系在一起。当普希金启程踏上流放之路时,大海发出哀号,呼唤他“丢下寂莫静止不动的海岸”,也就是呼唤他逃往国外,暂时避开暴虐的血腥。在那些日子里,诗人独自徘徊迷茫的海岸,梦想自由,欣赏大海“奔放的激情”。诗人对现实的失望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他在人世间似乎找不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1824年至1825年,他被囚禁在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写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如写他的奶娘的名篇《冬天的夜晚》和献给女友的《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年)都是这一时期

的代表作。

从1825年起，用普希金的话来说。他走上“现实诗人”的道路，他的诗作中现实主义成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在《酒神祭歌》（1825年），《先知》（1826年）和《致诗人》（1830年）等诗中，都写出了他对诗歌的观点。他认为诗人应该像先知一样，“要走遍陆地和海洋，用语言去把人们心灵烧亮。”就在十九世纪30年代前后，他全心的同情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被流放的遭遇，他用《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阿里翁》（1827年）等诗寄托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怀念之情。1831年普希金结婚以后，被囚于宫廷，写的诗逐渐减少，而偏重于写散文作品、童话故事诗和从事研究工作，但他在逝世前半年写成的《纪念碑》（1836年）一诗，却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遗嘱。他预言：“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民善良的感情，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住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普希金本人曾经说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可说是他对自己的诗歌所作的确切评价。

我从三十年代起，就非常喜欢阅读普希金的诗歌作品，1936年开始翻译他的诗歌，1937年在莫斯

科大剧院参加了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的纪念在会，并到他的家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参观访问。值得提起的是，半个世纪以后，在我 75 岁时，又有机会参加了普希金逝世 150 周年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盛大纪念会，并荣获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第二年，1988 年，当举行全苏联第二十二次普希金诗歌节时，我又一次访问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寻访了我当年住过的小旅馆，普希金的故居已重新修建，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普斯科夫州负责人亲自陪同我们去参观了正在建造的“普希金研究中心”大厦。他们和当地人们还有电视台等都向我表示祝贺说：“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你是唯一的一位又再次参加纪念活动的外国人……”。普希金的不朽诗歌创作，不仅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爱和欢迎，同时也受到全世界各国人们的热爱。

当此《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即将出版的前夕，作为他的诗歌作品的翻译者之一，我把它推荐给我国普希金诗歌爱好者和广大的读者，希望这位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在我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

1992 年春于南京后半山园

附录之二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普希金，从庄严的琴弦上越过腐朽

郭锷权

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
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普希金

今年盛夏，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俄罗斯，TY—154 巨型喷气客机和宽敞舒适的“伏尔加”轿车载着我遨游在这块广袤、壮丽的天地之间。俄罗斯啊，俄罗斯，你是普希金的祖国，也是诗人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热土。在诗人的不朽篇章里，讴歌过你那“幽暗的林中空地”，“飘香的椴树荫”，“挺拔的芦苇”，“迷人而羞怯的少女”，“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我飞到了西伯利亚，漫步在新库兹涅茨克公园的风雨亭里，我似乎在寻觅普希金。熟透了的晶莹透亮的淡紫色葡萄，发出沁人的芳香，我陶醉在诗人抒发的激情里：

.....

当葡萄美酒渐渐斟满，
泡沫泛起溢出了酒杯，
你说，朋友，
谁不落泪，
任喜悦先来扣击心扉？

我终于见到了普希金的祖国的今天。库兹巴斯州新闻电视通讯社社长罗曼诺夫先生邀请我们去距首府克麦诺沃城 160 公里的矿工城梅日朵列琴斯克作客。景色如画的矿工城被千万只勤劳的手奇妙地镶嵌在两条清澈的小河间，“梅日朵列琴斯克”的中文意思是“河中之城”。这座仅有 37 年历史的小城，人口却不足两万，且全是矿工和他们的妻室儿女。第一代矿工全是五、六十年代从苏联各地自愿报名来的少男少女——辛勤的拓荒者，如今他们退休了，第二代矿工正在电气化程度颇高的井下采掘“乌金”。年产量达两千万吨的煤城驰名世界。

十七世纪末，俄国地质学家米哈伊尔·继沃尔科夫首先在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州发现了第一个煤井之后，一座座设备简陋的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地呈现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黑沉沉的矿井一旦发生瓦斯爆炸或坍塌，便会使千

百无辜的矿工葬身井底，永不还生，百里矿区，一片哀鸣。一位退休的老矿工吉洪诺夫神秘地告诉我，他曾在夜班的归途中亲眼看见过成群结队夜游的鬼魂，他们手持伏特加酒瓶，哼着曲子，踏着马祖卡舞步……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轻松自如的“侃大山”，不禁使我的后脊梁一阵阵发冷。

历代沙皇利用了遥远的西伯利亚矿坑的“三大优势”镇压造反民众：一是远距都城万里的、人迹罕至的荒漠；二是死神等待的井下苦役；三是瓦斯和矿井坍塌——“两颗不定时的炸弹”。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 1825 年，大批爱国志士被流放到这儿挖煤。

好客的主人在晚宴上摆上了香槟、伏特加、香肠、火腿、土豆泥煎肉饼、果汁、矿泉水。宾主为友谊、幸福、和平干了一杯又一杯，话题自然谈起了普希金，谈起了普希金和西伯利亚……因为中俄文化之交源于普希金。诗人幼年还受过中国大学问家孔夫子的熏陶，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读的第一部俄国文星的作品便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矿长建议为安息了一个半世纪的普希金的英灵干杯，请 АИЖ 通讯社的总编辑克拉斯诺谢里斯基和我同用俄语朗诵诗人的名篇《致西伯利亚囚徒》，我们两人用深沉的男低音吟道：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
请把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
你们辛酸的劳役不白受苦，
崇高理想的追求不会落空。

……

宴会的主人也许还想品味汉语的魅力，他们一再要求我用我自己的母语吟诵这首名诗。我没有推辞，激情驱使着自己的灵感，终于赢得了掌声。

“神奇的汉语，它的音韵和形象思维与俄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吧！”矿工出身的副总编辑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

迎来了一个难眠之夜，一个不眠之夜。谈呀，笑呀，唱呀，大家似老朋友一样抒发着自己的感情。已是夜阑人静时分，推窗远眺，矿架灯火通明，成熟的稠李散发出扑鼻香气，远处飘来阵阵悠扬的琴声，它是歌剧《叶甫尼盖·奥涅金》的咏叹调。琴声终于把我带进了缅怀俄罗斯诗坛一代风流的思绪里……

那是 155 年前，即公历 1837 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年。阴霾的早春二月寒气袭人。冰封的伏尔加河上没有一个人影，一群寒鸦漫无目的地在

一片光秃的白桦林上空盘旋、哀鸣。暴风雪肆虐肥沃无垠的俄罗斯黑土地，凛冽刺骨的朔风把白桦林撕得遍体鳞伤。狂风卷起千堆雪，纷纷扬扬，把大地和它的芸芸众生紧紧地裹在环穹之下。家家户户戴白头，一种不祥的预感压在俄罗斯人民的心头。2月3日，黄昏时分，在米哈伊洛夫斯克驿站，一位教授夫人在这儿看见一群鬼鬼祟祟的大兵在吆喝车夫赶紧为一辆用藁草掩盖的马车换乘。他们是沙皇的骠骑兵。马车上有用草席裹着的薄薄的劣质棺材。她好奇地向棺材旁的老人打听：“是谁躺在这里？”守棺材的老头用浑浊的声音颤抖地说：“不知道，听说，一个…一个姓…普…希…金的人…被洋人用短枪打死了……唉，上帝保佑，这就像拖着一条死狗一样……”

罪恶的沙皇尼古拉就是这样惊恐而匆忙地埋葬了当时已闻名世界的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善良的俄罗斯人哀叹：“我们的诗歌太阳沉没了……每一颗俄罗斯的心也都将破碎了。”^①

① 1838年2月6日《俄罗斯残疾人报》，文学副刊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写悼文。由于这篇文章，作者受到官方申斥。

爱书——诗人童年的乐趣

在人世只活了 38 个年头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生辰是 1799 年 6 月 6 日的子夜时分。普希金的父亲是个拥有土地和黑奴的地主，由于不善经营，日子过得颇紧。他识文断字，且能用法文赋诗，这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乐趣。他安逸自在，无忧无虑，善于享受人世间的富贵荣华。老普希金当年与文人墨客往来频繁，其中就有闻名的俄罗斯作家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人。

普希金的母亲是个混血女人。她的祖父汉尼拔曾在皇上身边当差，受了洗礼后被彼得大帝收为教子。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中的黑人伊卜拉金姆就是自己的曾外祖父。诗人成年后的气质——刚毅、善良、正直、聪颖、多情，沿袭了非洲先祖的许多特征，特别是那正直、善良的天性。

“苟不教，性乃迁。”普希金的家教别具一格。父亲希望儿子舞文弄墨，但父母并没有把精力完全花在儿女身上，终日沉溺于应酬。“法国家庭教师热”在贫困的俄罗斯只是在上流社会的一个小圈子里风靡。普希金的父母当时也启用法国家庭教师作为普

希金的蒙师。而小普希金却怀念着俄罗斯奶妈。罗季奥诺夫娜是一位聪明贤淑的俄国女人，她除了精心照料年幼的普希金外，还经常在灯下，在月夜，在夏夜纳凉的草坪上给小普希金讲俄罗斯古老的童话故事、寓言和笑话，给他唱悠扬动听的俄罗斯民歌。普希金在决斗负伤的病榻上，仍纪念着他的奶妈。

普希金从小酷爱书籍。他经常躲进家里的藏书楼，翻阅各种书籍，希望在书堆里找到自己的乐趣。书成了他儿时的挚友。法语是俄国贵族圈子里的时髦语言，贵族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而8岁的普希金却能用法文写诗，甚至那时他的法语讲得比俄语好，这也要归功于法国家庭教师的熏陶。小普希金不喜欢数学，且不刻苦学业，只是应付学业，下课便钻到家庭藏书楼去了。聪明、机灵、顽皮，这三个天然的灵性集于他一身。为此，父母亲不大喜欢他，他没有得到通常孩子们渴望得到的充分的父爱和母爱。这也构成了普希金童年心理的创作。

15岁的普希金已经读了不少世界古典名著，他特别喜爱荷马、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卢梭、克雷洛夫等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

中学的第一年，普希金因参加驱逐不受欢迎的学督皮列茨基的学潮而成为学校的“危险分子”。中学时期的普希金诗作热情奔放，宛如一只跃跃欲翔

的雄鹰。普希金渴望的天空是辽阔的、晴朗的，也是十分朦胧的。

俄罗斯十八世纪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杰尔查文是少年普希金的伯乐。1815年，皇村中学举行升级公开考试，普希金朗诵了用杰尔查文的爱国颂歌体写成的抒情诗《皇村怀古》。这首诗震奋了考场，使在场的杰尔查文热泪盈眶，他赞叹道，普希金这孩子是我的接班人！普希金羞得面红耳赤，跑出教室躲藏起来。

普希金的叔父瓦·利·普希金是一位诗人，一天去参观皇村学校，他对他的侄儿说：“孩子，你要像头鹰似的翱翔呀，可别半途而废。”

普希金还有一个启蒙大师——恰阿达耶夫，此人是哲学家兼政论家，也是沙皇暴政的反对者，恰阿达耶夫当时是驻扎在皇村附近的近卫骑兵团的一名军官。通过这位军官，普希金拿到了不少反对沙皇专制的地下刊物。

传遍俄罗斯的诗抄

年轻的普希金讨厌官场，命运之神却使他得到了十等文官的头衔。成绩平平的中学毕业生被派到彼得堡沙皇外交部做官，年薪700卢布。这个官做得

离奇玄妙。有官阶而无职务，挂个空名，薪水照领。此乃当时贵族子弟的特权也。

翩翩少年，涉世不深，随波逐流，卷进了酒绿灯红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旋涡里。舞会、狂饮、女人、应酬占据着普希金的时间表。他昏沉了，迷惘了，盛气凌人地挑衅滋事，甚至为一件小事要与对方决斗。正如诗人在他 16 岁那年写的诗作《我的墓志铭》中所述：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一生快乐，
尽伴着年轻的缪斯，慵懒和爱神；
虽没做出多少好事，不过老实说，
他打心眼里却是个好人。

1820 年 3 月，普希金写成了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宫廷太师茹科夫斯基惊呼道：“惊人的天才！多好的诗篇！他的天赋像魔鬼一样困惑着我！”

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问世轰动了沉睡的俄罗斯文坛。普希金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轻快典雅的诗句、清晰的性格描写、朴素的语言艺术，使人折服、赞叹。

1818 年，普希金刚满 19 岁，正值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暴政愈演愈烈之时，沙皇内政部长阿拉克切

耶夫伯爵梦想把俄罗斯变成兵营而加紧控制，奴役、镇压人民。俄国一批曾参加国内外战争的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面对黑暗的专制，怒不可抑，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震撼着这些爱国的俄罗斯热血青年。他们誓死反对暴政，争取自由，与沙皇的残酷统治不共戴天。这一巨大的冲击波使贵族阶层分离瓦解，进步的青年贵族成立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旨在推翻暴政的进步思想和行动也使普希金激动不已。在抒情诗《自由颂》中，诗人呐喊道：

统治者们！授予你们皇冠和宝座的
是法律，而不是天神，
你们站在民众之上，
但是永恒的法律高于你们。

拿着十等文官俸禄的普希金用诗文抨击“蒙上帝的恩惠”的沙皇。诗人号召“俄罗斯人从梦中苏醒”，在写给恩师卡阿达耶夫的《乡村》一诗中，公开鼓动民众：

伙伴，相信吧，迷人的幸福之星
就要升华，光芒四射。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犀利的诗篇，揭示光明和希望的诗篇，用手抄本形式传遍了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和全俄罗斯。军中的莽汉大兵也能倒背如流地诵读这些诗篇。首都总督米洛拉多维奇急得手脚冰凉，这还了得，外交官普希金要反了。这样的反动诗文出现在首都彼得堡，使这位总督感到十分羞辱和无地自容。一旦皇帝知道，乌纱、俸禄、荣华富贵统统都会化为乌有，甚至有杀头之祸。警察局长奉命搜查诗人住宅，总督传令普希金公堂对簿。普希金告诉总督，搜查无济于事，不如拿来纸笔，一一写下。他大胆地写出了自己的禁诗。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盛怒之下，决定严惩这个十品小官，以儆效尤。沙皇要将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的消息不径而走。后碍于说情者和关系网，沙皇从轻发落了普希金，把他流放到南俄的叶卡杰林诺斯拉夫。1820年5月6日，普希金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流放中的收到的委任状

流放的惩罚对普希金是无效的，何况这种贵族

式的流放生涯并不是不堪忍受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皮肉之苦。它锤炼了普希金的意志。

流放斯间，普希金患了难熬的疟疾，躺在一家犹太贫民的陋室里，满脸长须，衣着肮脏，形影消瘦。

也许是上帝怜爱诗人，普希金在好友的帮助下，暂时得到了解脱。诗人的救星是曾与拿破仑作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拉耶夫斯基骑兵上将。上将的儿子尼古拉是普希金在彼得堡时期的朋友，交往甚笃。此刻，天时地利人和，上将全家到高加索矿泉别墅度假，正好在普希金的流放地停留。上将的儿子找到了普希金。上将爱才，且有三分怜悯“这只迷路的羔羊”，终于与当地官方达成默契，把普希金带到高加索疗养地，“保外就医”。

普希金和将军一家在别墅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随后又在风景宜人的克里米亚住了三周。这些日子对普希金来说，既安逸又难熬。

短暂的祥和和生活转瞬即逝，他该回到流放地了。他必须在南俄移民总督英佐夫将军的监督下度日，这是圣旨。返回流放营地途中，普希金旧病复发，他抱病游览了成吉思汗当年东进留下的皇宫和驰名天下的“泪泉”。这次旅游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终生难忘。1820年9月21日，诗人抵达基什尼奥夫。

普希金是个不甘寂寞的诗人。沸腾、呐喊、燃烧，

是他永不泯灭的信念。他“不愿和公鸡一道苏醒”，也不愿“变成一架七弦琴”。

俄国南方军的一个师团参谋部正好驻扎在基什尼奥夫。军人中，有一个秘密集社叫“幸福会”，师长奥尔洛夫将军思想激进，成了“幸福会”的一员。师长的妻子是上将的女儿。这样，普希金和师长一家又熟悉了。普希金生活在“幸福会”的成员之中，和许多“叛逆者”频繁接触，使他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此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到处都点燃了反对暴政、专政、独裁的燎原之火。普希金急躁不安，他被鼓动着，燃烧着，他想前往希腊参加人民起义，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诗人咆哮了：

你，狂风，暴雨，掀起巨浪，
摧毁那死亡的堡垒吧——
你，雷雨，那自由的象征，你在哪儿？
飞越过不自由的水浪吧！

普希金没有沉默。松散的流放生活成了迸发政治激情和诗歌灵感的催化剂。秘密警察不断地向沙皇告密，普希金不仅辱骂军官，还公开地谩骂政府，甚至在咖啡馆里也公开毁谤皇帝。

昏庸的沙皇的倒行逆施和残暴专制教育了普希金，他果断地站在“十二月党人”一边，诗人的作品像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里。普希金成了十二月党人的鼓动者和挚友，他用诗歌，从道义上帮助了十二月党人。

在多事之秋的俄罗斯南方，满怀激情的普希金更加成熟了，名篇《强盗兄弟》、《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高加索的俘虏》都是在斯时斯地的冲动中完成的。因为拜伦，他发狂了，这也是创作的另一冲动。伟大诗人拜伦的激进思想和普希金一拍即合。普希金用诗歌和拜伦共鸣，后来终于超越了他。

美丽的敖德萨倾倒在普希金的脚下，诗人的诗篇和名字在俄罗斯大地回响。普希金充满艺术画卷的诗篇获得很大的成功，文坛狂热地赞扬他。在敖德萨，普希金开始创作抒情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流放中的诗人没有屈服，不愿阿谀奉承来乞求独立和平等。当地的行政长官沃龙佐夫是一个傲慢自负，精力充沛的阴谋家。他的冷酷的眸子里哪能容得下普希金这个“皇室囚徒”的傲气。

为了捉弄普希金，沃龙佐夫给了他一张正式委任状，令他到各县去消灭虫灾。愤怒的普希金在朋友们的忠告下咽下了这口气。下乡归来，他向上司写了

一份灭虫报告：

飞蝗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一切都吃光，
从此无音讯。

好一份绝妙的灭虫报告！普希金笔下的飞蝗是有所指的。不禁使人想起了我国清朝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罢官归家，写了不少使朝廷头痛的诗，其中一首后两句是：“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原来不得长。”郑燮骂了清王朝，“清”是水旁。这位在山东潍县做知县的画家，当年不待上司批准，拨款救灾遭贬。普希金与郑板桥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普希金不堪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因而产生了外逃的念头。他想去土耳其参战，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决意辞去“灭虫官”，却招来行政长官的污告。沃龙佐夫禀告沙皇说，普希金是个危险分子，有碍当地治安的净化。沙皇终于下旨：普希金行为越轨，撤其职务，押送原籍，监督改造。

新沙皇的“仁爱之心”

普希金孤身一人，迎着夏日的骄阳，终于在 1824

年8月9日回到故园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这是他家的领地。儿时的奶妈已满头银丝，她激动地把普希金抱在自己温暖的怀里，泪流满面地吻着普希金的前额，喃喃地说：“上帝保佑，孩子，你长大了，长高了呀，你终于回到了我身边。”

奶妈像从前一样，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普希金焦躁不安的时候，把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讲给诗人听。奶妈的故事匣子打开以后，就像山涧的潺潺泉水，缓缓流进普希金的心房。诗人激动地告诉朋友们：“那些故事多迷人，多美丽呀，每个故事都是一篇叙事诗。她是我唯一的女友，和她在一起，我才不感到寥寂。”后来，普希金把这位尊敬的奶妈形貌音容映在他的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即诗中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奶妈。

在景色秀丽的静谧乡间，普希金把积蓄已久的创作灵感的闸门打开了。他终于完成了抒情长诗《茨冈》和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真正的悲剧。1825年的金色的秋天，对普希金来说也是一个创作丰收之季。完成历史悲剧后，他快活得像个孩子，拍着手激动地说：“啊呀呀，普希金啊，啊呀呀，你这个狗崽子啊！”这也许此时诗人心境最愉快的写照。

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弟

弟尼古拉继位。普希金把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

普希金虽然没有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但他是鼓动者，许多革命党人的手里都有普希金的诗歌手抄本。普希金没有被捕，没有受到惩罚，这要归功于当时俄国社会名流，大诗人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的爱才之心。新沙皇终于给了普希金“自由”。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刑台上悬挂着五名烈士的尸体，百余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矿井服苦役。普希金满腔悲愤地疾书悲诗《致西伯利亚囚徒》，诗曰：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
请把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
你们辛酸的劳役不白受苦，
崇高理想的追求不会落空。

.....

爱情和友情将会穿过
幽暗的铁门，向你们传送，
一如我的自由的高歌
传到了你们苦役的洞中。

沉重的枷锁将被打掉，

牢狱会崩塌——而在门口，
自由将欢欣地把你们拥抱，
弟兄们把利剑递到你们手中。

皇帝的传令兵把满身污泥、一头乱发的普希金带进了新皇帝尼古拉的书房。

“普希金，如果你在京城，你也会参加起义吗？”

“会的，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上阵了，我不会旁观……”

“你现在写什么？”

“差不多什么都写，陛下，因为检查得太严厉了。”

“那你为什么要写检查通不过的东西呢？”

“他们也不放过那些无辜的作品。”

“好吧，我来当你的检查官……”

在大臣面前，皇帝虚情假义地挽着普希金的手，以示他的“仁慈”与“宽容”，而实际上，他却丝毫不相信诗人的“忠诚悔改”。诗人和皇帝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忍耐与抗争

“仁慈”的皇帝终于把普希金囚禁在自己身边，

使诗人置身于圣上的监护之下。普希金成了皇宫的“金丝鸟”。

诗人在《预感》中发出了困惑呐喊：

乌云又重新在寂静中
聚集在我的头顶；
嫉妒的命运又重新拿灾厄
来将我威胁……
我要对命运保持蔑视吗？
或者就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忍耐的精神
去和它对抗？
我因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了，
正平心静气地等待风暴的来临……

这首诗充分地刻画出普希金内心的困惑、忧郁、忍耐与抗争。

当获得“自由”的诗人出现在莫斯科剧院时，全场欢声雷动，就像欢迎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贵族夫人、名门闺秀纷纷向普希金发出邀请。可怜的普希金又一次被都会的红灯绿酒所吞没。

然而他没有停止写作，仍然勤于笔耕，除了继续完成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还在1825年金秋写成了长诗《波尔塔瓦》。这部诗作只用了三周时间。

普希金流放归来后，比以前聪明了许多。他尽量避免和沙皇发生正面摩擦，并努力让沙皇相信：普希金不是一个政治嫌疑犯。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沙皇从普希金的身上剥夺了甚至是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力。尼古拉委派亲信——第三科（直属沙皇控制的秘密情报机关）的主任官、宪兵长官本肯多夫将军专门监视、审查普希金的言行和作品，因此，普希金的作品经常被送到第三科审查，并被删节、篡改。这种监视和审查直到诗人的生命结束才停止。

自古英雄爱美人

官场失意，情场得意。此事古今有之。

1828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普希金很消沉。他经常呆在家里，很少光顾交际场所，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意。

这年的复活节，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在舞会上，普希金认识了少女冈察罗娃。冈察罗娃不但貌美惊人，而且能歌善舞，堪称莫斯科第一美女。此外，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更烘托了她的女性魅力。上流社会的男仕们无不为之倾倒。年青的普希金疯狂地爱上了冈察罗娃。为了得到这个绝色美女，普

希金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场后来使他毁灭的情场大角逐。美丽的冈察罗娃对诗歌没有丝毫兴趣，也没有读过任何诗作。然而她的美貌却使我们的大诗人甘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诗人的爱情之薪一根不剩地投进了美人儿的爱情之炉，且熊熊燃烧，光亮夺目。

文化素养的差异，兴趣爱好的迥然不同使这炽热的爱情渐渐冷却下来，美女和诗人之间似乎隔着一座断桥：普希金对冈察罗娃失去了吸引力。1829年4月，普希金的求婚遭到拒绝。当夜，普希金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发誓要到前线大干一场。此时俄国与土耳其的战火正酣。诗人疯狂地投入了战争。一日，诗人孤身一人冲向敌阵，险些儿丧身沙场。诗人在战场的扮像恰似一位外国牧师：身着黑色礼服，头戴圆筒帽，手执马鞭，跨上哥萨克高头大马，好不风流潇洒。

终于喝下自酿的婚姻苦酒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两年后，普希金和心上人再度相逢。1830年4月6日，普希金第二次求婚告成。

为了儿子豪华的婚礼，诗人的父母不惜卖掉拥有200名农奴的领地。隆重的婚礼于1831年春初在

莫斯科大升天教堂举行。新婚之日，无比幸福的普希金满面春风，彬彬有礼地迎接贺喜嘉宾。然而婚典上的不祥之兆却使诗人脸色陡然苍白：新婚夫妇交换戒指时，新郎的戒指滑到了地上，手里的红喜烛也熄灭了……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有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普希金家庭的命运真可谓是最不幸、最可悲的了。

普希金婚后住在至今还充满各种传奇色彩的阿尔巴特大街，53号门牌保留至今。诗人吮吸着爱情的蜜汁，好幸福、好满足。他告诉朋友们：我结婚了，真快活！我不再希冀什么了。我希望永远这样，别再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对我如此新鲜，宛如一个再生的普希金，享受着人间的情爱和幸福……

爱情绝不等于抒情诗，也很难和事业、意志、灵感划一个完整的等号，它的微妙之处在于有时是完全不相融的。婚后，钻进诗堆的普希金并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丈母娘对舞文弄墨的女婿的不满日益加剧，她在自己女儿面前诋毁他，尽挑拨之能事。美丽的普希金夫人在心灵上渐渐远离丈夫，终日打扮得花枝招展，频繁出现在上流社会和宫廷舞会上。宫中上至沙皇，下至大臣，个个对这个风流美妇人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把她生吞活剥。埋进诗海的

普希金开始对此全然不察，构思、创作、激情占据了“再生的”普希金。兴奋的诗人把新作朗诵给爱妻听，想同她分享赋诗的幸福。被诗人搅得烦躁不安的冈察罗娃愤怒地摊牌了：“天哪，普希金，你为什么总是拿你那乏味的诗来折磨我！”

1831年，普希金遵照沙皇不可告人的旨意，重返外交部任九等文官，年薪5千卢布。这点薪俸只够美丽的普希金夫人五天的花销。挥金如土的冈察罗娃每日清晨5时归家入寝，晚上8时才用午餐，晚上9时登上马车赶赴宫廷舞会。为了谨防不测，诗人每晚必陪夫人，作家果戈理笑道：“除了舞会上，别的地方休想找到我们的普希金，玩物丧志啊！”从以下的诗作可以觅到诗人当时出于无奈的心态：

拘束呀，乏味呀，这贵族的宫廷！
站着吃，坐着饮，
消磨大好光阴……

爱妻之心人皆有之。普希金得拼命写诗来填补美人儿的巨额开销。当时出书谈何容易，诗人的作品一律要经沙皇审查批准方能出版发行。普希金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成了皇室的终身负责人。

1833年7月17日，普希金离家四个月，动身去

喀山、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诗人的顿河之行是为了撰写一部 18 世纪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布加乔夫的长篇历史小说，同时也为了暂时躲避贵族宫廷生活的缠绕。在寂静的鲍尔金诺，普希金用 45 天时间完成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和《安哲洛》。普希金的晚期佳作叙事诗《青铜骑士》和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也是在这个幽雅的休憩地完成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如愿的 45 天。

普希金啊，普希金，你有生之年失去了多少个黄金般的、激情满怀的 45 天！前人为你惋惜，后人仍在为你哀伤落泪！叹世道之不公，斥沙皇之暴政。

士可杀不可辱

1834 年新年前夕，卑劣的沙皇尼古拉别有用心地下了一道圣旨：“兹赐外交部九等文官亚历山大·普希金为本宫近侍。”宫廷近侍这种官衔等于沙皇的听差，是授给年轻人的。这对已经 35 岁的大诗人，简直是奇耻大辱，尼古拉的用意不仅是要羞辱普希金，而且还另有所图。沙皇早已垂涎普希金夫人的美色，想用“九品宫廷近侍”的官衔引诱莫斯科头号美女上钩。宫廷近侍进了宫，宫廷近侍夫人出入宫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怜的普希金气得昏死过去。他要求

辞职，一纸辞呈却触怒了沙皇。沙皇把怒旨秘密传给了御用文人茹科夫斯基。这位老夫子是个俯首听命的庸夫，又是颇具资历的宫廷笔杆子，他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兼任皇太子的启蒙老师。茹科夫斯基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普希金，规劝他听命圣旨，服从安排。

普希金，一个超越历史时空的善良的诗人，决不和御用文人们的观点苟同；一个才华横溢、充满能量的人决不愿成为宫廷的奴才走狗。在《纪念碑》一诗中，普希金告诉世人：

我所以永远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民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为那些倒下去的人祈求宽恕和同情。

啊，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更无须去和愚妄之徒空作争论。

听从上帝的旨意，忍受愚妄者的嘲弄，忍受诽谤与侮辱，委曲求全，与其说是普希金个性的纤弱，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悲剧。

决斗——酝酿成熟的阴谋和悲剧

普希金想躲避残酷的现实。在乡间，他写信给爱妻：

我早就对那个令人羡慕的命运抱着幻想，
我这个疲倦的奴隶啊，早就打算逃避到
那能从事写作和享受纯洁安乐的遥远地方。

人要逃脱命运的惩罚似乎是件难事。一个法国的花花公子像幽灵一般撞进了普希金的家庭生活中。此人名叫丹特斯，出身于法国名门贵族家庭，原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现供职于俄国近卫骑兵团，任中尉军官。他自命不凡，风流倜傥，是一名受到俄国上层社会青睐的法国男爵。

丹特斯成了普希金和众多文坛名流的朋友和他们家庭的座上宾。不久，法国男爵爱上了普希金夫人。俩人经常相约共舞，脉脉含情，难以自制。于是，年轻英俊的法国男爵和美丽动人的普希金夫人的罗曼史轰动了整个都城。上流社会和达官贵人把这对情人的艳史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舞会上当众羞辱普希金，他斜着眼睛暗示丹特

斯是偷情者，并在诗人身后打着手势模仿“乌龟”。一场血腥的情仇厮斗近在眼前。

无耻的沙皇也在加紧追逐普希金夫人，这对诗人来说，无异于火上添油，1836年11月4日晨，普希金接到一封匿名侮辱信，信称：

“最光荣的乌龟团诸位骑士、司令官及武士：昨天在大团长纳雷什金主席领导之下，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推举普希金为乌龟团副团长及会史编修。”

这封侮辱信还挑明了“推举普希金为纳雷什金的副团长”是暗示沙皇尼古拉和诗人的关系，正如纳雷什金和沙皇亚历山大的关系一样。纳雷什金的妻子玛利亚也是莫斯科闻名的美人，多年与沙皇有染。这封匿名信是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指使多尔戈鲁科夫写的。普希金曾在《祝卢库卢斯康复》一诗中借古讽今，刺痛了教育部长大人。普希金当时只怀疑此事系荷兰驻俄公使赫克伦所为。公使是个花花公子，又好挑拨是非，他将法国男爵丹特斯收为义子。苦不堪言的普希金认为向公使挑战不妥，于是向丹特斯下了决斗挑战书。为了避免流血事件，冈察罗娃的姐姐叶卡杰林娜小姐谎称丹特斯追求的不是她妹妹，而是她自己，他们俩人已经订婚。无巧不成书，叶卡杰林娜小姐确实爱上了这位招蜂惹蝶的花花男爵。普希金终于收口了决斗挑战书。

1837年1月10日，丹特斯男爵和叶卡杰林娜小姐举行了婚礼。丹特斯竟戏剧般地成了普希金的连襟，并登门拜访这位曾经是情敌的普希金。诗人避而不见，并声言不和丹特斯保持任何形式的亲戚关系。

鲜廉寡耻的丹特斯并没有死心，仍然疯狂地追逐普希金夫人，演出了一出出姐夫追妻妹的人间丑剧。对此，普希金怒气难抑，而丹特斯却洋洋得意。他当着普希金的面同冈察罗娃调情，并表示他之所以结婚，绝非害怕决斗，如果普希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他随时准备应战。

普希金忍无可忍，于1837年1月26日致信给荷兰公使赫克伦，狠狠地把他羞辱了一顿。普希金很快就收到了丹特斯的决斗挑战书。决斗指定在第二天进行。

莽林中白雪覆盖，灰暗的苍穹，万籁俱寂。雪橇拖着决斗者和他们的助手从远方驶来。死神张着血盆大口窥视着即将决斗的一对情敌。

狡猾的丹特斯违反决斗常规，在离障碍物还有一米的地方就举枪射击，普希金应声倒下。他苏醒后抬头说，他仍有足够的还击力量。

浑身是血的普希金吃力地爬起来，一只手撑在雪地上，向对方狠狠地开了一枪。丹特斯被击中倒地，普希金把手枪抛向空中，微笑着喊道：“好呀，太

好了!”

然而，丹特斯只受了点轻伤，子弹穿过他那只毛茸茸的、厚厚的左手，碰到裤子上的铜钮扣上。这只铜钮扣救了他这条狗命。

诗人之死

重伤中的普希金变得安静、温顺、平和。他在寻找死神，视死如归。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生存的地方，所以我应该这样了结。”他没有责备妻子，他温和关切地说：“可怜的人儿，她无辜地忍受着一切，还要遭人非议。”他安慰着爱妻说：“不要因为我的死而责备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

他在弥留之际，一反常态，要和情敌言归于好，请御医转呈皇上，不要追究丹特斯，不要别人为他复仇。

死神在召唤他，把他搂在怀里，亲吻他那冰凉的额头。他向死神投降了，把一切交给了残酷无情的死神。

1837年2月10日午时，人类的居住地——地球，此刻，骄阳当顶，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却殒落了！

悲愤的民众从心底发出呼喊：普希金是我们的！

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在普希金辞世后写的《诗

人之死》一诗表达了民众的愤怒与哀思：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你们躲藏在法律的荫庇之下，
在你们面前，法庭和真理全都闭口无言！
但是，你们这些荒淫的宠臣呀，
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严的审判官，
正在恭候，
休想用金钱把他贿赂，
上帝预先察觉了一切思想与行动。
那时你们的毁谤全然无用，
谎言再不能为你们作侏，
你们休想用自己的污血，
把诗人正义之血洗刷！

热爱生活和生命的普希金曾写出多少歌颂生命，赞美生活的壮丽诗篇！

卑劣的丹特斯，罪恶的沙皇，无情的死神从人类手中夺走了刚刚度过 38 个春秋的伟大诗人普希金！痛哉！惜哉！如果普希金的生命能延续到 88 个春秋、98 个春秋，地球上的芸芸众生能听到多少从诗人富有灵性的思维空间迸发的激动心弦的诗篇！

抒情诗——普希金的绝唱

抒情诗是普希金诗歌创作中的最为壮观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今天的读者仍怀着激情和兴趣吟诵诗人的作品。诗人一生完成了八百多首抒情诗，还不包括他与朋友们在各种场所的即兴合吟。在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抒情诗里，普希金始终把热爱俄罗斯祖国，同情、关注民众命运蕴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并紧紧地揉和在自己的创作激情里。诗歌的闸门启开了，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倾泻在俄罗斯大地上。他憎恶专制暴虐，赞美人性，弘扬正义，讴歌俄罗斯大自然的慷慨和瑰丽。诗人在作品中，还向人民袒露了赤子般的忠诚，袒露出全部心灵世界，用圣洁的情感倾诉友善和仁爱。普希金试图用良知唤醒沉睡的、蒙昧的俄罗斯民众，企望他们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残暴专制抗争：

“来吧，请摘下我的桂冠，
打碎这娇柔的七弦琴——
我要向全世界讴歌自由，
使王位上的恶人胆颤心惊。”

普希金抒发感情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赠友人诗，悲歌，颂诗，故事诗，讽刺诗，情歌，吟歌等等。千姿百态的内涵深刻的抒情诗源于生活，源于古老的民族文学和艺术，源于人民大众，源于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千千万万读者看到的普希金是一个讴歌自由的诗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爱国者——置根于俄罗斯土壤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少年的普希金在《皇村怀古》一诗中，竟如此饱含激情歌颂陷落在异国铁蹄下的莫斯科，使高朋满座的学堂鸦雀无声，使老诗人个个热泪纵横。他吟道：

莫斯科啊，亲爱的地方，
当青春的岁月刚刚透出了朝霞，
在这里，不知道悲伤，也不知道苦难，
我消磨了金色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你曾经看见了他们——我的祖国的敌人，
鲜血曾把你染红，火焰曾把你舐尽！
我没有为你复仇，也没有将生命为你献出，
只不过徒然地在心灵中燃烧着愤怒。

普希金确是人间情种，爱之天使。似乎上帝降旨普希金，要他在人间播传爱情，仁爱，祥和，福祉。诗人通过自身的幸与不幸敏锐地、热情地感受着人

间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爱和被爱曾耗去了诗人的许多精力，爱情也曾激发过诗人的创作高潮，爱情却最终也无情地夺走了诗人的宝贵的生命。

诗人笔下的爱情诗更是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朗朗上口，像莽莽林中一条清澈透亮的小溪，缓缓地、悄无声息地、不知疲倦地流淌着，注进了人们的心田，滋润着饥渴的灵魂。普希金曾说过，爱情是精神复苏和灵感升华的力量。《致凯恩》这首诗是普希金写给自己的女友的一首情诗，诗中他曾体验了这种爱的激情：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普希金把凯恩当作一个理想化了的崇高女性形象，这个形象是由美丽的外貌，崇高的心灵，纯朴的灵性构成的。这位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当时比普希金小一岁，却比普希金多在人世生活 52 年，去世于 1889 年，享年 89 年。

《在格鲁吉亚的山岗上》一诗是普希金 1829 年初夏前往埃尔祖鲁姆途中写成的：

在格鲁吉亚的山岗上，夜色一片苍茫；
阿拉格瓦河在我的面前喧响。
我感到忧郁而又轻快；我的哀愁是那样明亮；
我的哀愁充满了对你，
对你，只对你一个人的思念……
没有什么能打扰我的忧愁。
我的心啊又重新在燃烧，在爱恋——
因为它啊不可能不爱恋。

诗人，普希金幸福地回忆他在1820年随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人到高加索的旅行，他深深地眷恋着将军的第三个女儿玛利亚。这个少女与普希金却无缘结成连理之枝，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普希金的朋友、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这首情诗描写了爱情的净化作用，诗人完全沉没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爱情注入了诗人的整个灵魂。虽然与心上人儿的离别引来无法忍受的忧愁，诗人仍用理智战胜了压抑和忧郁，他并终于净化了自己的悲哀，仿佛在自身的情感世界里得到充实，慰藉，升华……

徐雅芳在《俄罗斯诗歌史》一书中，把普希金的抒情诗按创作年代分为八大类，^①即少年时代热爱祖

^① 见徐雅芳著《俄罗斯诗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国、歌颂自由的抒情诗；1817—1820年间诗人创作的自由诗具有尖锐的政治性；南方流放时期以写自由为主题的抒情诗；米哈依洛夫斯克村时期的抒情诗；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抒情诗；二十年代后期，普希金创作的一组关于诗人使命的作品；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诗人的哲理诗。这些诗篇探索了人生的意义，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抒发人物感情的抒情诗。应该说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普希金抒情诗的一项新的成果。

普希金一生不喜欢奉承，不喜欢赞颂，更不喜欢评论他人的诗歌的“溢美之词”。他认为“赞美”只是“瞬息的喧闹”。后人把进入了世界诗歌殿堂的普希金推上诗圣的宝座，这是诗人当之无愧的荣誉。普希金辞世前7年，在《给诗人》一诗中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诗人提出了忠告：

诗人啊！不要看重凡人的爱好，
热烈的赞美只是瞬息的喧闹；
但你听到愚人的批评和世人的冷嘲，
但你应该坚定沉着，安祥勿躁。
独立生活吧，你就是皇帝。
自由的心灵在前指引，沿着自由之路前进，
要使你那珍贵的思想成果日臻完善，

不要为你的高贵的功绩索取奖赏。

奖赏就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法官，
你最善于严格评价自己的作品。
严厉的艺术大师啊，你是否满意它们？

你满意吗？那就让世人去诅咒吧，
让他们唾骂你那圣火长明的祭坛，
并出自顽童的妒忌把你的香炉摇撼。

“文革”中的中国，普希金的诗作被“四人帮”打入另册，胡说它是“资产阶级的”、“灰暗的”、“不健康的”、“有损青少年的”、“下流之作”。这是极不公允的和错误的。其实普希金一生最憎恶那些不道德的作品或下流黄色污染的作品。这对今天的世间文人墨客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普希金在1830年《对批评的反驳》一文^①中写道：

不道德的作品就是那些将动摇社会幸福或人类尊严所依存之法则作为目标和影响的作品。以色情描写刺激想象力为目的的诗篇，有损于诗歌的尊严，把它的玉液琼浆变成了一种富于刺激性的混合剂，把缪斯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卡尼狄亚

^① 见《普希金论文学》一书，张铁夫，黄弗同译，198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

女巫。然而，只有那些对道德持幼稚或愚昧观念的人，才会把内心的欢愉和瞬间的幻想所激起的戏谑视为不道德，他们把道德和说教混为一谈，并且认为文学只是一种教育工作。

具有非凡的超前意识的普希金 162 年前的论述，甚至还预见人类今天将受黄色出版物污染之苦，严格地给“黄色”下了定义，同时又批评了“那些对道德持幼稚或愚昧观念的人”。真是妙语惊人，回味无穷，发人深省！

普希金属于整个世界

世人说，普希金的诗歌像一条宽阔的江河，把俄罗斯文学各个流派的小溪汇合在这里，并赋予新的内涵和魅力，融合在世界文学的汪洋大海里。

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爱情，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反映得那样纯真，那样净美，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苏联解体前的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主流与普希金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是一脉相承的。普希金不愧是一个超越时空的艺术大师，语言大师，一个崭新的俄罗斯人。“也许，他应该在未来的 200 年后出现。”这是俄国文学巨匠果戈理对诗人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人在阅读普希金的作品时，并

没有感到强烈的时间反差所带来的陌生、晦涩、困惑感的原因。普希金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和无穷的生命力。

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至今的 155 年里，俄罗斯文学的星空里，群星璀璨，光耀环穹：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普希金的创作天才，自然朴实，含蓄而真实，无穷的艺术魅力深深的感染了他们，影响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

同样，普希金是属于世界的，他在悠久的世界文学星空里，是一颗永远熠熠生辉的巨星。

当普希金还健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心声已经越出了俄罗斯国界。1821 年，巴黎的《百科全书评论》杂志介绍了诗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十九世纪 30 年代，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都相继发表了普希金的诗作，75 种文字的译本在欧洲和世界读者中竞相争阅。谦逊的普希金对这种荣誉报以谨慎的微笑，把它埋在自己的心底。

普希金的代表作之一《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别尔金小说集》比法国现实主义奠基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早 10 年问世，远远超过了英国诗人拜

伦的《唐·璜》。普希金在精神上比拜伦更为丰富，更富有人道主义。

韶华易逝，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正在迎接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新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忘却普希金。普希金啊，普希金，天下谁人不识君。今天，普希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 150 种语言，在全世界 196 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他的大名和他的充满尊严的诗句“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已经镌刻在俄罗斯辉煌的艺术里程碑上。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并列为世界上赢得最多读者的古典文学艺术大师。

中俄文化之交流源于普希金

普希金的名字和作品在中国传播 80 年了，诗人优秀的天赋和雄浑的艺术魅力深深感染着聪慧善良、勤劳朴实的中国民众。中国人最早读到的普希金作品是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那里 1903 年（光绪 29 年），而中国人最早知道诗人的名字是 1900 年（光绪 26 年），当时的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这样写道：“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上尉的女儿》当时被译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梦蝶录》。中

华帝国的子民们是从普希金开始接触俄国文学作品的，中俄文化之交流亦源于普希金。今天，瞿秋白、戈宝权、查良铮、余振等老一辈翻译家的普希金诗文译本仍为读者所喜爱，读者永远感激他们。

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普希金学者、多次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戈宝权先生五十年如一日，潜心翻译和研究普希金作品，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是我国众望所孚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戈老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普希金和中国的珍贵史料。1956年秋，从莫斯科归国的戈宝权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普希金在中国》的文学专题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普希金和中国》的学术报告。笔者当年正在这所学院学习，有幸与会聆听了这个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学术报告。这年5月，戈宝权先生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名普希金之家），会见了苏联科学院的普希金学者。苏联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普希金和中国》赠给了戈宝权先生。戈老是有幸浏览普希金的私人图书馆的第一个中国普希金学者。

普希金的外曾祖父——彼得大帝的黑奴与教子汉尼拔（普希金在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中，把他的名字隐去，化名伊卜拉金姆。（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小说集》，1991年新版）。由于皇帝驾

崩，老人受到宫廷排挤，被流放西伯利亚，奉命去测量万里长城。因此，普希金在儿时就从他母亲讲的故事中知道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19 世纪初，中国的宫廷建筑——精美的大屋顶和闪光的琉璃瓦——轰动了巴黎，掀起的这股“中国热”又蔓延到俄都彼得堡。都城附近靠海的奥朗宁堡（今罗蒙诺索夫城），建起了中国式的宫殿，中国式的戏院、拱桥和亭台楼阁。这些地方曾引起了少年普希金的极大游兴。他常在凉亭里看书，在中国戏院里看戏，欣赏中国“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留连往返，不忍离去。

普希金在 14 岁时写给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院农奴女伶娜塔利亚的一首诗中，抒发了他对中国朦胧的向往：“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诗人似乎曾听到过中国夜莺的甜美的歌声，他在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写道：

在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轻风吹来了阵阵凉爽，
在摆动着的树林的阴影里，
中国的夜莺在尽情歌唱。

普希金敬重中国的大圣人孔夫子。戈宝权先生

在俄国斯的“普希金之家”查阅诗人的手稿时发现在2369号手稿的第6页的左下角有这样的几行诗：

中国的圣贤
孔夫子
教我们要敬重青年人
……

遗憾的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付印时，有人把这位俄国“纨绔少年”的自白删去了。当时的俄国已经出版了不少中国先哲孔子、孟子的学术著作。少年普希金在他父亲的藏书楼里涉猎过中国经典哲学著作的俄译本。

戈宝权先生还在普希金的私人藏书室里看到了中国蒙学《三字经》的俄文译本。戈老怀着极大的兴趣考证了《三字经》译本是怎样进入普希金私人藏书室的：普希金26岁那年，彼得堡发生了震撼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此时，普希金正被禁居在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辞世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收买人心，让普希金获得了自由。1828年，重返首都的普希金在伏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文艺沙龙里认识了俄国汉学家毕丘林，毕丘林是俄国东正教的一名神父，并担任该教驻中

国使团的团长。在北京居住长达 14 年之久的毕丘林神父谙熟汉语，撰写和翻译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作品，《三字经》俄译本就是其中一种。神父十人敬佩普希金，并把自己的译作赠给了诗人。他在《三字经》译本的扉页上写道：“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普希金惠存，译者敬赠。”普希金从神父的言谈中，更多地了解了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了前往华夏大国的念头。诗人在而立之年赋诗曰：

一同走吧，我准备好了，无论你到那儿，朋友，
只要是你向往之地，我都愿结伴而行，
哪怕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

1830 年 1 月 7 日，普希金上书主管他的宪兵总督班肯多尔夫将军，请求批准他前往中国。处于被管制地位的普希金，沙皇是不会允许他到国外去放毒的。普希金一生中没有任何一次出国的机会，否则，他也许会在异域写出更惊人的作品来！

戈宝权先生还在普希金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藏书，如《西藏现状概述》、《赵氏孤儿》杂剧、《中文识字课本》、《四书解义》、《中庸》、《中华帝国概述》、《论中国城市》等俄译本和法文本。据俄国普希金学者研究证实：1830 年 5 月下旬，普希金

在冈察罗夫家的领地——亚麻纺织厂住过些日子，读过有关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达 82 种之多。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化交流的对外窗口扩大了，中国读者才有更多的机会欣赏普希金和其他外国名家的佳作。1920 年，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普希金的名篇《驿站长》和《暴风雪》（当时分别译成《驿站监察史》和《雪媒》）。中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瞿秋白还专为《驿站长》撰写了序言。1921 年，上海《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刊载有普希金的传记和中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郑振铎先生翻译的小悲剧《莫萨特与沙莱里》。上海文学社还编辑了中国的第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于 1921 年出版，翻译家安寿颐先生将此书译为《甲必丹之女》，译文前附有著名翻译家耿济之，郑振铎二位先生撰写的序文。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的全译本在上海问世，当年的亚东书局出版了赵诚之先生翻译的译本。从这时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陆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普希金的诗作译本是继小说之后被介绍给广大读者的。鲁迅先生 1934 年在上海创办的《译文》杂志刊登普希金的诗歌，还出版过几期介绍普希金诗歌和小说的专辑，使广大读者有机会较多地欣赏普

希金的作品。

中国人没有忘却普希金。1937年，即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国耻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地向中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七·七”事变前的五个月，即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日，在上海的中国文化名人聚集在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学者们向与会者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青年艺术家还即兴朗诵了诗人的作品。上海文化人士还集资在市区竖起了普希金铜像。上海失守后，侵略者却把普希金铜像偷偷运往日本，至今下落不明。1947年，上海文化界人士集资重新铸造了普希金铜像，在诗人逝世110周年纪念日那天，上海民众又重睹了普希金的风采。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当时中国新文化中心的上海，还出版了普希金的许多作品：生活书店出版了《普式庚研究》，光明书店出版了《普式庚创作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普式庚短篇小说集》、《译文》、《文学》、《中苏文化》等杂志都出版了纪念专刊。上海的各大电影院还放映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文献片和根据诗人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等。

30年代就开始翻译、研究普希金诗歌的戈宝权先生，应邀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了前苏联文化名人为普希金逝世百年举行的纪念大会。当年，戈宝权先

生正值书生意气、风华正茂之年。他是参加这次盛会的第一个中国年轻的俄罗斯文学学者。

战争并没有妨碍中国人欣赏普希金。中国的 8 年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北平、长沙等文化名城，读者还可以购到《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等作品的中译本。

“逝去了的，将变成亲切的怀念。”1947 年 2 月 10 日，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及其他 7 个群众文艺团体联合举行了普希金逝世 110 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先生发表了题为《向普希金看齐！》的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戈宝权先生和苏联学者罗果夫合编的《普希金文集》也是在这个纪念日前夕出版的。天下图书出版公司还出版了《普希金画传》。中国人热爱普希金，中国人欣赏普希金，中国人理解普希金，中国人怀念普希金，中国人需要普希金。长眠在俄国斯的诗人啊，你若九泉有知，定欣慰无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 年 6 月 6 日，中国文化名流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普希金诞生 150 周年。著名学者郭沫若、周扬、冯雪峰、曹靖华、戈宝权等先生参加了这次盛会。许多报刊杂志还出版了特辑、专号。

共和国成立后，“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烧”的普希金作品，相继以多种版本在北京、天津、上海、

湖南、浙江、安徽、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四川、广东等省市出版，印数在百万册以上。一位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说，有生之年他立志完成十卷本《普希金文集》的中译本出版工作。无疑这对文化积累和国人的“普希金热”，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四卷本）填补了中国出版普希金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空白。普希金在中国知音颇多，今天已是第四代读者在欣赏“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1936年，即普希金辞世的那年，诗人似乎预感到死神在轻轻叩击他生命的门扉。他的心灵却平静得像一池秋水。诗人坚信，他为自己树起了一座纪念碑，这座无形的碑高过那座1834年揭幕的纪念沙皇的石柱。普希金预言：

不，我不会完全死去——
我的心灵将越出我的骨灰，
在庄严的琴上越过腐朽；

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

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将把我呼唤：

骄傲的斯拉夫人，芬兰人，至今野蛮的通古斯人
还有卡尔梅克人，草原的友伴。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诗人的许多梦幻般的预言今天终于变成了瑰丽多彩的现实。长眠的诗人不可能醒来了，更无法与今人分享现代人的喜怒哀乐。诗人给后人留下的诗篇是我们永恒的精神滋补剂。人们离不开普希金，普希金永远是文明世界千千万万民众的诤友良知！

1992年，金秋时节于望湖